



高寶書版

ダイイング・アイ

# 瀕死之眼

東野圭吾

張凌虛 / 譯

Dying eye HIGASHINO KEIGO

# 濒死之眼

---

东野圭吾◎著

東野圭吾

濒死之眼

录入：kratti

页数：304页

定价：NT\$ 300

出版社：高宝国际

装帧：平装

出版年：2009年09月30日

# 目 录

序章·····	1
1·····	11
2·····	20
3·····	33
4·····	43
5·····	62
6·····	78
7·····	85
8·····	102
9·····	111
10·····	125
11·····	137
12·····	145
13·····	157
14·····	165
15·····	175

16.....	183
17.....	194
18.....	207
19.....	223
20.....	239
21.....	250
22.....	274
23.....	285
24.....	290
25.....	301
26.....	311
27.....	317
28.....	332
29.....	343
30.....	351
31.....	360
32.....	372
33.....	386
34.....	407

35.....	415
36.....	425
37.....	433
38.....	441
39.....	449
40.....	456
41.....	464
42.....	475
43.....	480



---

## 序章

---

突然感觉脖子上有水滴滑落的凉意，在顷刻间就成了细雨纷纷。

岸中美菜绘奋力踩着脚踏车踏板。距离自家还有一小段大约一公里左右的距离。

现在时间将近凌晨三点。在她出门之前，做梦也没想到居然会拖到这么晚。

如同往常一般，深见家的钢琴课在十点整结束。但是课程结束后，美菜绘受深见夫人之邀，两人在招待室里的豪华沙发上喝茶谈天直到十一点。原本这也没什么大碍，但正当她准备离开时，夫人的独生女，也就是她的学生，突然提出了一件要命的请求。她竟然要求更改这次发表会上要演奏的曲子。原因好像是与她的死敌曲目重复。



美菜绘原以为做母亲的会好好管教这个任性女孩，没想到她反倒和女儿一起拜托她。无奈之下，美菜绘只好陪着她们选曲并追加练习。当一切告一个段落时已过凌晨两点了。如果这栋房子没有装设隔音设备，附近邻居早就在门外大加抗议了吧。

因此美菜绘才会落得在大半夜里拼命骑着单车的下场。爱操心的玲二现在大概正板着一张臭脸紧盯着时钟吧。当然美菜绘已经告知过他了。

“说不定会下雨，还是早点回来吧。”

电话中丈夫的声音很明显地掺杂了一丝不悦。玲二从以前就不太赞成美菜绘夜晚外出。反对的理由并不是因为晚上的工作会妨碍妻子做家事。深见家的钢琴课从八点开始，即便美菜绘吃完晚餐、收拾好碗盘再出门也还来得及。玲二只是单纯担心一个女孩子在晚上骑单车往返很危险而已。醋劲大的他似乎认为全天下的男人都在觊觎他家二十九岁的娇妻，美菜绘对此哭笑不得。他甚到相信世界上的男人，只要在天时地利人合下就会变身成大野狼。

即使如此，玲二还是妥协了。原因是他理解美菜绘想减轻家计负担的一片苦心。

玲二只提出一个条件：去深见家时绝对不能穿裙子。根据他的说法，在某些男人的眼里，女人穿裙子骑脚踏车的画面非常煽情。

虽然美菜绘认为他想太多，不过她也不是不能理解丈夫的忧虑。他们的公寓和深见家之间的最短路线人烟稀少，而且中途还有一个大公园，经常会聚集一些据地为家的游民在附近游走徘徊。美菜绘每次经过那段路心里都会毛毛的。

今晚美菜绘在通过那个公园时也加快了踩踏板的速度。幸好路上不见半个人影。

雨势逐渐增强，打在美菜绘脖子上的雨点变多了。平时会将长发放下的美菜绘在骑单车时会将头发束起来，以发夹固定。冷风吹过被雨打湿的颈边，让她不禁打了个冷颤。现在已经进入十二月了。

一阵引擎声伴随着车灯逐渐接近美菜绘的背后。她并没有回头，只是将脚踏车靠向左边行驶。这附近的街上设有路灯，因此她认为汽车驾

驶不至于会没注意到她的存在。

汽车急驶至她身后缓缓减速，直至完全超越她的单车后才又再度加速。那是一辆黑色家用轿车。前方数十公尺处的交通号志亮起绿灯，驾驶大概想抢在灯号变换前赶紧通过十字路口吧。

在美菜绘的注视下，黑色轿车顺利地绿灯下驶过了交岔路口。随后黄灯闪起，转为红灯。

美菜绘一路骑到了微偏右弯的下坡路段。她停下踩动踏板的动作，利用刹车维持脚踏车速度，谨慎地操纵着龙头。

接近路口时，她握紧了刹车。可能是车架被雨水淋湿的缘故，刹车并不是很灵光。

这时，又有一道车灯接近，似乎又来了一辆轿车。美菜绘依然没回头，只是靠左行驶。

不过她感觉事情不太对劲。前面是红灯，但是这台车接近的速度会不会太快了一点？

下一秒，她发觉自己已经进入车灯的光线范围内。她正停下脚踏车。

一回头，美菜绘全身上下受到一阵撞击。一瞬间她感觉自己飘浮在半空中，但下一秒紧接而

来的的是一次又一次的剧烈冲击。眼前的事物一阵天旋地转，美菜绘完全搞不清楚自己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耳边传来的是杂乱刺耳的撞击声和紧急刹车声。感觉神经接收到的是散开的头发扫过肌肤的触感。

美菜绘睁开双眼。她想亲眼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那个东西就在她面前。

那是汽车的保险杆。眼前的保险杆正要从她身上强行辗过。是辆红色低底车。

保险杆无声地辗过她的身体。肋骨一根根断裂，逐渐压迫胃囊及心脏。这一切都像慢动作播放般缓慢且清楚。

美菜绘知道她正被车辗过。她的背后似乎有一道墙，而她就在车身和那之间呈现三明治状态。

她想放声大叫，却叫不出来。她想抵抗，却无能为力。脊椎和腰骨正逐一碎裂。

她知道她会死。现在的她正一步步地濒临死亡。

这时，她的脑海里浮现出许多画面。她想起小时候曾和母亲手牵着手去参拜附近的神社。母亲那时还很年轻，有着一头乌黑的秀发。当时美菜绘穿着和服。半路上还因为草鞋磨破了脚而嚎啕大哭，爸爸因此买了双凉鞋给她。父亲那时也很年轻。父亲虽然只是家小电器行的老板，不过靠着童叟无欺和细心的售后服务，在客人之间颇受好评。

小学时的好友小成，现在不知道过得怎么样？在那段期间，她和小成一直形影不离。两人一同上钢琴课。为了发表会，两人还挑战了四手连弹。但最快乐的时光，莫过于两人追星的那段时间。小成家有许多明星杂志，两人还曾经剪贴收集过自己最欣赏的明星图片。她们也曾寄过联名信给某位明星。

车子继续从她身上辗过。内脏开始逐一破裂。混合了血液、体液及未消化物的液体，自仅存的食道内逆流而上，然后从美菜绘的嘴里大量

涌出。

大脑的思考回路几近停摆。美菜绘的大脑功能只能再供她看最后一幕影像。

画面转到高中时代。从小她的志愿是成为一名钢琴家，但是升上高中后她发觉了自己琴艺的极限。不过同时，她也找到了新的目标——演戏。受友人之邀看了某个戏团的彩排后，她觉得这才她命中注定的工作。而且，她爱上了一位剧团中的青年。他从国立大学中辍，一面打工一面朝正式演员的目标迈进。

圣诞节当晚，在他没有足够暖气设备的公寓里，美菜绘将她的第一次献给了他。第一次性经验并没有带给她快感，有的只是感动。她有生以来第一次从男人口中听到“我爱你”这句话。

但是，美菜绘和他之间的感情只维持了数个月便宣告分手。原因是他突然放弃了演戏事业。他没和美菜绘多做任何解释。只记得他丢下一句“这个世界没这么好混”，从此便不曾出现在美菜绘面前。

那时她甚至想一死了之。她每天都在烦恼要怎么死，要用什么方法死。不过，就在这些烦恼中美菜绘又重新站了起来。

此后，美菜绘就不曾再认真思考过她的死亡。当时她以为死亡已经和她无缘。

但是——

死亡并非离她而去，而是虎视眈眈地在她身旁伺机而动。

内脏完全破裂，腹腔的肌肉紧贴背部。像被压烂的蕃茄，肉块和残缺的内脏从撕裂的皮肤中迸出，血液四溅。

美菜绘知道一切即将结束。再差一亿分之一秒她的精神就将要随着肉体共同步向死亡。非预期的死。不受欢迎的死。毫无意义的死。

从失恋的打击中重新振作的美菜绘，到了某个乐器场商旗下的钢琴教室里担任讲师一职。一个月内必须出席数次比赛，穿上华丽的礼服在众人面前弹奏乐器其实是件很愉快的事。

她与岸中玲二的相遇也是在比赛场合发生的。他在人型模特儿公司担任设计师，来到会场

是为了准备下次的活动勘查场地。

见过几次面后两人因为会偶尔聊聊天而逐渐彼此熟识。有一天玲二约她去吃顿饭。

他虽然不是个能言善道的人，但是谈吐之间却散发出独特的魅力。一些日常琐事，在他稚气口吻的描述之下，让美菜绘觉得十分新奇有趣。

两人在相识后的第三年春天结婚了。美菜绘二十六岁，玲二则是三十岁。

经过了三年岁月。

她对现在的生活并未感到不满或不安。虽然因为没有孩子常遭人指指点点，但是他们对此毫不在意。美菜绘觉得只要有玲二的爱，一切便足够了。而且他和三年前一样爱着她。当然，美菜绘也爱着玲二。

虽然这份爱无法天长地久，但她诚心期盼着这份幸福能一直持续到他们其中一人享尽天年为止。

对呀，我要回家——

模糊的意识转换为强烈的恨意。那是幸福人生惨遭扼杀的恨意。



这份幸福原本应该还会持续十几年的，为什么现在就要夺走我的幸福？我不甘心……

美菜绘的目光直视前方，瞪视着那个辗过她身体的驾驶。

不可原谅！就算我的肉体消失了，我也要恨你——

燃尽了憎恨的生命之火，美菜绘依然瞪着对方。

唉，我还不死。玲二，救我。

我不想死。

我不想——

这个客人在打烊前三十分钟，也就是一点半的时候进入店里。店内没有其他客人，两位女店员也离开了。妈妈桑千都子因为感冒休息，店内就只剩下雨村慎介一个人。其实他正盘算着早早收工打烊。

那位男客人进来之后不断环视店内。他黑色的圆框眼镜镜片，反射着天花板的灯光。然后他问慎介：“你们店还没打烊吧？”语调就像是朗读课本般毫无抑扬顿挫。

慎介回答：“是的。”虽然觉得很麻烦，但是如果一个不小心被妈妈桑知道他在关店时间前赶走客人，他包准吃不完兜着走。

客人缓缓地坐在皮椅上，继续环视店内。

慎介放上了擦手巾，快速地确认了那男人身上的穿着。深灰色的上衣看起来虽然不像便宜货，不过怎么看都像是两年前的旧款式。里头穿的衬衫，似乎也没用熨斗好好烫平。另外他没系领带，手表是国产货，头发没有梳理，杂乱的胡须也不像为了赶流行刻意蓄的。

“您要点什么？”慎介问。

客人看了一眼慎介身后的酒柜问：“有什么？”

“只要不是太奇特少见的酒，我们都有。”

“我不太清楚酒的名字。”

“这样啊。啤酒如何？”

“不，那个，你们有那个吗？以前我在飞机上喝过的酒。”

“飞机？”

“飞往夏威夷的飞机。不对，是回程的时候才对。是种有奶油味的甜酒。”

“啊啊。”慎介像是想到了什么，从酒柜的最下层拿出了一瓶酒。“应该是爱尔兰奶油威士忌吧。”

客人脸上严肃的表情缓和了下来，“好像是这名字没错。”

“不妨喝一点试试吧。”

慎介倒了三公分高的酒进古典酒杯里，递到客人面前。客人拿起酒杯摇晃转动着，凝视着象牙色的液体。过了一会儿，他才像下定决心般啜了一小口。他像是要确定酒液的风味般，用舌头在口中翻搅品尝。

客人点了点头，露出微笑看着慎介。

“是这个没错。”

“那真是太好了。”

“它叫什么名字？”

“爱尔兰奶油威士忌。”

“我会记住它的。”客人说完后又品了一口酒。

慎介心想，他真是风格奇特的客人呢，看起来不像会出入一般酒吧的人。为什么今天他会一个人独自来到这里呢？

还有一件事让慎介十分在意。他仿佛在哪里见过这个男人，不过究竟是在哪里呢？

标准体型的他，看上去大概是三十岁后半的中年男子。今年迈入三十大关的慎介，身边有不少同年龄的朋友。但是，那男人也不像是他们的朋友。

慎介抽出一根烟，拿起印有店名的打火机点了火。

“客人，您是第一次来本店吧？”

“嗯。”客人仍旧注视着酒杯回答。

“您从谁口中得知本店呢？”

“不是，我自己来的。我在路上走着走着就进来了……”

“这样啊。”

两人的谈话就此中断。慎介心想，真是奇怪的家伙，快回去吧。慎介后悔着早知道就不要让他进来了。

“唉呀，好怀念啊。果然就是这个味道。”客人在喝了半杯爱尔兰奶油威士忌后说。

“您是什么时候到夏威夷去的呢？”慎介问。其实慎介并不是真的对这件事特别感兴趣，只是他不太能忍受两人沉默时的尴尬。

“大概是四年前吧。”客人回答。“蜜月旅行时去的。”

“啊啊，原来如此。”

蜜月旅行——慎介心想，这又是一个与自己无缘的词汇。

他瞥了一眼流理台旁的时钟，上面指着一点四十五分。心里盘算着再十五分，就要设法打发这个客人离开店里。

“结婚四年的话，那算是还在蜜月期吧。”慎介说。慎介原本想接着说，如果您太晚回去，夫人就太可怜了。

“你真的这么想吗？”客人一脸严肃地反问。

“难道不是这样吗？我自己还是单身，所以也不太清楚。”

“四年之间可以发生很多事。”客人把酒杯举到眼前。他的表情像是在回忆些什么。然后他将酒杯放下，直视着慎介。“真的会发生很多意料之外的事。”

“这样子啊。”慎介不想再继续谈这个话题。因为一个不小心，或许还要听对方的满腹牢骚。

在沉默之下时间一分一秒流逝。慎介甚至希望能出现个新的客人来解救他，不过救星并没有出现。

“你这份工作做很久了吗？”客人开口问道。这时慎介正打算收拾内场。

“我在酒吧工作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差不多有十年了。”

“做了十年就可以拥有这样的店面呀。”

客人这番话，让慎介不禁苦笑了一下。

“这不是我的店。我只是个受雇的人。”

“啊，这样啊。你一直在这里工作吗？”

“不，我去年才来这里，之前在银座工作。”

“银座啊。”客人喝着爱尔兰奶油威士忌，微微点头。“我从来没去过银座。”

我想也是，慎介心想。

“偶尔去去那边也不错哦。”

时钟已经指向一点五十五分。慎介开始清洗杯子。他一心期待客人能因此打道回府。

“做这种工作快乐吗？”客人又开口问。

“这是我的兴趣。”慎介回答。“不过还是会有一些不愉快的事。”

“不愉快的事？例如说呢？应付难搞的客人吗？”

“对呀。还有很多其他的事。”

薪水太少，妈妈桑又很会使唤人——

“那时候你都怎么做？对这种负面情绪都会怎么处理？”

“什么都不做啊。早早忘了让人心烦的事。就这样而已。”慎介擦着平底杯回答。

“要怎么才能忘了那些事？”客人继续追问。

“也没有标准的方法啦，就是尽量保持愉快的心情和乐观的想法。”

“例如？”

“例如说……想象自己拥有一家店之类的。”

“哦，这样啊。那是你的梦想啊。”

“算是啦。”慎介擦拭碗盘的手不禁出了点力。

虽说是梦想，但不是遥不可及的梦，而且它已经近在咫尺，就只差伸手掌握而已。



客人把爱尔兰奶油威士忌一饮而尽，放下了空酒杯。慎介决定，如果客人还要再续杯的话，他就要告诉对方要打烊了。

“其实我有一件想忘掉的事。”客人说。

因为对方突然改以非常严肃的口吻说话，慎介不禁停下手边的工作看着他。客人也抬头注视着慎介。

“不！那件事我想忘也绝对忘不了，但是我想让自己能从中解脱。我思索着这件事，在街上恍惚地走着走着，就看到这家店的招牌，这家店叫‘茗荷’对吧？”

“因为妈妈桑喜欢吃茗荷。”

“听说吃太多茗荷可以让人变得健忘。我就是被店名吸引进来了。”

“原来敝店奇怪的店名还能发挥作用啊。”

“总之，来到这里真的是太好了。”

客人起身之后，从上衣口袋里掏出钱包。慎介这才松了一口气。

在二点过后，那个客人才离开店里。慎介做完清理工作，脱下了酒保背心，关上了灯，走出

大门，并将门窗上锁。

当他走到电梯前时，感觉到身后似乎有人。当电梯门一打开，他猛一回头。

只见身后一道黑影向他袭来。

随后，他感觉头部遭受一股猛烈的冲击。但是他没有余力去管这个感觉。似乎有什么事要发生在自己身上，而自己又将会失去些什么——他所知道的只有这些，意识随即坠入了无边的黑暗之中。

在即将飘散的意识里，他仍然在思索着刚才所见的最后一幕。

那道黑影是刚才店里那个客人。

如苍蝇振翅般的耳鸣久久不退。模糊不清的视野中漂浮着一根白色棒子。过了一会，目光渐渐对焦，他才知道白色棒子原来是天花板上的日光灯。

有人握着他的右手。接着，眼前便出现一张白皙面孔。那是个戴着眼镜的女人。但女人的脸旋即消失在他的视线范围以外。

雨村慎介心想，这里是哪里？自己究竟在干嘛？

这次则是有好几张脸孔出现在他面前。所有人都俯瞰着他，他这才总算注意到自己是躺着的。刺鼻的消毒水气味窜进他的鼻腔。

耳鸣的情形仍旧没有改善。他试着转了转脖子，结果感到一阵剧烈的头痛。全身的血液流往

头部，疼痛如打拍子般阵阵传来。

仿佛做了无数个恶梦般，心情相当不快。但他却记不起任何一个梦境的内容。

“你醒了吗？”盯视着慎介的其中一张脸惊恐地问道。那是个脸型瘦削的中年男子。

慎介微微点头。光是如此都令他头痛欲裂。他皱着脸发问，“这里是？”

“医院。”

“医院？”

“你最好不要说太多话。”男人说。此时，慎介才注意到对方身上穿着白色上衣。在场的其他人也是如此。女人则是穿着护士服。

之后，时间就在慎介半睡半醒之间流逝。医生和护士忙碌地做着事，慎介却全然不明白他们在做些什么

慎介试图回想自己究竟为什么被送到这里来。然而，他不记得自己被送到这里，对自己接受了什么治疗也毫无印象。只不过，现在他看到自己正在注射点滴，头部似乎包裹着绷带。从这些事情研判，自己应该受了什么严重的伤，或是

生了什么严重的病。

“雨村先生，雨村先生。”

听到有人在呼唤着他，慎介睁开眼睛。

“你现在的感觉如何？”医生俯视着他。

“头很痛。”慎介说。

“还有吗？有想吐的感觉吗？”

“应该还好。现在反而比较舒服了。”

医生点了点头，对身旁的护士轻声耳语。

“那个，”慎介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你完全不记得了吗？”医生问。

“不记得，总觉得有些莫名其妙。”

医生又点了点头。他的表情仿佛在表达着慎介当然会感到莫名其妙。

“发生了很多事。”医生说。这种说法清楚表示出他是局外人。“不过大致的情况，还是问你的家人好了。”

“家人？”慎介又重问了一次。他的家人只有住在石川县的双亲和兄长。他们难道来东京了吗？

医生于是注意到自己犯了个小错误。

“你应该有个妻子吧？”

“妻子？”慎介可没有妻子。但是他搞懂医生在指谁了。“是成美来了吗？”

“她一直在等着你醒过来呢。”医生对护士使了个眼色之后，护士便离开了房间。

敲门声随即响起。医生应门后，门随之打开，村上成美跟在刚才的护士身后走了进来。成美身上穿着蓝色的T恤，上面还披了件白色毛帽大衣。当她到附近买东西时，常做这样子的打扮。

他和成美从二年前左右开始同居。慎介在银座的酒吧工作时，成美是酒吧客人带来的酒店小姐之一。她以前是专门学校的学生，目标是成为一名设计师。今年她也二十九岁了。但她却是从二十四岁起就在酒店上班了。

“小慎！”成美跑近床边。“你还好吧？”

慎介略微摇了摇头。

“我完全不记得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雨村先生似乎对那个事故没有记忆。”护士说道。

“啊，这样啊……”成美蹙眉看着慎介。

医生和护士大概是想让他们独处，所以离开了房间。关上门之前，护士还叮嘱了一句：“请不要突然从病床上起身哦！”

只剩下两人后，成美又重新凝视着慎介。她的双眼有如受风吹拂的水面般湿润。

“太好了。”成美脱口而出。她没有涂上口红，所以嘴唇的颜色感觉起来不怎么健康。“我担心小慎会不会就这样一睡不醒了呢。”

“喂。”慎介看着成美那接近素颜的脸说道。“究竟发生什么事了。刚才护士说的那个事故又是什么？为什么我会人在医院里？”

成美又蹙起双眉。那道眉毛称得上唯一的化妆成果。她如果完全素颜，几乎是看不到眉毛。

“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吗？”

“嗯，不记得了。”

“小慎你啊……”成美咽了口口水，润润嘴唇后继续说了下去。“……差点就被杀死了。”

“咦……”

慎介不由得屏住了呼吸。他的后脑勺也同时感到一阵抽痛。

“两天前，当你从店里要回家的时候……”

“店？”

“就是‘茗荷’啊。那间店外面不就有一台电梯吗？别间店的人，发现你整个人倒在电梯旁边。”

“电梯……”

他的脑海里浮现出模糊的影像，影像却无法变得清晰，犹如戴了一副度数不合的眼镜般令人不耐。

“听说啊，如果再晚个三十分钟才发现，你就会有生命危险了呢！还好你运气不错。”

“我的头……被打了吗？”

“好像是被什么非常坚硬的物体敲到。你不记得了吗？听发现的人说，你流了好多好多的血，都流到楼梯那边了呢。就像番茄汁一样。”

慎介想象着那幅画面。但他仍然无法立刻相信，这种事情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不过，慎介隐约觉得，头遭到硬物殴打，是自己记忆里的一块碎片。他隐约记得有一道黑影从他背后袭击过来。对了！确实是在电梯前面。那道黑影究竟是谁呢？

“我觉得有点累。”慎介皱眉。

“别太勉强自己比较好哟。”

成美把盖在慎介身体上的毯子拉好。

隔天，有两名男子来到慎介的病房。两人是警视厅西麻布警察署的刑警。他们表示有事想问慎介，只需要十分钟就可以。成美正好提着水果进来，刑警们并没有要求成美回避。

“你的身体状况如何？”姓小塚的刑警问道。小塚刑警的脸庞虽然削瘦，穿起肩膀宽阔的衬衫却十分合身，浑身散发着中小企业课长精炼能干的气息。另一名年轻的榎木刑警，不管是严肃的表情也好，剃得短短的头发也罢，怎么看都像一个性格严谨的人。

“头还是会觉得有点痛。不过大致上好很多了。”慎介躺在床上回答。

“你真是伤得很惨呢。”小塚皱着眉，缓缓摇了摇头说。他或许想展现同情的心态，但看在慎介的眼里，却只觉得他在演戏。

“看上去像是动了大手术。”小塚轮流望着慎介和成美问道。

“似乎是如此。”慎介说。

“他的头骨断裂了。”成美回答。她把椅子放在离刑警们些许距离的地方，坐了下来。“据说有血块压迫到大脑。”

“这么严重啊。”刑警的嘴角扭曲，“你捡回了一条命呢。”

“可是我完全不记得发生什么事了，所以也没有捡回了一条命的实际感受。”

“你是说，你不记得遭到袭击时的情况吗？”

“是。”

“那么，你当然也没有看见袭击你的人是谁吧！”

“看得并不是很清楚……”

慎介暧昧的说法让刑警产生兴趣。

“你说看得并不是很清楚，那么表示你看到了什么吗？”

“说不定是我看错了，也有可能只是我的错觉。”

“这些都交由我们判断。你只须说出你的主观想法就可以了。一旦确认是你的错觉，或者只是你看错了，我们就立刻不再过问。”小塚刑警说起话来，口吻特别温柔。

慎介于是说出那天夜里“茗荷”来了一个风格奇特的客人。那名客人第一次到“茗荷”来、点了奇怪的爱尔兰奶油威士忌等等。最后，慎介又补充了一句：“我觉得攻击我的人，大概就是那个客人。”

刑警闻言脸色大变。

“你说他是第一次来的客人吧？你从没见过这个人吗？”小塚向慎介确认。

慎介点头表示同意。其实自己觉得曾经在哪里见过这个人，却怕搞错，于是没有说出口。

“你可以再跟我说一次那名客人的特征吗？尽可能详细一点。”

“特征啊……”

那个男人并没有特别显眼的地方。不但衣着破素、长相平凡，连讲话的语调都缺乏抑扬顿挫。唯一能称得上特征的，大概只有戴着圆框眼镜这一点而已。

“圆框眼镜……吗？”大致上听完慎介的话以后，小塚用小指搔着鼻侧。“如果你又看到那个男的，你有把握认得出来吗？”

“我想我应该可以。”

对于慎介的回答，刑警心满意足似地点了点头。

“其实，当我们接到通报时，为了要确认你的身份，我们调查了你身上带着的东西……那个，有什么东西啊？”

“钱包跟一把钥匙，还有……”榎木看着笔记本说。“一条格纹手帕、一包用过的面纸，总共就是这些。”

“钱包里面呢？”小塚问。

“有现金三万二千九百十三元。两张信用卡、一张现金卡、驾照、录影带出租店的会员

卡、荞麦面店与便利商店的收据，以及三张名片。”

小塚转向慎介。

“除了刚刚听到的东西以外，那天夜里你身上还带着什么东西吗？”

这句话等同于询问慎介是否有东西遭窃。

“我想应该没有。现金的金额我记不太清楚，但我想大概只有那么多。”

小塚点了点头，像是表示这样的回答就可以了，然后他又翘起了脚。

“那么，犯人为什么要攻击你呢？如果他不是偶然经过，而是以抢钱为目标的话。”

“那他应该是想抢店里的钱吧。”慎介说，“拿我身上带着的钥匙打开店门……之类。”

“我们也调查过你们店里的情形，不过没有任何异状发生。更何况你们店里本来就没放那么多现金。”

在“茗荷”进出的客人多半都是熟客，他们通常会先赊账。

“如果不是想抢店里的钱，”慎介摇了摇头，“那我就知道了。毕竟那个客人也是第一次来。”

“最近你身边有没有有什么怪事发生呢？例如接到什么奇怪的电话，或是收到什么可疑的包裹信件之类的。”

“我想应该没有。”慎介转头问在旁边聆听谈话的成美，“有吗？”

成美默默地摇了摇头。

“那天夜晚，店里只剩下雨村先生一个人吧。这种情形时常发生吗？”小塚问。

“偶尔。如果妈妈桑和客人去喝酒，就会由我负责收拾清理。那天晚上，妈妈桑因为感冒休息。”

“从你们店外面，看得出来只有你一个人在吗？”

“这个嘛，如果一直监视我的话，或许可以看出来吧。”

慎介说完之后，连他自己都感到有点害怕。那男人究竟是待在哪里监视自己呢？

随后小塚又问了两、三个问题，都与“茗荷”过去发生过的纠纷有关。接着他便从椅子上起身。

“之后会派负责画肖像画的人来，可以请您协助吗？”

“好的。”

小塚说完请多保重后，两名刑警就离开了。

“希望可以早点抓到犯人。”成美说。

“是啊，可是这种案件通常都抓不到犯人。”

“你有印象自己可能遭到谁的怨恨吗？”

“没有吧。”

应该没有吧，慎介自行确认了一下。

在慎介恢复意识的第二天，一些朋友与店里的女孩们前来探病。其中有个叫做爱梨的女孩，曾经和慎介发生过一次性行为。某次慎介把喝得烂醉如泥的爱梨送回房间时，她主动挑逗，慎介觉得自己只是回应对方而已。在此之前，慎介对爱梨不抱有特别的情感，即使是现阶段也没有，而爱梨也没打算因此与慎介继续发展男女关系。原本她就是个感觉对了就能跟任何男人上床的女人。尽管如此，当爱梨在病房里的时候，慎介还是会担心成美突然出现，心里局促不安。在嗅出自己的男人是否有拈花惹草这方面，成美可说具有野兽般的能力。

到目前为止，除了爱梨以外，慎介也和好几名女性发生过性关系。他从未仔细算过，甚至有



些对象他连名字都忘记了。慎介也曾想过，莫非其中一名女性和这次的事件有关？然而无论他如何思考都毫无头绪。毕竟他和每个对象分手都分得干净利落。不，从以前他就不会对难以切断关系的对象出手。再者，自从和成美同居后，他也只和爱梨发生过关系，更何况也是将近半年前发生的事了。

女孩子们回去后，大约过了三十分钟，“茗荷”妈妈桑小野千都子出现了。她穿着香奈儿的黑色套装，戴着香奈儿的太阳眼镜。除了她以外，江岛光一也从她的身后出现。江岛是以前慎介工作的酒吧“Sirius”的老板。江岛与千都子很久以前就认识了。江岛穿着散发光泽的灰色西装，看起来与他很相称。

“真是一场灾难啊。你的身体没什么大碍了吧？”千都子弯下身子，画得轮廓分明的眉毛皱了起来。

“总之我还活着。”

“还好你的伤不是那么严重。不过，听说还不知道犯人是谁？警方都在做些什么啊？”

“我也不清楚。对了，妈妈桑，你是不是瞒着我在外面放高利贷啊？我总觉得自己很可能是被卷入这类的麻烦。”

“你在说什么呀？我怎么可能做这种事呢？”千都子夸张地挥了挥手。

“昨天刑警也到店里问话了。”江岛说，“他们问我你在店里工作时的风评如何。我很严肃地对他们说，我从来不会雇用素行不良的人。暂时让你待在‘茗荷’，也是为了让你好习艺。”

“真是的，到底是谁干的呢？小慎，你是不是对有夫之妇出手了？所以才被对方的老公怨恨啊？”

“别开玩笑。我慎介的‘慎’字，可是慎重的‘慎’呢。”

当两人因为慎介的话而大笑时，外面传来敲门的声音。慎介认为大概是成美，便回答了“请进”。

然而，开门进来的人并不是成美，而是刑警小塚与榎木。小塚见到千都子他们，略微感到惊讶，随即又看向慎介。

“你现在方便吗？”小塚问慎介。

“嗯，没关系。”慎介回答后望着千都子与江岛，“他是警察。”

“那我们就先告辞了。”江岛拿起千都子的手提包递给她。

“是啊。小慎，你多保重啰，不必担心店里的事。”

“谢谢。”

两人离开病房，待二人的脚步声完全远离之后，小塚才将手伸进上衣口袋掏出一个东西。“你可以看看这个吗？”刑警的口吻比上次缓和了些。

那是一张照片。应该是把证件照放大而成的。照片中男人的脸面对正前方。

“你曾经见过这个人吗？”

慎介拿着照片，凝视男人的脸。他立刻就得到结论。

“他是那天晚上的客人。”

“没错吗？”

“我想没错。不，绝对不会错！是这个男人！”

慎介再看了一次照片。发型稍微不同，但的确是那个男人的脸没错。无精打采的表情、空洞的目光，以及散发出来的气息，都与那天夜里他所见到的一样。更何况照片上的脸，也跟那天晚上那男人的脸相同，下巴蓄着杂乱的胡须。

慎介的脑中清晰地重现出男人蜷曲着背，舔舐着爱尔兰奶油威士忌的模样。

“这样吗，果然没错。”小塚叹着气，拿回慎介手上的照片，慎重地放回原本的口袋中。

“找到犯人了吧？这家伙是谁啊？”慎介问。

小塚看着慎介，略微皱了一下眉头后，转头望着榎木。明明就找到犯人了，小塚的表情却十分阴沉。是发生什么令他迷惘的事吗？

不久，小塚打开了自己的笔记本。

“他的名字叫岸中玲二，住在江东区木场×—×—×，Sunny house二〇二室……”小塚念到这里之后，把笔记本拿给慎介看，上面写着岸中玲二。“你对这个人有印象吗？”

岸中玲二，慎介在口中反复念念有词。印象中他不认识叫这个名字的人，不过这个名字却确实刺激到他脑中某个记忆。慎介拼命回想这个名字到底收藏在他记忆中的哪个抽屉里，可是他却百思不得其解。看样子，这个名字是被塞进贴着“杂物”标签的抽屉深处了。

“我好像有听过，可是却想不起来。”慎介最后还是放弃了。

刑警点了点头，表情依旧严肃。对于刑警们为什么表情如此凝重，慎介耿耿于怀。

“距现在大约二小时之前，”小塚望着手表说。“我们发现了这个男人的尸体。”

“噢……”出人意表的答案使慎介霎时忘记该说的话。

“他死在位于木场的家中。死亡时间推估已经超过四十八小时。”

“为什么死了？是被谁杀了吗？”

“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小塚摸了摸下巴。“从现在这个时点看来，他自杀的可能性较大。岸中死在自己家里的床上，手里还紧握着一张照

片。到场的搜查员对岸中的穿着打扮感到诧异。他整齐地穿好衬衫，甚至打上了领带。身旁的桌子上面，留下了写给同事以及家人的遗书。”

“死因是什么呢？”

“详细死因要等解剖结果出来才知道，不过我想大概是服毒自杀吧。”

“毒？”

“毒物的名称是什么？”小塚询问榎木。

“对苯二胺。”

“没听过。”慎介低声说道。

“那是一种用来让彩色照片显影的药物，染发剂内也含有这个成分。岸中的房间找到装着PPD的瓶子。他因为工作的关系，似乎可以轻易地拿到这种东西。”

“他从事什么工作？”

“岸中在制造人型模特儿的工厂上班。工厂生产产品时会用到染发剂。”

“制造人型模特儿啊……”

慎介体认到这世上原来也有这种稀奇的工作存在，要是没有人从事这项工作，商品橱窗也没

办法装饰得那么华丽了。

“可是，你们警方竟然知道这个死亡的男人正是攻击我的凶手……是因为得到了什么线索吗？”

慎介语毕，小塚仔细地端详他的脸。

“并不是先发现尸体。其实情况正好颠倒，一开始是有个刑警认为那个人可能是袭击你的犯人，于是去岸中家探访，结果才发现他的尸体。”

“咦？”慎介也回看刑警。“警方为什么会对那个人起疑呢？”

小塚发出一声微弱的呻吟后，询问慎介。

“难道你真的不记得‘岸中玲二’这个名字吗？”

“不记得……他是谁啊？”

小塚把双臂环在胸前。

“那么岸中měi cài huì这个名字呢？你也没有印象吗？”

“岸中……měi cài huì”仿佛有某种东西拉扯着他的记忆。

“一年半以前，你开车撞死过人吧？”小塚的口吻变得有些粗鲁。“在江东区的清澄庭园附近。当时车祸身亡的被害人就是岸中měi cài huì。”

“车祸？一年半以前？”

慎介此刻忽然想到了。

对了，我在一年前曾经发生车祸，在清澄庭园附近撞到某个女人——

“怎么，你忘了这件事吗？”小塚以轻蔑的语气说道。

我忘了——确实如此。直到此时此刻，他丝毫没有想到自己引发车祸。他刚刚才发觉自己目前仍处于缓刑期间。

岸中měi cài huì。měi cài huì三个字的汉字是怎么写的呢？

慎介试图忆起车祸当时的情景。他回想着自己如何肇事，事情最后又是如何解决。

然而，不论慎介怎样探索他的记忆，也遍寻不着任何有关这个事故的情报。



慎介这时才注意到，有关一年前车祸的相关记忆，早已从他的脑海里消失无踪了。

医生直视着一张文件，淡色的眉毛稍稍蹙起，有好一阵子都没有开口说话。慎介特别在意医生双眉紧蹙的模样。他想借由医生的表情来推测结果，但医生金属框眼镜的镜片上反射了日光灯的光线，让慎介无法看见医生的眼神。

不久，医生把文件放在桌上，用手抓了抓掺杂了些许白发的头。

“你已经不会头痛了吧？”

“是的，完全不痛了。”

“只从检查的结果来看的话，目前没有任何异状，基本上没什么好担心的。”

“那么，关于我的记忆方面……”

“嗯，”医生微微偏着头。“你的大脑并没有受到损伤，有没有可能受到精神上的打击呢？大

部分的人发生记忆障碍，通常其实都是这个原因。”

“经过一段时间也治不好吗？”

“这点我无法保证。”医生环起双臂。“你不要想得太多，照着平常的生活过下去就好了。尽管丧失了记忆，也只是一小部分而已吧？”

“没错。”

他所丧失的记忆，也只有自己一年前所造成的那次车祸。虽然说不定也丧失了其他部分的记忆，但对于现在的慎介来说，最重要的记忆就是那场车祸了。

“或许你可以问问身边的人，借此取得与那件事有关的资讯。反正对你的日常生活暂且没有影响。总之，你要让心情放轻松一些。搞不好会有意外的机缘，让你找回已经丧失的记忆。”

“我知道了。”

慎介离开脑外科的诊疗室后，走向病房。他已经住院住了一个星期。头上虽然还缠着绷带。身体的行动却没有不便之处，似乎并未引发令人担心的后遗症。

慎介回到病房，看见成美放了个大提袋在床上，正在收拾他的东西。

“医生怎么说？”

“他说没什么大碍。只是暂时最好别做激烈运动。”

“那就是可以按照预定的日期出院啰。”

“嗯。”

“太好了！”成美停下的手又动了起来。“小慎也快点把衣服换上呀。”

“也是。”

成美已经准备好慎介出院后所穿的衣服。条纹衬衫和浅咖啡色休闲裤整齐地折好放在折叠椅上。

慎介边解开睡衣的纽扣，一边走近窗户。这间病房位在三楼，他目光向下，望着医院前面的道路。另一边有着两线道的道路上，堆积着土石的卡车、带点脏污的白色箱型车，以及车顶上放置着灯笼造型灯箱的计程车正在等红灯。

车子吗——

几乎可以肯定攻击慎介的犯人就是岸中玲二。搜查员调查过岸中房间后，从岸中的上衣内侧口袋中，找到沾血的活动扳手。上面的血液和慎介的完全一致。除此之外，扳手上也找到了岸中的指纹。

他是自杀死亡这点也无庸质疑。经过确认后，留在遗书上的是他的笔迹。他死前也通知报纸停送。根据接电话的报纸贩卖店女性店员供词，岸中的说法是自己要出去旅行一阵子，故要求停送报纸。

上述事情都是慎介从西麻布市警察署的小塚刑警那边听来的。小塚为了完成文件而顺道过来医院时，对慎介说明详情。慎介遭人攻击的事件解决，岸中自杀也无可疑之处，小塚说话的态度从容不迫。

当慎介问起动机是否就是报仇之后，小塚连连点头。

“应该就是报仇吧。根据目前的调查结果，岸中深爱他的妻子。自从他的妻子过世后，他整个人变得失魂落魄。根据岸中的同事的说法，他

以前是个性很开朗的人，人缘也很好，但那件事之后却变成了郁郁寡欢、沉默安静的男人，听说曾经有好几天没跟人开口说过话。甚至还有老同事私下表示，岸中给人的感觉很可怕。”

“他应该恨死我了。”

小塚没有否定慎介所说的话。

“根据和他比较亲近的人的说法，他曾在妻子过世后，脱口说出想杀了你，还说为了报仇会不择手段之类的话。”

“他想杀了我……吗？”

这句话沉入慎介的心底深处。

“只不过……”刑警补充说，“也有人说他这二、三个月似乎比较有精神了，甚至偶尔会看起来兴高采烈的。那个人还以为岸中走出阴霾了呢。”

“根本没有走出来吧？”

“是啊。与外表看起来真的很痛苦时相较，反倒是旁人看来表现得朝气蓬勃时，存在于本人内在的悲哀才更加深沉，这就是所谓的人类呐。”刑警凝视慎介，说出这种和刑警的身份不

相符的文学性台词，“问题在于，为什么他会选在车祸经过一年以上的今日才决心复仇呢？这点仍不得其解。或许他一直压抑着自己的情绪，忍无可忍终于爆发，但应该会有什么契机才对吧。”

“比如说妻子的一周年忌日过去了之类。”慎介试着说出心中浮现的想法。

“也有可能。”

“他之所以会自杀，也是以为自己复仇成功了吗？”

“应该是吧。从法医解剖的结果得知，岸中玲二企图自杀的时间，正好是攻击你的那天晚上。他看见你头上流出鲜血，确信自己了了心愿，所以才会服毒吧。”

“说不定他隔天傍晚又会回心转意了。”慎介说。隔日的晚报上小幅刊载了他遭遇攻击的事件。“要是知道我还活着，他在那个世界应该正后悔着吧。”

“人死了就一切都结束了，没什么后不后悔的。”刑警以冷冰冰的口吻说。

慎介正回想着自己和小塚的对话时，身后响起成美的声音。“小慎，不快点换好衣服的话会感冒哟。”

慎介一转过头，看见成美站着，双手叉腰。  
“你在发什么呆？”

“不，没什么。”慎介解开睡衣所有纽扣，把睡衣脱掉。

缴完住院费后，两人离开了医院。时间抓得刚好，正好有一辆空的计程车经过，成美举起手拦下计程车。

“到门前仲町。”她说。

“走永代通可以吗？”中年司机边发动车子问。

成美回答可以。

行驶了一会儿，司机询问：“你那个伤是因为交通事故吗？”

司机透过后照镜看着慎介头上的绷带。

“算是吧！”慎介说：“……骑脚踏车的时候被车撞了。”



“噢，还真是倒霉呢。伤口有缝了吧？”

“缝了十针。”

“哇！”司机摇了摇头，“碰到交通意外最不值得。原本还活蹦乱跳的人，突然之间就到那个世界去了。如果是生病，至少本人跟身边的人还能做好心理准备，只有意外事故没办法事先预测。尤其是车祸，即使自己是个很谨慎的人，但对方如果硬是要撞过来，想躲也躲不掉。可是，又不能一直待在家里都不出门，这世界真是恐怖。不过，计程车司机讲这种话也很奇怪就是了。”

这个男人话真多。只不过是闲聊的话题而已，成美还是一副担心的样子，时时瞥眼看向慎介。过了一阵子，司机把话题转成抱怨政府的施政。成美认为这个话题总比讨论车祸来得好，于是配合司机附和了几句。

慎介望向窗外，凝视着路上交错的车流。司机说的话对他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他听到交通意外这几个字，并没有任何真实的感受，反而觉得迷惑。

慎介脑海里浮现出自己遭袭之前的情景。岸中在打烊前进入店里，喝着爱尔兰奶油威士忌，低声地说着话。

其实我有一件想忘掉的事。那件事我想忘也绝对忘不了，但是我想让自己能从中解脱……慎介回想起岸中蜷曲着背，喃喃自语的模样。当初在听的时候，原以为他只是在抒发郁闷的心情。现在回想起来，那些话摆明了是针对慎介说的。他想要忘掉的事，绝对是自己妻子车祸身亡这件事，他为了让自己获得解脱，于是决定为妻子报仇。

计程车驶入永代通。经过东京车站，穿过高耸大楼林立的商业区。不久便可看见前方有一座桥，那便是横渡隅田川的永代桥。

“司机先生，不好意思，我们想改变目的地。你知道清澄庭园吗？”慎介说道。身旁的成美吃了一惊，她目瞪口呆。

“清澄庭园？知道是知道啦……”司机吞吞吐吐地说。显然是一时之间想不出正确的位置在哪里。

“没关系，我来带路。总之，先通过永代桥，然后再直接往左。对，直接往左边那条小路进去。”

成美一直盯着慎介看，慎介刻意无视成美的视线。

他们在清澄庭园旁走下计程车。庭园里可以看到主妇带着孩子的稀落人影。樱花的花苞正在膨胀，大概再过两星期，每逢假日就会出现一大群赏花的游客。

不过，慎介的脚步并没有前往庭园，他沿着道路前进。

“小慎，等一下。”成美追了上来。“你要去哪里？”

“没什么特别的目的地，我只是想在这附近走一走而已。”慎介环顾四周后说道。春天的阳光在水泥路面上反射，十分刺眼，他下意识地眯起了眼。

“到底是为什么？”成美问。她声音中隐含的不是焦躁，反而是近于愤怒的情绪。

“我发生车祸的地方是在这附近吧。所以我想在这附近绕绕。”

“为什么？”成美的眼神凶狠了起来。“为什么你非得做这种事不可呢？”

慎介两手插入口袋，耸了耸肩。

“我在想，我来这里走一走，搞不好会想起什么。”

“车祸当时的情景吗？”

“是。”

成美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

“想不起来不是很好吗？这种不好的事，你也不用勉强自己想起来吧。”

“不对，只有某一部分的记忆消失得一干二净，这种感觉反而更可怕。如果你不想跟着我，那就先回家去。你差不多也该回店里做准备了吧？”慎介看着手表。现在的时刻是四点过一些。成美差不多该洗个澡，化个妆然后出门上班了。

“把小慎你一个人丢在这里，然后自己回去，这一点我做不到。万一不小心又出了意外，

或许会受重伤，结果就死掉了也说不定。”

“我已经没有大碍了。啊，对了。让你拿行李真是不好意思，我来拿吧。”慎介向她伸出了手。

“没关系，我来拿。”成美把装了换洗衣物的大包包藏在身后。

慎介又把手插回口袋，转身背对她，又向前走了出去。成美心想，怎么能就这样放弃呢？于是默默地跟在他身后。

这条单行道蜿蜒地朝南北向延伸。途中有一段跨越小河的路面，比其他地方的地形要高一些。换句话说，路面呈现上下左右弯曲的情况。一旦天色变暗，视野当然也会变差。慎介曾经开车经过这里好几次，却从来不曾觉得危险。他在想自己是不是太大意了。

前方有个红绿灯。单行道与高速公路交流道直接联接，形成十字路口。

或许当时是因为交通号志转成绿灯，为了快点转进十字路口，所以稍微催了油门加快速度也说不定——这样的想法忽然浮现在慎介的脑海

里。他随即想起这是自己曾说过的话。

那是什么时候对谁说的呢？对象应该是警察。所以是现场搜证的时候吗？还是在警局做笔录的时候呢？

慎介摇了摇头。他怎么也回想不起来。

再往前走，左方出现了一栋看似仓库的建筑物。他看到建筑物的灰色墙壁后，停下脚步。

他知道就是这里。车祸就是在这栋建筑物前发生。那个叫做岸中“měi cài huì”的女子，被这面灰色墙壁与车子的保险杆给夹死了。

慎介的脑海里朦朦胧胧地浮现女性踩着脚踏车的姿态。他开着车子从女子的身后逼近，紧接着听到哀号声、撞击声，然后鲜血四溅——

为什么？

女性踩着脚踏车的姿态，这个画面虽然朦胧，却真实地存在于他的记忆之中。也就是说，慎介明知前方有人骑着脚踏车，但是他却没有避开。为什么会这样呢？

难道自己在赶时间吗？又是为了什么原因而赶时间呢？

慎介用手压着太阳穴。应该痊愈的头痛又再度发作，他不由自主地皱起了脸。

“小慎！”

当慎介意识到成美呼唤着他的名字时，自己的身体正靠在成美身上。他看到成美的手提包放在路上，大概是她在慌乱之中丢出去的。

“你还好吧？”她从下方仰视着慎介的脸。

“我还好，只不过有点累了。”

“不要勉强自己嘛。”

“你在这里稍等一下。”成美说完急忙跑了出去，她跑到十字路口之后，随即用力举起了一只手。似乎是想拦计程车。

从葛西桥道进去有一条道路，慎介和成美所居住的大楼，便是面对那条路而建造。从大楼走到地铁站得花上十几分钟，路上会经过富冈八幡神社。他们住的房子是1LDK，五十平方公尺，房租十三万元，在这一带可说是破天荒的低价。但如果看到首都高速公路通过建筑物的正上方，应该就能理解租金为什么这么便宜了。

慎介打开房门，先行走入屋内，他立刻发觉屋内的样子不太对劲。首先是家具的摆设不同。再者，屋内原本乱七八糟到连脚可以踏的地方都找不到，现在却是每个角落都整整齐齐的。

慎介踏进屋内，环顾着屋内各处。

“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变得这么干净？”

“看起来不像自己的房子吗？”

“是啊。”他点点头。“我完全认不出来了。”

“那都是因为小慎不在家嘛。为了打发无聊的时间，人家才会改变房子里的摆设，真的是够辛苦的。”

“我想也是。”

不光是打扫而已，成美对各种家事都不擅长。她应该也不喜欢做家事吧。慎介无法想象这样的她，居然会耐着无聊，把房子整理得如此干净，甚至连书架都整理过了。慎介向来不会扔掉自己喜欢的杂志，即使过期也会全部都留下来，可是他又懒得一把杂志放进书架，于是所有的杂志就全堆在地板上。没过多久，杂志就会堆成一座山。以前甚至出现过五、六叠杂志山。然



而，现在除了书架上的以外，地上却连一本杂志也没有。

慎介解释为成美是为了他才会这么做。当慎介出院回家，如果家里脏乱不堪，一定会无法静下心来。成美或许抱持着这种想法，才会拼了命打扫吧。想到这点，慎介觉得自己又更爱成美了。

慎介坐在落地窗旁的双人沙发上，铺在玻璃桌下的地毯虽是便宜货，却也换成了新的。

桌上放了白色陶制的圆形烟灰缸，烟灰缸上放着未开封的SALEM凉烟以及丢弃式打火机。

“你真贴心。”他对成美说。

“小慎居然能戒烟超过一个星期。”她说着笑了出来。“既然如此，干脆就这么戒掉吧？很多人都是因为住院才戒烟成功的呢。”

“是因为你自己想戒，才会说出这种话。”慎介把手伸向香烟，缓缓地拆封，从烟盒里取出一根。当他叼着烟点上火时，指尖有些颤抖。

他在焕然一新的屋内吐出白蒙蒙的烟雾。  
“真爽快。”

“我去洗个澡。”成美撩起衣服。

慎介一边吸着SALEM凉烟，一边注视着成美逐渐露出的肌肤。成美脱到一半就注意到慎介的视线，说着“讨厌，你干嘛色迷迷地盯着人家看啦！”，把手上的袜子朝着慎介扔了过去。

慎介把香烟捻熄在烟灰缸里，起身抓住走往浴室的成美的手臂。成美有些惊讶，却没有抵抗，将自己的身体交付给他。慎介环抱着她玲珑有致的身躯，将手伸向乳房。成美虽然体态纤细，不过乳房还称得上丰满。他感受到自己的两腿之间逐渐膨胀，右手搓揉着成美的乳房。掌心内的乳头逐渐变硬。成美娇媚地笑了起来，慎介的嘴唇贴在成美的唇瓣上。

突然之间，一个光景在慎介脑海里不经意地苏醒了。某个女人穿着衬衣站在他眼前，但那女人不是成美。成美是不会穿衬衣的。那么，她究竟是谁呢？

慎介一把推开了成美的身子。或许是慎介的动作有些粗鲁，她露出了诧异的神情。

“啊，对了！我送由佳回家了。”

“咦？”

“那天晚上，我送由佳回家，然后回来的时候发生车祸。是这样没错吧？”

由佳是经常到“Sirius”去的酒店小姐。那天夜里，由佳喝得烂醉，到了打烊时刻仍叫她不醒。慎介只好跟江岛借车，送由佳回家。她住在森下，从银座出发的话和慎介同一个方向。

“是啊。”成美点了点头，“我当然没看到，这件事情是小慎告诉我的。”

“我记得自己曾经说过这件事。”

“你想起那场车祸了吗？”成美担心地仰头看他。

“一点点吧。可是……”慎介按住眼角，看起来就像是用食指和中指夹住鼻梁。他坐回沙发上，又开始感到轻微头痛，“我不记得发生车祸的具体情形。为什么我在那条路上开车会开得那么快？我明明看到了骑着脚踏车的女人，却还是撞了上去，那我一定是急着要去办什么事吧！当时我又是为什么那么焦急呢？我对这一切感到不

解。”

“你真的想不起来吗？”成美问。

“嗯。”慎介仰头看她，“我之前没跟你说过为什么当时会那么急吗？”

“我记得你好像说是想快点回家之类的。”

“我会因为这种理由就开得飞快，快到发生了车祸吗？”

“这个嘛……我也不知道。我也没有更仔细地追问下去。毕竟那时满脑子都是怎么和对方和解。”成美裸露着上半身环起双臂。她两条臂膀都起了鸡皮疙瘩。

“你这样会感冒的，快去洗澡吧。”

“啊，好！”成美摩擦着自己的手臂，脚步匆忙地走向浴室。

慎介又从SALEM凉烟的烟盒里拿出一根新的香烟，点上了火。此时他的股间已经完全恢复为平时的状态了。

在慎介出院后的第二天，他前往岸中玲二住的公寓。当他出门的时候，并没打算要去那里，本来是要去便利商店买午餐的便当，所以才跨上了脚踏车。成美被客人邀去唱卡拉OK，在卡拉OK的包厢内狂欢到凌晨三点。慎介出门时，成美仍在床上睡觉。

慎介走进的第一间便利商店，里头卖的便当都没有他喜欢的。于是他就骑到更远的地方。这个午后阳光和煦，凉风徐徐，踩着脚踏车让人感觉很惬意。只要是在江东区内，不管去任何地方，慎介多半都是骑脚踏车，他没有汽车。

慎介在第二间便利商店买了便当和杂志，正当他打算回家而踏下脚踏板时，他瞥见某个东西，忽然停下动作。

便利商店的隔壁是间房屋中介公司。整面玻璃窗上贴满了物件的格局图。其中一张吸引他的眼光。

他有印象听过SunnyHouse这间公寓的名字，是小塚告诉他的。岸中玲二的住址中应该出现过这间公寓的名字。

记得小塚说过是在木场——

慎介搜索着自己的记忆。他不记得详细地址，但当他从小塚那听到的时候，曾经想过岸中住的地方离自己家很近。贴在中介公司窗户上的房屋物件广告单上，也清楚地写着公寓在江东区木场。

广告单上画着公寓周边的简单地图。慎介看着这张广告单，顿时兴起了去看看的念头。骑脚踏车到那里距离不是很远。

慎介没想过自己去到那里要做什么。只不过他希望多少能了解那个憎恨到想杀掉自己的男人。除了知道岸中在人型模特儿工厂任职外，慎介对于他完全一无所知。

他确认广告单上的“2LDK，十二万五千元”的文字后，奋力踏下了脚踏板。

目的地公寓位于清洲桥道上的加油站后方。那是一栋四层楼的小建筑物，现在看起来颜色暗沉的土黄色墙壁，以前也许是淡黄色的。加油站的招牌上写着高速洗车打蜡，四角形的招牌影子映在墙壁上头。

慎介把脚踏车停在公寓前面，手里提着便利商店的袋子，从正面玄关走进公寓。左手边是管理员室的窗口，目前里面没有人在。

右手边并排着邮箱，慎介站在邮箱前，逐一确认邮箱上的名牌。大部分的牌子里面都放了白色的纸。二〇二号室放了写着“岸中”的纸。大概是管理员忘记取下了吧。

慎介早已预期这栋公寓有四层楼，公寓没有电梯，于是他便爬上位在管理员室旁的阴暗楼梯。

慎介涌现一个疑问，为什么岸中会住在这种地方呢？慎介虽然不记得车祸当时的情景，但大致上保有车祸过后的记忆。根据他的记忆，汽车

任意保险应该会支付岸中玲二相当高的赔偿金额。

慎介一走上二楼，便站在二〇二号室前。

那名男子住在这个房子里吗？

慎介回想起当时岸中玲二到店里来时的情景。他戴着黑色的圆框眼镜，穿着陈旧的西装，蓄了杂乱的胡须。在那个夜里，他就是在这间房子里整装，准备前去杀掉慎介。上衣里还放着活动扳手。

房间内没有一丝人的气息。慎介盯着灰色的门，随即联想到火葬炉的门。当他一想到岸中在这个房子内自杀，就隐约觉得对方的恨意依然潜藏在这扇门的后方。

慎介心想这样就够了，这样就可以接受了，自己应该不会再到这里来了吧。

当他正要迈开脚步时，有个男人迎面而来。男人的下巴蓄着胡须，约莫五十岁左右。头上戴着咖啡色的贝雷帽，手中抱着一个纸袋。

不知为何，慎介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他小心翼翼地不和那男人目光交会，直接擦肩而过，



脚步飞快地朝着楼梯走去。

“啊，等一下。不好意思，请等一下！”男人对慎介说。

慎介停下脚步，转过头。男人停在岸中家门前。

“你是岸中的朋友吗？”男人问。

慎介顿时思考着自己该不该装傻。但是这男人搞不好已经看到他站在岸中家的门前。

“不，还称不上是朋友……”

“认识的人？”

“大概算吧。”慎介心想早知道戴着毛线帽就好了。没有帽子，那名男人一旦看到他头上的绷带，应该会察觉到慎介是什么人。“我是岸中先生的……学弟。”

“学弟？那么你也是美术大学出身的吗？”

“美术大学？不是……”

“啊，是高中学弟啊。”

“是。”

“这样啊。”男人的态度转为不知所措，目光落到他自己抱着的纸袋上。“那么，该怎么办

呢？这还真是棘手。”

显而易见地，那男人希望慎介能问他有什么事，并且以问题为发端，希望与慎介商量某事。因此，如果不想和那男人有所牵扯，默默离去是最好的选择。慎介当然不想惹上麻烦，与那男人一起陷入苦恼。然而，心里想更了解岸中玲二这个人的渴望，却比自己意识到的更为强烈。

“怎么了吗？”慎介问道。

一如他所预期的，男人的脸上恢复亲切的笑容。

“事实上，我和岸中在同一间公司工作，他的东西还留在公司，我就帮他送过来了。原本打算请管理员保管，可是看样子管理员不常到这个公寓来。”

“这样啊。”

“这真是棘手，该怎么办才好呢？”男人抓了抓头，一下子转头瞥向岸中的房间，一下子又看了看手中拿的纸袋。

“你说的公司，是生产人型模特儿的公司吗？”慎介想到小塚说过的话便如此发问。

“对。你听岸中说的吗？”男人有点高兴。  
“我和他都负责画脸。”

“脸？”

“人型模特儿的脸啦。”男人从纸袋中拿出一本小册子，封面朝上递给慎介。“这是我画的。”

小册子的封面上只画着人型模特儿的头。雪白的肌肤上画了眉毛、嘴唇以及瞳孔，笔触非常细腻。或许是以日本人为模型的缘故，头发是黑色的，眼睛也画得有些细长。

“真漂亮。”慎介说道。这是他的真心话。

“这可是我的得意之作呢。”男人将小册子收好。

“这么说来，随着作画者的不同，画出来的作品也会有所差异吧？好比表情会不一样之类的。”

“当然完全不同啰，毕竟每个人各有所好嘛。即使是作画者相同，随着当时心情的不同，画出来的东西也有所差异。”

“……岸中先生画出来的脸是怎样的呢？”

“他属于个性派的。并不只是单纯工整地把脸画出来而已，而是会有他强烈的个人风格，因此有人很喜欢，却也有人不喜欢。只是这种做法不太受顾客欢迎就是了。”男人在纸袋中摸索。过了一会，他拿出一本文件夹。“这是岸中的作品。”

慎介接过文件夹后翻了开来。里面的照片全都按照分类整理。每一张照片上都是女性人型模特儿的脸。除了以欧美人为模特儿所画的脸、也有黑人、东方人等各式各样的脸孔。每张照片的表情都不太一样，照片上的眼眸，比人类的眼睛更加深邃。只要凝视着照片，就能感受到她们不同的神韵。

慎介认为这真是个艺术。他甚至有些感动。

“这真是棘手，该怎么办才好呢？”男人不断重复着同一句话。“我也不忍心丢掉他呕心沥血的作品，可是又没办法放在公司。毕竟，他是那样子死的啊。”

“还有其他的文件夹吗？”慎介问道。

“嗯，还有两本文件夹。其中一本是画小孩子的脸；另一本画的则是人型模特儿的全身像。除此之外还有他作画的工具、拖鞋等等……”男人探头看着纸袋说。

“这些东西可以先由我保管吗？”

“这样好吗？”

“没关系的，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交到家属手中。”

“啊，这点倒是没关系。我想应该不急才对。总之，只要别放在公司里就行了。那么一切就交给你啰。你愿意保管这些东西，真是帮了我一个大忙。”

男人或许害怕慎介改变心意，立刻就把纸袋递给慎介。

“不好意思，您贵姓？”慎介接过纸袋问道。

“哎呀，我都忘了。”男人从上衣口袋掏出名片。

名片上写着高桥祐二。上面的头衔是MK模特儿股份有限公司创意设计部创意主任。公司的地址在江东区的东阳街。慎介这才知道原来在自

家附近有一间人型模特儿制造公司。

“那个，您呢？”高桥问。

“啊，抱歉。我身上没带名片。”慎介连忙想假名字，忽然冒出“茗荷”妈妈桑的姓氏。“敝姓小野。”

高桥拿出自动铅笔，进一步询问慎介联络方式。慎介说出连他自己都不晓得是否存在的虚构住址与电话号码。高桥也不疑有他，把联络方法记在自己名片的背面。

“真的很感谢你。这样我的责任就卸下了。”高桥写完之后，便走下楼去。慎介拿着纸袋跟在他后头。

“在公司里应该引起了大骚动吧？”慎介对着高桥的背影说。“毕竟发生了那样的事件。”

“是啊，大家都吓了一跳呢。”

“高桥先生和岸中先生熟吗？”

“应该算吧，毕竟狭小的工作室里，每天都只有我们两个人在里面工作。以公司内部来说，和他最熟的大概是我吧。”

“发生那件事之前，岸中先生的样子和以往有什么不同吗？”

慎介问完之后，高桥停下脚步转过头来，饶富兴趣地望着他的脸。

“你的问题还真像是刑警会问的。而且，我也被问过相同的问题。”

“啊，并不是……”

“真要说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其实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我只有这个结论。”高桥说。“打从他老婆过世之后，他整个人就变得不一样了。从那之后，他的个性一直都很古怪。常常一脸阴沉、闷闷不乐。可是如果把那个样子当成他平日的模样，就不会觉得自杀之前的他特别奇怪了。你知道我想表达的意思吗？”

“我懂。”慎介点了点头。

“我觉得他是个可怜的男人，他打从心里深爱着他的妻子。”高桥说着离开了公寓。他的轿车就停在路的对面。他从口袋掏出车钥匙，朝着车子走了过去。“能遇到你真是太好了，要是我继续慢吞吞的，说不定会被开违规停车的罚单

呢。”

“这个我就先保管啰。”慎介举起纸袋说。

“那就拜托你啰。啊，对了！”当高桥打开驾驶座车门开到一半时，他突然停下动作。“刚刚的文件夹里面，只有一本女人脸部的画集。”

“是。”

“那本最后一页上贴着的照片，是一个穿着婚纱的人型模特儿。你可以仔细端详一下。”

“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有啊。”高桥一脸认真地点了点头。“上面画的脸很像岸中的妻子。”

咦，慎介不由得低呼了一声。

“画得非常像哦。制作成人型模特儿后的成果也相当棒，值得一看。”高桥说完这些话之后，轻轻举手致意，坐进了他的车子里。

“为什么小慎会拿这种东西回来呀？”成美在桌上打开文件夹说。慎介一回到家里，就看到她已经起床在看着电视，于是简单扼要地解释事情的经过。



“所以我不就说过了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

“不知道为什么，难不成你是想把企图杀害自己的男人的东西留作纪念吗？”

“我觉得，如果是其他的东西，应该就不会特别想要了。只是当我看着这些东西时，就产生了一些兴趣。”

“真奇怪。”

“你要是讨厌就别看嘛。”

“我又没说讨厌。我只是觉得拿这种东西回来很奇怪而已。——咦？居然有长得很像中国人的人型模特儿呢。我都没见过呢。”

慎介站在窗边，叼着香烟点着了火。一台车子速度飞快地经过下方狭窄的道路。当地的驾驶多半晓得这条道路是某条干道的捷径。

当心点，前面没有红绿灯的十字路口常发生车祸啊——慎介在心中喃喃自语。他竖起耳朵细听，不过却没听到车子紧急刹车，或是迎头撞上的声音。慎介暗自咒骂对方真是个好运的家伙。

慎介本人也不明白，为何自己会想保留岸中的私人物品。受到人型模特儿的照片吸引是千真万确，但却不仅仅只有这个原因。没办法只将原因归咎于他想了解企图杀了自己的男人。具体来说，他应该是想确认岸中怨恨自己到何种程度。

他手上的烟蒂落进了烟灰缸里。此时，正在看着人型模特儿照片的成美，忽然倒抽了一口凉气，用力合上文件夹。她用手捂住嘴巴，眼神露出恐惧，直直地盯视着慎介。

“怎么了吗？”慎介问。

成美纤细的手指指着文件夹。

“里面有一张很恐怖的照片。”

“恐怖的照片？不就只是人型模特儿的照片吗？”

“是人型模特儿照片没错。可是不知为什么，感觉就只有那张人型模特儿的脸很可怕。”成美大概是怕到寒毛直竖，她摩挲着自己的身体。“最后一张照片，穿着新娘礼服……”

“最后一张？”

慎介想起高桥说过的话，只不过他没告诉成美这件事。

他伸手拿起文件夹。他还没看过那张长得像岸中玲二妻子的人型模特儿照片。

“你别拿给我看哦。”成美背转脸去。“感觉很差，心情糟透了……”

慎介在心中觉得成美的反应过于夸张，把手放在最后一页上。正当他要打开时，一种不祥的预感猛地掠过他的胸口深处。

他翻开那一页之后，女人的面孔顿时跃入他的眼里。

慎介大吃一惊。

他无法想象这个画作居然会是人型模特儿。脸部画得栩栩如生，简直与活生生的女人无异，只以美丽二字不足以形容，它甚至拥有其他人型模特儿欠缺的灵气。然而，它同时也散发出死亡的气息。慎介无法别开视线。它那象牙色的肌肤、曲线完美的眉毛、像是在细雨呢喃的唇瓣、纤细的鼻梁，以及——

慎介发现，这个人型模特儿的脸与其他人型模特儿的最大差异，在于其他人型模特儿的眼神空洞，只有这个人型模特儿不是。

这个女人……正在看着我——

当他心中这么想时，照片里人型模特儿的眼瞳似乎微微动了一下。慎介慌慌张张合上文件夹。

“小慎？”成美担心地呼唤他。

慎介无暇回答成美。他的心脏猛烈跳动，猛烈到让他感到胸疼。汗水渗透全身，背后感到寒冷，手脚也有如冰一般地冷。

“真是的，把这种照片拿去丢掉啦。”成美焦躁地说。

慎介好一会儿没有回答。

出院后第五天的星期一，慎介回去工作。他盼望着上班第一天客人不要太多，却偏偏出现了一大群客人，让他几乎没空休息。妈妈桑千都子嘴上虽同情慎介，但店里生意兴隆，她也不可能不开心。

当好几组客人离开店里，慎介总算松了口气时，“Sirius”的江岛光一出现了。这真是一件难得的事。

“听说你今天开始回来上班，于是我就来鼓励你一下。”江岛在吧台坐下。他有一副肩膀宽阔的壮硕体格，与身上穿的咖啡色衬衫十分相衬。

“让你担心了。”

“这倒没什么。”江岛略微探出身体，“我听说你有记忆障碍的情况？”

慎介认为应该是千都子把这件事告诉江岛的。当然他并未告诉千都子自己记忆丧失的事情。所以或许是成美告诉了千都子。慎介心想女人真是长舌到令人咋舌的程度。

“只是某些记忆片段不见了而已。”

慎介认为江岛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谈这件事。

“你忘掉的事情是什么？”

“这个嘛，就是之前那个意外啊，先前发生的车祸。”

“这样啊……”江岛盯着慎介，“难道你完全忘掉了吗？”

“只记得其中一部分而已。像是车祸之后与保险公司的人讨论、警察对我做笔录之类的。可是，一旦我试着要去回想最关键的部分，也就是车祸当时的状况，脑海里仿佛就像是蒙上一层薄雾，相关记忆变得暧昧不明，各种情景的片段犹如拼图般地一片片浮现，却无法拼得完整。”

“这样真的会让人心烦，你应该觉得很焦躁吧。”

“我焦躁到几乎想把自己的大脑挖出来了。”

慎介的玩笑话逗得江岛哈哈大笑。笑完之后他喝了一口莱姆伏特加。

“可是这样也不错吧。对你来说，那起车祸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情。这一类的回忆最好能忘就忘。和失恋不一样，这一类回忆是永远无法美化的。如果这种记忆能彻底消失，不也是一件很幸运的事吗？”江岛说。他的笑脸一改为严肃。

“我也是这么想，可是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也有许多情况想不透。”

“有哪些是你想不透的呢。”

“有很多。好比为什么我会在那条路上开得那么快？为什么我明明发现前方有人骑着脚踏车，却还是撞上了去？”

江岛听完慎介说的话，感到有些意外。“你说你注意到有人骑着脚踏车？”

“是的。”

“你有这个印象吗？也就是说，你有看到脚踏车的记忆片段？”

“嗯，在印象之中，我看到一个女人在夜路上摇摇晃晃骑着车的背影。”

“嗯……”江岛皱着眉头，视线落在慎介后方的酒柜上喝着酒。过了一会儿，他的目光又回到慎介身上。“从车祸当时的情况来看，似乎单纯只是车速过快。不过原来还有这回事呀，你看到对方骑脚踏车的样子了吗？可是，如果车速太快，也有可能当你确认前方有人时，就已经来不及闪开了吧？你的状况应该是这么一回事吧？”

慎介听了江岛的解释之后，心里仍旧无法释怀。由于他曾亲眼目睹朋友发生车祸，自此之后，他开车就相当谨慎。那么，为什么他当天晚上又会那么不小心呢？

“我想去警局找负责车祸事件的警察，问问看当时的状况究竟如何。”

慎介一说完，江岛就皱起眉头，挥了挥手。

“你别做这种无聊的事情啦。刻意去回想车祸当时的状况，对你一点益处也没有。比起这种



事，你应该还有很多其他更需要考虑的事吧？例如你的将来之类的？”

“将来？”

“你打算什么时候自己开店呢？你不是曾经说过这件事吗？”

“啊啊，如果可以自己开店当然好啊。”

“说这什么话啊，你可真悠哉呢。”江岛倾斜酒杯露出苦笑。

将来——

慎介发觉自己好长一段时间没去思考这个问题了。自从这次的事件发生之后，他从未再想过未来的问题。换作是从前，他应该会更加频繁地去思考这个问题。他甚至曾经思考过该是时候寻找店面了，也曾设定预算，算出营业额要多少店才撑得下去。

预算？

慎介的心好像被什么东西牵引着。但他却搞不清楚。所以他决定更深入地思考预算这件事。自己目前有多少积蓄，该跟银行借多少钱呢——

慎介的脑袋又一片混乱了，他无法想起自己到底有多少钱，银行存款还剩多少？自己有定存吗？

“喂，你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吗？”江岛叫了他一下。

“没什么，我没事。”慎介摇了摇头，然后开始擦拭洗好的酒杯。然而，一堆疑问如乌云般在他心里逐渐扩大。

此时玄关的门无声开启。慎介反射性地望了过去。现在时间接近十二点。他的脑海里浮现几个可能会在这时间出现的熟客脸孔。

开门进来的却不是他料想中的人。那个人慎介完全不认识。妈妈桑、女孩子们、客人，以及江岛，看到这个人顿时都沉默下来。

这个慎介未曾谋面的客人，是个女人，看上去年龄不到三十岁。一头俏丽的短发，可能刚参加完葬礼，身上还穿着黑色天鹅绒洋装，手上则戴着黑色蕾丝手套。

女人一踏入店里，没先看店里周遭，直接朝着吧台的最角落走了过去，简直就像一开始就决

定好了似的。直到她坐到高脚椅上，现场都是鸦雀无声。

“欢迎光临！”慎介对她说。“您想点什么呢？”

女人缓缓抬起头，凝视着慎介。在一个瞬间，他感觉某种情感在体内爆发出来。

慎介有一种直觉——我爱上这个女人了。

穿着一袭黑色洋装的女人，在店里待了一个小时之久。在一小时之内，她喝下了三杯白兰地。喝完一杯的速度大约二十分钟，就像用码表计时般精确。除此之外，连喝酒的动作也几乎完全一致。她先是把手伸向酒杯，然后轻轻举起，凝视杯里的酒几秒之后，唇瓣碰触杯缘，让酒从口腔流入体内。这时她会闭起双眸。酒流入喉咙的同时，喉头微微蠕动，然后再拿开酒杯，轻声叹气——就这样不断完美地重复着动作。

即使在接待其他客人时，慎介也一直注意着她。不，似乎不是只有慎介如此而已。当那个女人进来到店里的时候，坐在吧台的江岛以他爱用的钢笔在杯垫上写了些字，默默推往慎介的方向。慎介随即把杯垫拿了起来。

是你认识的客人吗？——杯垫上写着这句话。慎介把杯垫握在手中，对着江岛摇头。江岛面露惊讶神色，不过，他自然不会露骨地对陌生女客投以好奇的目光。

千都子也对这个谜样的女人耿耿于怀。她走到吧台轻声问慎介：“你认识这位客人吗？”慎介又摇了摇头。如果是面对男性客人，妈妈桑还能巧妙地问出身份，然而当对象是穿着丧服的女性时，她也束手无策。

在最初二十分钟内，女人只说了“可以给我来一杯轩尼诗吗？”“麻烦再给我一杯。”两句话。相较于身材的窈窕，她低沉的声音成为强烈对比。犹如横笛般低沉的嗓音，余韵仍在慎介的耳畔萦绕。

当女人的第二杯一饮而尽时，慎介衷心盼望可再次听到她横笛般的低沉嗓音。可是她却沉默不语，只对着慎介举起空酒杯，脸上露出了微笑。女人的表情只有妖艳两字可以形容。她那双浅咖啡色虹膜的瞳孔，紧紧地捉住了慎介的目光。女人从微张的唇瓣缝隙中，吐出宛如浓郁花

香的气息。

“跟刚才一样的吗？”慎介问，声音有些发颤。

女人沉默地轻轻点头。店内微弱光线从侧面照到她的脸上，她的肌肤犹如陶瓷般雪白、光滑。

慎介期待着女人主动开口跟他聊天。一般来说，独自来酒吧的客人，多半是为了找人聊天。不过，慎介认为这女人恐怕不是如此。她多半是为了能像现在这样一个人喝酒才会到店里来。想独自喝上几杯的人，身上通常都会散发出特有的寂寞，可是这个女人身上并不存在这种感觉。身穿一袭黑色洋装的她，仿佛静静地融入了略暗的灯光之中，流露出轻松惬意的气质。

女人喝完第三杯酒后，看了看自己的手表。戴在她纤细手腕上的，是一只有着黑色窄版表带的表。慎介的目光受到吸引，视线落在她的手腕上。她手上还戴着黑色蕾丝手套。

时间将近凌晨一点。店里还有二名客人在坐席上，那两人浑身散发企业精英的气息。他们来

到店里之后，对坐在吧台的女人也注视了好一阵子，现在则是在千都子那里，一起热烈地谈论着赛马的话题。

“谢谢招待。”女人说出第三句话。

“您要回去了吗？”慎介问。

女人微微点头。她目不转睛地盯着慎介看。慎介虽然也想正面接受她的视线，但总觉得自己的内心会被那女人看穿，气势完全被对方压倒，于是立刻别开了目光。

慎介把收据递给那女人。女人把手伸入黑色手提包里，拿出了陈旧的深棕色皮包，皮革表面已经磨损。那皮包与她散发出的气质完全不搭，这一点让慎介颇感意外。

女人付完钱收好皮包，从高脚椅下来。和来的时候一样，她目不斜视笔直地朝玄关的方向走去。

“谢谢惠顾。”慎介对着女人的背影说。

女人一离开，千都子随即走了过来。

“那个客人是谁呀？感觉有点可怕呢。”她在慎介耳边悄声说。

“她之前曾被哪个客人带来过吗？”

“没有吧。如果有的话我会记得的。小慎，你没跟她聊什么吗？”

“没有。总觉得很难跟她搭上话。”

“毕竟她身上穿着丧服嘛。她到底是何方人物呢？”千都子从女人走出去的方向望着玄关，歪着头思索起来。

一到了凌晨二点，慎介他们把剩下的客人赶走，关店打烊。打工的女孩子们赶在末班电车前回家，之后的收拾整理便是慎介的工作。千都子把车子停在距离店里有点远的地方，为了开车过来所以早一步离开。

慎介收拾完后走出店里，把门给锁好。走廊上滞闷的空气里满是尘埃。他不禁心想，夜晚的世界就是这样，自己终于又回来了。

慎介站在电梯前按下按钮。自己独自站在那里，果然又让他回想起那天夜里的事。悄无声息从背后逼近的黑色人影、由上往下砍过来的凶器、猛烈的冲击、以及感到那种剧痛时意识飘散的感觉。



某个地方传来声响。慎介吃了一惊，转向身后看了过去，可是他身后却没有人影。不久之后，楼梯方向传来一群人的笑谈声。大概是从楼上店里离开的客人吧，慎介松了一口气。当他回过神来，才发现自己全身寒毛直竖，腋下已经汗水淋漓。

电梯抵达慎介所在楼层之后，电梯门无声开启。慎介祈祷着没人在电梯里面，但事与愿违，电梯里有个男人在。那是个嘴巴周围长满胡须，年龄约莫三十出头的矮个儿男人。

虽然慎介极为不愿和陌生人两人待在密闭空间内，却又非搭不可。慎介一走进电梯，立刻按下“关”的按钮。他不想背对男人，便将身体贴着电梯内壁，直盯着表示楼层的灯号。抵达一楼虽然只花了十几秒，慎介却觉得时间久得让人害怕，他感到自己全身都僵硬起来。

胡须男当然什么事都没做。多半是在赶时间，当电梯一抵达一楼，他就脚步飞快地超越了慎介。慎介目送那男人的背影，叹了口气之后摇了摇头。

慎介恍惚地站在大楼前，听到空洞的喇叭声。慎介于是把头转向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到一辆深蓝色的BMW停在路旁，驾驶座上则是千都子白皙的脸。

慎介注意看着路上来往的车辆，绕道副驾驶座，然后打开车门迅速上车。车里弥漫着千都子身上的香水味。

“太久没去店里工作了，所以花了一些时间收拾。”

“辛苦你了。身体还好吧？头不会痛吧？”

“没问题。我没什么大碍了。”

“太好了，今天忙成这样，我还有点担心呢。”千都子发动引擎，BMW缓缓前进。

千都子独自一人住在位于月岛的高级公寓。她回家的方向与慎介相同，所以总是会顺道载慎介到他住的大楼前面。如果没办法送慎介回去时，就会给他计程车钱。千都子只要一想到计程车费，就觉得即使要绕点远路也没关系。

慎介漫不经心地眺望窗外，当BMW开始加速时，他下意识轻轻发出一声惊叫。

“怎么了吗？”千都子问道。

“没有……”他立刻摇了摇头。“没什么。只是看到某个路人长得和我认识的人很像。”

“要停下来看看吗？”

“不，没关系。应该是我认错人了。”

“是吗？”千都子再次用力踩下一时松开的油门。

慎介的背部感受到车子加速的感觉，抑制了他想要回头看的欲望。刚刚他的视线捕捉到女人伫立在路旁的身影。虽然只是匆匆一瞥，但不论是那件长下摆的黑色洋装，或是短发的造型，都绝对是那个方才出现在“茗荷”的女人。何况她还跟慎介面对面，简直像是知道慎介就坐在BMW的副驾驶座上，并且准备目送他离去似的。

那女人在那种地方做什么呢？为什么她会盯着自己看呢？话说回来，那女人究竟是怎样的人物呢？

脑海接连浮现的疑问，一时之间占据了慎介的思绪。过了一会，心里的空虚便把这些疑云一

扫而空。慎介觉得自己多半是认错人了。那女人已经离开店里好一段时间。她不可能一直伫立在那里。他心想，穿黑衣服的女人到处都有，短发造型的女人也是，更何况站在那里的女人或许也不是在看我，而是眺望着远方，并没有特别在注视着什么，只是碰巧转向自己的方向而已——

“你看起来好像有点在意呢。是你刚刚看到的那个人吗？还是停下来比较好吧？”开车的千都子过了好几个红绿灯之后说道。

“我一点都不在意，只是有点困了。”

“这样子啊，你也已经很久没有熬夜了吧。”千都子略微加快车速，大概是基于让慎介能早点回家就寝的贴心吧。

慎介轻轻闭上双眼，思考着自己为什么无法对千都子吐实，坦诚自己见到那个一袭黑衣，身上散发可怕气息的女人，不过他依然不得其解。

过了一会儿，千都子问慎介说。

“你要不要先休息一段日子？你觉得你适合要熬夜的工作吗？”

“我不知道自己适不适合。不过我也没仔细考虑这个问题。”

“没想过趁这个机会找白天的工作吗？”

“我从没想过。而且我也没有其他能做的事了。”

“没有这回事吧，毕竟你年纪还很轻。”

“我已经三十岁了。”

“是才三十。你的未来还有许多可能性。不过你人生剩下的时间也不算非常多，如果你有什么人生目标的话，还是趁早开始比较好唷。”

“我没什么想做的啦。”

慎介并没有对千都子说过自己的梦想。自己有一天会独立，会拥有一间自己的店。因为他想等万事准备齐全后，再告诉千都子。

慎介几乎想不起来自己准备到哪一个阶段。他不晓得自己是否订定了具体计划，或者只是单纯怀抱着空想。

“小慎，你会不会觉得你差不多该回银座去了？”千都子更进一步地询问。“你来我们店里也已经一年了吧。”

“我没有那样想啦。能够被妈妈桑的店收留，我真的觉得感激不尽。”

“不用向我道谢啦。你也帮了我不少忙啊。”千都子加强语气说。

慎介是在刑事判决宣判之后，才到“茗荷”工作的。慎介被判了两年的有期徒刑，缓刑三年。所以实际上慎介还是可以继续正常生活下去，在江岛的安排之下，他被暂时安置在千都子的店里。这或许是因为江岛很关心慎介，认为这样慎介就可以不必在乎他人的目光，同时也不至于影响知道车祸事件的熟客对“Sirius”的观感。

千都子把车子停在慎介住处的正前方。慎介道谢之后下车站在路旁，直到完全看不见BMW的车尾灯才离开。

慎介打开房门时，室内一片漆黑，这表示成美还没回家。成美工作的酒店十二点半打烊，不过她会和酒店的女同事们一起吃饭，通常都比他还晚到家。有时候也会陪客人去别间店喝酒。或者到卡拉OK去唱歌等等。只要从事与纸醉金迷的夜生活有关的工作，当然就免不了会有这些

事，慎介也不会逐一过问。

慎介打开了灯，走到洗手间漱口，然后用热水洗脸。当他拿起毛巾擦脸，看着映照在镜中的自己时，突然有种诡异的感觉袭向慎介。他的脸部不由得扭曲起来。

那种感觉近似于既视感（Déjà-vu）。所谓的既视感，就是自己有种以前曾遭遇过相同状况的感觉。可是不用说，他又不是第一次在这间浴室洗脸。结束工作回家后，第一件事就是洗脸，这是慎介持续多年的习惯。因此这也意味着目前感受到的并非是既视感。感觉到以前未曾经历过的状况，才称得上是真正的既视感。

慎介凝视着镜子，搓了搓脸、摸摸头发，但他仍搞不清楚刚刚产生的感觉。没过多久，诡异的感觉转淡，镜子里只剩下他呆立在原地的身影。

他决定解释为自己太久没去上班。对那个穿丧服的女人太过在意也是，今晚的自己，到底是怎么了——

慎介离开浴室，换上了汗衫。他打开电视，从冰箱里拿出罐装啤酒，冰箱内还有剩下的马铃薯沙拉，他也一并拿了出来。

当慎介正要拉开罐装啤酒的拉环时，脑中霎时掠过了一个念头，于是他打开了小电视柜的抽屉。抽屉里原本应该放着银行的存折。可是翻了三个抽屉，都找不到存折，只是每个抽屉都比以前整齐。他心想，大概是成美整理房间时把存折收到别的地方去了。

存折没放在电视柜里，又会放到哪里去呢？慎介站在房间正中央思索起来。不管怎么看，屋里都没有地方可以收藏贵重物品。称得上家具的东西，除了电视柜以及床之外，就剩下餐柜、沙发，以及用来放内衣裤的小收纳柜。其他的主要衣物几乎都放在壁橱里。壁橱的下层有多个并排的收纳箱，上层则是放着可以挂上数十件衣物的衣架。所有家具都是透过邮购买的。

正当慎介想着该从哪边先找起时，玄关传来钥匙开门的声音。门一打开，成美的声音就传了过来。“小慎，我回来了。”



“你回来啦。”慎介回答。

“你在做什么？怎么站在那里？”成美一进屋里劈头就问。她穿着黄绿色衬衫，那是去年春天买的衣服。

“我在找存折。”

“存折……为什么？”

“有件事让我很在意。你放到哪里去啦？可以帮我拿出来吗？”

“你在意什么事啊？”

“等一下再告诉你。总之，我现在就想看看。”

大概是慎介突然说出奇怪的话，成美的神情极度不安。但是她也没有多问，随即走进和室，打开壁橱的门。壁橱里吊起的衣服前，放了一只急救箱。她打开急救箱，里面放着存折。

成美说了声“喏，给你”，把存折递给慎介。

“为什么存折会放在那里？”

“也没什么特别的理由……只是想不到其他地方可以放而已。这种重要的东西，总不能随便放在很容易找到的地方吧。”

“小偷会去翻急救箱吗？”

慎介打开自己的存折。他看到存折上的数字之后，不由得笑了起来。那是一抹自嘲的笑容。

“怎么了？”成美问。

“根本没必要担心小偷。”慎介翻开登载金额的页面给成美看。“你看看，这个数字。比最近中学生的存折还少咧。”

“这也没办法吧。毕竟很多事情都要用到钱。”

“成美如何呢？你也存了一些钱吧？”

“我也跟你差不多啦。我上班的酒店薪水又不是很多。”

慎介耸了耸肩，把存折放到急救箱里。

“你是怎么了？干嘛突然提起存钱的事？”成美的声音蕴含些许怒气。

慎介叹了一口气。

“我完全不了解自己。”

咦，她蹙起眉头。“什么意思？”

“欸，成美，”慎介说。“我到底是怎么想的？”

“什么怎么想？”

“我对未来有什么计划呢？明明就没什么存款，却还想着要独立开一家自己的店。我到底在幻想什么呀？”

“你跟我说过，以后想开一间自己的店……”

“那我有说钱要怎么来吗？说过目标金额是多少吗？”

成美听到慎介的质问，眼神中混杂着不安和胆怯。大概重新体认到慎介丧失记忆之后，心情变得更加沉重了。

“你说……要存钱。”

“存钱？说过这种话的人，存折里的金额会少得这么可怜吗？”

“所以你才说以后我们俩一定要省吃俭用啊。”

“省吃俭用……”慎介摇了摇头。他发觉自己好久没意识到省吃俭用这几个字了，自己真的说过这种事吗？

慎介不禁蹲坐在地。成美把手放在他的肩上。

“欸，这种事情过去就算了吧。如果忘记将来打算做什么，从现在起重新思考不就得了？”

慎介轻轻地握住她的手。她的手有些湿润、冰冷。

慎介并不是从老早以前就打算当调酒师，反倒是对在酒吧工作的人抱有偏见。他认为会选择在酒吧工作的人，一开始都是以其他出路为目标，但是却遇到挫折，无处可去，最后才无可奈何一脚踏了进去。这是慎介刚到东京时的想法，然而他如今早已不再有这种想法。

慎介出生于石川县金泽。父亲在当地的信用银行上班；母亲曾经担任中学临时教师。但慎介记忆中没看过母亲担任临时教师的模样。

他的老家，位在犀川河畔一个叫寺町的地方。从地名就可以推断出那个城镇有不少寺庙。慎介一家人居住的木造房屋，寂静地座落在卖当地特产的小店对面。

慎介有个比他年长五岁的哥哥，在纺织工厂上班。在五年前结婚，小孩分别是四岁与一岁。兄嫂和他们的小孩，再加上慎介父母一共六人，目前应该还住在老家里。

慎介十八岁来到东京，因为他考上东京的私立大学。正确来说，是他想来东京，所以才特地去考那所大学。他之所以选择社会学院，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原因。他也同时应考了东京其他所大学，文学院、商学院、资讯学院等，各个学院都有。简单来说，只要是东京的大学就可以了，念哪一间他都无所谓。

所以他到了东京之后，也没有什么具体的目标。因为他认为，只要到了大城市就可以找到自己的目标。对于住在乡下地方的少年来说，东京这地方有无数的机会正在萌芽。他坚信只要能掌握其中一个机会，必定能踏上成功之路。但他当时却完全没注意到，其实自己必须具备超越常人的能力，才能够掌握住出人头地的机会。

慎介的父母并没有反对他前往东京。对他们来说，家中的长男在地方的国立大学毕业，而且

就在当地的公司就职，或许他们认为自己的老年生活暂时无庸操心。况且，老是要照料比长男成绩差的次男也很麻烦，他们知道慎介的成绩不好，无法像哥哥一样上好大学，如果只考上了当地的二流大学，未来也养不起慎介。

至少，让他到东京去，以后生活上也不会出现困难——这是慎介推断双亲愿意让他住在东京的想法。

慎介最初住的地方是不到六张榻榻米大小的1k房间。他相信自己会从此处大鹏展翅，翱翔于天际。他的内心充满期待，认为自己什么事都能办得到，乐于接受各式各样的挑战。

然而，怀抱着这种梦想的期间极为短暂。一年过去之后，他早已不抱任何野心。自从来到东京之后，慎介一直在寻找具体的目标，但他却愈来愈不常去思考这个问题。甚至索性想忘掉这件事，因为只要一想起来，就会看清自己有多么无能。

若是真要探究原因，或许是工作太忙了。光是房租与学费两项，就几乎花光他所有的生活

费，让他不得不开始打工。打工之后又有许多新的人际关系产生，为了交游又需要更多的钱，也就是出去吃喝玩乐的钱。为了赚这些钱，只好多找几个打工的工作，就这样一直恶性循环下去。

当然，这些不过是借口罢了。慎介身边有更多比他更不幸，却比他更努力的学生。住在同一栋公寓的S，与他在附近的定食屋相遇之后，彼此渐渐熟了起来。这个男学生半夜在道路施工的工地打工，直到天亮才骑脚踏车回家，接着就睡得跟喝到烂醉的人一样，不省人事整整四个小时，起床之后，为了上下午的课赶往学校。这种生活S持续了二年以上。除此之外，从下课到工作的这段时间，他都待在房里念书。脸上胡须总是杂乱的S，口头禅就是“世上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时间”。

“你想想看，有钱的确什么事都办得到，但却买不回消逝的时间。就算你拥有再多的钱，也无法回到过去年轻的时候吧？相反地，只要有无限的时间，无论什么事情都办得到。人类之所以能创造文明，所倚靠的不是金钱的力量，而是



时间的力量。但可悲的是，每个人拥有的时间都是有限的。而且年轻时的一个小时，与老了之后的一个小时，两者的价值完全不同。对我来说，时间是绝对浪费不得的，哪怕是一秒也不行。”

S专攻建筑学，毕业论文题目是“都市型三层式道路网络之开发”，这件事是慎介与他离别三年后才听说的。原来他当时在半夜的打工，也不单只为了赚生活费而已。

慎介觉得自己没办法把S当成榜样，虽然这句话也只是借口而已。不过他和S有所不同，他对大学教的东西完全不感兴趣。况且他选择的主修课目本来就不是兴趣所在，当然连一丁点的求知欲也没有。

大学二年级一结束之后，他几乎就没再去过大学。那时的他，一天当中待得最久的地方，就是他上班的六本木酒吧。那间酒吧以六〇年代的音乐为主题，披头四与猫王出的唱片可说一应俱全。没什么客人来的日子，慎介就把那些唱片一张张放上唱盘，悠闲地度过一天。

慎介也不是不知道自己在浪费时间，他也时常感到焦虑，希望自己快点找到目标。可是他却不晓得怎么做才找得到。甚至在寻找之前，更不了解该如何寻找。这就如同明明是邮差某天送来的东西，却误以为是突然出现在自己面前的东西一样。

他从没动过休学的念头。在他认识的人当中，有好几个已经从大学休学，不过他们也算得上是思考了很久，为了贯彻自己的目标才休学。慎介则没想那么多。他总觉得要先有个目标之后，才能有所觉悟或是下定决心。

然而，最后他还是没能把大学读完。即使他没有休学的念头，但是不去上课、不参加考试，就没办法升上更高的年级。无法升上更高的年级。当然就不可能顺利毕业。这种状态持续下去，学籍自然会被开除，这就是他被遭到退学的原因。

慎介暂时对住在金泽的父母隐瞒了这件事。等到其他同学们都成为上班族时，他连老家都没有回去，只对父母说“自己要再打工一阵子”。

事情露馅是他二十三岁的时候。原因是大学打电话到他家里好几次。慎介的双亲怒气冲冲地来到东京，父亲脸红脖子粗地说现在回大学念书还来得及，母亲则是在一旁不停啜泣。

慎介跑了出去，两天没有回家。第三天当他一回到家，便看到桌上放着一张纸条，纸条上潦草的字迹写着：“有事记得联络家里，好好保重身体哟！”

慎介与江岛光一相遇，就是在这件事发生之后不久。慎介上班的六本木酒吧打算收起来不做了，当他着急地搜寻求才资讯时，看到了“Sirius”的征人广告。他深深地受到“银座”这两个字吸引。因为他认为，既然选择在酒吧工作，那当然就要在日本最繁华的地方工作。

慎介面试时老板江岛亲自出马。江岛的气质让慎介折服。他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全都饶富深意。慎介认为这种人物才称得上成熟的男人。

江岛让慎介试穿“Sirius”的制服，他以“穿起来很有型”为由决定录取慎介。当时的江岛也

说了这样的话。

“无论是多么随性的人，对三件事都会特别坚持。一个是洗澡的方式、一个是上完厕所后擦屁股的方式，然后还有一个是喝酒的姿势。”

慎介钦佩地点头同意，格外谨慎地说：“我会记得的。”

之后的六年，他都待在“Sirius”上班。如果那件车祸事故没发生，现在的他应该还在那里工作。

在那六年之中他学到了不少。具体地说，他发现了在酒吧工作的有趣之处。并且又激发了从学生时代起便不再出现的野心。期待未来自己能开一间店。

然而，他知道自己野心还不够具体，而且也尚未从现实层面深入思考这件事，而且该学的东西还有很多，最重要的是手头上没有资金。

这些应该都是发生车祸前慎介的想法。

可是眼前事情却截然不同。

慎介开始思索自己这一年究竟是怎么过的。他记得自己有过哪些举动，但只要他试图回顾当

时的动机时，就会出现如同灰色帷幕遮蔽记忆的画面。而且那面帷幕比他想象中的还要厚上许多。

时间正好是一周之后，那个穿着丧服的女人，再次来到了“茗荷”。时间是刚过凌晨一点。这天晚上的客人很少。店内深处的座位坐了一个男客，不知在与千都子聊些什么。

女人悄无声息地走了进来。不，开门时应该会发出声音，只是慎介当时没有听见。那时他正好面对酒柜。尽管如此，那女人却让他完全感觉不到气息，只能说是不可思议。姑且不论他没听到声音，平时门的开合与客人进来的身影，理应都会映照在瓶子或酒柜玻璃上，可是慎介刚才却浑然不觉。

所以当慎介回头看见女人静静伫立在吧台对面时，不由得惊叫出声，同时心跳也开始剧烈起伏。

女人挺直了背脊站着，目不转睛地凝视慎介的眼睛。她的姿态仿佛像是对他宣布事情的使者。实际上，刹那间慎介也陷入轻微的幻觉之中，等待着女人主动向他攀谈。这中间大概只有几秒钟，他却觉得时间过得很漫长。

沉默持续了数秒。慎介终于想起自己必须开口说话。

“欢迎光临！”他的声音粗嘎得像感冒了一样。

女人目光向下，在同一个高脚椅上坐下。

“给我跟上次一样的酒。”嗓音同样让人联想到横笛。

“是轩尼诗吧？”

对慎介的问题女人微微点头。

慎介背对那个女人，把手伸向瓶子。一边将酒注入酒杯，一边来回思考着女人刚说的话。女人说跟上次一样。换句话说，她应该记得自己在一星期前来过这家店，也认得眼前的调酒师。

对于从事服务业的人来说，记得顾客的长相与名字是天经地义的事。即便是成美，也绝对不

会忘记客人的面孔与名字。万一忘记名字，非到万不得已也尽可能不问对方，可以私底下去问其他人，或者在和客人聊天过程中拼命回想。如果怎么也想不起来，还可以使出最后的杀手锏，对客人说：“对了，之前您没留张名片给我呢。”要是让客人认为自己被遗忘了，那么今后就绝不会再上门光顾。

然而慎介却难以想象，这位只来过店里一次的客人，居然会记得自己。

慎介心想对方或许在试探他。但是试探一个素不相识的酒保又有什么意义吗？他对此感到匪夷所思。

慎介把白兰地酒杯放在女人面前。女人道了一声谢。声音虽然微弱，却听得很清楚。女人还对他露出妖艳的微笑，他也扬起嘴角回以微笑。

慎介猛地看向旁边，发现千都子正观察他们的举动。正确来说，她是一直盯着女客看，虽然偶尔也会与正在聊天的客人附和几句，但她的注意力显然集中在别的地方。千都子面向慎介对他使了眼色，要他查探出那女人的身份。



慎介知道千都子心里的想法。她担心那女人是商场上的竞争对手，所以戒心才会那么重。打算开始新店的业者，会进入长期在当地营业的店内侦查，这种事情在每个业界屡见不鲜。

慎介拿出盛放巧克力的小碟子，重新观察女人的样子。她今天没有穿着丧服，而是一件和上次长度相同的长洋装，颜色不是黑色而是深紫色。除此之外，今晚她没戴手套。

慎介还注意到女人另一个不同于上次的地方。那就是头发的长度。女人上次的头发短到完全露出耳朵，今晚却只看得到半边耳朵。仅仅过了一星期，头发不可能长得那么快，大抵是稍微改变了发型吧。这个发型也使她的表情比上周多了几分柔和。

要探出她究竟是何方人物，最直截了当的方法就是和她聊天。可是慎介却想不到该怎么开口。他觉得不管自己说出什么，女人都会淡淡地应付过去。露出神秘的笑容，说几句必须且简短的话以后，就切断所有对话。她全身散发出的氛围让慎介如此猜想。

慎介并不拙于应对客人，反而算得上相当擅长，从他在“Sirius”时就是如此。然而他却遍寻不着进攻这个女人的方法。这个女人和之前他所遇上的每个女人类型截然不同。

他始终没有开口搭话，就这样过了二十分钟。于是，她和上周相同，花了一样的时间喝光一杯白兰地。女人用手掌环绕空的白兰地杯，以意味深长的目光看着慎介。

“同样的吗？”他问。已经把手伸向轩尼诗的瓶子。

女人没有点头。她在掌中把玩着酒杯问。  
“该喝点什么别的呢？”

慎介心头一惊。他没料想到女人会问这个问题。

“您喜欢什么样的类型呢？”他假装平稳地问。

女人一手托腮一手拿着白兰地杯。

“我不太清楚酒的名称。你可以随便调点什么吗？”

慎介立即就听懂她说的是鸡尾酒，心里感到非常紧张，因为他觉得那女人会对他调出来的酒打分数。她说自己不清楚鸡尾酒的名称，应该不是真的才对。

“那就调略含甜味的吧。”

“这样子啊，应该不错吧。”

“基酒用白兰地可以吗？”

“全都交你决定。”

慎介略作思考后，打开冰箱，看到爱尔兰奶油威士忌。

位于银座的“Sirius”，是一家以鸡尾酒为招牌的酒吧。老板江岛光一本身原来就是个著名的调酒师，他只把调酒的工作交给真正信赖的人，而慎介便是获得他信赖的其中一人。

然而自从他来到“茗荷”这一年多里，却大大减少了调制正规鸡尾酒的次数，甚至可以说根本没有机会。顶多偶尔受到来打工的女孩子们央求，他才会调制出近似鸡尾酒的饮料。大部分的客人都将这里定位为向带来的酒店小姐求欢之处。

因此慎介能够调制的鸡尾酒种类有限。毕竟没有多余的空间可以放置常备材料。

即使如此，目前还有棕可可香甜酒和鲜奶油，可以跟白兰地调在一起。慎介为了不让手感变迟钝，他时时都有练习，但仍知自己摇摇酒器的手部动作不够流畅。

慎介把摇摇酒器中的鸡尾酒倒进入鸡尾酒杯，洒上肉豆蔻粉之后，他才发觉女人始终盯着自己的手看。但那种眼神却不是欣赏调酒师的手部动作，而是冰冷得像是一个正在观察细菌的学者。

“请用。”慎介将鸡尾酒杯端放在女人面前。

女人没有立即将手伸向酒杯，而是往下凝视了好一阵子。慎介盘算着如果女人还要观察一段时间，就要对她说“鸡尾酒要早点品尝比较好喝。”因为鸡尾酒会随着温度变质。

不久之后，她便拿起鸡尾酒杯，举到与眼同高的位置，仿佛在确认酒的黏性似的，略微摇晃之后开始啜饮。

鸡尾酒杯贴在女人湿润而带有光泽的唇瓣上。淡茶色的粘稠酒液，流入了女人喉咙里。她轻轻地闭上双眼，店内微弱的光线在她脸庞形成阴影。这幅景象只能用淫靡两字形容。慎介的脑海里描绘出液体顺着她的舌，流进喉咙深处的情况。这种想象激起了慎介的性欲，他感到自己勃起了。当女人喝下液体时，纤细的喉咙微微起伏，让他的心脏顿时加快起来。

女人深深地吐了一口气。如果用手触碰，或许可以感受得到温度。她睁开了双眼，目光有点涣散。

然后，女人的眼神缓缓聚焦，视线回到慎介身上。

“您觉得如何呢？”慎介问。

“好喝。这杯酒的名称是？”

“叫亚历山大。”慎介回答。“是很有名的鸡尾酒。”

“亚历山大？那个统治希腊的皇帝吗？”

“不，”慎介苦笑着摇摇头。“典故是出自与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结婚的亚历山大拉郡王妃。

这是用来祝贺他们婚礼的鸡尾酒。”

女人心满意足似地点了点头。不知是欣赏慎介对鸡尾酒由来的流利解说，或是她本身很喜欢这个小典故。

女人再次举起酒杯，细细地啜饮了一口。此时她白皙的脸颊迅速涨红，仿佛像是薄薄地喷上了一层绯红颜料。

“真好喝。”她又说了一次。

“是吗？如果合您的口味那就再好不过了。”

“亚历山大呀，我得记下来才行。”她压低声音说道，仿佛在讲重要的心事似的。

“请别喝太多了。”慎介脑中闪现一个念头，便问：“您知道‘相见时难别亦难’（Days of Wine and Roses）这部电影吗？”

“我只听过片名。”她仍然压低嗓音回答。

“男主角在那部电影里不让妻子喝的酒，就是这杯鸡尾酒。您知道后来结局如何吗？”

女人微微摇了摇头。

“对鸡尾酒着迷的她，不久之后就酒精成瘾了。”

她瞬间停止不动，嘴唇微张成漂亮的形状没有合上。接着她用力地点了点头后，把鸡尾酒杯送入口中，将仍剩下相当分量的酒一口气饮尽。

女人朝慎介呼出温热的气息，当然她并不是刻意的。带有甘甜气味的气息，微微刺激慎介的鼻孔，让他的感官顿时一阵酥麻。

“请再给我一杯。”她说。

好的，慎介回答。

第二杯的亚历山大鸡尾酒，成为女人今夜在“茗荷”喝的最后一杯酒。酒杯见底之后，她说了声“我要回去了”，突然起身。脸颊虽然染上了绯红色泽，但看上去却没有很醉。

慎介帮女人结完帐后走出吧台，到玄关替她开门。女人昂头挺胸地从他面前走过。

“您之后要去哪呢？”慎介望着她纤细的背影问道。

她停下走向电梯的脚步，转身过来。

“为什么问我这个问题呢？”她略微偏着头说。

慎介绞尽脑汁也没找到答案，开口问她要去哪里，其实也不是别有深意。不，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只不过他当下说不出口。他心想，如果那女人说自己每天都在想你，不知道这个女人会怎么反应？

“呃，我只是在猜，您应该还会再去下一间喝。”慎介没有正面回答她的问题。

女人似乎打算让慎介有台阶可下，不过多半也在欣赏他的狼狈模样。

“是啊。有可能会去，也有可能不会去。”

慎介找不到话接下去。虽然他尝试要说些俏皮幽默的话，但脑中却一片空白。他对于自己居然变成这么迟钝的男人而感到焦躁。

慎介为了掩饰自己的动摇，他跑步追过她，按下电梯钮。电梯恰巧停在这一层楼，门立刻打开。

她道声谢走进电梯。

“请您务必再次光临。”

慎介说完之后，女人仿佛被触动心弦似地凝视着他。然后她把手伸向电梯的控制面板。由于



电梯门没有关上，女人刚才按的应该是“开”的按钮。

“鸡尾酒真的很好喝。多谢招待。”她压低声音说。

“谢谢惠顾。”慎介鞠了一躬。

“下次来的时候，可以帮我调别种鸡尾酒吗？”

慎介听到这句话后，胸中郁闷感彻底消失，一股快感油然而生。因为这表示她还会再来店里。

“我会先行准备的。”

“晚安。”女人的手离开控制面板。电梯门静悄然关上。慎介看着她的脸，两人的视线在空中交会。

咚，他感到胸口一阵闷疼，有种心脏被异物刺穿的感觉。直到电梯门关上而看不见她的身影为止，那种感触一时之间还挥之不去。

“知道她是谁了吗？”千都子小声地问。她果然从头到尾都注意着慎介两人。

慎介噘起了唇，耸耸肩摇了摇头。不知为何刻意板起了脸。

“你似乎跟她说了不少话吧。”

“只是聊了些有关鸡尾酒的话题而已。”

“鸡尾酒？”千都子的眼睛发出光芒。“她对酒很了解吗？”

“不知道。”慎介把手插进口袋，歪着头说。“看起来不像，可是她说说不定是在演戏。”

“这样呀……”千都子露出凝重的神情。对于那女人的事，她似乎无法往好的地方想。“小慎，下次如果那个女人又来了，记得可要问出一点眉目哦。”

“一直追问客人的私事，不是有违待客之道吗？”

“也有例外的情形嘛。毕竟那女人太可疑了。”

“好吧，我尽量试试。”

厕所传来流水声。没多久最后一位客人就擦着手出现。千都子迅速地拿出擦手巾。她立刻又露出上班时的公关笑容。

慎介回到吧台内，清洗女人用过的酒杯，脑海陆续浮现出想让她试喝的鸡尾酒清单。

“Sirius”位在这栋旧大楼的九楼。大楼外并没有挂特别显眼的招牌。一走到电梯间，就会看到一块写着“天狼星在九楼”的板子。没人知道板子上为什么是用汉字写着天狼星。就连老板江岛也说“忘记原因了”。不过慎介认定这是出自于江岛希望选择客人的想法。实际上“Sirius”从以前开始就是一间靠熟客捧场而支撑下去的店。

慎介搭电梯上楼，电梯的速度和以前一样缓慢。到了九楼之后，有一条光线暗淡的走廊。他已经很久没像这样走在这条走廊上了。在慎介感到怀念的同时，也因为对这里的记忆已变得不完整而觉得焦躁。

走廊尽头有一扇木门。门上挂着以英文标示“Sirius”的板子。店里客人们谈天说地的声音传

了出来。慎介拉开门把时略感紧张。

门扉开启之后，站在吧台的冈部义幸最先看见慎介。工作时的商业笑容顿时变成了稍感诧异的神情，不过唇边随即浮现别具意义的笑，他对慎介点了点头。他的笑容与动作让慎介有种安心感。

吧台前方有十五张高脚椅，椅子与椅子之间有着适当的间隔，目前有八个客人在店里。慎介看到有两个相连的空位，于是选了其中一张高脚椅坐下。

冈部直直地盯着慎介。他用眼神问慎介想点什么。冈部比以前瘦了些，下巴看起来也比以前尖，更增添一股精悍的感觉。

“给我‘刺针’。”慎介说。冈部神情专注地微微点了点头。

慎介试着让自己不引起其他客人注意，若无其事地环顾店内一圈。这间店的桌椅特别有价值。座椅区由皮质的扶手椅和沙发组成，可以让四、五个人舒适地坐在上头。由于桌面够宽敞，即使放了许多菜肴也不会觉得太挤，这样成套的

桌椅共有八套。墙壁上陈列着世界各国的酒瓶。角落摆着一架大钢琴，江岛的老友钢琴家偶尔会演奏令人怀念的爵士乐。以前一名客人曾经说过：“待在这间店里会让人想起日活公司的电影”。慎介虽然没看过大荧幕上的小林旭和穴户锭，却总觉得能体会那位客人的想法。

店内有三分之一的座位被坐满了。有点上了年纪的男人四人组、两个带着两名酒店小姐的中年男子、以及一对怎么看都像有不可告人秘密的情侣。四人组的声音稍大，但还不至于到破坏店内气氛的程度。

时间接近凌晨两点。慎介心想这种时候居然店里客人还这么多，真是不简单。

冈部开始摇动摇酒器。他的动作非常灵活，不会使用多余的蛮力。将摇酒器中的酒液倒入酒杯的动作，在技术层面上也很高超。

他把酒杯放在慎介面前。杯中的酒液闪耀着无可言喻的琥珀色光泽。

慎介向冈部轻轻举杯，含了一口鸡尾酒在口中。白薄荷的热辣味道，猛烈地刺激他舌头上的

味蕾。这也是酒名被叫做刺针的原因所在。

慎介对冈部微微点头。冈部耸了耸肩。

“今天你工作的店不要紧吗？”他问。

“大概不会有客人来，所以就提早打烊了。”

“是哦。不过也是会有那种日子。那么，你是来偷窥以前的老巢吗？”

“正是如此。”慎介把酒杯凑近嘴边。他正在思考这种酒是否合那个女人的口味。

今晚“茗荷”没有客人虽是事实，不过店里却没提早打烊。慎介对千都子说与人有约，自己一个人先早退了。

其实慎介并不是真的与人有约。他的目的只是想在“Sirius”品尝几杯正统的鸡尾酒，他最近都没喝过什么正统的鸡尾酒，感觉自己的味蕾变得迟钝又麻痹。此外，另一个目的是要研究可以为那个女人调配哪一种鸡尾酒。

虽然仅仅见过两次面，慎介却对那个女人非常在意。不论是在店里清洗酒杯的时候，或是听酒醉客人发牢骚的时候，他的目光都紧盯着玄关。慎介认为她或许会跟前几天夜里一样，悄无

声息地进入店里。

“下次来的时候，可以帮我调别种鸡尾酒吗？”她对慎介这么说。下次是什么时候呢？必须在她来之前备好材料，也得在那之前找回味蕾对酒的敏锐感。

“江岛先生今天去哪儿了？”慎介问冈部。

“他去赤坂讨论比赛的事。差不多该回来了吧。”

当冈部这么说时，玄关传来开门声。冈部往门的方向看了过去，面带微笑说“欢迎光临！”慎介也反射性地看了过去。

进来的客人是慎介以前见过的女人。略显下垂的眼角，再配上丰腴的唇瓣，让人印象深刻。慎介记得她的名字叫由佳。她把白色的薄外套递给了服务生。外套底下穿着蓝色洋装的她，身体曲线玲珑毕露。

“辛口马丁尼。”她在吧台最角落的位子坐下后，对冈部说。她看也没看一眼其他的客人，当然也没注意到慎介在场。可是她悠哉地翘起脚的动作，却明显地显示出她有意识到周围的目光。



慎介不太清楚由佳在哪间店工作。不过从她的发型，可以知道是家一流的店。因为如果每天没有交给专业的美发师打理，她那样的发型很难维持。

打从慎介还在“Sirius”工作起，她就常来这里喝酒。多半是自己一个人来，很少跟客人一道过来。她通常独自喝个两杯鸡尾酒，与调酒师聊聊股票与音乐后就回家去。

“酒店小姐也是各种人都有，也有人是用这种方法消除压力呐。”江岛曾经感佩地说。

慎介的脑海中有个情景复苏了。时间是在一年多前的夜晚，即是数个小时后发生车祸的夜晚。

由佳在那个夜晚也是一个人独饮。应该是喝——辛口马丁尼。那个夜晚她也点了这个。鸡尾酒是慎介调配的。

然而她喝的酒却不只这个。她之后又点了其他鸡尾酒，一杯接一杯地喝个精光。喝酒的方式气势汹汹。“给我更烈的酒！”慎介记得他曾对他这么说。当然他反而是渐渐降低酒精浓度，最后

让她喝的饮料几乎等同果汁。

尽管如此，她仍旧喝到烂醉如泥。或许她最初的目的就是要喝个烂醉吧。绝对是有什么事让她很不开心，不过即使她喝醉了也绝口不提。慎介认为这是因为她是个很专业的工作者。

由佳当晚趴在吧台上一动也不动——鲜明地残留在慎介记忆中的部分，就只有这些了。

问题在那之后。就结果来看，慎介送由佳回家，在自己回程的路上发生车祸，但对细节部分的记忆却极为模糊。比如说，既然是送她回家，车上当然只有两个人，但记忆中却一丁点画面也没有，在脑海里怎么也描绘不出由佳坐在副驾驶座上的情景。慎介不认为这只是自己单纯的遗忘，毕竟相较于送由佳回家前的记忆，两者之间记忆鲜明程度，落差未免也太大了。

慎介对冈部说。“可以帮我调琴苦酒吗？”

冈部默默地点了点头。他或许会误解慎介，以为慎介只是展现自己对鸡尾酒广博知识。但慎介其实只是想借苦味刺激自己的脑细胞。

冈部一手旋转细长的香甜酒杯，一手将香味苦汁涂在酒杯内侧。涂完之后，丢掉多余的部分，注入冷却过后的琴酒。从酒液粘稠的状态，可以看得出琴酒已充分冷却了。

慎介拿起酒杯，调整呼吸后一口喝尽。适中的苦味在口中缓缓扩散，全身的细胞也随之苏醒。

“不错呢。”慎介说。冈部单边嘴角上扬，笑了一下。

慎介暂时将酒杯放在吧台上，从高脚椅上下来。他朝由佳走近。

由佳不可能没发现有人站在自己身边，她却仍面向前方抽烟，表示婉拒男人随意搭讪。

“好久不见。”慎介说。

由佳用手指夹着香烟，面露不耐地回过头去。用一张她上班时却不会出现的面具面对慎介。

但是当她的目光捕捉到慎介的脸时，犹如能剧面具的脸突然有表情出现。她嘴唇微启，双眸瞪得斗大。

“你……”

“我是雨村。之前多谢你的惠顾。”慎介轻轻行了个礼。

“你不是已经离职了吗？”

“暂时离职而已。今天是来这里玩的。”

“嗯……”

“我可以坐这里吗？”慎介指着由佳身旁的空位。

“是可以啦……”

“那我就打扰一下了。”他从自己的位子上把酒杯拿了过来，落坐在由佳身旁。“其实我想请教由佳小姐一件事。”

“是关于那天晚上的事。”慎介四下张望，确认没有人竖起耳朵偷听。“就是我发生车祸的那天晚上。”

“我什么都不知道。”

“可是，那天晚上我送由佳小姐回家了吧？然后，就在之后发生了车祸。是这样子没错吧？”

由佳不发一语，面目狰狞地回瞪慎介。

“抱歉。我想由佳小姐并不知道，我最近又发生了一点小意外，结果丧失了部分记忆。所以才会像现在这样对不同的人问不同的事。”

由佳眉头微蹙。

“我大致上听江岛先生说过这件事……你连车祸的事也忘得一干二净了吗？”

“还不到一干二净的程度，该怎么说呢，对细节的部分很模糊。江岛先生劝我不要勉强自己回想不开心的事。可是对我来说，心里头总是有疙瘩。”

“问我也没什么意义。就像你刚才说的，我只是被你顺道载回家而已。”由佳从慎介身上别开目光。

“这一点我明白。所以我只是希望由佳小姐能告诉我，我送你回大楼时的情形。”

“你要我说什么？”

“什么事都可以。我是不是一边开车一边跟你聊天，或者你对当时搭车的情形有什么印象之类的……”

由佳一口饮尽辛口马丁尼，转身面对慎介。

“我那时候已经醉得不醒人事了吧？所以才送我回家呀。像这样的人可能记得被送回家时发生的事吗？”

“是没错，可是你连一件事情都没有印象吗？”

“没有，我什么都不记得。”由佳再次转向吧台内侧，摇了摇头。

“那么隔天再回想到的也可以。譬如说因为我发生车祸，当晚的经过会牵扯到由佳小姐，警察应该也会去问你吧。你记得对警察说了什么吗？”

“不记得。我只记得隔天头非常痛，还有没卸妆也没换衣服就倒头大睡而已。因为送我回家才导致你发生车祸，关于这点我觉得非常抱歉，不过其他方面我真的没办法说什么。”

“那么——”

“对不起，我跟客人约好了。”由佳突然把手伸向提包，从高脚椅上下来，对吧台内的冈部说了声谢谢招待。

由佳不留下任何让慎介可以挽留她的时间，在付完帐后，立刻要服务生把外套递过来，连披都没披就径行离开了。

慎介几乎只能目瞪口呆地目送她离去。冈部开口问了慎介。

“你惹她生气啦？”

“我哪知道。我只是叫她告诉我车祸当晚的事情而已。”

“车祸当晚？”

“啊，没事。没什么。”慎介挥了挥手。他决定尽可能不跟没关系的人提到自己有记忆障碍这件事。

琴苦酒有些变温了。慎介一口气把酒喝光，觉得苦涩的味道又更强了些。

慎介回到门前仲町自宅时，时钟的指针指向二点三十分。成美还没回家，大概是被客人邀去唱卡拉OK了吧。

他觉得饥肠辘辘，甚至饿到胃部闷痛。一定是因为他都没有好好吃东西，只喝鸡尾酒的缘故。

但慎介对自己有所斩获感到心满意足。他想到好几种让她——那个谜样女子试喝的酒单，得趁自己还没忘记之前先记下来，于是他开始找起纸笔。

可是他无法立即就找到纸和原子笔。成美趁慎介住院时，变更了房子内部的摆设，导致他对东西摆在哪里完全一头雾水。成美明明就讨厌做家务事，却能将布置彻底改变。慎介对此不只是感



到佩服，更是感到惊愕。

慎介翻遍所有抽屉，总算找出便条纸跟黑色原子笔。他猜想这两样东西要不是赠品，就是买东西附赠的。对于自己竟然注意到这种细节，他不禁露出苦笑。两个成人共同生活在一起，纸笔居然用到这种寒酸的地步，真的是很没出息。不过，一般家庭必备的日常用品他们屋里也通常没有，所以其实这件事也不足为奇。

慎介记完笔记后，用锅子煮水，准备煮泡面。像这样在深夜煮宵夜，令他回忆起往日住在一间六叠大公寓内时的情景。那间公寓是在他大学入学时租的，直至他和成美开始同居前，他一直住在那里。

他们现在住的屋子，原本只有成美一个人住。慎介在两年前搬了进来，屋里有些狭窄也是正常的。

慎介和成美变得亲昵，是从某日傍晚她独自来到“Sirius”开始。成美前一天晚和客人一道来时，她的手套在店里弄丢了，慎介在店内到处找寻还是找不到。

成美宣告放弃回家之后，在当天凌晨十二点时，手套被找到了，原来是掉到沙发缝隙里，被客人捡了起来。慎介打电话到成美工作的地方告诉她这件事。于是成美说在下班回家时，她会顺道过来“Sirius”一趟，请慎介先帮她保管。

于是慎介在“Sirius”打烊后，一个人等待着成美，但成美却迟迟没有出现。慎介试着打电话到她的工作地点，电话当然也无人接听。

过了凌晨三点，她好不容易出现了。慎介当时正准备回家。

“啊，还好。我还以为你已经回去了呢。”她看着慎介，漾起一抹安心的笑容。

“我的确是打算要回家啦。”慎介回答。他自己都听得出自己的声音隐含怒意。

“对不起。客人太缠人了，怎样都不肯放我走。我可是拼了老命想逃走的唷。我也是非常在意你的事……你生气了吗？”

“心情不是很好。”

“哎呀，那该怎么办？”

“开玩笑的啦。喏，给你。”慎介递出手套。

成美看到手套之后，双掌在胸前合十，大叫了一声真是太好了。

“虽然不是什么好东西，可是我却很喜欢。因为我的手很小，很难找到合用的手套呢。”

“是你的没错吧？”

“没错，谢谢。”成美把手套放进外套口袋，仰头望着慎介。“欸，我请你吃东西吧，就当做是谢礼。”

“不用了啦。”

“这样子我没办法安心。都让你等那么久了。对了，你喜欢鱼翅拉面吗？”

“鱼翅拉面？算是喜欢吧。”

“那我们就去吃这个吧。我知道一间好吃的店哦。”她使劲拉着慎介的袖子。

慎介和成美两人，在营业至早上五点的中华料理店里，面对面坐着吃鱼翅拉面。成美对银座拉面店的店名如数家珍，滔滔不绝地评论起哪间店只是价格昂贵却一点不好吃、哪间店汤头好喝佐料却很少之类的事。她边吸着拉面边说话。

慎介望着她这个模样，心想和这种不会使人感到疲惫的女人交往也很不错。他以前虽和不少女性交往过，却老是感觉只想做爱，却不想和对方一起生活。

成美此时似乎也对他抱有好感。当慎介表示希望假日能再见个面时，她立刻爽快答应。如果成美对慎介没有好感，即使只是一碗拉面，也不可能去想请他吃。

二人在隔周的星期六约会，那天晚上慎介进入了成美的房间。她在床上重复了好几次：“你可别误会啰，人家平常可不是那么轻易和男人睡的。”

慎介说自己也和她一样，不过他当然是在扯谎。反正他也不知道成美说的是不是实话。慎介认为，他真实的想法以及实情怎样都无所谓，毕竟当时他也没打算和成美长期交往下去。

然而，两人却同居了。慎介并不觉得两人是命中注定的相遇，爱她的感觉算不上很强烈，只是在不知不觉间，成美在慎介的心里占据了一个位置。太麻烦了，我们一起住吧——最初是慎介

提出来的。

慎介煮好泡面之后，一边吃一边看电视。由于每天晚上都会出门，戏剧与新闻都得先预录下来，看这些预录节目也算得上是睡前的乐趣。

NHK的新闻报导白天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一起严重车祸。拖车驾驶硬是要超车，结果撞上了隔壁车道的汽车，后来方向盘失去控制，整辆拖车冲进了分隔岛，对向车道因此才没受到影响。车祸死亡人数五人，但是拖车驾驶却平安无事。

居然把事情搞成这么严重，拖车驾驶干脆自杀算了——慎介看着画面想着。把五个人撞死，大概也赔不起了吧。

即使只有一个人死亡，用金钱也无法完全偿还。慎介深刻地反省自己所犯下的罪孽。

为什么会发生车祸呢——

无论如何，慎介都希望自己可以清楚地回想起当天晚上的情景。但记忆中的画面却依然模糊不清。当天送由佳回去后便急着回家，这些过程都只残存零碎的记忆片段。他只记得丢下穿着衬衣的由佳一人，但不知为何自己慌慌张张的。

衬衣？

似乎好像有某件事勾起慎介某段回忆。片刻之后，他随即想起由佳本人刚才说过的话。

“我只记得隔天头非常痛，还有没卸妆也没换衣服就倒头大睡而已。”她确实是这么说的。

若是她真的连衣服都没换，那天夜里就不可能看见她穿着衬衣。可是慎介却有印象自己看过。难道是在别的时间点看到，却误认成那天夜里看到的？

慎介摇了摇头否定。

慎介心想，仔细思考的话，看到由佳穿衬衣的模样很不合理。如果他送由佳到她屋里去，由佳又醉得无法自行走到床上，即便如此，他也不可能脱掉由佳的衣服，帮由佳换上衬衣。此外，如果由佳喝得没那么醉，送她回房间后，自己就会马上离开了吧，也没必要等由佳换完衬衣。最重要的是，由佳不可能让慎介看到自己穿衬衣的模样。

慎介瞬间闪过一个念头，莫非自己那天晚上和由佳做爱了？若是如此，看见她穿衬衣的模样

就合乎逻辑。可是记忆中看到由佳穿衬衣的情景却很不寻常。慎介站在由佳家的玄关，和穿着衬衣的她面对面站着。由佳的表情非常凶狠。看起来不像是目送做爱对象的眼神。

慎介感觉头稍微痛了起来。他将录影带快转，看下一段预录的综艺节目。

慎介把预录节目从头到尾看完之后时间将近清晨五点。成美仍然没有回家。

有点太晚了吧，慎介心想。

虽然不想对成美啰嗦，但要是太晚回家，他还是会感到担心。慎介拿起自己的手机，拨打成美的电话号码。

手机没有人接听，直接进入语音信箱。慎介认为成美应该不会关掉电源，所以大概人在收不到讯号的地方。

听到留言打个电话给我，他录下留言后便挂断电话。女友既然上的是酒店夜班的工作，对于她晚回来瞎操心只会让身体吃不消。慎介决定暂时置之不理。



正当慎介把自己的手机重新放到充电器上时，他瞥见成美的梳妆台上放着出乎他意料之外的东西，于是他顺手拿了起来。

那是一把螺丝起子，前端呈现十字型。像是用来锁很大的螺丝，所以重了一些，手掌感觉沉甸甸的。仔细看了一下，似乎是全新的。

慎介思索着家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东西，明明连纸笔很难找到，应该不会出现螺丝起子这一类的工具才对。慎介以前从未见过这把螺丝起子，心想一定是成美从哪里拿过来的。看上去还很新，也很有可能是买回来的，但他无法想象成美会买这种工具。

慎介拿着螺丝起子，在室内踱起步来。不管是买的或者是借的，既然房里有这把螺丝起子，那就表示用在家里的某个地方，或是打算要在某个地方用。他心想，会不会是哪里的螺丝松掉了呢？

然而慎介却遍寻不着。他猜想会不会是锅子还是平底锅的把手松掉了，便走去厨房，检查所有烹饪器具，结果根本没有任何一颗符合螺丝起

子尺寸的十字螺丝。

慎介只好宣告放弃，把螺丝起子归回原位。心里虽然很介意，但只要等到成美回到家里就能真相大白。

过了凌晨五点之后，多少还是会觉得有点困。慎介打了一个呵欠，走进了浴室里。

过了隔天中午，闹钟的电子铃声唤醒慎介。他照着平常的习惯坐在床边，用手指头按压两眼眼角一会儿。意识姑且是清醒过来了，但大脑与肉体都大致上处于睡眠状态。今天是几月几号，星期几，有什么预定计划，这些事会一点一滴地回想起来。今天是二十日吗，还是二十一日？要去邮局办事吗？银行呢？有没有宅配预定会送达呢？

慎介确认过今天没有特别的行程之后，把手从两眼拿开。

“成美，早餐吃什么？”他转过头说。平常应该可以在身旁看到成美卸完装的脸。

可是却没有见到她的人影。枕边被揉成一团的不是睡衣裤，而是一件T恤。

慎介从床上起身，打量着室内的情形，走到玄关察看鞋子。似乎没有成美回家的迹象。

他确认了自己手机的留言与简讯，却没有任何成美的留言。

慎介再次拨打她的手机，情形却和昨天一样。

犹如风将枝叶吹得摇晃作响，慎介的心里骚动不安。

慎介想到可以打电话给成美在酒店工作的女同事，于是找起名片与电话簿，可是却怎么也找不到。他仔细一想，觉得成美也不可能把她认识的人的联络方式整理起来，应该是把这些全都记到手机里。

慎介又看了一次闹钟，时间是中午十二点二十三分。成美以前从未超过这个时间回来。

他怀疑成美也许和店里的客人情投意合，偷偷到旅馆开房间。可是即便如此，她也不可能随便在外面留宿，至少也会随便编个理由打电话通知慎介。更何况慎介还是信任成美的。他认为成美不是随便和男人上床的女人。

慎介决定再试打手机看看，却仍然只听到电子合成音的留言说明。现在是语音信箱——

慎介思考着会不会有人知道成美在哪里。然而，虽然曾听成美提起朋友的事，他也没有办法联络到那些人。

慎介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打电话去成美工作的酒店确认，于是他决定先冲个澡。慎介心想或许成美会在他洗澡时打电话来，于是把手机摆在浴室门边。然而在他洗头洗澡时，完全没有电话声响起。

慎介在下午五点时出门，在出门之前，他又打电话到成美上班的“collie”，大概这个时间还没人上班，他只听到无线电台的传呼。

当慎介到达“茗荷”做开店准备时，心情也无法冷静下来。他觉得成美不会自己想在外面过夜，该不会遇上什么不好的事吧？这件事让他非常担心，他希望至少掌握一些情报。

当慎介得到第一个情报时，时间已经超过晚上七点。他打电话到“collie”，向对方问“成美小姐在吗？”。成美使用本名在酒店工作。

“她可能是外出还没回来吧，平常这时候她差不多已经来上班了。”

成美果然没在店里。

“那么，朋美小姐在吗？”

“在，请您稍等。”男人亲切地说。

慎介曾经见过朋美几次。她与成美时常和客人一起来“Sirius”。她是成美最要好的酒店同事，也听成美说过她知道两人交往的事。

“您好，让您久等了。”电话那头传来爽朗的声音。慎介想起朋美那与狸猫相似的表情。

“朋美小姐，我是雨村。”

慎介说完，顿了一下，“哎呀，好久不见。最近好吗？”她仍以爽朗的声音说话。大概是为了让旁边的人认为这是客人打来的电话。接下来她压低嗓音说：“成美她还没来唷！”

“这个我知道，那家伙昨晚没回家。”

“咦，不会吧？”

“是真的。我打了好几次手机她都没接，我正在烦恼联络不到她。所以我才想说朋美小姐会不会知道什么。”

“等一下，这样很奇怪耶。”

“奇怪？”

“嗯。因为——”电话那头讲话的声音忽然中断。隐约传来朋美恭维客人的说话声。或许有客人经过她的身旁。过了一会儿，“不好意思！”她的声音再度传来。“雨村先生，事情很奇怪。成美昨天向店里请假了呀。”

“咦，”这次轮到慎介吃了一惊。“真的吗？”

“嗯。成美昨天傍晚的时候打电话给妈妈桑，说她感冒想要请假。”

“感冒？”

不可能。昨天慎介离开家门的时候，成美还好端端的。她当时面向梳妆台准备化妆。然而，在那之后，她却打电话向店里告假。

这真是奇怪了，慎介嘀咕起来。

“抱歉。我不能讲太久，有客人来了。”朋美的口气听起来有点困扰。

“啊，对不起。那么可以告诉我你的手机号码吗？晚一点希望可以再问更详细的情形。”

“好呀。那我要说啰。〇八〇——”

慎介把朋美说的号码记在身旁的便条纸上。

“几点左右打电话比较方便呢？”

“我想三点左右应该可以。”

“OK。那我就差不多等那个时间再打。”慎介说完便挂断电话。

慎介完全不明白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如果朋美说的话是事实，那么成美昨天究竟去哪里了呢？她说自己感冒当然是在说谎。

慎介很介意成美向他说谎这一点。如果只是想翘班当然无所谓，但为什么要对他有所隐瞒呢？

慎介的结论是，成美果然另外有了男人。她会瞒着慎介，向店里请假出门，就只剩下这种解释了。

担心的心情少了一半。不，应该是一半以上。他开始觉得，昨天晚上一直耿耿于怀的自己实在很愚蠢。当他用尽办法想得知成美的去处而焦躁不安时，成美说不定正被别的男人搂在怀中。

然而，慎介对于成美现在还是没有和他联络，而且也没有出现在“collie”里依然很在意。他不知道成美的对象是旧情人，或者最近关系才变亲昵的男人，不过成美并不是会受恋爱影响而无法判断状况的女孩。

不过，这也很难说——慎介擦拭着酒杯，在没人注意到的情况下淡淡一笑。恋爱不就是盲目的吗？成美可能和某个出色的男人共度时光，因为太开心而忘记了一切。忘记了工作，忘记了我——

玄关的门扉开启，一名男性熟客走了进来。

“欢迎光临！大桥先生。好久不见了！”慎介用比平常更大的嗓门打招呼。

凌晨两点半左右，千都子一如往常地开车送慎介回家。慎介心想，或许成美已经回家了，他打开了门，室内依然一片漆黑。打开灯一看，也没发现任何成美曾经回家的迹象。

慎介的心里的不安又逐渐扩大。不管怎么说，完全没有联络还是不太对劲。



慎介在沙发上坐了下来，拨打朋美告诉他的电话号码。铃声响了三次后接通了。“喂”她出声。

“你好，我是雨村。”

“啊。我在等你的电话呢。成美还是没回家吧？”

“是。她也没到店里去吗？”

“妈妈桑大发雷霆了呢，不过我还没说出她失踪这件事。因为成美没跟妈妈桑说她与雨村先生正在交往的事。”

“嗯，酒店方面就交给你了。对了，你对成美有可能会去的地方有头绪吗？”

“关于这部分我也有想过，可是还是没有想法。在所有酒店小姐当中，与她感情好到可以让她留宿的人，我想应该也只有我一个而已。所以我在想，她会不会回千叶的老家去了？”

“我想我也没办法联络上她的家人。”

慎介听说成美的老家在君津市。只不过父母都已经过世，目前住在老家的都是亲戚。她在十八岁时来到东京后，父母才相继身亡。成美曾经

说过，自从父亲的葬礼结束之后，自己和亲戚们就没有往来了。

“会不会是男人？”慎介说。

“男人？”

“我的意思是她会不会有了其他男人。”

“哦。”朋美点了点头。“我想应该没有吧。”

“真的吗？不必在意我的感受没关系。如果她和别的男人有了那方面的关系，我就会放弃的。”

“我没有瞒着你啦。雨村先生又不是我的客人，我没必要讨好你吧。成美心里真的只有你一个。像我们这样一直相处在一起，如果她有了别的男人，我一定会知道的。”

“可是，如果不是为了男人，成美为什么要瞒着我出门呢？”

“这我也不清楚……”片刻沉默后，朋美脱口而出：“欸，是不是该报警呀？”

“拜托他们协助搜索吗？”

“嗯。”

“我也想过了。”

“我想还是应该要报警比较好。毕竟这种情况太诡异了。”朋美说完后又压低嗓门继续说道。“我有个问题想问雨村先生。”

“什么问题？”

“成美最近是不是打算要辞职？”

“呃？我完全没听她说过这件事。”

“嗯……果然。”

“成美那家伙说过要辞职吗？”

“嗯。她说过已经厌倦被人呼来唤去的，差不多该做个了结之类的话。”

“做个了结是指什么事情啊？自己开店吗？”

“我不晓得。难道不是吗？”

“可是……”慎介本来想说哪来这笔钱，却又把话给吞了回去。明明手上没有资金，光会空口说梦，这一点和之前的自己没有两样。

“喂！”朋美说。“还是报警吧。”

“是啊。”慎介喃喃地说。

到了隔天早晨，成美仍旧没有回家。慎介简单吃完饭后，搭计程车前往深川警局。

他向一楼的服务台表示同居人行踪不明。过了片刻之后，身穿制服的中年警官对他说：“请到这边来。”

慎介和警官面对面坐着，中间隔了一张小办公桌，他尽可能详细说明事发经过。警官仔细询问成美的身上的特征。当慎介回答这些问题时，发觉警方并不是为了搜寻成美，而是当某处发现可疑的尸体时，现在回答的内容就能作为参考，以作为认尸的依据。简单来说，警方认为他们找到成美时，她早已不在这个世上。

“我了解了。如果有什么线索，立刻就会通知你。今天辛苦你了。”警官说话的态度虽然亲

切，但慎介却暗自祈祷着成美千万不能被这些家伙找到。

正当慎介离开警局出入口大门时，一名警官从停在他面前的警车内走了出来。那是个年纪看起来三十五岁左右，体格壮硕的男警官。慎介看到他脱下钢盔后的脸，停下了脚步。他记得自己见过这个人。

或许对方也注意到了，他也看着慎介。但对方似乎没有立刻想到，一度还别开目光。不过他却在下一秒停下了脚步。

“啊，是你。”警官说。“你是在清澄发生车祸的那个人吧？”

“你还记得吗？”

“算是记得吧。毕竟那个案件比较特殊。对了，今天怎么了么？你又干了什么好事？”

“不，其实是我的朋友行踪不明，为了报警才……”

“欸，这可真是糟糕。女人吗？”

“是。”

“几岁？”

“二十九。”

“嗯，二十九啊……”警官的脸色一沉，点了点头。当年轻女性下落不明时，如果还活着多半是找不到的，大概有这种不吉利的经验法则存在吧。

“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我记得你当时是调酒师吧。”

警官对于慎介的事情记得相当清楚。

“现在也是做同样的工作。”

“这样啊。没再开车了吧。”

“没开了。”

“那很好啊。车祸的可怕之处你应该很清楚吧。”

“嗯……”

“那么再见啰。”警官说完后，轻轻拍了慎介的肩膀一下，朝着大门走去。

慎介也迈开步伐向前走了几步。但他随即又转过头来。

“不好意思！”他朝着警官的背影大喊。

警官停下脚步转过头来。慎介对着一脸诧异的他问道。

“你刚刚说的案件比较特殊是什么意思？”

交通课旁边有数个小房间并排在一起，房间里狭窄得连要把小办公桌塞进去都很困难。慎介被带进去其中一间。上次他进来这里，是去年车祸事件的时候。他也不知道当时的记忆为何还残留在脑海里。

“我这么说或许有点失礼，可是记忆丧失居然也有这么奇特的状况，只忘记车祸发生经过的部分。”秋山警官一脸感到不可思议的模样。

“我也这么想。”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很幸福，但在另一层面却是一种罪过。把事故忘得一干二净固然幸福，可是受害者家属却难以接受吧。”

“这一点……我明白。”

慎介回想起岸中玲二那张阴沉的脸。岸中曾经问他，碰到不愉快的事都怎么处理？慎介则是回答他什么都不做，早早把心烦的事情忘掉。

慎介认为就是那句话决定了岸中的杀意。

“那么关于车祸的部分，”秋山在慎介面前打开文件。里面画着车祸现场示意图。其中一条是东西向的三车道大马路，另一条则是一线道的狭窄道路，两条路交会在一起，发生车祸地点，在那条窄路快到十字路口的地方。“被害人在这条窄路上往南前进。只要过了十字路口，再往前一些就可以抵达她家，你从她后面远一点的地方开了过去。”秋山用手指在示意图上的道路比划。“车型是银色宾士车。到这边为止，你还有印象吗？”

“听别人说出来，就会隐约觉得是这样没错。”

“隐约觉得……啊。”秋山仔细端详慎介的脸。他的脸上写着发生那种车祸怎么有可能还会印象模糊的表情。

“对不起。”慎介道歉。

“算了，这也没办法吧。更何况，居然是受害者的遗属让你丧失记忆，到底是谁对谁错，真的让人搞不清楚了。”警官又望向示意图。“这条



窄路的最高速限是三十公里。你主张自己有遵守速限。”

“可是其实没有遵守不是吗？”

“我不知道。”秋山说。“地上有留下了刹车痕，不过不知道时速是几公里。以前可以推断得很正确，但是最近刹车痕愈来愈不可靠了。”

“为什么呢？”

“拜技术革新之赐啊。如果车辆装了防锁死刹车系统，那么速度与刹车痕之间的关系，就会和以往的资料天差地别。”

“哦哦……”

原来如此，慎介思忖着。即使在结冰的路面上，使用防锁死刹车系统的汽车也能极力抑制轮胎打滑。如此一来，这种车辆当然会和使用一般刹车系统的车辆在数据上有所不同。“总之，你车子开在脚踏车后面。即使你遵守时速三十公里的速限，速度总是会超过脚踏车，而你也打算超车。”秋山的手指在示意图上移动。“在那之前，脚踏车似乎从道路中央略微骑到路的侧面。被害人是否注意到后方有宾士车接近，这点并不清

楚。不过宾士车大概会打开大灯，所以我想她恐怕有注意到。以这种情形来说，一般人通常会想往左边靠，却有可能太过在意后方车辆，导致操作脚踏车把手失误，反而往危险的方向骑去，还蛮常出现这种状况。”

“结果我就从后方冲撞脚踏车了吧？”

“就是这么一回事，”秋山点点头。“脚踏车飞往左边，你开的车则是大幅度冲进了右侧车道。大概是转动方向盘打算闪避吧。”

“所以被害人……撞到头了吗？”慎介问。光听刚刚的说明，还是无法接受这是个死亡车祸。若是被害人死亡，被车撞到的地方伤势应该很严重吧。

然而，秋山却摇了摇头。

“不是，我想，在那个时点，被害人应该没受重伤。不过这也只是我的推论而已。”

“没受重伤……可是，她不是死了吗？”

慎介说完，秋山皱起了眉头。接着长叹了一口气。

“你真的不记得了吗？”

“嗯。”慎介回答。

秋山指着示意图。

“被害人身亡是在这件车祸之后。”

“之后？”

“对。第二辆车冲进这里。”

推开“Sirius”的门走了进去，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白色夹克的背影。夹克的主人听到门开启的声音，回过头去，露出稍感诧异的表情之后微微一笑。

“唉呀，看看是谁来了！”江岛轻轻张开双臂。“因为怀念本店的味道所以过来啦？”

慎介面露笑容，朝着江岛走近。他转头向站在吧台里的冈部义幸打了招呼。冈部对他点了点头。

慎介走到江岛身旁，张望着其他客人的模样。虽然时间已经过了傍晚六点，这间店几乎还没什么客人。只有两个人坐在吧台，其他座位上坐着另外两个人。

“我有些事想问你，现在方便吗？”慎介小声问道。

“什么事？”江岛压低声音问。

“跟车祸有关的事。”慎介回答。“就是那件我肇事的车祸。”

江岛微微蹙眉，一脸不知如何是好的表情，态度摆明了不感兴趣。

“应该是可以站着谈就说完的事吧。”

“不是。”

“这样子啊。”江岛叹了一口气，点了点头。把手放到慎介肩膀上。“那我就坐下来听你说说看吧。”

在江岛催促之下，慎介走向店内最深处的座位。沙发坐起来质感很棒。慎介突然想起自己不知道已经有几年没坐在这里了。之前在这里工作的时候，也可以坐在这沙发上。

“其实我昨天去找警方了。只不过是为了完全不同的事，结果恰巧遇到交通课的秋山警官。他是当时负责我车祸案件的警官。”

“嗯，然后呢？”江岛拿出香烟盒，从里面抽出一根香烟，叼在嘴上。用卡地亚打火机点了火。

“我提到自己有轻微丧失记忆的症状，请他告诉我车祸的相关细节。秋山警官一脸不可思议的表情。”

听了慎介的话之后，江岛轻轻摇了摇头。

“我想，事到如今，没必要再追问这种事了吧。”

“可是维持现在这种状况，我感觉很不舒服呀。”

“这一点我懂。然后，你问完之后怎么了么？”

“我吓了一跳。”慎介率直地说。“我没想到车祸的情形居然会是那样。”

“居然是那样？”

“我净想着是自己辗死人，以为车祸就是这么单纯。可是昨天问了之后，我才知道并不是如此。让岸中的女人直接致命的是另一辆车。也就是说，这一场车祸与两辆车有关。”

“这个说法我也听过。只是不晓得详情。”江岛的态度像是觉得慎介对这种事感到激动很奇怪，他不疾不徐地吸着香烟继续说。

“毕竟我完全都不记得了。”

整理秋山巡查部长所说的话，车祸的经过如下：

首先，骑着脚踏车的岸中美菜绘，在即将发生车祸的道路上往南前进。此时后方来了一辆宾士车。开着这辆宾士车的驾驶就是慎介。

宾士车的速度究竟多快并不清楚。由于慎介的供词是“前面的交通号志快变成红灯了，所以加快了车速”，因此可推测车速可能稍微超过三十公里的速限。只不过，慎介在车祸后坚称自己遵守速限，至于是真是假难以确定。现在的他又丧失这一部分的记忆，因此也无法下定论。

不久，宾士车从后方撞上岸中美菜绘骑的脚踏车，撞上脚踏车的部分是宾士车的保险杆左侧。

脚踏车受到汽车的冲撞而失去平衡，朝前方飞出之后翻倒在地。骑着脚踏车的岸中美菜绘，

整个人的身体飞到面对行进方向左侧的墙壁。那时她的背部紧贴着墙壁。

另一方面，宾士车撞上脚踏车后，驾驶慎介反射性急转方向盘，宾士车急剧改变行进方向，冲上了对向车道。

此刻，第二辆车从对向开了过来。车型是红色法拉利。

这辆车的车速应该相当地快。对于眼前的突发事故完全反应不及，竭尽全力闪避宾士车。当然对方也踩了刹车，却无法彻底让车速减缓。

结果法拉利朝右边的建筑物撞了过去，然而岸中美菜绘却正好躺在那栋建筑物前面。法拉利的驾驶拼命想闪避最糟糕的情况发生，无奈时间实在太短。

岸中美菜绘的直接死因，是全身性挫伤以及内脏破裂。

“我觉得自己很狡猾，老实说，听完车祸的详细经过之后，感觉稍微轻松了些。”慎介说。“我撞上去的时候对方受的伤还没那么重，所以没办法说另一辆车没有过失。当然，如果我当



时安全驾驶的话，那名叫岸中的女性也就不会死了，这一点我自己也很清楚。”

“车祸果然跟运气有关。”江岛吐出白色的烟雾说道。“你认为在一年当中，日本有多少人因为车祸死亡呢？是一万人。虽然得救却受伤的人数则是好几倍。除此之外，一开始不至于造成车祸，却因为一个错误演变成车祸的状况，应该又是好几倍。简单来说，其实都是因为运气好坏的关系，但本人却不会注意到这件事。恐怕现在存活下来的人，几乎都可以说是被好运给拯救了，不是吗？相反地，长久以来都没造成车祸伤亡的驾驶人，在某种意义上，或许也算是幸运之神一直眷顾着他。就像我这样。你只是运气不好罢了。所以别再去回想这件事了。”

慎介低下了头。他明白江岛说的话，也因此感觉比较轻松。但是叫他不要继续思考这件事则是不可能的幻想。

慎介抬起了头。

“其实我有件事想拜托江岛先生。”

“什么事？”

“我当时不是聘请了一个律师吗？他叫做……汤口先生吧！”

“对，汤口先生。你记得啊。”

“我忘了。是警察告诉我，我才想起来的。”

汤口律师是江岛熟识的朋友。慎介记得他也来“Sirius”喝过好几次酒。慎介能以轻微的罪名解决那件事，可以说靠的便是这名律师的力量。

“我有事情想请教汤口律师。”

“什么事？”

“我想知道开另一辆车的人是谁。”

江岛的右边眉毛抽动了一下，嘴角微微歪斜。

“为了什么？”

“就是想要知道。警察不肯告诉我。可是如果是汤口律师，他应该也会知道吧。”

“不晓得，他会知道吗……”

“有需要的话，我会自己问他。您只要告诉我汤口律师的联络方式就好。”

江岛把变短的香烟在烟灰缸中捻熄。

“慎介，已经够了吧。事到如今，即使知道车祸的详细经过也无法改变什么了吧？比起这种事情，你应该思考一下未来的事。”

“我有在思考啊。”慎介说，露出一丝笑容。  
“但是这两件事之间没有关系。”

“始终执着于过去是看不到将来的。”

“我并没有执着，只是想知道真相而已。可以告诉我汤口律师的联络方法吗？”

“我真拿你没办法。”江岛叹了一口气。  
“好，我等一下打电话给律师问他方不方便。”

“真是不好意思。”慎介低下了头。

“我有个交换条件。”江岛对周围瞥了一眼，压低嗓门。“不要再跟我以外的人提到车祸的事了。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一样，希望回想起一年多前发生的车祸。”

慎介搞不懂江岛在说什么，望着江岛眨了一下眼睛。江岛接着说，“你缠着由佳小姐追问了吧？”

慎介点头承认。那是前几天他到这里来的时候发生的事。为什么江岛会知道呢？或许由佳本人向江岛抱怨，也有可能冈部义幸告知江岛这件事。

“那就说好啰。”江岛看着慎介的眼睛。

“……好。”慎介点了点头。当下只能如此回答了。

慎介看了一下手表，站了起来。

“不好意思占用到你的时间。我先告辞了。”

“喝点什么吧，让冈部帮你调。”

“不了，我现在已经迟到了。”慎介指着手表说。

“这样啊，那就下次来再慢慢喝啰。”江岛也站了起来。

江岛送慎介走到电梯前。

“对了，成美还好吧？最近只有在医院见过她一面而已。”

“呃，算吧……还不错。”慎介暧昧地回答。他想避开这话题。

江岛却立刻从慎介的神情推测出他在想什么。

“什么，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吗？”

“没，没什么事。那个……江岛先生也请回店里去吧。送到这里就可以了。”

电梯门开启。慎介迅速走进电梯里，按下了“1”。

“那么，我会再联络汤口律师。”江岛说道。

“不好意思，麻烦了。”慎介行了个礼。同时用左手按下了“关”的按钮。

“茗荷”罕见地在较早的营业时段客人就很多。慎介迟到还被千都子刻薄地挖苦了一顿。

“女人是不能相信的。”坐在距离慎介最近桌子的客人大声说道。那男人看上去像是个上班族，圆脸之上戴了一副稍嫌过小的眼镜，鼻头微微歪斜。

“为什么呢？你信任你太太吧？”打工的爱梨噘着嘴问道。

“那才不叫信任呢。我只觉得那个人不可能会外遇罢了。”

“用‘那个人’称呼自己的老婆不太好吧？为什么男人总是这样叫自己的老婆？”爱梨以责备的口吻说道。

“没差啦。那个人就是那个人。假如有男人想要那个人，我会欢天喜地免费奉送。”上班族男人对着同伴说。“对了，你要不要啊？我免费送给你。”

“我不需要。我回到家里也是有个青面獠牙的家伙等着我。要我抱两个欧巴桑，那怎么受得了啊？”同伴的男人话音刚落，便哈哈大笑。

慎介一边洗酒杯，一边听着他们的对话。他的脑海里浮现成美的脸。

成美依然行踪成谜。她既没打电话给慎介，也没去上班，看来是真的失踪了。

不过慎介已经不太去思考这件事了。因为成美隐藏行踪的理由，似乎是基于她个人的意志。理由有两点。

首先，第一个理由是，成美主动联络“collie”向店里请假，对慎介却装成平时要准备去上班的样子，从家里离开。

第二个理由，则是屋里好几样东西都不见了。慎介从深川警察署回家之后才发现这件事。

当慎介详细调查起成美的日常生活用品时，发现她旅行时携带的化妆包、携带用的吹风机以及洗面组等东西全被带走了。除此之外，也找不到她外宿一、两天时爱用的LV提包。或许也不见了好几件衣服与鞋子，但是慎介对那些本来就不太清楚所以也无法断定。

另外有件事更是特别明显。那就是以她的名义开户的存折与印鉴也不翼而飞。慎介前几天才确认过，那些应该和慎介的一起放在壁橱的急救箱里才对。

成美带着足够外宿数天的行李与身上全部财产消失踪影——从她这些行动所推断出的结果已经显而易见了。原因不外躲债、躲警察、或是某个陌生男子三者之一。慎介认为第三个原因大概是正确答案。要是有关讨债集团或警方在追她，应该老早就追到他们住处来了。

问题在于，就算成美真的与别的男人在一起，那么又为什么要逃走呢？成美与他又没有结婚。如果有了其他喜欢的男人，老实说出来不就行了？自己并不是对女人死缠烂打的男人，这一



点成美应该最清楚。

慎介心想，莫非是那个男人在逃亡？至于是不是要逃离谁的手掌心，这就不得而知了。但假设成美打算要跟着那个男人，她的一切行动就能够理解了。

慎介回想起成美先前决定和他交往时所展现出来的勇敢与坚持。他从自己的人生经验得知，有些人的本质无法只从外在推论。那个人竟然会做出这种事，真是让人无法相信——每当有事件发生时，这句台词老是会出现，正好可以用来验证慎介的经验法则。

慎介一想到自己再也见不到成美，虽然感到有点寂寞，但是失落感也没有太深。与这种情绪相比，慎介反倒更在意成美失踪后将会带来的各种麻烦。最切身的问题就是这间房屋。这间房屋是用成美的名义租的。如果她不在，以后又该怎么办呢？

当慎介洗完酒杯擦手的时候，吧台上的电话铃声响起。他迅速拿起话筒，“你好，这里是‘茗荷’。”

“喂，是我。”电话那头传来江岛低沉的嗓音。

“啊，刚才真是不好意思了。”

“你走了以后，我立刻拨了电话给汤口律师。知道了开另一辆车的驾驶名字与背景。不过汤口律师千叮咛万嘱咐，要求我一定要谨慎处理。我答应后他才特别告诉我的。”

“啊，真是不好意思。”慎介连忙把便条纸与原子笔拿到身边。他没想到江岛的动作会这么快。

“名字是mù nèi chūn yàn。‘树木’的木加上‘内外’的内。然后是‘春夏’的春。”

“木内春彦……好”

“他是任职于某公司的职员，住址是中央区日本桥滨町……”

慎介用笔记下来的同时，随即知道那个人为什么会开车到那附近。沿着发生车祸的道路北上，便可抵达清洲桥道。再从清洲桥道往西走一段路，就到了日本桥滨町。

“汤口律师大致上只告诉我这些，他也不大赞成你接近木内先生。”江岛说道。“由于车祸事故的状况有点复杂，在责任归属方面与对方起了很大的争执。从对方的立场来看，他认为要不是你先肇事，自己也不会被卷入车祸事件。”

“也对。”慎介认为，如果自己站在对方的立场，大概也会这么主张。

“以后我不会再说你不爱听的话，可是就再说这最后一次吧。你不能老是被往事束缚住。”

“是……我知道了。真不好意思，对你提出了无礼的要求。”

“那就再见啰。”

“再见。”

慎介挂断电话后，下定决心不再和江岛讨论这件事。严格说起来江岛也算是被害人。店里的前员工车祸肇事，势必得处理许多麻烦的事。替员工找律师也是其中一项，还要协助慎介找下一份工作，并且也要为“Sirius”找接替慎介工作的人。除此之外，慎介开的是江岛的车，他必定也被警方传唤好几次。换句话说，江岛自己应该也

很想忘记车祸这件事。

慎介慎重地撕下便条纸，放到胸前的衬衫口袋里。

这时，慎介感觉玄关的门扉开启了，于是他转过头去，正要开口说欢迎光临时，他顿时张大了嘴，动作停了下来，发不出任何声音。

那个女人就站在门边。她今夜穿着一袭绿色洋装。慎介怀疑自己的眼睛看花了，感觉她的头发比前几天长了一大截，发尾及肩。慎介还记得女人最初是短发造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头发是不可能长到这么长的。

不过的确是那个女人没错。虽然脸蛋看起来略有不同，但那勾魂摄魄的神秘眼神依然不变。

她的唇瓣微动，“……呃。”

慎介回问，“什么？”

“脸色……”她说，“你的脸色看起来不太好呢。”

“啊，这样子啊！”慎介伸手摸摸自己的脸颊。

“你似乎有什么烦恼？”她在高脚椅上坐了下来。肢体动作和先前一样优雅缓慢。当女人有所动作时，慎介无法专心做其他事，目光会不由自主地随着她移动。

“我想喝点好喝的酒，今天想要没有甜味的。”她静静地说。

“想试试用琴酒当基酒吗？”慎介问。

“由你决定。”

“我知道了。”

慎介打开冰箱，拿出琴酒酒瓶。接着挑选鸡尾酒杯。

他忽然觉得，自己之所以没那么担心成美，也许是因为眼前这个女人的缘故。

女人似乎很喜欢吉普生。有时凝视了一会儿沉在狭窄鸡尾酒杯底的小洋葱后，喝进漂亮的双唇之中。喝下一口后，她轻闭双眸，仿佛要将味道留在记忆之中。

“客人您总是顺道过来这里吗？”慎介试着提出问题。

女人手拿酒杯仰头望着他。

“看起来像吗？”

“不，我在想您为什么会光临我们店呢？”

“不妨猜猜看。”

“好难的问题。”慎介露齿而笑。“在客人您回去后，大家总是在讨论您的来历。”

“我看起来像个怎样的人呢？”

“怎样的人嘛……”慎介凝视着女人。

女人完全不会害臊，坦然地承受他的目光。

慎介说：“艺人……之类吧。”

她浅浅一笑，放下酒杯。

“你在电视节目上看过我吗？”

“没看过。”

“是吧。”

“可是……”慎介再度看着她的脸，“我总觉得在哪里见过您。”

“是吗？”

“嗯。”慎介点了点头。

慎介今夜初次有这种感觉。正确说来，与其说在哪里见过她，倒不如说她看起来和某人很像。当女人初次来到店里，以及第二次来的时候，他都没有这种感觉。慎介自己也不太清楚为何今晚特别有这种感觉。也许是因为女人的发型与化妆方式和先前略有不同。慎介从方才就一直思忖着，这女人究竟长得和谁很像，却又不得其解。

“可惜我不是演艺圈的人。”

“这样呀，那我就知道了，请告诉我答案吧。”

“答案是什么呢？”女人微微偏着头，对慎介投以魅惑的目光。“可以先再给我一杯一样的吗？”

“遵命。”慎介把手伸向女人前面的空酒杯。

女人最后只喝了两杯吉普生就站了起来。慎介这时还是没能成功问出她的来历。

慎介和上次相同，把女人送到了店外。慎介为了不知何时才能见到她而感到焦虑，却又不知如何是好。

“谢谢招待，很好喝唷。”

“谢谢。”

“这间店……”她凝视着慎介的眼睛。“营业到凌晨两点吧？”

“是。”

“嗯……”女人泛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

“怎么了吗？”



“那之后还有可以喝酒的店吗？”

“有很多。”

“我比较希望是安静的店。”

“也有很多店很安静。”

“这样子啊。”慎介捉摸不到那女人的想法，只见她打开提包，拿出了口红。接着，她把口红盖打开，抓起慎介的右手。当慎介仍处于错愕的状况时，女人在他的掌心写了几个数字。共有十一个红色数字并列在他的掌上。

女人把口红收回提包，迅速地转身过去，迈步走向电梯。

“那个……”慎介对着她的背影呼喊。

电梯门恰巧在此刻开启。女人走进电梯，面对着他的方向。她直视着他，漾起微微一笑。

电梯门关上之后，女人的身影消失。慎介再次觉得自己一定在哪里见过她，总觉得她长得和某人很像——

慎介回到吧台，为了不引起千都子的注意，他连忙去洗手。他当然也没忘记在洗手前把手掌上的数字先记下来。

慎介一看时钟，发现时间还才不到凌晨十二点。但他觉得下班前的两小时比平常都要来得漫长。慎介就好像期待初次约会的中学生似的，心脏扑通扑通直跳。一想到自己不知多久没有这种感觉，便露出了苦笑。

关于车祸与成美的事，眼下全都被抛诸脑后。

无视于慎介焦虑的心情，今天最后一名客人离开时，已经快两点二十分了。因为是店里的常客，千都子也不好意思赶他走。客人一走出店门，慎介立刻脱下酒保用背心。

“辛苦了，今天有点晚呢。”千都子边做回家准备边说。

“妈妈桑，今天我自己回去。”

“哎呀，真难得。你和成美小姐有约吗？”

“嗯，是啊。”慎介用笑容蒙混过去。

“偶尔也要约会一下嘛。”千都子说完，压低嗓门。“那个人又来了呢。”

“那个人是指？”

“就是那个老是自己一个人来的客人呀。今天好像穿了绿色洋装。”

“哦……”慎介装出现在才回想起来的样子。  
“……是这样没错。”

“你好像跟她聊了一会儿，知道她的来历了吗？”

“不知道。”慎介摇了摇头。

“是吗？”千都子不太满意，不过心情立即转变。“那么剩下的工作就拜托你啰。”

“是，辛苦了。”

“晚安。”

慎介确认千都子搭上电梯离开之后，随即就拿起店内电话的听筒，按下刚刚女人写在他手掌上的十一个号码。那是行动电话的号码。

慎介听着手机答铃，心跳不由得加快起来。这个号码真的能联络到她吗？电话号码会不会是乱写的呢？接电话的人，会不会是声音跟她不一样的男人呢？这些想法在他脑中反复。

第三遍的铃声响完之后，电话接通了。他咽了一口口水。

对方沉默不语，似乎在等他开口说话。因此慎介压低声音说了声：“你好。”

片刻之后，女人出声说话了，“好慢啊。”

慎介这才放下了心，暗暗地吁了一口气。电话那头的嗓音让人联想到横笛，是那个女人没错。

“不好意思，店里客人迟迟不肯走。”

“你还在店里吗？”

“是，你在哪里呢？”

女人没有回答，说了句“好地方唷”，便吃吃窃笑。慎介认为自己是不是被瞧不起了，他感到焦躁。

“我去接你，请告诉我地方。”

“我再跟你联络，你在那里等一下。”

“可是——”

电话咔嚓一声切断了。慎介盯着话筒，轻轻摇头，挂上话筒。他不明白女人的真正想法。

总之也只能等待了，慎介只留下吧台上的灯，把其他电灯关掉，坐在客人坐的高脚椅上等待。他上衣内袋掏出SALEM凉烟，叼着一根

香烟，点了火。虽然又把已经洗干净的烟灰缸弄脏了，但反正最后洗的人也还是他。

吧台一隅放着客人留下的一本周刊。慎介一边吸着烟，一边迅速地翻阅。这本杂志存在的主要目的是要刺激读者的性欲，而不是让读者得到知识。杂志开头是好几页女性的裸体海报，之后则有好几篇介绍特种营业店家的文章。

慎介阅读标题为“令人大吃一惊的艺人性生活秘技”的文章，看到一半时，抬头看了一下时钟，时间已经过凌晨三点了。

他把电话拿近，拿起话筒，按下重播键。铃声连续响了十一次。

接下来他听到的东西令他感到灰心。不只是对方切断手机电源，或是现在人在手机收不到讯号的地方，话筒的铃声转为语音信箱说明了这个事实。他无可奈何地把话筒挂了回去。

慎介开始觉得或许自己被耍了。他转念一想，那女人会突然告诉他电话号码本来就很奇怪。这个调酒师好像对我有点意思，不如玩弄他一下好了——慎介完全无法保证女人没有如此企

图。

可是，慎介认为如果真是如此，女人应该不会告诉他真正的电话号码。对一般人来说，一旦告诉陌生人真正的电话号码，要是对方变成跟踪狂，那不就麻烦了吗？她认定自己不是那种男人。

慎介再次看起了“令人大吃一惊的艺人性生活秘技”，但完全没把内容读进脑里去，只是机械式地盯着文字看。

慎介合上周刊杂志，从椅子上下来。他觉得对方不会联络他了。既然如此，自己一直待在这里就太蠢了。

他走进洗手间里小便。不知是否因为自己方才待在微暗的空间里，他觉得洗手间有种异样的明亮感。因此出现了自己仿佛在做梦的错觉。对！这才是现实。在夜晚的城市里，我孤伶伶的一个人，家里没有人在等我，即使在家里等待，也没有任何人会来。况且自己过去的回忆还暧昧不明。

慎介洗手时顺便洗了把脸。洗手台正上方有一面镜子，镜子上映出他的脸。那是一张郁郁寡欢的脸，没有丝毫迈向成功的预感。

慎介不经意地想起自己家里的洗手台。接着，之前体会过的奇妙既视感又随之袭来，跟之前他在自家洗手台前感觉到的相同。这究竟是什么？这种感觉的真相到底是什么？不久，这种感觉又和那时一样，犹如气球泄气般渐渐消失。当感觉彻底消失后，仅残留下冰冷的现实。他对着镜子微微摇了个头，走出了洗手间。

他回到吧台，却没有坐上高脚椅，而是走进里面清洗烟灰缸。虽曾对电话瞥了一眼，却没有拿起话筒，反正对方也不会接。

喝个一杯就回去吧——他改变了心意。

慎介把白兰地、白兰姆酒，加上柑橘酒和柠檬汁混在一起摇晃，然后注入鸡尾酒杯中。喝下之前把杯子举到眼睛的高度，欣赏那琥珀色的光辉。

突然，某个物体映入他的眼帘。

慎介的心脏剧烈跳动。他感受着自己心跳，缓缓扭转上身。

那个女人端坐在店里最深处的座位上。



虽然店里的光线昏暗，慎介仍可清楚看见女人对自己露出笑容。

女人一定是趁他去洗手间时偷偷进来的。然后在黑暗中目不转睛地望着慎介调配鸡尾酒。

二人四目相对，彼此凝视了一会儿。慎介找不到话说。

沉默半晌之后，女人开口说话了。

“这杯鸡尾酒叫做？”

“Between the sheets。”慎介回答。

“Between the sheets。意思是……床第之间吗？”

“大概吧。”

“也给我一杯吧。”

慎介拿着鸡尾酒杯，缓缓朝女人走近。把酒杯放在她面前的桌上。

“请用。”

“可以吗？”

“嗯。”

女人把手伸向酒杯，纤细的手指缠绕在酒杯上。她看着慎介，将酒杯拿近唇边。她轻启微笑着的唇瓣，触碰酒杯边缘。

女人喝下一口后，微微闭上双眼，抬起下颚，轻轻蹙眉。慎介看到她恍惚的表情，霎时感觉有电流通过全身。

女人睁开了眼。“好喝。”

慎介略微后退，在墙上寻找开关。他想要把店里的灯打开。

“灯光这样就可以了。”女人说道。

慎介把手放下，看着她。她的口中含着第二口酒。

“你喜欢站着呀？”她说。

慎介在女人对面坐下。

“我记得你曾经说过，你会再打电话给我。”

“打电话比较好吗？”女人反问。

慎介舔了舔嘴唇。

“你不是要去其他间店吗？”

“你想到其他间店去吗？”女人微微偏着头。

女人见到眼前的男人随着她说的话改变表情，似乎感觉很开心。这让慎介想破坏她的从容不迫。然而，虽说被女人玩弄到这种地步，他心里却也感受到快感。

“我可以喝吗？”

“请。”

慎介略微挺身，作势要站起来。但下一秒他却连同鸡尾酒杯抓住女人的手。女人显得有点吃惊。

他把女人的手拉向自己，把酒杯贴近嘴唇。接着，他将杯里还剩下一半以上的酒一饮而尽，喝完之后也没松开女人的手。

然而，女人的脸上已无狼狈之色。她抬高下颚，抬起胸膛，笑着凝视慎介。她伸出拿着酒杯的右手，姿态仿佛允许属下亲吻手指的女贵族。

“请告诉我你的名字。”

“知道我的名字要干嘛？”

“我想了解你的事。除了名字以外，也想知道其他的事。你住在哪里，职业是什么？已经结婚了吗？有没有男朋友呢？然后——”慎介更加用力紧握她的手，“你为什么会来这里？”

“知道这些事有什么意义吗？”

“至少让我知道你的名字吧。”慎介继续说。  
“我只是为了不要在心中称呼你为‘那个奇怪的女人’。”

女人噗哧一声笑了出来。然后轻抬下颚，抬眼看他。

“liú lí zǐ”她说。

“嗯……”

“琉璃色的琉璃。青金石的琉璃。”

琉璃子，慎介低声沉吟。他的手指瞬间放松，琉璃子迅速将手抽回。

“请给我鸡尾酒。”她说。

“要喝什么？”

“Between the sheets，和刚才一样的。”她举起酒杯。

“遵命。”慎介站起身来。

当慎介调配鸡尾酒时，女人仍然坐在店内深处的位子上。他一边摇着摇酒器，一边斜眼瞥向她。女人似乎注意到慎介的目光，她翘起双腿，裙子前方的下摆大大地开了一道缝，白皙的大腿露了出来。慎介手上的摇酒器差点掉落在地上。

慎介不知道琉璃子是否是她的本名。他无法想象以玩弄自己为乐的女人会轻易说出自己的本名。然而琉璃子这名字听起来的感觉，与女人散发出来的气质完全相符。

慎介将两个鸡尾酒杯放在托盘上，送到女人那里。名为琉璃子的女人，神情专注地看着他的动作。

“久等了。”他把其中一个酒杯放在她面前。

琉璃子拿起酒杯，凝视着他的脸喝下了一口鸡尾酒。

“喝起来如何？”

“完美无缺。”

“谢谢。”慎介坐在对面的椅子上，手正准备伸向自己的酒杯。

女人此时把自己拿着的酒杯递到他的面前。

“你要喝的不是这杯吗？”

慎介看着女人的眼眸。她那双绽放耀眼光辉的眼眸回望着他。眼神里隐含着肉食性猫科动物般的危险光芒。

慎介解读为女人要他像刚才一样把酒喝下。这个女人似乎不讨厌他略微强硬的态度。

他像刚刚那样抓住女人拿着酒杯的右手，接着打算把她的手拉往自己身体的方向。

没想到女人这次却开始抵抗。慎介觉得自己反被她拉了过去，而且力道出乎意料的强劲。

慎介试图将手松开。然而女人却像是早已预料到似的，用她的左手压住他的右手。仿佛是告诉慎介“不准放开”。

琉璃子就这样抓着他的手，把鸡尾酒杯往自己的唇瓣凑近。对慎介来说，相较于方才的情况，现在的情势可说是完全被逆转了。

鸡尾酒杯几乎空了。女人把酒杯放在桌上，却仍不打算松开慎介的手。

女人抓着他的手站了起来，裙摆发出摩擦声。她俯视着慎介，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

慎介正打算说点话舒缓气氛而开口时，女人的唇瓣瞬间堵住他的唇。他觉得自己全身僵硬，心脏剧烈跳动。

琉璃子的舌头撬开他的唇。他张开嘴唇让她进入，随之流进冰冷的液体。慎介喝了下去，是刚才的鸡尾酒。麻痹后脑勺的甘甜从口腔内窜至全身，他顿时感到轻微晕眩。

从嘴唇溢出的酒液淌至下颚，流到了脖子。慎介主动伸出舌头缠绕着她的舌头。双手环绕女人的腰，把手往下探。

女人穿的丝袜以吊袜带固定，所以当他的手一抚摸到大腿内侧，就能够享受赤裸裸的肌肤触感。琉璃子的肌肤光滑而柔软。

女人的唇瓣总算离开，带有黏性的唾液拉出透明丝线。她用舌头舔了一下唇，凝眸俯视慎介，瞳孔绽放让人生惧的光芒。

瑠璃子蜷曲身体，臀部一点点地往后滑。她的身体维持着这个姿势，再从慎介的膝盖往下滑去，然后再缓缓放低身子。在移动的同时，她的双手也跟着不断抚摸慎介的身体。十只手指犹如奇形怪状的虫不断蠕动。

她把手指放在慎介的裤子皮带上，以魔术师般的流畅动作解开皮带，接着把他的裤子脱掉。

慎介察觉到瑠璃子打算做什么，便挺起腰部。她的唇瓣轻吐出红色的舌头，一边慢慢脱下慎介的裤子与内裤。途中内裤卡在某个地方。

瑠璃子仰头望他，噗哧一笑，她那奇怪的笑声仿佛从喉咙深处发出。接着把手指勾在裤头，将裤子从卡住的地方解开。

充分勃起的阳具露出，在她面前生龙活虎地弹了出来。在吧台的微弱光线照射之下，阳具膨胀的前端散发迷蒙的光芒。

女人伸出右手，以五只手指轻柔地握住。慎介浑身发颤，起了鸡皮疙瘩。

瑠璃子嘴唇微张，把脸凑近慎介的两腿之间。当舌头碰触到最敏感的部位时，慎介感觉有



一道电流通过背脊。

女人的柔软唇瓣缓慢地包覆敏感部位。慎介的快感如浪涛般上下起伏，支配着他全身的神经。慎介以双手轻轻捧住她的头，仰头望着天花板，犹如一条缺氧的鱼般张嘴喘气。

慎介完全不晓得时间到底过了多久，正当他觉得自己无法继续忍耐时，她的嘴唇忽然离开。慎介重重地吐了一口气。湿润的两腿间变得冰冷。

瑠璃子起身俯视着慎介，把手伸进自己裙内。接着一个轻轻地摆腰，内裤便顺势滑了下来。吊袜带真是方便呢——慎介想开这种无聊的玩笑，嘴巴却动不了。

瑠璃子将内裤绕过高跟鞋脱掉，与刚才相同跨坐到慎介身体上。但她没有立即将身体交给他，她先把阳具放进自己体内，才缓缓地沉下腰部。慎介这时知道她那里已经十分湿润。

两人的性器官紧紧结合之后，瑠璃子摆动腰部，不久之后整个身躯也随之摆动。慎介挺着下半身予以回应。原本稍微沉静下来的快感漩涡，

刹时笼罩慎介全身。他将力量注入腿部，拼命按捺住即将射精的冲动。

瑠璃子的动作转为激烈。呼吸零乱，温热的气息吐在慎介的脸上。甘甜香味的气息使他的性欲越渐高昂。

她将身体往后弓起，抓住自己的头发。接着将两手探入发丝之间，盯视着慎介的脸。

几秒过后，慎介见到无法置信的景象。瑠璃子的手离开头发的瞬间，长发唰地垂落到她的肩膀上。刚才她的头发长度明明才勉强及肩而已。

暗藏的机关立刻真相大白了。她的右手握着一绺黑发似的物体。原来她戴的是女用假发。

为何她要特地藏住长发呢？慎介脑海里掠过这个疑问。不过这个疑问也只是一闪即逝。一波接着一波涌上的快感浪潮，将慎介所有思绪横扫一空。

片刻过后，他感觉到无与伦比的高潮袭来，不由自主发出呻吟。全身上下剧烈摆动，将所有的欲望朝她的下体顶了进去。

意识瞬间混浊的感觉，在慎介全身奔驰，他射精了。他感觉到大量的精液进入女人体内。瑠璃子闭着双眼，弓起身躯。

慎介等着射精结束，她抬起头，俯视着慎介的脸。此时他又觉得这名女性长得和某人很像，却怎么也想不起来那人究竟是谁。

瑠璃子迅速拉回身体。慎介却全身倦怠乏力。身体不想马上动作。不过这是舒服的懒倦感。

她一离开慎介的身体，就顺手拿起自己的提包，把方才脱下的女性用假发塞进提包里面。

所以那也是假发啰——慎介回想起她初次到店以来时的情景。她的头发短到完全可以看到耳朵。接着下一次来时候的发型，也比最初来的时候稍微长了一些。

真是奇怪的女人，头发竟然变长了。

瑠璃子在他思考这些事时拾起内裤，然后绕过高跟鞋穿了上去。慎介看到以后也连忙拉起自己的内裤和裤子。

瑠璃子穿好内裤，把头发盘了上去。她真正的头发，长度到背部中央。

“再见。”她说完之后朝玄关走去。

“啊，等一下。”慎介叫住她。“再待一会儿吧。”

她转过头来，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

“啊，对了。我还没付鸡尾酒的钱。”她打开提包，从里面的钱包拿出一张一万元的钞票放在吧台上。“那么，晚安啰。”

慎介从椅子上站起来，打算跑到她的身旁。她却伸出右手制止他。

“晚安。”她又说了一次，随即消失在门后。

慎介没办法追上去。他的双腿简直就像是被施了魔法一般，动弹不得。她的气息完全消失后，他跌坐到椅子上。

方才发生的事有如做梦一般。莫非自己不经意地睡着了？那个叫做瑠璃子的女人实际上根本没有出现？但是他的下半身仍残留做爱之后的感

觉，这正是刚才发生的事并非梦境的佐证。况且桌子上放着两个鸡尾酒杯，其中一杯还没喝过。

他把两只鸡尾酒杯放在托盘上，拿到吧台。身体仍然火热，头脑模糊不清。

慎介把店里收拾完毕之后，走出了店门。正当他要关上门的时候，他大吃一惊，有一支手机挂在门把上。

慎介伸手拿起手机。手指尖颤抖不已。

为什么这里会有手机——

他把脸靠近手机，屏气凝神的注视着。

手机散发出那个女人的气味。

门铃声响起时，慎介人还在被窝里。即便是平日，他也是睡到下午。更何况今天是店里休息的星期六，而且昨晚有客人过了营业时间还不离开，打烊的时间将近凌晨四点。他也没设定平日总是会设定的闹钟，如果没有人吵他，大概会睡到将近黄昏的时间。

门铃声响个不停。慎介虽然想置之不理，最后还是起床了。因为他很了解自己的性格，之后他必定会对是谁按的电铃耿耿于怀。

他拿起对讲机的话筒，“是谁？”质问声非常冷淡。

“啊……雨村先生，好久不见了。我是西麻布署的小塚。”话筒那端传来的声音虽然低沉却很响亮。慎介记得自己听过这声音，脑海里浮现

出瘦削的脸庞与锐利的眼神。

“小塚先生……你有什么事吗？”

“我有些话想跟你说。可以开门吗？”大概是因为知道对方还认得自己，所以用字遣词突然亲切起来。

“啊，好。”

慎介心想，到底会是什么事呢？霎时他想到或许与成美有关。她发生什么事了吗？不过他随即否定，之前自己是向深川警局通报成美失踪，这件事应该与西麻布警局无关。

开门之前，慎介从门上的窥孔偷觑了外面一下，只看见肩膀宽阔的小塚刑警一个人。似乎没见到另一名先前与他一同前来的年轻刑警。

门锁开启了，门一打开之后，便见到小塚亲切地露齿而笑。

“哎呀，你好。很抱歉打扰到你休息。”

“发生什么事了吗？”

“不，不算是发生了什么事，只是之前那件事，有一些令人在意的地方。所以我想来问问你。”

“之前那件事情是指……”

“岸中的事。”刑警说完，指了一下慎介的头。“你的伤全都好了吗？绷带似乎都拆掉了。”

“算是吧。”慎介回答。“那个人怎么了么？”

慎介一直对自己该怎么称呼岸中玲二感到很困扰。虽然把攻击自己的人叫做“岸中先生”很奇怪，可是对方又是那场车祸的受害者家属。

“嗯……如果可以的话，希望可以到里面谈。”刑警抚摸着下巴。

“啊，这样啊。那么请进。”

“你太太，不对，是你女友吧。她不在吗？”刑警一边脱鞋，一边张望着屋内。

“嗯，”慎介有点不知所措地说道。“目前刚好不在。”

“啊，这样子啊。”小塚没有询问她不在的原因，大概也是不怎么关心吧。

慎介请他坐到餐桌旁的椅子上，然后把水倒进咖啡机，从冰箱拿出装着巴西产咖啡粉的罐子。



“咖啡可以吗？”慎介一边装滤纸一边问。

“不用那么费心了。”

“是我自己想喝。刚起床头脑不清楚。”

慎介暗暗讽刺自己被铃声吵醒的这件事，但刑警却全然没有反应。

“那我就不客气了。”

“那么，到底是什么事？我想，怎么说那个案件也算解决了吧。”慎介问道。

“我们当然也是这么想的。毕竟我们也很忙，想早点摆脱那个莫名其妙的案件，这是我们的真心话。”

“所以是有事让你们无法结案啰？”

“就是这么回事。”小塚把手伸进上衣口袋。慎介以为他要拿出警察手册，但他拿的却是香烟。“我可以抽吗？”

“请。”慎介把放在流理台上的烟灰缸摆到刑警面前。

“那个案件发生之后，听说你有轻微的记忆障碍，之后怎么样了呢？全部的事都想起来了么？”刑警叼着香烟，边点火边问。

“没有，还谈不上全部都想起来了，有很多事还是记不清楚。”

“这样啊。头部被殴打的后遗症竟然这么严重。”刑警点头表示理解，吐了一口烟。“那么关于岸中的记忆呢？你说在遭到攻击的当天是第一次见到他，那么在那一天之前，你从来都没见过他吗？”

“就我记得的部分没有。”

“是吗。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毫无改变吗？”刑警点了点头，然后又吸了一口烟。“那天晚上，你说你和岸中稍微聊了一下，是聊到有关酒的话题没错吧？”

“聊到爱尔兰奶油威士忌。”

“还有说到什么吗？”

“关于这件事我已经说过好几次了吧。他稍微问了一下我的工作。问我有没有不开心的事情，如果有的话该怎么调整情绪之类的。”

“他没有提到自己的事吗？好比说住的房子，平时常去的地方等等。”

“对方几乎没提到自己的事。只说了蜜月旅行去夏威夷，在回程的飞机上喝了爱尔兰奶油威士忌而已。”

慎介从餐具橱拿出两个马克杯，排在咖啡机旁。咖啡机冒出蒸腾的热气。深棕色的液体，滴滴答答地滴进咖啡壶中。

“究竟怎么回事？为什么现在还来问这件事？”慎介的声音隐含些许焦躁。

刑警伴随着烟雾叹了一口气。再次把手伸进上衣口袋，这次不是拿出香烟，而是一个小塑胶袋，塑胶袋内放着一把钥匙。

“我正在烦恼这玩意儿。”

“这是什么钥匙？”慎介把手伸向塑胶袋。但在他碰到塑胶袋前，刑警就迅速地拿了起来。

“这是岸中带在身上的钥匙。当初发现尸体时，钥匙放在他的裤袋里。”

“那是他家里的钥匙吧。”

“正确来说。一共有两把钥匙。一把就如你所说的是他家的钥匙。可是，这把钥匙却不知道是哪里的，你曾经看过吗？”

“请让我看一下。”

慎介伸出手之后，小塚连同塑胶袋把钥匙放在他的手掌上。

那枝黄铜色钥匙已经有点褪色。不过打磨一下或许会发出金色光芒。钥匙前部分呈现扁长方形，表面有数个凸起。

“看起来不像仓库或汽车的钥匙。”

“我们也曾经猜过，或许可能是他工作室的钥匙，不过那里却没有相符的锁头。这一定是哪个地方的门钥。而且只有高级独栋房屋或大楼会使用。”

“和我家的钥匙完全不同呢。”慎介把钥匙归还刑警。

“我知道。”小塚咧嘴一笑，把钥匙收回口袋。“我刚刚在按门铃前就确认过了。”

慎介撇了撇嘴。

“你来这里来主要目的就是为这件事吧？”

“算是吧。”

“那个人身上有什么钥匙都无所谓吧？法律又没规定不能带着自己家以外的钥匙。”

“照理说是这样没错。可是这个案件却不能这么看。”

“因为他是自杀的吗？”

小塚刑警没有回答，偏着头露出意味深远的笑容。慎介知道刑警在想些什么。

“你认为他不是自杀的吗？”慎介问道。他自己也感到有点吃惊。

刑警把烟蒂抖落在烟灰缸中，另一手抓了抓脸颊。

“状况明显看来是自杀。也可以说，几乎没有其他证据能否定这个结论。所以中央没派搜查人员过来，也没设置搜查总部，我们局的局长也不怎么关心。”

“可是你却不这么认为，你认为他不是自杀。”慎介指着刑警的鼻子说。

“让我这么回答吧。我认为这不是一桩单纯的自杀案件。”

“嘿。自杀还分单纯和复杂的案件啊，我还是头一次听到。”慎介起身把咖啡分别倒进两个马克杯里。“你要牛奶或砂糖吗？”

“不用。”

慎介拿着两个马克杯回到桌前。将其中一个放到刑警面前。

“不好意思，”小塚把香烟在烟灰缸中捻熄，喝了一口咖啡。“好喝，不愧是你的本业。”

“我是调酒师，不是专门泡咖啡的。任何人只要有咖啡机，都可以泡出一样的东西。”

“不论做任何事都需要用心。嗯，咖啡真的很香。”刑警犹如品酒师般在鼻下微微转动马克杯。

“欸，小塚先生，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你不能透漏一点吗？如果我知道了一切也可以帮忙啊。”

刑警听完慎介的话只是耸了耸肩。

“即使我想告诉你，但没有什么特别的案件资讯我也莫可奈何。”大概咖啡很好喝，他又喝了一口，然后呼地舒了口气，视线落在慎介身上。“我跟你说过发现岸中尸体的地方在哪里吗？”

“在江东区木场，”慎介回答。“一个叫Sunny house的地方吧。”

“你记得还真清楚。”

“不经意就回想起来了。”

慎介不能说出自己曾去过那里。

“岸中似乎有三个月左右没住在那栋公寓里。”

“这样子啊，那么他又是住在哪里呢？”

“至于这一点就不清楚了。不过他确实是住在别的地方。邮件与报纸已经多到塞不进信箱，那里的管理员有好几次还把塞不进信箱的邮件与报纸，堆放到他住处前面。亲戚与朋友打电话给他也多半没有人接。水电与瓦斯的用量在他死前的三个月期间也大幅减少。冰箱里几乎是空的，而且里面放的东西都老早超过保存期限了。不过他也不是完全不在，管理员有时还会看见他。”

“所以，刚刚的钥匙是……”

“岸中另一个住处的钥匙，应该可以这么推测吧。但是这样一来，就非得知道那地方在哪里不可。要是不弄清楚，就会有案件还没结案的感

觉。可是一个个问过与案件有关的人之后，却没人对那个地点有头绪。因此，我会来找你这家伙，也算是病急乱投医吧。”

不知不觉之间，小塚对慎介的称呼，从“你”变成了“你这家伙”，但慎介并不在意。

“一个男人除了自己家之外，还会住在哪里……”

“外面的女人那里吧。这种事不用你说我也知道。”小塚点了第二根香烟。“不过你想想看，如果他在外面有女人，有可能还想报老婆一年前被车撞死的仇恨吗？”

慎介认为他的推论很合逻辑，于是陷入了沉默。

“即使如此……”小塚嘟起嘴唇，口中吐出白色烟雾。“岸中那里也不是完全没有女人出入。”

原本打算喝马克杯里咖啡的慎介，抬起了头。

“也就是说？”

“岸中家隔壁住了另一家人。”小塚慎重其事地娓娓道来。“房子只有2DK，空间相当狭小。



独生子高中二年级了，是一个热衷摇滚乐与摩托车的普通孩子。最近那家人的儿子说出一件离奇的事。那孩子说，某天过了凌晨十二点回到家的时候，他曾经看见有女人从岸中家离开。”

“嗯，”慎介点了点头。“这样不是很正常吗？太太因为车祸过世，偶尔也可能会有这种事啊。”

慎介思索每天被丢进信箱里的色情广告。广告上写着——让我们介绍适合的女人给您，旅馆、公寓、大厦，不论任何地方都可以到府服务，不论要换几次都OK。岸中玲二为了排遣失去老婆的寂寞，打了广告单上印着的电话号码，应该可以这么解释才对。

“当然，如果只是有女人进出他家，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只要没有犯法，只要是健康的都无所谓。问题在于他目击那件事的日子。”

“哪一天？”

“在发现岸中尸体的前一天晚上。”

“咦？”慎介下意识地瞪大了双眼。“前一天晚上，可是，那个人在那时候应该已经……”

“是啊，”小塚慢条斯理地点了点头。“岸中应该已经死了。”

“所以那个女人看见尸体啰？”

“应该是吧。可是她却没报警。我们当时是为了调查岸中攻击你的案件，因此才会发现他的尸体。”

“为什么那个女人不报警呢……”慎介低喃。小塚扭曲嘴角笑了出来。

“看吧。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认为岸中只是单纯自杀而已了吧？”

“或许是因为那个女人和岸中没那么亲昵，不想被卷入麻烦事，所以才没报警？”

“不可能。”刑警肯定地说。

“你想想看。你认为那个女人和岸中有什么关系？是卖春的女人吗？如果是这样，那又是谁叫的？从推测的死亡时间来看，岸中那天晚上应该已经死了。尸体不会打电话叫妓女吧？如果不是妓女，又没有人约她，她却在深夜时分自行到岸中家去，只能推断她与岸中的关系相当亲密。”

“是没错……”小塚说的话很合逻辑。

“要是那个高中生更早说出这些证言，案件就不会那么简单以自杀结案。事到如今才说出那些话，情况真的变得很难处理。”刑警轻轻咋舌。

“警方之前没有向邻居打听吗？”

“早就打听过了啦，不可能不去吧。可是，那家人的儿子先前一直都没提那些，况且还是为了个无聊的理由。”小塚狠狠地说道。

“那个无聊的理由是什么？”

“你不要知道比较好，知道的话大概会后悔。”刑警看了一眼手表后起身。“我待太久了。毕竟出现了好几个叫人措手不及的问题，不小心就发起牢骚，你最好还是忘记吧。”

慎介追向往玄关走去的小塚。

“不好意思。告诉我一件事就好。”

“要看是什么问题，我才能决定要不要回答。”小塚一边穿着皮鞋说。

“岸中那个人没对木内春彦先生做出什么事吗？”

“木内？”小塚露出意外的表情。

“木内春彦先生。在那场车祸事件里和我一起肇事的人，导致岸中美菜绘小姐死亡的其中一名肇事者。”

警察应该不可能不知道木内春彦这个人。调查慎介遭攻击事件时，照理说会详细地调查一年前的事故。

“木内先生啊？”小塚把脸转到另一个方向，长叹了一口气。“那个人是个奇特的人。”

“奇特的人？”

“其实我们也见不太到他，稍微遇到点阻碍。他本人说岸中玲二完全没主动和他接触，所以我们也只好认定他与你遭到攻击的案件无关。”

慎介总觉得小塚的说法暧昧不明，或许他已从木内这个人身上嗅到了什么也说不定。

他心想，大概小塚不想再继续泄漏任何情报。“那么我就先告辞了。”小塚说完之后便从慎介住处离开。



下午三点过后，慎介跨上脚踏车出外用餐。他骑到门前仲町一家自己时常光顾的天井屋吃迟来的午餐。他还是第一次独自到这间店来，因为他以前总是和成美一起去。

离开天井屋之后，他脑中闪过一个念头，便把双手分别插进斜纹棉裤两侧的口袋。两只手分别握住东西。一拔出手，两手都抓着手机。左手是黑色的，右手则是银色的。他把银色的放回口袋。

黑色手机是慎介的手机。他要用这支手机试拨成美的电话，不过他猜想电话九成九不会接通。

他料中了。听到的是一如往常语音信箱留言说明，说明对方目前在无法接听的地方，或是对

方关掉手机电源。慎介立即挂断电话，接着当场便删除手机里记录的成美电话号码。

慎介感觉有些落寞，不过也仅只如此。他对这件事下定决心之后，心里也感到愉快，决定以后不再思考成美的事。

然后慎介把黑色手机放入裤袋，再从右边裤袋掏出银色手机。这当然不是他的手机。

这支手机是几天前自称琉璃子的女人留下来的。那天晚上慎介把她的手机带回来，等待手机铃响直到天亮。他不认为是琉璃子不留神忘记带走，而解释成是她留下了联络方式。

不过，从那天至今他过了好几天，手机却从来没有响过，她本人也没到店里去。但慎介依然相信那支手机是与她保持联络的唯一方式，所以他昨天到便利商店购买充电器，好让那支手机维持能随时通话的状态。如果手机电池没电，就会切断好不容易才得来的联络方式。

慎介一回想起那天夜里发生的事，下体至今还会有疼痛感，而且几乎又要勃起。慎介不禁陷入幻想，想象她以嘴对嘴方式喂他喝下的鸡尾

酒，那味道在口中扩散，身体逐渐发热。瑠璃子柔软的嘴唇、光滑的肌肤，以及进入她体内的快感，这些回忆犹如篆刻般深深地刻入慎介的身体。

慎介想见瑠璃子。他殷切地期盼着，可是却没有其他方法。

她留下的手机，只记录了一组电话号码。但即便拨打这个号码，也不知能不能找得到她。

慎介操作手机找出了那组号码，然后按下拨号键，把手机贴近耳朵。他的心脏剧烈跳动起来。

铃声响起，响了第三次、四次，第五次响到一半，似乎接通了。“您好……让您特地打来真是抱歉，现在我无法接听。请在哔一声后留下您的姓名、联络事项与电话号码，之后我再回电给您。”

慎介在听到哔声前就切断了通话。

他已经不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语音信箱的应答语。从知道手机里记录的那组电话号码时起，他就立刻拨过了。之后不论打几次，总是转到这个



语音信箱的应答语。

实际上，在慎介第二次拨打时，他曾经留言：“我是‘茗荷’的雨村，请与我联络。”虽然不知道她记不记得“雨村”这个姓氏，但只要听到“茗荷”就应该会知道是谁。

问题在于瑠璃子究竟听了他的留言没有。因为慎介听到的语音信箱应答语，似乎不是瑠璃子的声音。慎介对于自己的听力颇具自信，如果是同一个人他绝对会听得出来。

纪录的电话号码大概是另一个人的电话号码。如果是这样的话，收到陌生男子的留言，电话号码的主人应该会感到害怕吧。这么一想，打第三次时起他就再也没留言了。

可是为什么老是无人接听呢——

这件事情也很让人匪夷所思。对于慎介来说，即使接听电话的人不是瑠璃子也无妨。因为那支手机记录起来的号码，号码的主人一定认识瑠璃子。虽然或多或少会让对方起疑，但随便编个理由，应该就能问出瑠璃子的联络方式。

然而，对方不接电话慎介就束手无策了。

慎介把电话放回裤袋里，跨上了脚踏车，往自己住的大楼方向踩下脚踏板。

在他骑车时忽然想起一件事。于是虽然已经接近自己的住处，他也没有减慢脚踏车的速度，就这样笔直前进。不久之后，他抵达葛西桥道，交通号志灯亮起红灯。这是他第一次刹车停了下来。

他趁着等待红绿灯时拿出皮夹，皮夹里放了一张便条纸。

木内春彦 中央区日本桥滨町2—xGarden Palace505

这是前几天江岛告知慎介木内春彦的联络方式时，他随手写在便条纸上的字。

他并没有打算要与木内见面。纯粹是一时兴起，想看看木内住在什么地方。去岸中住的地方也是一样，当慎介对某人感到在意时，便会想去看看那个人的住处。这或许是一种怪癖，他总觉得见到对方的住处，应该就可以了解对方是个怎样的人，当然这不过只是他自己这么“觉得”罢

了。

当慎介知道车祸与两辆车有关时，有一件事令他感到不可思议。为什么岸中玲二只攻击他呢？如果是要为老婆复仇，照理应该也会向木内报复才对。难道岸中认为他是那场车祸直接肇事者，所以要负起全部的责任吗？

再加上他很在意小塚说的话。小塚说木内很“奇特”，究竟又是怎么回事？

交通号志转成绿灯之后，他再度骑起脚踏车，穿越葛西桥道，笔直地朝北方前进。虽然经过好几个红绿灯，即使是红灯他也直接闯过去，幸好没有车子冲过来。

在清洲桥道左转往西前进。跨过清洲桥，再越过新大桥道，就是日本桥滨町二丁目了。

Garden Palace建在滨町公园正前方，整栋建筑差不多有七层楼高，这栋大楼的外墙有种金属的质感，隔着滨町公园可以看见位于对面的明治座剧场。

慎介将脚踏车停放在路上，走进大楼。进去之后右侧是管理员室，左侧则有一扇自动玻璃

门。玻璃门对面则是会让人误以为是饭店大厅的门廊。

管理员室有一名身着制服的白发男人，低着头不知在写些什么，因为感觉到有人的视线盯着他看而抬起了头。

慎介摆出若无其事的态度走了进去。进到大楼内，看到某个角落邮箱并排着，位置正好是周围看不到的死角。

他找到号码是五〇五的信箱。信箱上没有名牌。

慎介偷偷地用手指伸进投递口。今天的早报还没取走，邮件放在早报上，手稍微伸进去似乎就拿得到。

他确认没有被任何人看到后，把手指深深伸进投递口内。当指尖碰触到邮件，他以食指和中指夹住，小心翼翼地将邮件抽了出来。

收获是二封白色信封的信件以及三张明信片。慎介匆匆看遍一轮，所有的明信片都是DM。只不过内容令人目瞪口呆。全都是高级的男装店或饰品店寄来的，尽是一些不会寄到慎介邮

箱里的明信片。

慎介看到二封信封的寄件人栏后，不由得大吃一惊。两封信上写的都是银座知名俱乐部名称，是每个在银座工作的人一定知道的超高级俱乐部。

里面大概是付款通知单。由于是寄到自宅，多半不是招待客人才去那里。慎介透过光线想窥看信件内容，但果然还是什么都看不到。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江岛说木内春彦只不过是是个小职员。这种不景气的时代，居然有普通上班族能在高级的店家购物，并且在高级俱乐部进出，真是令人难以想象。当然，这世界上什么人都有。如果只因为对方是个上班族，就断定对方的经济情况不佳，这样未免也太过轻率。然而，木内春彦一年多之前才引发死亡车祸。按照常理，他在公司里的立场应该不太妙才对。

由于在这里待太久管理人可能会起疑，于是慎介把邮件放回原处，走向玄关。管理员室的门开着，管理员正好走出来。这个满头白发的男人手拿着扫帚和畚箕，他瞥了慎介一眼，大概是误

解慎介的身份，还说了声“辛苦了”。

到了晚上，慎介拨了一通电话，打给之前在“Sirius”的同事冈部义幸。

“真难得呢。”冈部知道是慎介打电话来后诧异地说道。

“我有事拜托你。”

慎介说完，顿时陷入沉默。冈部摆明了抱有戒心。他从以前开始就是个沉默寡言、观察力过人，第六感敏锐的男人。

“如果是很棘手的事情就饶了我吧！”冈部说。讨厌的事情就会清楚说出来，也是这个男人的特征。

“抱歉，可能真的有点棘手。”慎介老实地说。

冈部在电话的另一端叹了一口气。

“总之我先听听看，怎么了？”

“你以前说过你认识在‘水镜’工作的人吧。”

“‘水镜’？啊，有是有……”

“水镜”是寄付款通知单给木内春彦的两家店之一。

“记得你说他是负责舞台工作的人吧？”

“没错，有什么事吗？”

“可以介绍那个人给我吗？”

冈部再度沉默以对。这次沉默的时间比之前更长。

过了一会儿，冈部以低沉的声音说。“你有什么阴谋？”

“我哪有什么阴谋呀？”慎介的声音含着笑意。

“不，最近的你很奇怪。不但质问由佳小姐一些怪问题，又去为难江岛先生。”

看来在吧台工作的冈部，把慎介在“Sirius”的各种打探行为尽收眼底。他果然是个精明的男人。

“这是有原因的。”慎介说。“我想你从江岛先生那里听说过了。自从发生那件事情以来，我大脑的记忆有点奇怪。我想靠自己的力量弄清楚，所以才会到处问不同的人事情。”

“这点我知道，我也明白你的想法。可是江岛先生跟我说，叫我不要理会你，现在你的精神

状态不太安定，不能随便刺激你。”

“如果照这样下去，精神状态一辈子也安定不下来。喂，拜托你。帮帮我啦。”

冈部又闭上了嘴，不过也不是完全不吭声，他的低声呻吟透过电话传了过来。

“为什么希望我介绍‘水镜’的服务生给你呢？”冈部问。

“想打听某个时常光顾那间店的客人。”

冈部重重地吐了一口气。

“雨村，你也是知道的吧。以酒吧维生的人，不能随意泄漏客人的资讯，即便是同业也一样。”

“所以我也只能千拜托万拜托了。只要你帮我介绍，我会好好向那个人说明，不会造成你的麻烦。”

“有可能吗？看看最近的你就知道了，你绝对会把对方惹毛的，绝对会。”

“没问题的，我保证。”

“这种话不可靠。”冈部清楚宣告。



这次轮到慎介陷入沉默。他思忖着如何能说服冈部。

“喂！”他说，“拜托啦。”

“不要再勉强我了。”

“我也曾经为你勉强过自己呀。”

这句话似乎效果不小。冈部顿时语塞。

冈部也明白慎介指的是哪件事。数年前，冈部身上背了大笔负债，为了偿债，他盗卖“Sirius”采购的酒，只有慎介发觉这件事。慎介为了不让这件事露馅，协助他篡改估价单和账簿之后，劝冈部与江岛商量负债的事。成果便是冈部高利贷方面的负债解决了，而且盗卖这件事也没被揭穿。

“你这是在威胁我吗？”

“不是。”慎介随即否定。“我也不想去挖出那些陈年往事。只是希望你能够明白，我可是真的拼了老命。”

冈部又低声呻吟。

“我知道了啦。”他放弃了。“我会试试看。”

“不好意思。”

“只不过，我拒绝替你介绍，我会帮你问，这样比较不会被怀疑，可以吧？”

“可以，也只能这么做了。”已经无法再继续勉强冈部。

慎介说他想了解木内春彦这名顾客，在哪间公司上班、从事什么职务、通常和谁到店里去、最近的样子奇不奇怪。只要能问出任何和木内有关的事，不论什么事情都可以。

冈部表示自己虽然不太愿意，仍会努力试试，然后挂断了电话。

在那天夜里，冈部就回拨电话给慎介。星期六也是“水镜”的休息日，比较容易逮个正着。

“木内这名客人确实时常到‘水镜’去，频繁的时候是一周二、三次，通常是一周一次。”冈部的口吻比刚才柔和，慎介对此感到不可思议。冈部接着说。“老实说，我问他认不认识木内这个客人时，没想到他轻易地就告诉我很多事情。看样子，那名称做木内的人，算是个相当奇特的客人，在银座好几间店都小有名气。”

“是个怪人吗？”

“不是这个意思。他的真面目不为人知，先说知道的部分好了。首先，他任职的公司是帝都建设，职位不明。年龄大约三十岁上下，所以应该是一般职员。多半独自一人去喝酒，不过，偶尔也会带朋友去，这时候也都是木内付账。”

“所以他并不是去招待客人啰。”

“没错。一个晚上账单超过二十万元也是稀松平常。”

“那钱从哪来呢？”

“帝都建设也不是大公司，即便薪水再优渥，一晚花二十万元谈何容易？然而他账单却从未迟缴过。所以对于酒店来说，他可说是一名贵客。”

慎介心想这也是当然的，如果有这种客人光顾“茗荷”，妈妈桑千都子大概会喜极而泣吧。

“不过听说他们也是忧喜参半。当那个叫做木内的客人前来时，之前是常客的帝都建设高级干部，顿时全都不见踪影，导致店内大大亏损。”

“他们是因为不想到一般职员也去的店里喝酒吗？”

“店家也只能这么解释了吧，只不过似乎没人接受。”

“嗯。”慎介愈听愈觉得奇怪。“木内从何时开始到‘水镜’去的呢？”

“听说是在半年前左右。”

车祸毕竟都经过一年多了。尽管如此，引发死亡车祸的人，有办法这样花天酒地吗？

“他本人有提及自己可以这么挥霍的原因吗？”

“这部分好像没提到。有好几次酒店小姐都开玩笑似地问他哪来的钱花天酒地，结果听说他很不高兴地说：‘这和你们无关。’”

慎介发出了不知该说什么的哀鸣。他完全搞不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问出来的就只有这些了。我跟你讲白一点，因为木内是很特殊的客人，对方才当成笑话说给我听，你别再拜托我同样的事了。”冈部说道。此时从声音听起来感觉他有点发火。



隔天是星期日，慎介骑着脚踏车再度前往木内春彦居住的大楼。

他下了一个决心，不只是单纯调查木内而已，他今天要试着跟本人见上一面。

昨晚从冈部那里得到的情报在脑里盘旋。就导致岸中美菜绘死亡这一点，木内明明与慎介同罪，但他却没为这件事所苦，过着和慎介完全两样的奢靡生活，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呢？慎介想知道内情，他对岸中玲二完全没对木内动手感到不平衡。他能理解岸中想为妻子报仇的心情，却无法接受对方只把怨恨发泄在他身上。

总之，慎介认为自己必须和木内谈谈车祸的事。虽然江岛叫他不要接近木内，但就这么置之不理，他实在无法接受。

慎介抵达滨町公园，将脚踏车放在跟昨天同样的地方，走进大楼。管理员正好在玄关前用绳子捆绑旧纸箱，大概要拿去回收吧。

他站在自动玻璃门前，看着安装在墙壁上的门铃对讲机，上面并排着有如以前电子计算机上的按键。他做了一个深呼吸，按下五、〇、五。显示面板上出现这几个数字。接着，他将手指伸向呼叫钮。

慎介假想着对方回应时的情形，在脑中反复背诵问候语。被对方当做可疑人物也无可奈何，但起码得让对方不对自己抱持敌意。

门铃对讲机上的扩音器毫无回应。慎介尝试着再按了一次，结果依旧相同。

“你有事找木内先生吗？”身后传来声音。管理员站在慎介背后。

是，慎介回答。

“大概不在家吧。那个人大半都不在家里。”

“这样吗？”

“经常有包裹寄过来，但是星期六、日多半都会先寄放在我那里。可是平日看他却又游手好

闲的。虽然我不知道他是做什么工作的啦。”

真是个长舌的管理员，大概是太无聊了吧。

“木内先生住在这栋大楼很久了吗？”

“不、不太久。差不多一年多一点吧。”

一年多以前——换句话说，是在车祸过后没多久。

“他自己一个人住吗？”

“我记得是。起初听说是新婚夫妻要住，结果只有一个人，然后就一直住到现在了。”

“新婚夫妻？本来预定要结婚吗？”

“好像不是吧，我也不甚清楚。”管理员歪着头走进管理员室。

慎介骑着脚踏车离开木内住的大楼。虽然对见不到木内本人很失望，另一方面也庆幸自己没有一时冲动与他见面。木内这一号人物身上有太多让人费解之处，这些与之前的车祸是否无关还不清楚。不过，慎介根本不认为那场死亡车祸对他现在的生活没有任何影响。

无论如何都希望能多少收集到一些有关木内的情报。



在他行径清洲桥道的当头，他想到另一件事。慎介在脑中反刍着小塚刑警说过的话。有好几个地方都让他感到介意。

慎介一口气骑到木场，看到一间熟悉的加油站，加油站背面便是岸中居住的公寓。

他把脚踏车停在暗黄色建筑物前。位置、外观、年份——全都跟木内的大楼大相径庭。在受害者方面，夫妇二人都已经不在世上，肇事者却过着奢靡的生活。慎介自己虽是另一个加害人，对于这个事实也感到复杂与矛盾。

和之前来的时候相同，管理员室今天也没有人在。这里和Garden Palace不同，而且也没有电梯。

他爬楼梯来到二楼，二〇二室是岸中的房间，慎介先在稍远的距离眺望那间房子，看起来不像有人住在里面。不晓得里面的东西做了什么处理，但大概尚未出租吧。

慎介走到二〇二室前，然后转头看看两边的邻居。据小塚所说，住在岸中房间隔壁的高中生目击到有女人从岸中家离开。所谓的隔壁，到底

是哪一边呢，从楼梯的方向看去，是二〇二室后面的二〇一室呢？抑或是前面的二〇三室呢？

他首先站在二〇三室前面。上面没有挂门牌。

正当慎介要按下门铃时，他的背后传来声音。二〇一号室的门打开了。差点就按下门铃的慎介连忙把手抽了回去。

一名身着丧服的女性从二〇一室走了出来，年龄约莫是四十五岁左右。

“老公，再不快一点要迟到了。”她朝着房里大喊。

一个应该是她丈夫的肥胖男子从二〇一室里出现。他也身穿黑色丧服，领带也是黑色的。脖子后方有一大坨肥肉。

“喂，纯一，门就交给你锁啰。”男人说。二〇一室随之传出回答声，虽然听不清楚内容如何，不过确实是过了变声期少年的声音。

那对身穿丧服的夫妇向慎介点头行礼之后，从他身旁经过，朝楼梯口走去。

在看不见夫妇的身影后，慎介移动至二〇一室前面。那里挂着门牌，上面写着堀田。

慎介按下门铃。他已经决定好对方应门时该如何应对。

数秒之后，门扉开启了，少年的脸从门缝后方露了出来。他看上去个性刚强，大概是高中二年级左右的青年吧。慎介确信自己遇到了想见的人。

“你是堀田纯一同学吧？”慎介把刚才听到的名字与门牌上的姓氏组合起来后问道。

少年以狐疑的眼神瞥了慎介一眼，微微点了点头。“是我没错。”

“关于先前的那件事，我想要问得稍微详细一些。就是你说你在发现隔壁岸中先生尸体之前，目击到女人的那件事。”

少年听到慎介的话后，表情明显大变，脸上唰地失去血色，脸颊僵硬了起来。

“关于那件事情，我应该已经说过好几次了吧。”他转过脸说。

“我想再问一次。再一次就好。以后不会再问了。”

慎介刻意使用让少年误认他是刑警的说词。万一最后无计可施，还可以使用谎称自己是刑警的这个手段，不过考虑到未来有可能会被揭穿，还是尽可能地以不清楚说明身份的方式提出问题。

“反正你们又不相信最关键的部分。”少年说。

“噢，哪个部分？”

少年没有回答，就这样把脸转到一旁，侧脸上显露出这个年龄特有的叛逆。

“根据你的说法……”慎介说。“当你在晚上回家的时候，你看到一名女性从岸中房间走出来。你确定是从房间走出来吗？你看到她打开门出来的那一瞬间吗？”

少年咬着拇指的指甲，似乎不太想回答。

“难道你已经忘记了吗？那就表示你不是记得很清楚嘛。”慎介稍微使用了激将法。

少年直盯着拇指指尖，不假思索地说。“门打开了啊……然后……就出来了。”

“女人出来了吗？”

少年不耐烦地微微点头，看都不看慎介一眼。

“所以那个女人应该也看到你了吧？”

“没看到啦。”

“为什么？”

“隔壁的门打开时，我在那个地方。”少年说完，指着慎介站着的地方。“我正在找钥匙，门就忽然打开了。然后那个女人走了出来，但是没有看我这边，很快就往楼梯口方向迅速走掉了。”

慎介凝视着二〇一室。从那里出来之后，如果笔直地往楼梯口走过去，确实很有可能没看见少年的身影。

“那个女人的神色呢？很匆忙吗？或者看起来很害怕之类的？”

对于慎介的质问，少年摇了摇头。

“我不太清楚。毕竟……我只看到一瞬间而已。”

“一瞬间？”

“我就说过好几次了呀。我当时吓了一跳，脑子里一片空白，有好一阵子身体都动不了……”

慎介到了此刻才初次发觉。

少年的身体正在颤抖，脸色铁青，视线瞪视着半空中。

“发生什么事了？”慎介问。“为什么你吓了一跳？你说你脑子里一片空白，为什么会这样？”

少年总算把视线移到慎介身上，他的眼球布满血丝。

“你不是听过谁提起我说了的事了？”

“呃……听是听过。可是内容没听那么详细，所以才来向你确认。”

“这样子啊……？”

“告诉我吧。为什么你看到那个女人会那么惊讶？”

少年却摇了摇头。

“够了。反正你们一定不会相信我的。所以我之前才会一直保持沉默，因为最后只会被当成笨蛋罢了。”

少年没穿鞋就走到了换穿鞋子的地方，打算把门关上。慎介慌慌张张地伸手进去阻止他。

“把你的手拿开！”少年说。

“告诉我。我相信你。”

“每个人都是这么说的。我会相信你，跟我说那件事……可是却没有一个家伙愿意真的相信我，每个家伙都在我讲到一半就笑了出来。”

少年的声音急躁。看来他不只告诉刑警，也对其他人说了。他究竟见到什么了？为什么每个人都不相信呢？

“要是我笑出来的话，你可以揍我。”慎介说。“所以请告诉我。”

少年露出诧异的眼神，同时抓着门把的手也放了下来。慎介没放过这个机会，再度把门开得大大的，从门缝钻入室内。

“告诉我，为什么你看到那个女人会那么吃惊？”

少年的目光一度向下。过了几秒之后，眼神重新落在慎介身上，双眸透出的纯真光辉，说明他绝会说谎。

“她是我认识的人。”

“那个女人吗？”慎介惊愕地问。

少年点了点头。

“是谁？”

少年舔了舔嘴唇，犹豫了一下后，开口说道。

“是他太太。”

“咦？”

“是岸中先生的……太太，我跟她很熟。”



慎介意识到不妙时，早就为时已晚。他的袖子勾到古典酒杯，酒杯掉到地上。随着清脆的碎裂声响起，细小的玻璃碎片飞溅而出。

“抱歉！”吧台与坐席上的客人吓了一跳，纷纷转过头来。慎介向他们道歉，拿起扫帚和畚箕开始扫地。他从眼角瞥见千都子紧蹙眉头。

过了一会儿之后，千都子从后面走近他的身旁。

“怎么了？我老觉得小慎你今天怪怪的。刚刚也把客人点的东西弄错了……发生什么事了吗？”

“不，没什么事。”慎介拿着冰钻碎冰，摇了摇头。“对不起，今天的注意力有点不集中。”

“振作一点！”千都子拍了他的背一下，又回到客人等待的座位上。

慎介暗自叹了一口气，他很清楚自己无法集中精神的原因。

昨天到岸中玲二的公寓时打听到的事，在他脑海里挥之不去。

住在岸中家隔壁的高中生，说他看到了岸中美菜绘，而且时间是在岸中玲二尸体被发现的前天夜里。

慎介对他说，怎么可能有这种蠢事发生。结果高中生堀田纯一对他怒目而视。

“看吧，我就说吧。你果然不相信我。你说过如果你笑出来，我就可以揍你吧？”

面对来势汹汹的少年，慎介不由得往后撤退。少年的表情看起来不像在说谎。

慎介试着问那名少年是不是认错人了。

“绝对没有。虽然我只看了她一眼，但我很肯定就是那个人没错。不但发型相同，身上穿着浅蓝色的洋装，那件衣服我看过好几次了。”

堀田纯一当然知道岸中美菜绘已经死亡。

“所以我才很害怕，不敢跟别人说。说出来大家一定不会相信的。可是你要相信我！那个人真的是隔壁家的太太，一年前死掉的那位太太！”

堀田纯一严肃的神情烙印在慎介眼里，而且他所感受到的恐怖，也直接传达到慎介身上。

慎介认为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岸中美菜绘死亡的事实无庸质疑，已经死掉的人不可能再复活。

于是他做了一个假设，该不会是岸中美菜绘有个双胞胎妹妹，而那位女性正好拜访了岸中玲二家呢？这个假设虽有可能成立，但美菜绘大概没有双胞胎姐妹吧。如果有的话，小塚刑警听完堀田纯一的话以后，应该会去调查那个姐姐或妹妹才对。然而，小塚刑警对堀田纯一见到神似美菜绘的人物这件事，只是斥为无稽之谈而已。

所以……是幽灵吗？

慎介的背脊顿时发凉，不由得摇了摇头，像是要否定那种不详的想法。霎时，他拿着冰钻的

手颤抖了起来。因为他差一点就不是朝着冰块，而是朝自己的左右刺下。

过了十二点之后，电话铃声响起。慎介飞快地拿起话筒。

“久等了，这里是‘茗荷’。”

“雨村吗？是我，冈部。”电话那头传来刻意压低的嗓音。

慎介朝千都子瞥了一眼，确认她和客人聊得很熟络之后，随即转身以藏住电话。

“怎么了？你打电话过来还真难得。”

“打给你也没什么要紧的，只是我觉得最好还是通知你一下。”冈部的话里别具深意。

“还真令人在意啊。发生什么事了吗？”

“你不是想打听那个叫木内的男人的事吗？那个男人，待会就会过来了。”

“去‘Sirius’吗？”

“嗯。”

“为什么？”

“我那个朋友告诉我，木内今晚去了‘水镜’，问他哪间店可以喝到正统的鸡尾酒。那家

伙想起前天我问过他有关木内的事，于是就回答他‘Sirius’是不错的店。所以那家伙刚才问我店里有没有座位。大概再过三十分钟左右，木内就会出现店里了。”

“这样呀。”

慎介看着时钟。在脑中计算着。“Sirius”打烊的时间是二点。如果现在加快脚步的话，十分钟就可以到达那里。

“我要说的就是这些。”冈部正要挂断电话。

“啊，等一下。今天江岛先生在吗？”

“今晚不会来，他今天为了在大阪开店的事去谈生意了。”

“是吗。江岛先生不在吗……”

“雨村，你要来吗？”

“或许会去。”

“这倒是没差啦，可是别引起奇怪的骚动。如果江岛先生知道了，我可是会被他骂的。”

“我知道。不好意思，还让你特地打电话来。”慎介道谢后挂断电话。

千都子仍在跟客人聊天，但大概感觉到慎介直盯着她看的视线，便转头看他。他微微举起一只手。

先失陪一下，千都子跟客人打过招呼后走了过来。

“抱歉，妈妈桑。我现在可以早点离开吗？”

“现在？”千都子皱起眉头。

“刑警打电话来，说有事情要马上问我。”

“刑警先生吗？可是那个案件不是已经解决了吗？”

“好像还没。我如果不过去的话，他说要过来这里。”

她听到慎介的话，脸色大变，频频摇着手。

“这样子就麻烦了，客人会觉得奇怪的。我知道了，我会自己收拾店里。”

“真是不好意思。”慎介鞠了个躬。

“可是，那个案件拖得还真久。既然犯人都已经死了，案件就该结案了吧？”千都子蹙起眉头。

“是啊，我也想要快点落得轻松啊。”慎介说道。刑警要来找他问话是撒了谎，不过想要落得轻松倒是真心话。

慎介在凌晨一点出头抵达“Sirius”。他打开门之后，先往吧台的方向看了过去，与正在摇动摇酒杯的冈部目光相对接着便默默地坐在高脚椅上。

“给我莱姆伏特加。”慎介说。

冈部点了点头，视线落向店内深处，他透过眼神告诉慎介就是那个家伙。

慎介扭转身躯，若无其事地往那个方向看去。最深处的桌子坐着男女各两人，女人看起来像是酒店小姐，多半是从“水镜”带来的吧，两个男人看起来都不到三十岁。坐在靠慎介这一侧的男人戴着眼镜，发型中规中矩，全身散发业务员的气息。他跟对方女性滔滔不绝，逗得她眉开眼笑。相反地，里面的男人仅是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他说是为了喝到正统的鸡尾酒才来“Sirius”，但慎介却看不出来他在享受这酒。不过，慎介认为这个面露不悦的男人应该就是木内

春彦。

冈部将盛着莱姆伏特加的酒杯放在慎介面前，以锐利目光警告他不准做出奇怪的举动。

慎介也没打算莽撞地走到木内坐的那一桌直接找他搭话。他想先观察木内这个男人，亲眼见识他是怎样的一号人物。

慎介看着看着，顿时觉得自己似乎在哪里见过这个人，试着回想之后，觉得应该是在交通法庭上见过他，两人分别作为对方的证人而坐在证人席上。除此以外，当然也有可能在别的地方见过他。木内反而可能更对他感到面熟。

当慎介左思右想时，木内忽然从位子上站了起来，似乎是要去洗手间。这间酒吧里面没有洗手间，他得暂时离开走到外面。应该是有谁告诉木内这件事，所以他笔直地朝门的方向走去。

慎介刻意低下了头。木内从他身后经过。慎介放下莱姆伏特加的酒杯也跟着起身。

“雨村！”冈部从吧台内喊他。

没问题的——慎介对他使了个眼神，也开门走了出去。



洗手间在电梯旁。慎介在走廊上吸着烟，等着木内出来。窗户敞开着，看得见黯淡无光的夜空，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不过，视线稍微向下，便可看见亮丽的霓虹灯光。

木内春彦走出洗手间。他两手插进西装裤口袋，穷极无聊似地歪斜嘴角，丝毫没有喝醉的迹象。

木内瞥了一眼慎介的脸，慎介也直视回去。木内旋即别开目光，经过他的面前，前进的速度稍微加快了一些。

但是木内的脚步停了下来。停顿一下后，缓缓地转过头来，重新打量慎介的脸。

“你，莫非是……”木内说。

“我是雨村。”慎介回答。

“雨村。”木内犹如朗读书本般念了一遍后，点了点头。“对。是这个姓氏没错，我记得这个特别的姓。”

“你似乎还记得我。”

“这是当然的吧。”木内耸了耸肩。“你也来这家店吗？”

“嗯，我坐在吧台。刚才看到木内先生，所以才在这里等你。”

“这样呀？真是巧，这世界真小。”木内叹了口气。“那么，你特地在这里等我有何事吗？我想我们彼此都不会想念对方吧。”

“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你。”

“事到如今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在几个星期之前被人袭击，三更半夜时突然有人拿棒子从背后攻击我，那个犯人叫岸中玲二。当然你也认识吧？”

“啊？”木内半张着口，点了好几次头。“这么说来，刑警曾经来找我，说完这件事后就回去了。”

“我认为岸中大概是为了报仇才攻击我，因为是我造成他太太的死亡。可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有件事我没办法接受。”

“为什么没攻击另一名肇事者木内春彦呢？……我说的没错吧？”木内这么说完之后露齿而笑。

慎介点了点头。

“刑警也问过我这件事了，‘你认为原因是什么呢？’诸如此类的问题。不知道——我是这么回答的。我真的不知道，所以我也莫可奈何。或许岸中先生认为你应该负车祸的主要责任，他太太之所以会死都是因为你，也只剩下这种可能了。”

“尽管如此，他完全没跟你接触未免也太让人费解了吧？”

“你问我这种问题我也很困扰。攻击你的人又不是我，是岸中先生。”木内转过身朝“Sirius”走去。

慎介慌张地追在他身后。

“木内先生，你现在工作如何呢？”

“工作？工作怎样？”

“你平日不是都待在自己家里吗？不去公司上班没关系吗？”

木内听到慎介的质问，停下脚步。

“到底是谁告诉你这种事的？”

“是谁说的不重要吧，请你回答我的问题。”

木内叹了一口气，露出厌烦透顶的表情。

“如果你在我家大楼附近四处打听，那我只能说你真的太闲了。我们公司工作时间很弹性，平日的白天可以待在家里。”

“白天待在家里，晚上去银座。你到底做什么工作呢？”

“我告诉你，像你这样问个没完就叫做多管闲事。”木内说完后，再次准备迈步离开。

“你曾经回想起车祸的事吗？”

“当然有。可是就没有什么犯了罪的感觉啊，你应该也是这么觉得吧。”

“你去过岸中玲二住的公寓吗？”

“没去过。”木内冷淡地回答，连看都不看慎介一眼。

二人来到店门口，木内把手放在门把上。

“幽灵呢？”慎介试探着问道。

木内停下动作。转身看向慎介的脸上，眼睛有点充血。

“你说什么？”木内反问。

“幽灵呢？”慎介再说了一次。他感觉木内的反应有点不寻常。“你看过岸中美菜绘的幽灵吗？”

木内的脸上露出震惊、迷惘和不安，他的脸极度地扭曲，过了半晌他才摇了摇头。

“你说的话真是匪夷所思。”

“你应该知道幽灵这件事吧？”慎介纠缠不休地追问。他的目的是诱使木内说出真相。

“我完全不知道，你脑袋有问题吗？”木内开门走进店内。慎介也跟在他身后。

木内面露不悦之色回到自己坐的桌子。他回去得太晚，似乎令同伴们有些怀疑，询问木内去做了什么。木内则是回答用手机和其他女人聊天。酒店小姐们便装作自己因妒忌而愤怒的样子。

慎介回到原本的座位，喝了一口莱姆伏特加。伏特加已经完全变温，于是他又向冈部再点了一杯。

冈部把新的莱姆伏特加放在慎介面前，透过眼神询问慎介有没有向对方做了什么怪事。“没有啦，没问题的”慎介以眼神回答。

木内一行人看似要离开了。由木内结账。问他要不要收据，他则回答不需要。

慎介在他们离开后，重重地叹了口气。

“你说那个叫做木内的客人怎么了？”冈部探出身子问道。

“他是之前那场车祸的另一个肇事者。”慎介回答。

“另一个？”冈部露出疑虑的表情。

慎介以其他客人听不见的声音告诉他车祸的大概经过。

“是这么回事呀。我听江岛先生说过，那是一场双重车祸。”

“明明同样身为肇事者，我被人拿着棒子殴打，他却在银座花天酒地。你不觉得未免也差太多了吗？”

“所以你对木内纠缠不休，是想沾沾他身上的好运吗？”

“唔，你要这么说也可以啦。”

慎介回答时，年轻的服务生走近，对冈部耳语。冈部的神色稍稍变得严肃。

“雨村，你差不多该回去了吧。”他压低嗓子。

“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江岛先生跟我联络说他现在要回来了。”

“这就糟了。”慎介连忙起身。江岛要是知道他在这里，恐怕又会被说上几句。万一他跟千都子联络，慎介撒谎早退的事就会露馅了。“那我先走了，之后再跟你结账。”

冈部默默点头。脸上露出“快点走吧！”的表情。

慎介从店里离开，搭电梯下楼，反复咀嚼方才与木内之间的对话。当自己说出幽灵这个词时，对方明显露出狼狈的神色，那是知道某些内情的表情。换句话说，堀田纯一所说的证词是真的，那不是单纯的看错，幽灵确实存在。当然，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像是幽灵的人”。那个人究竟是谁？为什么木内又会知道内情呢？

慎介回想起木内说的话里面，还有另外一点让他耿耿于怀。当他问木内有没有回想起车祸时，木内确实是这么说的。“当然有。可是就没有什么犯了罪的感觉啊。”然后接下来说，“你应该也是这么觉得吧——”。

起初听到时，他并不太在意，觉得木内说的“没有什么犯了罪的感觉”这句话，只是想表达岸中美菜绘又不是他一个人害死的。然而不论车祸的原因有多么复杂，对方的反应还是让慎介百思不得其解。

电梯抵达一楼，慎介离开大厦。由于时间未到两点，路上仍见得到许多喝醉的客人和酒店小姐的身影。

正当慎介前往计程车搭乘处时，他停下了脚步。在刚离开的大厦与隔壁大厦中间的小巷里，他见到两名男子。两个人都背对着他，但从背影可以认出其中一个是木内。另一个人，却不是先前和木内在一起的那些人。

慎介小心翼翼地不让对方发觉，躲在暗处偷看。他吓了一跳。



那个一脸凝重正在与木内交谈的人，绝对是江岛错不了。

为什么江岛先生会与木内——

慎介百思不得其解地从小巷里离开。他不认为江岛和木内是旧识。之前当慎介对江岛说想知道另一个车祸肇事者的名字时，江岛表现出一副不认识木内的样子。

这是怎么回事？慎介正想再次走向小巷子时，手机铃声响起。响的不是他的手机，而是那个自称琉璃子的女人留下的手机响了。

慎介走近人行道尾端，按下了通话键，“喂？”

对方没有回应，不过电话确实通了。对方一直保持沉默。

“喂、喂？——是你吧？请回答啊。”慎介说道。

不久，对方总算出声。“你现在人在哪里？”

是那个声音，带点迷蒙的神秘嗓音。慎介全身血液随即沸腾起来。女人肌肤的触感在脑中复苏。

“我在银座。”他回答。

“银座吗？”琉璃子稍微思考了一下。“好，那你现在过来。”

慎介心里已经期盼听到这句话许久。为此他才会随身携带那支手机。

“我该去哪呢？”

“拦一辆计程车，然后对司机说：到日本桥的环球塔。”

“你说环球塔？是那个巨大的建筑物吗？”

“那个高耸却没品味的建筑物。”琉璃子说。

“四〇一五号房。”

“四〇一五……”慎介心想，也就是说有四十层楼高啰。

“就这样，我等你。”

“啊，等一下……”慎介说完，电话早已挂断。他本来想问对方的电话号码，因为来电并没有显示出号码。

他拦下了一辆计程车，按照琉璃子的吩咐告诉司机。计程车司机知道那栋建筑物在哪里。

“客人，你住在那栋超级豪华的大楼里吗？”司机询问的语气混杂着疑惑与感叹。多半是因为看到慎介身上的打扮，觉得他身为那里的住民，看上去怎么会那么穷酸。

慎介咽不下这口气，便答“是啊！我住四十楼。”

“哇。”中年司机发出了真正的惊叹声。

环球塔是大型建筑公司在日本桥建造的摩天大楼。建筑物有五十层楼以上，好像一共有七百多户。慎介听说价格从数千万至三亿以上不等。

她住在那种地方吗？——毕竟她身上散发非凡的气质，所以慎介认为大有可能。

不久就看到那栋建筑物了，四方形的塔高耸直入夜空，称之为“塔”可说名符其实。周围也有好几栋摩天大楼，这一带让人感觉充满异国风味。

计程车从一般道路驶入大楼内部。通过英国庭园风树丛围绕的车道之后，出现的入口让人误以为是高级饭店。

“感觉好像有服务生之类的人在等着呢。”司机也说。

慎介拿出两张千元钞，也确实地拿回该找的零钱。司机原本认定会拿到小费，脸上不禁露出遗憾之色。

慎介穿越自动门，走入玄关的大厅。左侧有一张类似饭店柜台的长桌，上面放着呼叫铃，按下去大概就会有管理员出来。只称之为管理员似乎不太妥当，应该会是个身穿制服摆着架子的男子。

正面有一扇玻璃门，门的旁边有张大桌子，上面设置了自动门锁对讲机。慎介站在前面，按下四〇一五号键，接着按下呼叫钮。

他原本以为扩音器里会传出瑠璃子的声音，可是扩音器毫无反应，只有旁边的玻璃门迅速打开。

慎介通过了玻璃门。迎面就是大厅，会客用的沙发并排陈列。这样的氛围使人产生一种错觉，似乎会出现唯命是从的服务生。偌大的艺术吊灯悬吊在天花板上。

大厅尽头就是电梯口，电梯一共有八台，两侧各四台面对面并排。慎介未曾见过大楼中竟然有如此多的电梯。

他走入电梯，从一大排并列的触控式按钮中选择了四十号。电梯门重重地关上，悄然无声地往上升，由于移动的过程过于安静，霎时让人不知电梯往上或是往下。

电梯停止时也是寂然无声。慎介之所以知道电梯停下来，是因为电梯门开启了。除此之外，看到外面的景象变化，才能够察觉电梯确实地在移动之中。

慎介走在铺了素净咖啡色地毯的走廊上。这个楼层住户的排列方式呈现口字型，每一户都有一扇厚重的门扉。

他在四〇一五号门前停下了脚步。门旁设有对讲机，他按下了对讲机上的按钮。

果然还是没有应门的声音。慎介站在门外，听到喀嚓一声门锁打开的声音。他原以为接下来会有人从里面将门打开，可是门却丝毫没有移动的迹象。他抓住L型门把，旋转之后顺利地打开

了门。

房内一片漆黑，弥漫着香水味。他定睛凝视之后，发现正前方有一扇对开的门，现在正敞开着，门后看起来像是客厅。

慎介关上玄关的大门，门关上后发出喀嚓一声的金属声响，吓了他一大跳。他试图再把门打开，但门却完全锁上了，一动也不动。

我被关起来了？

正当慎介这么想时，从某处传来钢琴弹奏的声音。他脱掉鞋子走了进去，声音是从左侧传过来的。

慎介循着琴声经过走廊，途中在墙上找到状似电灯开关的物体，他试着按了下去，却没有出现任何变化。

走廊另一端有一扇门，声音听起来是从门内传出的，他把门打了开来。

那里是卧房，大概有十五个榻榻米大小，房间正中央摆了一张加大尺寸的床，里头几乎没有其他家具，只摆了一张床头柜。

有一个女人躺在床上。她身上穿着的衣物，不知是洋装或是衬衣，其实看起来也没有太大的差异，虽然光线昏暗看不清楚，但似乎是红色的。她上半身坐起，凝视着慎介的方向，手上拿着像是电视或录影机的遥控器。

“你总算抵达终点了呢。”她说。

“这里是你的住处吗？”慎介往前迈出一步。

瑠璃子拿着遥控器对着床头柜的方向，按下了某个按钮。于是琴声随之停止。慎介看着自己正上方，发现喇叭就安装在墙壁上。

她在床上扭曲身体，衣物发出了细微的摩擦声。裙子下摆大大卷起，在昏暗中露出白皙的大腿。

“你想见我吗？”她问。

“你呢？”慎介反问。

“不知道耶，我到底想不想呢？”女人迅速朝他伸出一只手。

慎介走近床边，绒毛地毯吸收了他的脚步声。他伸出手触碰女人的指尖。

“我想见你，真的想死你了。”慎介和她十指交缠。



瑠璃子身上穿的不是衬衣而是洋装。在慎介褪去她的衣服就知道了，不过洋装底下什么也没穿。

瑠璃子维持骑乘位，吸吮着慎介的阴茎，雪白胴躯如蛇般蜷曲。她的腰身纤瘦，胸部丰满，白皙的乳房如软体动物般蠕动。慎介不断揉搓她的乳房，轻捏着她的乳头，紧搂着她的纤腰，猛力进入她的下体。随着慎介每一次的冲刺，瑠璃子的背大大地弓起，飘逸的长发随之飞扬。

瑠璃子昂起了头，尖削下巴指向天花板，唇瓣微启，娇喘连连。渗出的汗珠在纤细颈项上描绘出好几条线，甚至流到了胸口。

她偶尔会把双手放在慎介胸膛，从上面俯视着他。床头柜微弱的光线映照出她的脸庞，她的

眼神犹如发现猎物的肉食性野兽，潜藏着欲望与企图，粉红色的舌头从口中窥探而出。

慎介尝着让大脑深处麻痹的快感，感觉自己的神经异样敏锐，乃至背部摩擦床单的触感，都会让他性欲高涨。

他的思考能力趋近于零，除了浸淫于鱼水之欢以外，大脑无法思考其他的事，希望这一刻能永远持续下去。

然而——

在快感如浪潮般涌至的时间空隙，某件事掠过他的脑海。

这个女人是谁？

慎介先前也曾思考过琉璃子的真正身份，并且也进行过各种推论。但当下在脑海里奔驰的思绪，却与之前所想的完全不同。

我看过她。

我见过这个女人，以前曾经在哪里见过。不是在“茗荷”，而是在其他地方，而且不是在多久之前，最近两人才见过面而已。

在第一次与这个女人发生关系时，慎介也想过同一件事。这个女人跟某人很像，到底长得像谁呢？

慎介心想，长得很像的说法也不够精准，因为自己之前见过，只是回想不起来。

奇妙的是，为什么瑠璃子最初到店里来的时候，他没有这种想法，到现在才这么想呢？

只不过慎介思索的时间非常短暂，快感漩涡完全将他吞没。过了一会儿，他感觉下体仿佛快喷出岩浆般的物体。慎介试图抑制下来，因为他还不想结束，他想与瑠璃子更紧密地结合。在两股力量微妙保持平衡的短暂时间，简直就令人感到至高无上的幸福。不过他无法持续抑制内在的热力。

慎介发出咆哮声，不断朝瑠璃子的身躯激烈冲刺，全身痉挛，四肢紧绷。

瑠璃子挺直背脊，宛如被温热的棍子穿透身体，她就这样浑身紧绷。

慎介朝着她的下体射精了。

似乎小睡了片刻。慎介回过神时，发现自己躺在床上，一丝不挂。他不觉寒冷，只是萎靡的阴茎略微感到冷风飕飕。

没见到瑠璃子。慎介坐起身子，看到他脱下来乱丢的衣服落在地板上。他按捺着倦怠感，走下床，穿好内裤，套上休闲裤，穿起衬衫，连袜子都穿好了。

“瑠璃子。”他试着呼唤她。他第一次叫她的名字，光是如此就觉得打破了一堵厚实的墙壁。

然而却没有回应。他的呼唤也没传来什么回声，不知消失在何方。空气感觉起来异常干燥。

他听到微弱的声响。于是离开房间穿过走廊。声音来自客厅，是他听惯了的声音。

慎介走进客厅。是个有着二十叠榻榻米大小的宽广空间。

客厅尽头设计了一个小型的家庭吧台。吧台对面，身穿丝质长袍的瑠璃子正将摇酒器中的鸡尾酒注入鸡尾酒杯，刚才听到的便是摇晃摇酒器的声音。

“做法呢？”慎介问。

“白兰地、白兰姆酒、柑橘酒、柠檬汁。”她流畅地回答。

“Between the sheet.....吗？”

“就像那天晚上一样。”

瑠璃子两手各拿一个杯子，她把左手拿的杯子递给他。

慎介接了过去，轻碰她手上的酒杯，响起清脆的碰杯声。接着他咕嘟一口喝下了鸡尾酒。

“如何？”她问。

“和这间房子相同。”慎介回答。

什么意思？她像是发出疑问般偏着头。

“完美，太棒了。”

瑠璃子妖艳地微微一笑，小小声地说了句“谢谢”。看到她的表情，使慎介再次陷入沉思。她到底是谁？这个女人究竟是谁呢？

当鸡尾酒喝到差不多一半时，他把酒杯放在吧台上。

“可以让我参观一下吗？”

“请。”

家庭吧台旁有扇拉门。慎介首先打开那扇门，门后面是厨房加餐厅，呈现U字型的系统厨房，看起来使用方便，喜欢料理的人应该会很开心。但就慎介所见，不管是水槽或是流理台，看来至少在这一、二周内都完全没使用过。

横穿过餐厅来到走廊，回到玄关。靠近玄关的地方有一扇门。他心想应该是另一个房间，于是把手伸向门把，可是旋转门把，却打不开门。仔细一看，尽管是室内的房间，却似乎上锁了。

“那里打不开唷。”慎介找着钥匙孔，从身后传来声音。瑠璃子站在他后面。

“为什么？”慎介问。

“因为锁上了。”

“所以才说为什么要锁上呢？里面放了什么重要的东西吗？”

“天知道，”她歪着头，“为什么呢？”

“我总觉得很在意。不能让我看看里面吗？”

“里面没放什么特别的東西啦。”瑠璃子朝慎介缓缓走近。长睡袍的下摆有些裂开，看得见她

纤细的腰。“不管是哪个人的家，总是有一两个不能给别人看见的东西吧。”

“你这么一说，我更想看了。”

“你还真是孩子气。”她紧贴慎介站着。纤细的手臂环绕着慎介的手臂。“先别管这个，我们到那边去喝鸡尾酒嘛。而且人家也想决定一下之后的事。”

“之后的事？”

“对。重要的事。”

走吧，她说完之后拉着慎介的手。慎介就这么被拉着再次进入了客厅。

宽广的客厅只摆放了生活所需最低限度的家具。引人注意的只有陈列着高级餐具的古董餐具橱、摆在窗边的沙发，以及沙发前的大理石桌而已。

琉璃子领着慎介在沙发上坐下。沙发坐起来很柔软，身体却不至于深陷下去，品质非常的好。大理石桌上放着刚才的鸡尾酒。

她坐在慎介的身旁。

“你喜欢这间房子吗？”她问。

“喜欢啊，这房子非常的棒。”他喝下鸡尾酒，味蕾略感苦味。

“是吗，真是太好了。我还想说万一你不喜欢该怎么办，心里头很担心呢。毕竟你以后都得一直住在这间房子里嘛。”

“一直？”慎介回望琉璃子，“一直是什么意思？”

“就是永远的意思呀。”她的眼神闪闪发亮，不，或许该说是绽放妖艳的光芒，“若是永远这个字眼不存在的话，换成到此为止这种说法也可以。”

“等一下，你是说你希望我住在这里吗？”慎介问道，他仍然露出笑容，把她说的话当成开玩笑。

“我没说‘希望’你住在这里。”琉璃子笑脸盈盈。“而是你‘非得’住在这里不可。这件事早就决定好了，而且是不可违抗的命运。”

“命运啊。是因为你和我被命运之绳系在一块了吗？”



“是啊。而且那条线……”她再次用自己的手指缠绕着慎介的手指，“是绝对不会松开或者断掉的唷。”

“我也感觉到了命运这玩意，我想和你永远在一起。可是在那之前，希望你可以告诉我你的事情。你究竟是谁？为什么会到‘茗荷’来？你为什么要诱惑我？”

她的脸上露出笑容，手拿着酒杯起身。

“为什么想要知道这些事？我是琉璃子啊。除此之外，还有什么需要知道的事吗？”

“你不是也知道我的事吗？知道我在哪里工作。”

“从今晚开始这些事就变得毫无意义了。”

“为什么？”

“不是这样吗？你不会继续在那间廉价酒吧里接待酒客了。与你有关的事情，一切都成为过去了。”

“等一下。不会再接待客人是什么意思？我可没打算辞掉店里的。”

瑠璃子摇了摇头。

“你不会再去看那家店了。不只是那家店，你哪里都不会去，你会一直待在这里，和我在一起。”

“瑠璃子……”

“这样子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吗？”

瑠璃子松开长睡袍的扣子，丝质布料轻飘飘滑落，犹如蛇脱皮般只留下雪白的裸体。

慎介拿着酒杯，凝视着她的胴体，仿佛被五花大绑似地动弹不得。

他心中警铃大作，本能告诉他有危险，只是不知道危险的真实样貌。我到底在害怕什么？为什么想逃走呢——

慎介猛然受到睡魔侵袭，眼皮不由自主地感到沉重。

全身赤裸的瑠璃子来到慎介身旁。只见她脸上挂着笑容，脸部也逐渐模糊不清。

“永远在一起啊。”她在他的耳畔嗫嚅。

慎介觉得自己被她纤细的手臂抱住，眼睛完全闭上。脸颊四周有种柔软的触感，大概是脸颊

碰触到乳房了。

他努力想使自己清醒，硬是撑开如铅般沉重的眼皮，睁眼仰望琉璃子。

她的脸上已失去笑容，面无表情地俯视着慎介，霎时那张脸孔看起来像是人造物。

此时，在慎介渐渐模糊的意识当中，仿佛有物体迸裂开来，像是电线短路似的火花四散，冲击着他的大脑。

他想起来自己在哪见过这个女人了。不，说见过并不正确。他只看过这个女人的脸，而且还是在照片上看到的。

可怕的恐惧感贯穿慎介全身，他感到背脊一股恶寒，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

在此同时，他的意识落入了阴沉沉的黑暗之中。

慎介感到剧烈头痛，突然醒了过来，同时也出现了呕吐感。他无法立刻想起自己到底是在哪里。

首先他看到的是灰色的天花板，上面充满了未曾见过的细小花纹。他降低视线。墙壁是白色的，门扉则是深咖啡色。

他回想起来了。对了，这里是那个叫瑠璃子的女人的房子。二人单独相处的时候，他忽然感到浓厚的疲倦感，就这么睡着了。

慎介瘫躺在床上，身上一丝不挂，连内裤都没穿，只盖着棉被而已。

他感觉左脚脚踝不太对劲。好像被什么物体套在里面。慎介掀开棉被，注视着左脚，不由自主地惊叫出声。

脚上铐着手铐，而且上面还有锁链连接着。慎介从床上一跃而下，试图解开脚踝上的手铐，可是用手根本无法打开。

他试着依循连接手铐的锁链寻找，锁链在床边卷成长长的一大圈，另一端锁在旁边的墙壁上。

别开玩笑了一——

他找起自己的衣服，但床的四周却找不到任何一件他的衣服。他也试着打开衣橱，里面空无一物。他有种不好的预感。

他拖着锁链走了出去，来到了走廊上，锁链拖行在地板上的声响，紧紧跟在他的身后。锁链似乎相当的长。

客厅的门关着，他打开门走进客厅。沙发、桌子、家庭吧台全都与他昏睡前一模一样。只有瑠璃子不见踪影。

客厅里的光线仍旧昏暗。他朝窗户方向看了过去，就知道原因何在。遮光窗帘全紧紧地拉上，那是如电影院布帘般的黑色窗帘，遮光效果绝佳，连一丝的光线也透不进来。所以慎介无法

判断现在究竟是早上或者下午，甚至连是不是已经晚上了都不知道。

慎介走近窗边，想姑且眺望一下窗外的景色。可是就在只剩窗边两公尺左右的距离时，他的左脚无法继续前进。锁链的长度不够长。

他不禁咋了咋舌，只好暂时先回到走廊上去。然后，他朝玄关的大门走近。锁链的长度勉强可以抵达，他打算打开门锁。

然而锁却打不开，完全打不开。

他终于恍然大悟，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虽然不太清楚门锁装置，不过这种锁的构造似乎很特殊，可以远距离操作，却无法直接打开。

慎介开始走回卧房，在途中他发现某间洗手间的门开着，于是朝里面窥伺。洗手间宽广到人可以住在里面。内部有两扇门并排，其中一间是厕所，另一间则大概是浴室。

脚上的锁链发出当啷当啷的声响，慎介走到了里面。正如他所料想的，锁链长度是事先决定好的，要让他能在厕所与浴室出入。

洗手台也如高级饭店般宽敞。全新的牙刷、牙粉、刮胡刀整齐地排列在上面、刮胡膏等用品一应俱全。

慎介离开洗手间后，回到了卧房。他环视室内一圈，想试着找出自己的衣服，他的目光停在床头柜上。上面摆着用盘子装着的三明治、小型咖啡壶和咖啡杯。“这是搞什么啊？”他喃喃自语。接着他大声呐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完全没有人回应，只听到自己的回答。

慎介急奔至窗边。只要是在这个房间内，他都能自由行动。他抓住遮光窗帘，用力打开。

里面却是一堵白色墙壁，窗户被挡住了。

慎介只能站着原地，完全不明所以。

他脚步蹒跚地回到床边，端坐在床上，把头发都抓乱了。

慎介对于自己碰上这种倒霉事感到愤怒。不过，他的大脑其实还被另一个想法占据。在昏迷之前他看着那女人的脸所联想到的事，重新浮现在他脑海里，恐惧感也随之涌上。

慎介想到了某张照片。照片上是岸中玲二制作的人型模特儿，而且那个人型模特儿还是以过世的岸中美菜绘为蓝本制造的。

瑠璃子简直长得和那个人型模特儿一模一样。



慎介躺在床上，不知不觉又睡着了。由于室内一片漆黑，一时之间完全搞不清楚自己的眼睛是睁开或者还闭着。慎介将右手放在眼前，一下握紧一下张开。黑暗之中还是看得见手掌的动作。

他觉得自己没有时间感，同时也没有空间感。无法立即回想自己在哪里，又为什么在这种地方。不过，无庸质疑地，重新回想起目前的状况不需要太多的时间。自己身上竟然会发生这种事，让他完全没有真实感。

然而遗憾的是，不管是自己全裸或者脚踝系着锁链，全都不是在做梦——他被那个谜样女人软禁在这间房子里了。

慎介用手摸索着床头灯的开关。打开开关后，看到放在床头柜上的三明治。他搞不清楚自己肚子饿不饿，但注意到距离上一次用餐已经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他把手伸向火腿三明治，扔进嘴里。表面虽已有些干燥，味道却还不差。他吞下一个后，感到强烈的饥饿感。于是一个接着一个地吞下三明治。当第五个三明治进到腹中时，他从咖啡壶中将咖啡注入杯中。咖啡香窜入鼻腔，他的感觉总算真正觉醒了。

他坐在床上，喝着第二杯咖啡，思索着自己发生了什么事情。

脑中浮现琉璃子的脸。只要一想起，他的全身便起了鸡皮疙瘩。

为什么她长得跟那个人型模特儿，也就是岸中美菜绘一模一样呢？

慎介回想起堀田纯一说的话。纯一在发现岸中玲二尸体的前一天，目击到美菜绘，并且断言那个女人一定是她。

纯一看到的女人会不会是瑠璃子呢？不！百分之九十九绝对是瑠璃子。这个想法最合乎常理。

瑠璃子究竟是谁？能想到的就只有她是岸中美菜绘的姐妹。这么一来，就会是因为这名人物基于某些理由，才让警察无法掌握。

只不过，假设有这种人物存在好了，但仍有一个疑问：为什么事到如今才开始对慎介图谋复仇呢？

不，慎介摇了摇头。

若是发生什么契机，导致她突然想要复仇，这样就能说得通了。令人费解的是她到底打算做什么。假使复仇是她的目的，那之前就有过好几次机会。比起像现在这样在他脚踝装上锁链软禁起来，索性一刀杀掉他，她应该更轻松吧。

“真是无法理解。”慎介双手掩面喃喃自语。此时外面传来声响。

是锁被打开的声音，而且是玄关的锁。那些声响是门被打开关上，又再次锁上的声音。

有人经过走廊走来，接着房间的门缓缓打开。

“你醒啦。”瑠璃子说。

黯淡光线中，模糊地浮现她白皙的脸，是那张脸没有错。

她身穿一袭浅色洋装。昏暗的光线使他不知道正确的颜色，看起来似乎是蓝色。

长发烫成了大波浪卷发，垂落盖住肩膀。

慎介现在总算明白，为什么自己之前没有发觉瑠璃子长得跟那个人型模特儿一模一样。她最初到“茗荷”时，和现在的样貌截然不同。化妆的方式不一样，头发的长度也不相同。她正缓缓展现出本性。

“三明治吃起来味道怎样？”她望着床头柜上的盘子，走进房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瑠璃子停下脚步，俯视着他，唇上挂着意义不明的笑容。

“你有怨言吗？”

“把锁打开！”

“这我可办不到。”她摇摇头。

“你究竟是谁？为什么要做出这种事情？”

“理由根本无所谓吧。总之你只要待在这里就对了。”

瑠璃子迅速脱下了衣服，顺手扔了出去，内衣裤也随之褪下，一丝不挂地朝着慎介走近。

她来到慎介面前，双膝跪坐在地板上，扳开慎介的大腿，以右手触摸他的两腿之间。之前他的下体都没有勃起，却在这一瞬间感到血脉喷张。尽管慎介觉得眼前的女人很恶心，想尽快逃离这里，却完全没有抵抗能力。

瑠璃子在手中把玩那家伙。不久那家伙便开始变得十分坚硬与巨大，她的唇嘟了过去。就在她的嘴唇碰触到前端的瞬间，慎介全身颤抖。快感从背脊疾驰至头脑，他发出呻吟。

瑠璃子以嘴唇和舌头，偶尔使用她的双手，充分爱抚慎介的性感带。过于强烈的快感让慎介的身体往后弓起，手脚用力张开。

瑠璃子似乎可以察觉慎介即将射精，她挪开嘴巴，接着起身轻轻压下慎介双肩，使他躺到床上。

她也爬上床，缓缓抚摸慎介的胸膛，猛地跨到他身上。右手抓着他勃起的那家伙，抵着自己的私处。

瑠璃子放低身体，将那家伙变成她身体的一部分。慎介的头脑深处感到麻痹，无法顺利地思考。

瑠璃子的动作猛烈了起来。慎介也从下方上顶。他双手抱住女人的腰，将感觉集中于下半身。他全身僵硬。

慎介此刻从下方望着瑠璃子的脸。她嘴唇半开，下颚微微凸出，俯瞰着他，脸上并没有出现沉醉于快感的表情。眼眸中不带任何情感，像是埋进两颗玻璃珠一般。

玻璃珠、人偶、人型模特儿——。

慎介脑中闪现不祥的联想，撕裂他所有感觉，流窜于他全身的快感霎时消失无踪。

欲望急速萎缩，头脑渐渐冷却，浑身虚软无力。

瑠璃子发觉他的变化。她停下动作，凝视着他，试图看清他发生了什么变化。

衰退的欲望没有重生。

瑠璃子好一阵子无言地看着他，慎介也没有别开目光。奇异的沉默持续了好几秒钟。

瑠璃子放松脸颊，嘴角浮现笑意。她凝视着他，把身体向前挪了一些，挪到慎介的肚脐上方附近，由慎介承受她的体重。慎介为了承受瑠璃子的重量，不得不把力量注入腹肌。

“是这样呀。”她说。“你想起我是谁了吧。”

“你……是谁？”

“你想起来了吧？我可是对你相当熟悉的人唷。”

慎介摇摇头，“怎么可能有这么愚蠢的事情。”

“因为……我应该已经死了吗？”

“你是谁？回答我！”

女人没有回答。只有脸上泛出笑容，她用双手来回抚摸慎介的胸膛。

“欸！”她说道，“有一种方法，即使肉体消灭了，还是可以留在这世上哟。”

“你在说什么！”慎介猛力抓住女人的双肩。“你是不是脑袋坏掉了？”

女人如蛇一般灵活地扭转身体，从他手中逃开。她走下了床，一丝不挂地站着俯视慎介。

慎介也想立即起身。但一看到她的眼睛，身体就动弹不得，简直就像是被施了定身咒似的。

“人的视线是有力量存在的。”她圆睁双眸，与方才玻璃珠似的瞳孔迥异。眼神让人感受到无限的深奥，从深处绽放扣人心弦的光芒。

慎介无法发出声音，感觉身体变得不再是自己的。

“总有一天你一定能明白，我会让你明白的。”

琉璃子全身赤裸朝着玄关的方向走去。慎介没办法追上去，他连一根手指都动不了。



瑠璃子从房间离开之后，似乎经过走廊进了客厅。她在做些什么呢？远处传来餐具碰触的声响。

过了一会之后，她似乎走到了玄关。那里传来她穿鞋的声音。

“晚安啰，亲爱的。”女人的声音响起。

霎时，那一股压制慎介全身的无形力量消失了。他转动手臂，接着坐起了上半身。

“等等！”他高声吼道，“等一下！”他往玄关的方向狂奔。

然而，当他到达玄关时，门砰地一声关上。发出咯当一声响亮的声音，门锁被锁上了。

“瑠璃子！”他大叫。

对方毫无回应，门外没有任何脚步声。

慎介看着自己的脚，手铐深陷到肉里，渗出了一些鲜血。

他走向客厅。桌上已经准备好食物，有前菜、汤、沙拉、牛排，甚至连红酒都开好了，在酒杯内倒了半杯的分量。

他走了过去，就着汤盘直接喝汤。和他所想的一样，汤已经冷了。这些是她从某个地方拿来摆盘的。

慎介一口气喝光红酒。虽然是顶级红酒，他却没有任何细细品尝的心情。他倒了第二杯，然后再喝了下去。

食物旁边放了塑胶汤匙与叉子，但是找不到刀子。慎介心想，她可能怕自己想不开吧。

他没使用汤匙也没使用叉子，以用手抓的方式吃起前菜，大口啃食着牛排。不过吃起来完全没有味道。这不只是因为食物已经冷掉而已，他觉得味觉消失了。

焦躁和愤怒的感觉顿时涌现，他站起身来“喂！——”大声嘶吼。这里是一栋大楼，上下左右应该都有其他住户才对，他期待自己的声音可以让人听见。

“不好意思——有人在吗？”

他用力踏着地板，敲打墙壁。如果在慎介所居住的门前仲町大楼做同样的事情，不光是上下左右的住户而已，所有周围的住户一定全都会向

他抗议。

然而，这栋建筑物与慎介居住的大楼在各方面都不大相同，或许应该说，两者都同样使用“大楼”这个称呼本身就很奇怪。不论慎介怎么叫唤，再怎么发飙大闹，都没有人会注意到他而前来察看。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

慎介在客厅地板躺了下去，躺成一个大字形。

此时，某处传出了电话铃声。

在听到声音的瞬间，慎介觉得应该是电话铃声，不过他并没有绝对的自信。因为声音太过微弱，听不太清楚。再者，他也不认为那女人会犯下忘记带走电话这种错误。

然而，电话铃声响了四五次，他确定是自己听过的手机铃声，声音是从玄关方向传过来的。

慎介拖着脚上的锁链走到玄关。手机铃声依然继续响着。

在换穿鞋子的地方，侧面有一个鞋柜，声音听起来是里面传出的。他试图打开鞋柜的门，却受到脚上锁链的阻碍。明明就只在几十公分远的地方而已，手却怎么也够不到。

慎介回到客厅，寻找可用的工具。他环视客厅一周后，发现没有任何派得上用场的东西。于

是他从走廊再次走进了卧房，结果也是令他失望。

电话声已彻底停止。慎介进入洗手间，尝试搜寻厕所，却还是没有可用之物。

他颓然用手敲打墙壁，跌坐在洗手间的地板上，觉得自己的处境真是惨透了，居然连一根棒子都找不到。

当慎介再次起身思考其他方法时，他瞥见了毛巾架。架子的长度似乎有五十公分以上，塑胶材质，两端以十字螺丝固定。

慎介走向客厅，拿起汤匙，再回到洗手间去。

慎介将汤匙的前端置入螺丝沟槽里，虽两者无法完全吻合，不过只要可以卡住沟槽，他就可以施力旋转。他把力量注入指尖，缓缓地朝着松开螺丝的方向旋转。螺丝原本就没锁得很紧，随即开始转动起来。一开始需要用很大的力气，但后来就越来越容易旋转。

突然有种奇异的感觉袭向慎介。那是他之前在洗手间照镜子的时候，曾经体验过好几次的既

视感，而这次出现的既视感比以前更加鲜明。

对了，我就是这样把螺丝松开的——

慎介家的浴室内有一个简陋的洗手台。他回想起自己曾经用螺丝起子松开墙上用来固定镜子的螺丝。不只是松开螺丝而已，他还把镜子也拿了下来，然后又把镜子放回原处，锁上螺丝。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他想起自己的目的是要把东西藏起来。藏的是什么东西呢？印象中是藏了个白色包裹，可是却想不起里面装的是什麼。

为什么自己要这么做呢——？

因为里面装的东西不能被别人看见吗？为什么自己会有那种危险的东西呢？

慎介摇了摇头。他改变主意，决定以后再去思考这件事。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先脱离眼前的困境。

但是当他又开始旋转螺丝的时候，又随即想起了某件事，于是停下了手边的动作。

成美失踪之后，她的梳妆台上放着螺丝起子。那是一把十字螺丝起子。他未曾在自己家里

看过那种东西。

难道成美用那支螺丝起子把洗手间的镜子拆下来了？然后把藏在镜子后面的东西拿走了？

他仔细思考之后，顿时恍然大悟。原本因伤住院的慎介，出院后回家一看，发现家里的摆设全都改变了，简直就像是大扫除过一样。

该不会是成美要掩饰自己在家里寻找“那个”的迹象吧？她一直在寻找“那个”，后来终于察觉是藏在镜子后面，于是她就拿着“那个”消失无踪——

慎介心想，总之自己必须先回去把浴室的镜子拆下来看看，因此当然得先从这个鬼地方逃走。

显然花了点时间，最后总算把毛巾架从墙上拆下来了。慎介拿着毛巾架走到玄关。鞋柜的门上没有把手，他试图用毛巾架压下柜子的门。他感觉压到了弹簧，于是接着放开手，由于弹簧反弹的力道，鞋柜的门打开了。

慎介的衣物被揉成一团塞在里头，鞋子也在里面。他尽可能地把手伸长，利用毛巾架把衣

服、鞋子勾向自己，顿时有种在迷宫里找到出口的感慨。

他摊开了裤子，搜寻裤袋掏出了手机。那是慎介自己的手机，女人那支之前挂在店门的电话被她拿走了。

大概是她没想到慎介两边的裤袋都放了手机吧。所以才只拿走其中一支手机，没去翻另一边的口袋就直接把裤子塞进鞋柜。

总之这真是个救生圈啊，他心想。

慎介思索着该向谁求助才好。果然还是应该报警吗？

正当他按下1、1两个号码后，随即挂断了电话。因为他很在意藏在镜子后面的东西，在还没有弄清楚那是什么之前，不能把事情闹大。

他看着玄关方向的门。如果打开从门内打不开的锁，一定需要一把专用钥匙。

钥匙……吗？

他大脑某个区块的记忆被启动了，钥匙这个词刺激他的记忆。



慎介再次摸索自己的裤子，这次是臀部的裤袋，里面放着钱包，他从钱包里找出了一张名片。那是小塚刑警给他的名片，上面也写了小塚的手机号码。

慎介按下手机号码，等待电话接通。铃声响了三次之后，电话另一端传来男性的低沉嗓音。

“喂，你好。”

“是小塚先生吧。”

“是。”

“是我，雨村。”

“啊，”小塚的说话声调略微提高。“是你啊？都这个时候了有什么事吗？”

“我有急事，小塚先生可以立刻出门吗？”

“立刻？”从声音就可以听出他很惊讶。“要出门也是可以，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你说的急事是？”

“前一阵子，你不是让我看过一把钥匙？那把岸中玲二带在身上的谜样钥匙。”

“嗯。”

“我好像找到那把钥匙是用在哪个地方了。”

“什么！你说的是真的吗？”

“我没有百分之百的自信，所以才想确认看看。你可以带着那把钥匙到这里来吗？”

“你人在哪里？”

“你可以过来吗？还是你不想过来？”

小塚听到慎介的问题之后沉默了半晌，大概是斟酌慎介说话的可信度。

“我知道了，我这就过去。”小塚说。“告诉我地点在哪。”

“你知道日本桥的环球塔吗？”

“不就是那栋有名的摩天大楼吗？我当然知道。你人是在那里吗？”

“四〇一五号。”

“四〇一五……你在哪里？在四〇一五号房吗？”

“对。”

“那是谁的房子？”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小塚随之哑然，让人仿佛想象得出他皱眉的诧异表情。“话说回来，你为什么会在那种地方？在我过去之前，我想先听你解释这件事。”

“说来话长，而且我还有一堆搞不清楚的事。总之，请你快点过来。这件事情不好说明，我目前没办法从这里离开。”

电话那头传来小塚咋舌的声音。

“我被你弄得一头雾水，真拿你没办法，反正我先过去看看吧。不过因为我得先去局里拿那把钥匙，可能要花上一点时间，你就先在那里等着吧。你现在是用手机跟我讲电话吗？”

“是，”慎介告诉小塚电话号码。“然后，希望你能顺便带一样东西过来。”

“什么东西？”

“可以切断金属的剪刀之类的，如果你能带来的话我会感激不尽的。”

“铁皮剪吗？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居然需要这玩意儿。”

“你来到这里就会明白了，直接看会比听我说来得快。”

“你真会装神弄鬼。我知道了，我会尽量想办法的。”

“然后，我还想请你告诉我一件事。”

“一直催别人过去还问问题啊？”

“过世的岸中美菜绘，她有亲姐妹吗？如果没有姐妹的话，有没有跟她长得非常相像的表姐妹呢……虽然我的问题很奇怪……”

小塚再次陷入沉默。不过慎介倒不认为对方是因为觉得他的问题很奇怪才这样。

“你也看到了吗？”小塚问道。

“咦，看到什么？”慎介这么问完以后，突然闪过一个念头。他知道小塚反问的意思了。慎介接着说了下去。“你是指岸中美菜绘的幽灵……吗？”

慎介听到叹息声。

“你看到了吗？还是从哪里听来的？”小塚的声音带着些许紧张。

慎介稍微思考之后回答：“我看到了。”

“在哪里看到的？”

“就在这里。”

“我知道了……我立刻就过去。”

“请等一下，她没有姐妹吧。”

“她没有双胞胎姐妹，也没有长得跟她很像的亲戚。”小塚丢出这句话之后就挂断了电话。

慎介看着手机荧幕上显示的时间，心想现在才凌晨四点出头，难怪小塚的声音一开始听起来有点困。

时间流逝的速度非常缓慢，慎介盯着手机荧幕倍感难熬。其实他很想打电话给谁，希望与外面的世界有所交集。然而他不能浪费手机电池的电力，更何况小塚也有可能打电话过来。

与小塚通完电话之后过了将近两小时的时间，慎介这才听到门铃声响起。慎介抱膝在玄关，大声地回应：“是。”

“是我。”传来小塚的声音。

“请开门。”慎介说。

传来插入钥匙的声音。看样子钥匙符合。当然也是因为如此，才能打开一楼的自动门吧。

门打开了。身穿白色POLO衫的小塚走了进来。刑警瞠目结舌地看着慎介。“怎么了？你这副德行。”

“所以我说直接来看比用说的快啊。”

“看到之后越来越搞不清楚了。”

“总而言之，可以先处理一下这个吗？”慎介拿着锁链说。

“被谁设计的？”

“女人。”

“女人？”小塚压抑地蹙起眉头。“总之先把事情说来听听，等一下我再把锁链锯断。”

慎介拿他没办法，只好简短地说明事发经过。小塚听着慎介娓娓道来，一边觉得感叹，一边又感到狐疑。

“该怎么说呢……”小塚听完后说。“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可是这是事实，证据就是我受到这种对待。”

“看起来的确不像在开玩笑。”

小塚带了运动背包过来，他打开背包拿出锯子。

“我擅自从局里‘借’来的，这世上可没有别的刑警会帮到这种程度的。”

“不好意思，感激不尽。”

小塚用锯子锯断了铐住慎介脚踝的手铐。

“总算重获自由了。”慎介穿上刚刚从鞋柜勾出来的衣服。

“不过，这里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房子呢？”小塚环顾室内一圈之后说。“那女人平日就住在这里吗？”

“我不清楚。门锁加装了特别装置，窗户全部都被堵住了，而且里头几乎没什么家具摆设。我想平常应该没办法住在这里。”

“是啊。”小塚拿着锯子，在屋内到处走动，慎介也尾随在后。

小塚打开衣柜和橱柜。全都空无一物。

“感觉不出来她住在这里。”

“嗯。”

小塚伫立在玄关旁边某间房间的前方。他打算把门打开，却怎么也打不开。

“那里锁起来了。”慎介说。

“你没看过里面有什么吧。”



“是。”

“嗯，”小塚转了好几次门把后，转头面对慎介。“喂，像你这样遭到软禁，为了逃走应该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吧？例如你为了拿到手机，就把洗手台的毛巾架给弄坏了。”

“是……”

“弄坏别人家里的东西不太好，不过我想你这种情况是可以原谅的，没有人会怪你。只是破坏一扇门而已，而且你也是逼不得已的啊。”

慎介了解小塚真正想表达的意思了。

“你要我弄坏它吗？”

“我可没命令你这么去做哦。我只是说，即使你把门弄坏了也不会有人怪你而已。”

慎介看着小塚的脸。刑警狡猾的脸上，浮现一抹奸诈的笑容。

“真拿你没办法。”慎介叹息。“那个可以借我吗？”

“可以。”小塚将锯子递给他。“我觉得破坏门把正上方的周围会比较容易处理。”

“请你后退。”

慎介双手紧握着锯子，仿佛把锯子当成斧头用，瞄准了门之后用力挥砍。坚固的刃身确实地嵌入门板里，他重复了好几次这样的动作。不久，门板就变得破破烂烂的，而且开了一个小洞，正好是人手能伸进去的大小。

“OK，停。”小塚制止慎介。左手伸进洞里头，从内侧把锁打开。

“小塚先生不是不能出手吗？”慎介喘吁吁地说。

“哎呀，话别说得这么笃定嘛。”传来咯当的金属声响。“好了，锁打开了。”

小塚把门打开，室内一片漆黑。他打开墙壁上的开关，室内充满日光灯的光线。

“哇！”小塚发出微弱的哀嚎声，接着呻吟说：“搞什么鬼啊……这个房间。”

慎介也从门口望向房里，他吓了一跳，终于体会到刑警不顾形象出声哀嚎的心情。

在里头迎接着他们的，是一大堆人型模特儿。



房间里头很宽敞，约莫有八个榻榻米大小，不过人能走动的空间不到一半。摆了两张铁质的桌子，桌上放着电脑与周边用品。除此，对面的墙壁前方放了一个金属架子，里头摆着装了液体、粉末等的塑胶容器，还有慎介未曾看过的机器，以及状似装着药品的瓶子整齐地陈列在架子上。

人型模特儿站在房间内部，数量超过十尊。有裸体的、穿着衣服的、只有下半身等等各种形态的人型模特儿。

“岸中玲二是人型模特儿设计师嘛。”小塚环视室内一圈后说。“他特地住到这里来，是要工作吗？”

“不，大概不是在工作。”慎介朝着人型模特儿走去。“他到来这里的目的，我想……是为了这个。”

“什么？”小塚也来到慎介身旁。

“这些全都是同一张脸，都是岸中美菜绘的脸。”

“咦，是这样吗？我倒是完全看不出来。”

“是岸中美菜绘小姐。”慎介说。

那一大堆人型模特儿的脸孔，绝对全都是岸中美菜绘的脸孔没错，同时也是琉璃子的脸孔。脸上有各式各样的表情，露出笑容的脸、微微发怒的脸、闹别扭的脸等等。不过就是没有哭泣的脸。无论是哪一种表情，似乎都流露着一股哀伤。

其中一个人型模特儿吸引了慎介的目光，就是之前那张照片上的人型模特儿，穿着同样的婚纱，一双眼眸凝视着他，仿佛在诉说着些什么。慎介不由得别开目光。

“你的意思是，岸中玲二在这个房间里，制作貌似他去世老婆的人型模特儿？”小塚说。

“看起来是。”

“真是让人毛骨悚然。算了，他的处境也很值得同情。”小塚戴上了手套，打开铁制桌子的抽屉，里面塞满了文件和笔记。小塚迅速浏览那些文件。“这些似乎是人偶的制作资料。”

慎介也想拿起来看看，小塚对他说了声“喂！”之后，丢了个东西给他。原来是手套。

“如果到处都沾了你的指纹，可是完全没有好处的。”

慎介点了点头，戴上手套之后，他从抽屉抽出一本资料夹。那是其中最厚的一本。

打开之后，发现里面放着论文复印资料之类的装订文件。慎介以浏览标题迅速翻阅。“使用矽氧树脂聚合物的人工皮肤之研究”、“油压式义肢”、“电磁式可动义眼之研究与关键问题”、“以微电脑控制人偶的表情变化，自动控制机器人研究第十三期”——慎介虽然看不懂论文的内容，不过只看标题的话，很容易就能想象岸中为什么收集这些资料。换句话说，岸中玲二试图制作出接近人类的人偶。当然，他会把人偶制作得像是

死去的妻子一样。不仅是看起来外表神似而已，他的目标是还要能做出动作，表情也能产生变化。

突然，一阵花俏的电子音响起。慎介一看过去，发现小塚正坐在电脑前面。电脑开始启动了。

“你还真厉害。”慎介钦佩地说。

“你以为中年刑警应该不会用电脑吧。”

“老实说，我的确这么认为。”

“少瞧不起人了。你别看我这样，我还在网路上架了网站呢。”

“真的吗？”

“可是都没什么人上来看，所以觉得自己很蠢，已经放弃了。”

荧幕上出现麦金塔电脑特有的画面。

“我不太常使用麦金塔，不过总是有办法的吧。”小塚自言自语。

慎介打开其他的抽屉。抽屉里放着文具用品，还放着一本B5大小的大学笔记本。他拿出了笔记本随意地翻阅，同时发出小小的惊叹声。

因为上面写满了细小的字。

七月十日

制作脸部的试作品。修正已经做好的头部并且着色。接近美菜绘的脸。然而就是接近而已。完全就是不同的东西。需要重新铸模，制作专用的头部。

七月十二日

以黏土制作美菜绘的头部。鼻子的形状不易制作，依据照片进行影像处理，算出了尺寸。意外发现她的鼻梁比东洋人的平均值来得高且细。使其干燥直至深夜，以石膏塑型。

七月十三日

将模型用矽橡胶倒在模型上，同时进行涂料调合。调不出美菜绘的肌肤颜色。头发也找不到适当的色泽。

七月十四日

头部着色，美菜绘的脸复活了，可是有哪里不对劲。果然是眼睛的部分吗？

看起来这些是岸中的制作纪录。一天或者两天一次，一定都会记录下来。



慎介从最初的纪录看起。在一开始，对于制作与亡妻神似的人型模特儿，岸中玲二似乎怀抱着满腔热情。慎介虽看不懂比较专业的部分，但他认为岸中导入许多从未用在人型模特儿上面的各种技术。例如，只有眼球部分使用其他的塑胶制作，在制作脸部的时候才预先填入，一般不会使用此种方法。

九月中旬，岸中玲二终于达成第一个目标。他完成了可称之为妻子复制品的人型模特儿，取名为“美菜绘娃娃”，并且让她穿上婚纱。

慎介心想，就是那个人型模特儿。

“美菜绘娃娃”一号完成的夜晚，岸中玲二把她放在面前，举杯庆祝。当时喝的便是爱尔兰奶油威士忌。岸中玲二到“茗荷”时点的那一款酒。

根据纪录，之后他也接连不断地制作“美菜绘娃娃”。大概是想拥有各种不同表情与服装的娃娃。他在房间各处都放了“美菜绘娃娃”，似乎是希望能沉浸在与妻子永远在一起的气氛之中。

然而幸福的时间却没有维持很久。

十月十日

我和美菜绘说话，可是却说得不怎么起劲。最近老是这样，我的心情也不太好。我一看到美菜绘的眼睛，就知道她想对我倾诉的事。她想拥有生命，渴求一副能行动的身体，希望得到能发出声音的喉咙。

可是没办法让美菜绘复活，我比渺小的昆虫还要无力。

美菜绘以哀伤的目光看着我，大概就是这个缘故吧。

之后有好一阵子，岸中玲二都没再留下纪录。日期突然一下子跳到十二月二十日。

十二月二十日

搬到新的地点后，最初的工作就用电脑绘图的方式描绘美菜绘的脸。透过娃娃一号纪录立体坐标。使用的材料也必须检讨。除了矽橡胶之外，难道没有更好的材料了？

骨架要用钛钢好还是碳钢好呢？还是应该用马达来驱动吗？

十二月二十一日

针对肌肉系统进行检讨。希望尽可能不用马达。因为除了声音之外，动作也不够自然。我一点也不想把美菜绘弄成机器人，希望尽量使用人工肌肉之类的物体。搜寻了义手、义肢的相关论文，却找不到能用的点子，姑且先列印出来再说。

十二月二十三日

找到人工皮肤的有用资料，基本上还是矽，只是构造不同。根据资料，困难点在于维持既有的状态，让皮肤保持得细嫩要下很大的功夫。但只要能制作出美菜绘的皮肤，我一点也不介意。

关于肌肉的部分，第一个方案是油压系统。至于比较细微的部分，或许需要使用脉冲马达。

搜集了关于假牙的资料。

上面写着“搬到新的地点”的纪录，或许就是在这段期间把工作场所搬到这里的。岸中玲二不只是制作人型模特儿而已，他似乎开始思索如何制作更接近人类的人偶。

新的一年到来之后，岸中玲二开始进入正式制作阶段。接着到了二月，总算完成了称得上原型的作品。

三月五日

暂且完成了MINA-1的头部。光是完成，我并不满足。外观与人型模特儿时期大致相同。虽然眼皮与嘴唇能够动作，但是灵活度很低，不过皮肤的触感很好。只要一闭上眼，感觉就和美菜绘生前一模一样。真想吻她的嘴唇。触感有点硬，材质需要再检讨。

将红外线感应器填入眼部。看起来没有什么不自然的地方。

二月七日

进入对上半身进行加工的阶段。乳房的大小以矽胶调整，形状不易调整。乳头部分改为树脂后，便可顺利进行。

完美地结合手臂与身体的皮肤十分困难。虽然只要变更腋下的材质就很容易，却不希望增加有接缝的地方。

腹肌部分的电线太显眼是个难题，问题还是一堆。

慎介的视线离开了笔记本，抬起头四处张望。他正在寻找纪录上写的MINA-1的人偶，却没有找到。

他的视线再次回到笔记本上。时序进入三月，MINA-1逐步组装起来，下半身和上半身结合，并且进行各个部分的调整。

三月三日

希望能在女儿节之前让MINA-1穿上衣服，但是时间上来不及，手臂的动作依然不顺，这也是因为手臂动作比脚部复杂许多。不过主要原因是重量比当初预估的重上许多。尽管如此，现在才要减轻重量太难了。虽说放弃手指的动作就能够解决，但我还是办不到。美菜绘钢琴弹得很好。不会弹钢琴的美菜绘就不是美菜绘了。

三月五日

美菜绘的头部完成，表情能够自由改变。总之先在电脑里灌入十二种模式，测试结果良好。

关于手臂的部分，决定减少动作的模式。即便如此，外观上还是没有问题。只要动作流畅，感觉就很自然。

明日进行植毛。

三月六日

全身植毛完毕。明日把头部与身体结合。希望一天之内就可以结束。

既然他说希望一天之内就可以结束，表示从三月七日起展开的最后润饰工程完全无法顺利进行。不仅只是机械性地连接上去就好，皮肤也必须接合得没有不协调感。况且要是测试后无法顺利动作，又得再次分开。岸中玲二在二星期内，将头部安装上去又拿下来，共计了十次。

三月十九日

进行头部安装，修复皮肤结合处花了许多时间。

让她坐在椅子上，透过红外线控制器发出指令。手脚的动作虽然可以改善，但是身体的转动方式却很不自然。可能是头部的重量影响了腰部的旋转机制。虽然觉得很迷惘，但是仍然决定再

次把头部拆下。不过今晚已经累翻了，先睡再说。

三月二十日

取下头部，确认腰部的旋转，和预想的一样，产生歪斜的情况，这是很根本的计算错误。重新制作转轴部分？可是无法改变现状与尺寸。该怎么办才好？

不知为何，有一张笔记纸被撕了下来，因此日期直接跳至三月三十日。看到那天的笔记，慎介大吃一惊。MINA-1完成了。

三月三十日

今天是美菜绘死后的第二个生日，美菜绘华丽地复活了，真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试着让MINA-1穿上衣服。之前就已经决定好完成后穿什么，就是那件白色洋装。虽然与现在的时节不搭，但是那件是我最初买来送她的洋装。

理所当然的，那件衣服正好合身。她复活了，美菜绘回到我身边了。

“欢迎回来。”我说。

我回来了，她答。我听到了她的声音。

“别再从我身边离开了。”我说。

我不会离开的，她说。

这是最后一篇纪录了，后面全都是空白的。

慎介合上笔记本。

经过一番恶战苦斗之后，岸中玲二终于完成了与妻子一模一样的人偶。可是慎介对于人偶不在这个房间里感到耿耿于怀。从纪录上观察，那应该是个体积不小的替代品。此外，也不像是分解之后收藏起来了。

难道岸中玲二运到什么地方去了？但又是为什么呢？

正当慎介思忖着这件事时，“上面写些什么有趣的事吗？”小塚提出了问题。他之前都在操作电脑。

“有不有趣我想应该是因人而异。”

“你觉得呢？”

“很有趣啊。”慎介把笔记本摆在桌子上，  
“虽然有点可怕。”



“哦。”

“你那边呢？”

“我正在一一确认。岸中玲二似乎是个电脑高手。老实说，我实在比不上他。”

“没有任何与人偶有关的记录吗？”

“有看起来像资料的东西。”小塚边说边看着荧幕，“喏，这个！”他操作着滑鼠说。“这上面显示的娃娃，是指人偶的意思吗？”

“对。”

“有这种名称的资料夹。哦，看样子里面放了照片。”

慎介站在小塚身后看着画面。

荧幕上出现照片。全是“美菜绘娃娃”的照片。

“唉呀，他是拍下自己的作品储存起来吗？”小塚说道。

档案取了“娃娃1”、“娃娃2”之类的名称。似乎储存了不同版本“美菜绘娃娃”的照片。

其中有个“MINA-1”的档案。慎介指着那个档案。

“请让我看那个。”

“OK。”小塚将滑鼠的指标移向那个档案，然后点了两下。

电脑荧幕上出现照片的画面。看到照片的瞬间，慎介哑然失声。

小塚也倒抽了一口凉气。他把脸贴近荧幕，最后才开口说话。

“喂……这是人偶吗？”

荧幕上有个女人面向两人坐着，身上穿着白色洋装。

是琉璃子，慎介低声呢喃。

一离开大楼，毒辣的艳阳毫不客气地晒烤在慎介身上。他举起手，试图以手掌遮蔽刺眼的金色细针，朝地铁站迈开步伐，早晨的交通尖峰时间已然展开。柏油的尘埃沾在他略微冒汗的身体上。

小塚还留在那间屋子里，他说自己还想调查一些事。慎介连一秒也不想多待，于是就先行逃走了，小塚问他打算去哪，他的答案则是回家，毕竟也没有其他地方可去。

“你可别到处乱跑！晚一点我会再跟你联络。”小塚对正准备离开房间，穿着鞋子的慎介说。

话说回来，岸中玲二在那间诡异的房间里做什么呢？虽然已经确认他是在制作以亡妻为蓝本

的人偶，不过“MINA-1”究竟是什么？根据笔记本上的纪录，岸中打算要制作出与人类极为相似，可以称之为人造人的作品，而且似乎也真的完工了，然而这种事真的有可能吗？

留在电脑内的照片在慎介的眼里重现，纪录“MINA-1”的照片和“娃娃1”或“娃娃2”不同，不管怎么看，拍出来的照片都像是人类女子，只是过于完美的脸庞的确与人型模特儿有些相像。

那正是瑠璃子。所以，瑠璃子是岸中玲二制作出来的人偶啰？慎介心想，怎么可能会有这种蠢事，她绝对是人类没错。又不是在演科幻电影，怎么可能会有和人类一样可以行动、说话，甚至拥有七情六欲的人偶存在？

那么她的真实身份又是什么？岸中美菜绘既没有双胞胎姐妹，小塚说她也没有长得与她神似的亲戚。

慎介想起岸中玲二笔记本的内容。最后写的那句话在他脑海里挥之不去。

“别再从我身边离开了”我说。

我不会离开的，她说。

岸中玲二到底是在跟谁说话呢？

总觉得上次回家是上个世纪的事了，慎介一开门，一股霉味直扑而来，他伸手拉开窗帘，将窗户全都打开，想让空气流通，尽速带走刺鼻的霉味。由于阳光反射的缘故，看得见满屋灰尘在便宜的玻璃桌上飞舞。

慎介打开成美的梳妆台抽屉，里面放着一把塑胶握把的螺丝起子。

他拿起螺丝起子走向浴室。一块简陋、满布灰尘的镜子安装在墙上、四个角落以塑胶螺丝固定。

他将螺丝起子插入螺丝沟槽内，朝反方向旋转，轻而易举就松开螺丝，显然螺丝数次被锁上又松开过。

慎介将四颗螺丝取走后，小心翼翼地拆下镜子。镜子后方有个大洞，墙壁被破坏的部分，形成四边各约三十公分大小的正方形。

慎介想起来了。

这里藏了钱，一笔金额非常大的钱，记得确实是三千万没错，是用报纸包着藏起来的。把钱藏在这里的事，慎介没告诉任何人，甚至连成美也……

慎介突然感到一阵晕眩，他手扶着镜子，双膝跪地，感到一阵剧烈的头痛，甚至引发他想呕吐的感觉。

大量的记忆拼图一片片拼凑起来，在慎介的脑里逐渐成形。原本模糊不清的记忆，轮廓逐渐变得清晰起来；杂乱的记忆重新排序，欠缺的部分也被填补上去了，然而遗憾的是，他的记忆还是不够完整，欠缺最关键的部分。

晕眩与恶心的感觉消退后，慎介觉得稍微轻松了些，于是缓缓站起身来，把镜子归回原位，重新锁上螺丝。

慎介认为自己必须找出成美，她应该是带着那笔三千万的款项逃走了。

他搞不太清楚今天的日期，但今天应该是星期四，慎介在中午过后拨了电话给千都子。

“你去哪里了呀？昨天跟前天都没请假就没来上班，我可是很担心呢！”千都子语气显得不悦，原因应该不只是想睡而已。

“抱歉，我有急事。”

他心想，总不能说自己被谜样的女人软禁，即使说了她也不会相信吧！

“到底是什么急事啊？至少打个电话嘛！”

“朋友遇上意外死了。他没有亲人，从守灵到准备丧礼，都非我来办不可，所以一忙起来才不小心忘记联络。”

千都子在电话另一端叹了口气。

“你这么说我也没办法再说什么了，下次记得要先联络哦！”

“嗯，我知道。真的很抱歉。”

“你今晚会上班吧？”

“这个嘛，我不太确定，或许没办法过去。可以暂时让我休息一阵子吗？”

“噢，这样吗？”

真是麻烦，千都子在发牢骚了。

“抱歉，这几天忙到没睡好。”

“真没办法。”

慎介告诉千都子明天他会去店里上班之后，挂断了电话。

直到傍晚，小塚都没有任何消息，慎介试着拨打他的手机号码，电话却没接通。

他心里忽然兴起了某个念头，于是离开房间，拦下了一辆计程车，告诉司机“请到日本桥的环球塔。”

慎介一抵达摩天大楼，走进门厅，左侧柜台有名身穿灰色制服的男人。慎介一走近，男人便抬起了头。

“有什么事情吗？”男人问，头发上留有整齐的梳痕。

“我是宅即便的人，这里的四〇一五号是住着冈部先生吧？”

“冈部？不，不是哦。”男人的目光落到自己手边。“四十楼全都是上原先生所有，我没听说有租给叫做冈部的人。”



“上原先生？”

“就是帝都建设的社长。”男人话才说到一半，便露出后悔的表情，多半是意识到自己太多嘴了。

“说到帝都建设的话……”

“总之四〇一五号房没有叫冈部的人。”男人冷淡地说道。

纠缠不休地追问或许会启人疑窦，慎介草草道谢之后便快速离开，他也担心在那里待太久会被瑠璃子发现。

他离开大楼之后，又重新思索了起来。想到帝都建设，他便回想到一件事，那就是木内春彦任职的公司。

为什么瑠璃子可以自由地使用那间房子呢？为什么岸中在那里制作人偶呢？

慎介在前往地铁站的途中停下脚步，他拿出手机，站在原地拨电话给冈部义幸，慎介原以为冈部的声音大概会很不耐烦，没想到语气比他预期的还要尖锐。

“又是你，这次又有什么事？”

“想请你替我介绍你那位在‘水镜’工作的朋友。”

“又要调查木内的事情吗？”

“也可以这么说吧！”

“他知道的事，之前不是全都告诉你了，你再跟他见面也没什么意义。”

“有没有意义，不问问看是不会知道的。”

“我真是拿你没办法。”冈部又长吁了一口气，“如果你那么想知道木内的事，刚好有个符合你要求的男人，不妨去套那家伙的话看看，如何？”

“对方是个怎样的男人？”

“之前木内不是来我们店里吗？你还记得那时候跟他一起来的男人吗？”

“那个戴着眼镜，看起来像业务员的男人吗？”

“是。那个男人很喜欢我们店，隔天又带了某一家酒店的小姐过来。”

“没和木内一起吗？”

“只有他和那个酒家女，那时他有留下名片，他的名片现在在我手边。”

“他叫什么名字？”

“名字是樫本干男，樫树的樫，本来的本，干男是树干的干，加上男人的男。任职于电脑软件公司，一间叫作HeadBank的公司。”

“他和木内是什么关系？”

冈部小小声地笑了出来。

“这种事情你自己去问。”

“好吧！告诉我他的联络方式。”

“名片上印了他公司和手机的电话号码，电子邮件信箱也印在上面。你想知道哪个？”

“手机号码就可以了。”

“OK！不过你不可以说是我告诉你的哦！”

“我知道啦！”

慎介拿出家里的钥匙，用那把钥匙将冈部说的十一个数字刻在旁边的铁栏杆上，挂断电话之后，他把那些数字记录在手机的电话簿里。

接着他立刻就拨打电话，在嘟嘟声响了五次后，对方接了。

“喂。”樫本干男的声音略微高亢。

慎介为自己突然的打扰向他稍表歉意，客套地寒暄几句后，作了自我介绍，只不过当然是隐藏自己的本名，报的是小塚的名字。

“其实我有些事想请教您。”

“什么事？”樫本提防着他，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想请教您有关木内先生的事。”

“木内？他的什么事？”樫本只称呼木内的姓氏，表示他们彼此相当熟稔，不单是在工作上往来的伙伴。

“能在外面跟您碰个面吗？”慎介尽可能有礼貌地询问。“百忙之中打扰您，真的是非常抱歉，等您工作结束之后也可以。”

“我不知道事情什么时候做得完。”

“那么之后我再打电话来，一小时后可以吗？”

“嗯……请等一下。”

木内或许是去确认工作清单了，慎介等了分钟左右。

“好，七点左右我可以抽出时间，那个时候可以吗？”

“可以，那么在哪儿碰面呢？”

“我们公司前有一间叫作‘Harmony’的咖啡馆。”

“‘Harmony’吧，我知道了，那么七点见。”

挂断电话后，他立刻打电话给冈部。

“这次又怎么了？”他的语气微愠。

“你刚说是叫作HeadBank……吧，告诉我檉本公司的地址。”

HeadBank这间公司位在神田小川町，位于小型商办大楼的三楼及四楼。隔着喧嚣嘈杂的马路，坐落于公司对面的Harmony咖啡馆是间散发雅致气息的小店。慎介于六点五十分抵达这间店，点了一杯巴西咖啡。

过了莫约十五分钟，当慎介啜饮着咖啡时，一名面熟的男人走进店里，他就是那个前几天和木内一起去“Sirius”的男人，身上穿着一套灰色西装。

“榎本先生。”慎介叫他。

榎本一脸讶异地走近慎介，目光像是扫描器般快速打量着慎介。

慎介以为他记得曾在“Sirius”见过自己，但榎本看他的眼神却像是第一次见面。

“小塚先生吗？”

“是。在您忙碌的时候打扰您，真是不好意思。”

樫本坐在慎介对面。向服务生点了杯哥伦比亚咖啡。

“其实我是这个身份。”慎介递给他一张名片，是小塚的，樫本拿在手上，目瞪口呆地说不出话来。

“你是刑警吗……”

“抱歉了。”慎介迅速拿回樫本手上的名片。  
“不好意思，我不能随便给人名片。”

“啊，是。”樫本的表情顿时变得僵硬，甚至有些惨白。

“您和木内春彦先生很要好吧！两位是什么关系呢？”慎介随即立刻开始问话，这是为了让樫本没有任何怀疑的空间。

“我和他是同一所大学，××大学的资讯工程系。”

“原来如此，两位常常见面吗？”

“也算不上常常……一个月大概一次左右，大多他突然约我喝酒之类的。”

“然后由木内先生……结账吧？”

慎介说的话完全出乎樫本的意料之外，并且露出一丝冷笑，好整以暇地期待樫本的惊吓反应。

樫本点的咖啡送过来了，他没加糖和奶精就拿起咖啡喝了一口，慎介注意到他握着咖啡杯的手略微颤抖着。

“木内先生在帝都建设工作吧。”慎介看到樫本点头，便继续说了下去，“他在公司做些什么事呢？”

“这点我也不太清楚，那家伙几乎都不谈他公司的事。”

“就我们所调查的，木内先生不太按时上班，然而他却过着相当优渥的生活。我想，该不会是其中有什么不为人知理由吧？”

“我真的不清楚……我跟他……真的只是偶尔……见个面喝个酒的交情……”一道汗水流淌过樫本的太阳穴，直接滑落到下巴。



“榎本先生，”慎介压低声音说，“如果对方是用不正当的钱招待你，接受招待的人也会被追究责任哦。”

慎介觉得自己这句话听起来一点不真实，对榎本却发挥了应有的恫吓效果，只见他闻言顿时铁青了脸。

“请你相信我，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那家伙……自从那件意外发生以后，就完全变了个人，连对我都不肯说实话。”

“意外是指之前的车祸吗？”

“嗯。”

“你说他变了个人，是怎么个变法？”

“该怎么说呢，他以前是个开朗的男人，可是发生车祸以后，他的话就变少了。换句话说，就是个性变得很阴沉。不过，毕竟是死亡车祸，他会这样当然也是没办法的事。”榎本才刚合上嘴，又像是忘了要事似的急忙补充，“大概也跟解除婚约有关吧！”

“解除婚约？”慎介对这句话有了反应，“怎么回事？”

樫本眨了眨眼回看慎介，表情在诉说着，原来你不知道啊！也因为觉得自己多嘴而面露懊悔之色。

慎介回想起木内住的大楼管理员所说的话，当初听说是新婚夫妇要入住，实际上却只有木内一人住了进去。

“这表示当时木内先生有结婚对象了吧？”

樫本对慎介的问题点了点头，“是的。”

“是怎样的女性？您知道名字吗？”

“我不知道名字，不过，那个，呃……”为什么樫本踌躇不定呢？也似乎稍微感到狼狈，为了让自己的心情冷静下来，他又啜了口咖啡，重新面对慎介，压低嗓门说，“听说是……社长的女儿。”

“社长是……”慎介吃惊地问。

“帝都建设的社长。”樫本说。“听说木内在公司内部的网球大会得到优胜时，认识了前来观赛的社长千金，二人因此亲近了起来。”

“真厉害……”

不就是小白脸吗？慎介差点就脱口而出这句话，但他硬是把话给吞了回去，因为这不是刑警该说出口的话。

“所以他和社长千金的结婚泡汤了吗？”

“嗯，木内没告诉我详情，但我猜想车祸是主要原因。”

“所以说是社长不想让女儿跟造成死亡车祸的男人结婚啰？”

“我想不只是如此，说不定社长千金自己也不想跟这种男人结婚。”

“可是这样一来，社长应该也不会希望木内继续待在公司吧？”

“即便如此，社长也没办法强迫他辞职，所以只好丢一个闲差给他吧！不过这些都纯粹是我个人的猜测啦！”樫本说。

慎介点了点头，然而他并没有全盘接受这样的说法，他盯着自己空咖啡杯许久，然后又抬起了头。

“樫本先生知道环球塔这栋大楼吗？”

“最近在日本桥盖的……”

“是，木内先生曾经提过关于那栋大楼的任何事吗？”

“任何事是？”

“打个比方，有没有认识的人住在里面之类的。”

“不知道。”樫本偏着头。“他没提过这种事。”

“这样吗？”

“不好意思，”樫本看着手表。“其他还有什么问题吗？其实我是工作到一半溜出来的。”

“真的非常抱歉，那么，我问最后一个问题，您和木内先生聊过车祸的事情吗？”

樫本摇了摇头。

“几乎没有。我不好意思开口问，他也都刻意回避这个话题。”

“原来如此。”慎介心想这也一定的吧！“你知不知道还有谁和木内先生比较亲密？”

“有谁呢？自从那场车祸发生以后，他和大家几乎都变得疏远了，只跟我有时还会联络一

下。”樫本的头转来转去，思索了半晌之后，像是想起什么似地轻轻地拍掌。“啊！对了！那里的家伙或许现在还和他来往。”

“那里是指？”

“木内的兴趣是航游。应该和他的伙伴们共同拥有一艘船，他们聚会的地点应该是在惠比寿那里。”

“店名是什么呢？”

“叫什么呢？我只去过一次……”樫本轻轻敲着自己的头说。“我记起来了，好像叫做‘Seagull’吧。”

“Seagull……那是一间怎样的店呢？”

“嗯，算是所谓的鸡尾酒吧，是一间有明亮感的店。店长也是共同船主之一。”

慎介点了点头，心想着这次见面果然没有空手而回，心里有些窃喜。

今天我简直就像是个真正的刑警——慎介在日比谷换搭地下铁前往惠比寿的途中这么想着。然而即便从榎本口中套出了些什么，却仍然看不清真相。每一条线索都纠结在一起，就好像打结的毛线团似的，让人束手无策。

还有成美的事情……不，应该说是三千万的事，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慎介一想到这件事就头痛。

他从惠比寿出站，往南方而行。

慎介打电话确认过“Seagull”的位置，电话号码是在电话簿里找到的。

经过保龄球场之后，约莫走二十公尺，就抵达了目的地，这间店的位置较道路要高一阶，因此入口处铺设了石阶。

这间店的空间不怎么宽敞，只有三张小桌子加上吧台，吧台的位子似乎坐不到十个人。目前有七个人背对慎介，并排坐在吧台前面，每个人看起来都像熟客。店内的座位只有一张被坐满，另外两张桌子上，只有小小的烛光摇曳着。

慎介选了张最靠近吧台的桌子坐下，椅子是高脚椅，坐下与站立时高度差不了多少。他的目光落在墙壁上，只见墙上挂了许多游艇在蓝色大海上航行的照片。

貌似老板的男人坐在吧台后方，他蓄着粗犷却又修剪整齐的胡须，长发简单地扎成一束垂在后脑，整张脸、脖子以及衬衫袖子卷起露出的手臂，全都像巧克力般黝黑发亮。

负责替慎介点餐的并不是那个男人，而是一名身穿蓝色T恤，年龄大约二十岁上下的女孩。这女孩也晒得和老板一样黑，只不过慎介看得出来她的完美肤色带了些人工的迹象，想必是在美容沙龙用日晒机晒出来的。

“给我琴苦酒。”女孩只简单答了声是，便打算转身走开。

老板在吧台后方佯装仔细聆听客人讲话。事实上，他一定偷偷用眼角余光观察着第一次来的客人，然后注意听他点了什么，如果做不到这样就称不上专家。

“啊，等等。”慎介叫住正要离开的女孩子，“你知道有个叫木内的人常到这里来吗？”

“菊地先生？（译注：菊地（きくち）日文念法跟木内（きうち）的日文念法相近。）”

“不，是木内先生。”

“木内先生……我不知道。”女孩子偏着头。

“没关系，不知道就算了。”

女孩子说声不好意思后便离开了。慎介并不认为毫无收获，因为当他说出木内二字时，发现吧台后方的老板，目光瞬间朝他瞥了过来。

慎介直觉来对地方了。老板把琴苦酒送了过来。

“看起来很好喝呢！”

慎介一说，老板微微一笑。慎介趁老板的笑容未消失前，轻啜了第一口，强烈又顺口的苦味，从舌尖温和地扩散至整个口腔，酒香随后满



溢至鼻腔。

“真棒。”他说。

“谢谢。”

“木内先生他……”慎介问，“都喝些什么呢？”

老板脸上的笑容并未消失，却混杂了疑惑的表情，猜想着这个客人到底是谁。

“你是木内先生的朋友吗？”老板问道。

“说是朋友，应该算是客人吧！”

“客人？”

“我在麻布的酒吧工作。”慎介拿出“茗荷”的名片，“以前他常去。”

“啊，原来如此。”从老板的表情观察，他显然松了口气，大概是因为知道对方只是个同行而已，于是放下了原本的戒心。

“我从木内先生那里听说这间店，他叫我一定要来看看。”

“那还请你多多指教了。”老板显得有点害羞。

“木内先生最近也常来吗？”

“没有，”老板摇了摇头。“我最近都没见到他。”

“这样啊！他从什么时候开始没来的呢？”

“嗯，什么时候啊？”老板露出思考的神情，只是不知道他是真的在思考他口中呢喃的问题，还是在思考该不该透露。因为这似乎牵涉客人的隐私，身为专业的调酒师，不应该草率地把客人的私事拿来当话题。

因此慎介试着说，“至于我们店的话，他从那次的车祸事件发生之后，就再也没过来了。”

当老板知道慎介知道车祸的事之后，戒心似乎松懈了下来，“我们这里也是，差不多在那之后，就没再看过他了。”他点了点头说。

“听说你们共同拥有一艘游艇？”

“没错，车祸事件发生之后，我跟他还联络了一阵子，但他或许是不想继续出海航游了吧！他跟我说不用约他也没关系。这也是人之常情啦，他应该受到很大的打击吧！”

“是啊！”慎介又喝了一口鸡尾酒说。“听说结婚的事情也泡汤了！”

“嗯！”老板点了点头，慎介心想，他果然知道这件事。老板细长的眉毛垂成八字形。“那件事真让人遗憾，以前他们两个常常一起来呢。”

“他和未婚妻二个人吗？”

“嗯。”

“未婚妻我记得是……上原小姐。”

“对！上原绿小姐，你也觉得她长得很漂亮吧？”

“不，我没见过，不过好像是帝都建设的社长千金？”

“是。大家还一起闹他，都说他是个小白脸呢！她是一个很爱花的女生，每次到这里来的时候，几乎每次都买花给我，这附近刚好就会有间花点。”

吧台客人叫老板过去，于是他向慎介说了句“请慢用”之后，就回到吧台去了。

慎介举起盛着琴苦酒的酒杯，让光线透了过去。

上原绿……吗？

看这样子，到这里来的收获也只有这个了，而且还不知道是不是绿色的“绿”。在车祸事件发生之后，木内与以前认识的人几乎都断了来往。

慎介在脑中一件一件地详细检查樫本和老板说过的话，其中只有一件事情令他耿耿于怀。

前几天木内对慎介清楚地说“根本就没什么犯罪的意识啊！”，然而樫本和老板却都说他受到相当大的打击，哪一个才是他的真心话呢？

鸡尾酒杯空了，慎介本想再点个什么，却又觉得再待下去也是枉然。

此时打工的女孩走了过来，手里拿着个东西。

“那个，老板说请你看看这个。”她说着便放在桌上，那是一本相簿。

慎介望着吧台。

“那是最后一次与木内先生他们出海航游的照片。”老板说。

以蓝色大海为背景，男人们在游艇甲板上摆着姿势，每个人的脸都和老板一样黝黑，木内也

在那里面。他的皮肤也晒得很黑，白色短裤下的腿虽然很细，但肌肉线条却很明显，怎么看都像是个大海之男。

这样的照片有好几张，其中一张照片，拍的是木内搂着某个女性的肩膀。

“和木内先生在一起的女性是……”

“是上原绿小姐。”老板说道。

慎介又看了一眼照片，上原绿穿着浅鲑红色的T恤，圆润的脸庞给人健康的印象，应该涂了防晒乳，但是乍看之下似乎没什么化妆，身上没有社长千金的贵气。

慎介合上相簿，把相簿拿到了吧台，“谢谢。”

“这些照片本来是要加洗给他的，可是却给不出去了。”老板露出了苦笑。

慎介结完一杯琴苦酒的帐后，从店里走了出去。他边走边按手机，打算联络小塚，可是电话依然没有接通。

究竟发生什么事情了——他嘴里发着牢骚把手机放回口袋。

正当慎介前往车站的途中，他不经意地抬起头，赫然发现附近有一间花店，花店当然是关着的，招牌映入了他的眼帘。

慎介停下了脚步。让他停下脚步的是招牌上的店名。

过了数秒之后，他脑中突然浮现某个想法，于是他转过身去。

他冲进“Seagull”时，打工的女孩子吓了一跳，“啊，有什么东西忘了带走吗？”

“刚才的照片……”慎介对吧台内的老板说。  
“刚才的照片，请让我再看一次！”

慎介抵达日本桥滨町时，时间已经超过十一点。这附近办公大楼林立，入夜之后只剩一片漆黑。有五条车道的清洲桥道，在夜里的光景也与白天截然不同，四周显得空空荡荡的，只有显示“空车”的计程车频繁地经过这里。

慎介站在人行道上，仰望着Garden Palace大楼，在一片漆黑之中，只有这栋建筑物依然灯火通明，慎介祈祷着窗户有照明的房间里，有一间会是木内春彦的房间。

是五〇五吧……？

慎介往前踏出一步，心想也只能找木内问问了。木内到底知道些什么，他无法想象。但可以肯定的是，对方必定知道些什么。

当慎介试图溜进大楼的时候，从自动玻璃门看见电梯门开启了，坐电梯下来的人正是木内。

慎介从大楼离开之后随即变更方向，然后冲到马路对面，躲在路上的箱型车阴影下窥伺。

木内身上披着黑色上衣，单手插在裤袋里，朝着清洲桥道走了过去。

慎介瞬间恍然大悟，原来木内打算搭计程车。

他小心翼翼地不让木内发现，同时脚步飞快地冲到马路上。马上就有空车的计程车出现，他立刻举手拦下了那辆车。

“不好意思，请等一下再开车。”

慎介说完之后，戴着眼镜的中年司机露出讶异的表情。

木内来到桥道上，正如慎介所猜测的，木内举起手轻挥，接着一辆白色计程车停在他面前。

“请跟在那辆计程车后面。”慎介说。

“咦？”司机明显露出困扰的表情。“前面的人知道你在后面跟着吗？”



“不，偷偷跟在后面就好。”

司机咋了咋舌。

“如果要这么做的话，请你拦别辆车好了。”

前面的车子发动了，慎介这边的司机却死也不肯开车。

慎介探出身子，抓住了司机的胸口。

“别啰嗦，快点给我开车！我会给你该给的小费！”

声音虽没有太吓人，却似乎起了效果。司机一声不吭地打排挡、踩下离合器。车子急速前进。

前方的车辆移到右方车道，那是右转车的专用车道，看来似乎打算转入新大桥道，慎介搭乘的计程车见状，也随即切换到同一个车道。

那是新大桥道通往茅场町的方向。此刻，慎介脑中闪过猜测的念头。

“追车果然很困难。”司机满腹牢骚。“除了有红绿灯之外，其他的车子也会开到中间来。”

没关系的，慎介喃喃自语，他知道木内的目的地。

前方的计程车从新大桥道往右转，正如慎介所预料的。

“可以了，司机先生。跟踪游戏结束啰！”

“咦，这样吗？”

“嗯！开到那边就可以了。”慎介指着前方。

高耸入云的环球塔就在眼前。

计程车开进了英国庭园风的社区里，木内搭乘的计程车在稍微前面的地方，或许他已经发现后方有人尾随了。

慎介搭乘的计程车跟着前方的车辆，也停在大楼门口上下车的地方。木内付完车钱之后先行下车，对后面的车子投以诧异的目光。

慎介也从计程车上下车，木内的脸色瞬间阴郁起来，下一秒便背转了脸。

“前几天多谢你了。”慎介边走进边说。

“你在跟踪我吗？”

“算是吧，从大楼前面开始，不过……”慎介点了点头，“到中途我就知道你的目的地是这里了。”

木内露出狐疑的表情，眉头皱了起来，左手依然插在裤袋里面。慎介指着他那只手说。“你那只手握着的是四〇一五号房的钥匙吗？”

木内闻言瞠目结舌，脸颊的肉也开始微微抽动。

“我为什么会知道四〇一五号房的事，你应该感到不可思议吧！她没跟你说什么吗？”

“我完全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那么，我们一起去吧，到四〇一五号房去。你正要到那里去吧？”

“我是为了工作才来这里的，我可没有闲工夫陪你玩。你到大马路上拦辆计程车回家去吧！没有本大楼住户的同意，你绝对进不去的。”

木内说完便打开玻璃门进入里面，慎介一副理所当然的模样，大摇大摆地跟在他的身后。木内停下脚步转过身来，一脸不耐烦的表情。

“你不要跟过来！我要叫管理员啰！”

“随你便！叫警察也可以。不，说不定警方已经开始搜查了。”

慎介的话使木内的眼睛睁得老大。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知道西麻布警局一个叫小塚的刑警吧？他应该已经到过你家好几次了。那个刑警进到四〇一五号房去了。”

“你究竟在说什么？为什么刑警会擅自到别人家里去？”

“为了救我。”

“救你？”

“我直到昨天深夜为止，人都被软禁在四〇一五号内。是小塚刑警教我出去的。”

“你的幻想也太严重了吧？那你说说看，到底是谁把你软禁在那里的？”

“你希望我说出来吗？”

“我不想听，更何况我也没闲工夫陪你鬼扯。”木内朝自动门的控制面板走了过去。

慎介对着他的背影好整以暇地说。

“是上原绿小姐，你的未婚妻。”

木内正要将钥匙插入钥匙孔中的手停了下来，满脸铁青地转身面向慎介。

“你在说什么莫名其妙的鬼话？”

“那你告诉我，上原绿小姐人在哪里？”

“你为什么要问她的事？她和你有什么关系？”

“所以我不是说了吗？我被她软禁起来了！软禁在这栋大楼的四〇一五号房里！”

“胡说八道！为什么她要软禁你？”

这句话几乎是从木内紧咬的牙根中硬挤出来的，只见木内表情复杂地怒视着慎介，努力抑制自己把那些事说出口。

“你知道岸中玲二做了些什么事情吧？‘MINA-1’不是人偶，而是你的未婚妻，上原绿小姐！”

木内瞪着慎介，逼近他的脸，微微摇了摇头。

“为了你好我才好心劝你，不要随便说出那个名字，否则你会后悔莫及的！”

“她现在人在哪里？在什么地方，在做什么事？”

“这全都和你无关。”

“她在四〇一五号房里吧？”慎介瞪视着木内的双眼追问，“对吧？”

“从这里滚出去！”木内说。“不要再与我扯上关系了。”

“是她自己来与我扯上关系的，我不可能就这么放任不管，或者你希望我把事情闹大？”

木内紧咬嘴唇，眼神里充满了憎恨。

“那个时候，要是没有发生那个车祸就好了……”

“你说什么？”

“没……”木内别过脸去，盯视着另一个方向一阵子后，又重新看着慎介。“我明白了！既然你都这么说了，我就来当你的向导吧！正如你所说的，我的确是要去四〇一五号房。”他在慎介面前拿出钥匙。

两人在电梯里面对面站着，木内毫不掩饰地打量着慎介，慎介也直视回去。

“她自称琉璃子。”慎介开口说，“她用这个名字来接近我，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女人，与其说

她是人类，反而更像是人偶……吧！真的是这样。”

木内做了个深呼吸，接下来的眨眼动作，慎介解释为他在催促自己继续讲下去。

“为什么她自称琉璃子，你应该心中有数吧？”

木内没回答，盯着电梯的楼层显示板一言不发，已经超过二十楼了。

“我已经去过‘Seagull’了。”慎介接着说，“我在那里看到你和上原绿小姐的合照，当时看到她的脸还没有什么感觉，我完全没联想到。可是，当我在前往车站的途中，看到花店的招牌时，我才恍然大悟。”

电梯通过三十楼。

慎介继续说着，“琉璃屋……是那间花店的店名，听说绿小姐时常在那间花店买花。”

虽然女人可借由化妆改变样貌，但上原绿却是彻彻底底的大变身。慎介心想，要是他没看见那间花店的招牌，恐怕这辈子都不会发现上原绿和琉璃子是同一个人。他想确认上原绿到底是不

是就是琉璃子，于是仔细端详过照片，总算发现好几个可疑的地方。

不论是脸蛋的大小或者身材，都可说完全不一样，因此可以想象她激烈地减过肥，另外脸部五官改变应该是动过手术了。

上原绿计划变成岸中美菜绘，这件事情已经无庸质疑了，问题在于她的动机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慎介询问，“为什么她要变成岸中美菜绘……？”

“我和她在一年多以前就解除婚约了。”木内神情落寞地说，“之后就没再见过她。所以她现在人在哪里，在做什么事，我完全不清楚。”

“木内先生，你就别再说谎了吧！”

“信不信随你。”

木内话音方落，电梯随即悄然停下，木内按着“开”的钮，抬了抬下巴像是要表示“你先请”。

慎介站在曾经来过的走廊上，回想了一下今早才从这里逃出去而已。

在数间并排的住户当中，慎介站在写着四〇一五号的房门前。过了一会，木内也走了过来。



“我有个条件，希望你看过房间后，什么事都不要过问，然后就直接回去吧！”

“这一点我没办法答应，这个房间里头塞满了我非问不可的问题。”

“那么，我就让你问。但是只限于这个房里的物品。除此之外我一概不回答。可以吧？”

“可以。”

在慎介还没注意的时候，木内就已经把锁打开了。

门一打开，慎介从外面窥探屋内，顿时倒抽一口凉气。

“怎么可能……有这种蠢事。”

房间完全被清空了，不论是桌子、椅子，连窗户上的窗帘都消失无踪。慎介快步走向前去，将之前岸中玲二使用的房间打开，果然所有的东西都不见了。

“什么时候清空的？”慎介问。

“我应该说过我不予回应了，我只回答与房里物品有关的问题，但这个房子里什么也没有。”

慎介看着岸中房间的门，门锁部分有遭到破坏的痕迹，那是他与小塚两个人干的。也是唯一能证明他到今早都还在这里的痕迹。

“快，我们到外面去吧！你已经看过这个房子了，应该满意了吧？”

“她人在哪？”

木内没回答慎介的问题，“出去！”他又说了一次。

慎介无可奈何地从房里离开，木内咯当一声把门锁上。

“你不要再到这里来了！”木内压低嗓音说道，朝着电梯迈步而出。

慎介看了一眼手表，又过一天了。他走出环球塔伫立在人行道上，等着计程车经过。

木内春彦已经不见踪影，他比慎介早一步离开大楼，时机刚好，拦到了一辆空计程车。

慎介拿出香烟，用抛弃式打火机点了火。深深吸入一口烟。尼古丁沿着鼻腔流窜到脑髓深处，神经瞬间麻痹后又苏醒过来，感觉仿佛变得敏锐，渴求更浓烈的尼古丁。

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慎介一边吞云吐雾，一边思索。木内说不要再和他扯上关系了，应该老实照着他说的话去做吗？的确，自己也不是不能假装什么也没发生，继续过原本的生活，这么做的确不会有困扰，也不会失去任何东西，就这样回家好好休息，明天

开始又可以过着平凡的日常生活，顶多是留下满腹的疑问罢了。

瑠璃子的脸突然浮现在他的脑海里。

慎介完全无法理解她的想法，为什么她要变成岸中美菜绘呢？软禁慎介的理由又是什么？她心里有什么打算？目前人在哪里？

感觉抱她的身体似乎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但那种感觉确实存在于记忆里，如今回想起来却又缺乏真实感，甚至有这一切不过是一场恶梦的感觉。

还有，岸中玲二做出来的那些人偶……

慎介光是想到人偶的脸就背脊发寒，她们显然是想要诉说什么。

路上总算出现一辆像是计程车的车子，车上的灯号显示“空车”。慎介松了一口气，招了招手。

“到哪？”戴着眼镜的司机问道。

往门前仲町，慎介原本想这么说，这时他的目光落到驾驶座旁，发现座位与手刹车之间夹了一本书，大概是司机等客人时打发时间看的。

那本书的标题引起慎介的注意，书名是《在家享受鸡尾酒》，难道这个司机喜欢喝酒吧？说不定睡前品尝自己调的鸡尾酒，就是他每天的乐趣所在。

见到鸡尾酒这几个字，慎介的脑中掠过一个念头，他告诉司机：“请往四谷。”

司机以冷淡的声音说了声“是”，转动方向盘。

慎介向后靠在椅背上，江岛的住家正是位在四谷。

他从计程车下车时，时间已经将近凌晨二点，是“Sirius”打烊的时间。慎介在附近的便利商店买了三明治和罐装咖啡，站在店门口吃了起来，从这家便利商店旁的路进去就是江岛家。江岛与妻子和一个女儿，三个人在称得上豪宅的西式宅邸内共同生活，他的妻子教茶道，听说女儿今年刚就读女子大学。

慎介一边吃着宵夜，一边瞪着眼前来来往往的车辆，心想江岛应该会开着自己的车子回家吧？他不常绕到其他地方去，所以他的宾士车在

二点半左右应该就会出现。

慎介走到他家门口，正好看见江岛倒车进车库。慎介站在有点距离的地方，看着他倒车的样子。江岛开车技术不太好，明明就是自己常停的车库，却还是来回打了两次方向盘。

引擎声停止，车头灯熄灭，车门打开之后，江岛从车内下来。慎介等江岛从车库走出来后，朝向他走了过去。

“江岛先生。”

原本抬头挺胸地走着的江岛，闻声停了下来。江岛全身肌肉紧绷，起了戒心，虽然背着街灯的光线，但他似乎立刻发觉叫他的人是谁。

“是慎介吗？”慎介站在灯光下。

江岛满怀戒心的表情未改，“怎么了，都这个时候了？”

“我在等你，因为有件事无论如何都想问你。”

“有事想问？”江岛皱起眉头，“你竟然还躲在这里等我，事情应该很急吧？”

“算是吧。”慎介答。

江岛点了点头，目不转睛地盯着慎介的脸，一副窥伺慎介内心想法的模样。

“那么就到我家里来说吧！”

“我不希望造成你太太和女儿的困扰，在这里说就可以了。”

“是站着就可以说完的话吗？”

“事情就是与站在路边说话有关。”

“什么？”

“站在路边说话。”慎介重复一次。“前几天，你和木内春彦站在路边谈话吧？在‘Sirius’附近。”

“木内？你在说什么呀？该不会是你弄错了吧？”

“我亲眼看到了。”慎介笑了出来，不过他知道自己笑得很僵。“那个人绝对是木内春彦没错，而且跟那家伙讲话的人就是江岛先生你，请不要再骗我了。”

之前始终面带笑容的江岛，表情瞬间变得严肃起来，眼神散发出冷酷的光芒。

“当我那时候说，希望江岛先生告诉我另一个车祸肇事者的时候，你说你不认识那个男人吧！因此你才说你会问汤口律师看看，在那之后你也告诉我‘木内’这个名字，其实你本来就认识木内吧？”

“认识又怎样呢？对你来说会很困扰吗？”

“你为什么要对我说谎呢？”

“这件事我应该说过好几遍了，我希望你能快点从过去那个意外走出来，重新振作起来，不希望你被再也改变不了的事束缚住，就只有这样而已。”

“你和木内春彦从以前就认识了吗？”

“认识。”

“你们是怎样认识的呢？”

“没什么特别的地方，就是因为那场车祸才认识的。或许你已经忘了，造成车祸的人虽然是你，可是车主却是我，保险理赔手续全都得由我来办。也就是说，在处理过程与另一个肇事者碰了面而已。”



“你那天晚上和那家伙聊了什么？”

“我们单纯的寒暄而已，没想到在那里和他碰面，所以问他现在过得怎样？就是这种程度的对话，就像你刚刚说的，就是站在路边聊天而已。”

“可是在我看来，你们像是在讲不可告人的事。”

“我们彼此也不是很久没见面的好朋友，就只是单纯的寒暄而已，表情看上去也不可能很开心吧？所以你才觉得是那样啰！”

江岛的声音带点急躁，慎介明白他试着不让人察觉他的心情，但是听完他的说明之后，还是觉得没办法接受。从那天晚上江岛与木内交谈的模样来看，他不认为两个人只是单纯在寒暄。

“你要说的话只有这些吧？”

“江岛先生，”慎介舔了舔嘴唇后接着说。  
“你知道帝都建设吗？”

“帝都建设？啊，我听过名字而已。”从江岛的表情看不出他内心是否动摇。

“社长千金呢？”

“社长的女儿？不知道。”江岛露出苦笑，偏着头说。“不凑巧地，我也不知道社长的名字。”

“上原，社长千金的名字是绿。”

“我完全没听过。”江岛肯定地说。“这又怎样了？和我，或者是和你有关吗？”

“她是木内春彦的前未婚妻，你真的不知道吗？”

“木内先生的未婚妻？嗯，我不知道。刚刚我也说过了，我们是因为当时的车祸才认识的，至于他的私生活我并不清楚。”

慎介陷入沉默，接着江岛噗哧一笑。

“欸，慎介！该结束了啦！你真的想太多啰！你到底要背负着过去到何时啊？比起这些事情，应该有其他更重要的事吧？你的鸡尾酒学得怎样了？”

“我现在该做的事，就是让那些原本无法接受的事，变得能够接受。”

江岛哑然失笑，无奈地摇了摇头。

“那你倒是说说看，我和木内先生有什么企图？做这种事情有什么好处？你冷静一点，我送你回家去。等冷静下来之后再和我见面，然后我们再慢慢谈。”

“我很冷静。”

“你的话跟喝醉的人说的一样，那些家伙老是这么说，我没醉……”江岛回到车库，打开宾士的车门。

“不用了，我自己会回去。”

“没关系，不用客气。”江岛进入车内，发动引擎，车头灯刺眼的光线让慎介的脸皱了起来。

宾士从车库开了出来，停在慎介正前方，慎介无可奈何，伸出手要开副驾驶座的车门，结果江岛从玻璃另一侧指着后座，慎介见状便打开后座车门坐了进去。

“前几天我老婆打翻果汁，座位脏掉了。”

“你太太也会开车吗？”

“不太常开，只有跟朋友打高尔夫的时候会开。太久没开，提心吊胆的，怕自己会发生车祸，不过还好只是弄脏座位而已。”江岛滔滔不

绝，完全恢复原本自在的模样。

慎介舒适地靠在椅背上翘起了脚、想着不知有多久没像这样搭乘江岛的车子，当他还在“Sirius”工作时，曾经有好几次坐江岛的车回家。

当慎介从斜后方望着江岛的脸时，产生了一种奇妙的感觉，既视感再度出现了，他觉得眼前的场景似曾相识，就像现在这样从后座看着江岛。然而，这应该是不可能的才对，虽然以前搭过他的车好几次，但是自己每次都坐在副驾驶座上。

他透过挡风玻璃望着入夜的街道，对向来车的车头灯陆续流逝，慎介专注地凝视着这些景色，意识逐渐模糊不清，简直就像是被人催眠似的。

催眠——

想到这个词汇的时候，为什么会想起琉璃子的眼睛呢？在那栋摩天大楼的房间里，被她凝视的时候身体动弹不得，那就是催眠吗？

“喂，慎介，以前我跟你说过这种话吧？一年内因交通事故死亡的人数有多少之类的，你还记得吗？”江岛问他。

“你说了什么呢？”慎介答。

“每年大约有一万人死亡，如果是总人口数一亿人的话，等于一万人就有一个人死亡。平均每四十秒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从比例来算，每五十分钟就有一个人死亡，而且这些还是平均值，与车子接触的频率因人而异。讲得极端一点，每天晚上慢跑的人遇到交通事故的机率，远比刚生下来的婴儿的机率还要高，当然也会因居住的地区有所不同。以往交通事故发生最多的地方是北海道，第二名是爱知县，东京当然也排在前几名。住在这些地方的居民，要是同时间有很多人外出，或许每二十秒或三十秒的就会有一个人死亡。”

“毕竟车子的数量太多了呢！”慎介说。他心想自己没有权利说得好像事不关己一样，不过他也不晓得该怎么回应才好。

“事故的受害者当然会不满，可是啊！慎介，这就好像掷骰子一样，偶尔会掷出现不好的点数。目前日本大概有七千万个人有驾照，车子的数量包括机车大概有八千万辆，有这么多车子在日本各地的道路上行驶，在这种状况之下，当然会有意外事故发生啊！就像是在洗脸盆里放入几十颗弹珠，不会彼此碰撞才是怪事，所以车子会相撞也是当然的，有人开车撞人，就会有人被车子撞。慎介你的情形，只是刚好成了撞人的那一方，整个事件就不过是如此。”

“被害人跟家属没办法接受吧！”

“我不过是客观地陈述事实罢了。要是每年都有一万个人中一亿元的彩券，全日本就会大乱了，然而交通事故却不是这样，根本没什么好稀奇的。”

慎介没有表示任何回答，虽然江岛是为了快点让他忘记车祸才说这些活，但他却认为毫无意义，因为他自己根本就没什么印象。

江岛突然大幅转动方向盘，慎介的身体因离心力倒向一边，他用右手抓着座椅上的扶手，试

图稳住身体。

就在此时，他感觉手掌不知碰到什么东西，有种被扎了一下的疼痛感，他把那个物体用手指夹起。

那是长一公分，宽五公厘左右，一块不明物体的碎片，厚度还不到一公厘吧！材质似乎是塑胶。

吸引慎介目光的是它的颜色，略带紫色的银色，他觉得自己好像在哪里看过这个颜色，时间不是太久以前，到底是在哪里呢？

当那块碎片在他手掌上滚来滚去时，他突然想起那是什么。

这是指甲——

正确来说是甲片，那女人也装了同样的东西。

是成美，没有错！慎介清楚回想起成美在这块甲片涂上各种颜色的样子，这种略点紫色的银色，是她最喜欢的颜色。

成美曾经搭过这辆车吗？是什么时候呢？为什么会搭呢？

江岛和成美虽然不是不认识，但毕竟也是透过慎介才认识的，慎介无法想象成美会在他不知情情况下和江岛见面。

你和成美见过面吗？正当他打算这么问时，车子又突然急转弯，慎介手掌上的指甲在这瞬间掉落了。

慎介慌张地弯下了腰，在座椅下探找着，光线的昏暗让他找起来更加困难。

“你在做什么？”江岛察觉后座有动静，于是往后一瞥问道。

“不，没什么。”慎介说话同时继续寻找指甲，身体完全从座椅滑落，不久，他发现甲片掉落在前方的座位下面。

他伸手捡了起来，正打算重新坐上位子时……

有声音忽然在他耳畔响起。  
是女人的惨叫声。



由于记忆重现得太过突然、充满戏剧性而且印象鲜明，让慎介产生自己刚才听到女人声音的错觉。

慎介回想起自己也曾在相同的情形下，听到那个声音。换句话说，当时他坐在车后座，而且并不是正常地坐着，而是像方才那样从坐席上滑落下来，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紧急刹车——

车子突然紧急刹车，让他的身体被往前甩了出去。

轮胎的摩擦声、辗到东西的声音，全都在慎介的鼓膜重现，当时的景象也清楚地映在脑海里。

对了，那时候也——

慎介吞了口口水，但却仍感到口干舌燥。他想起来了，当时自己也是坐在车后座，从后座目睹了所有的事情经过。

他浑身起了鸡皮疙瘩，汗水缓缓渗出，呼吸变得紊乱，心跳开始加速，体温微微上升。

周围的景色转为熟悉的风景，车子行驶在他熟稔的街上，但慎介却有身处于异次元的错觉，甚至觉得自己并非处于现实当中。

江岛减慢车子的速度，慎介住的大楼就在眼前，宾士悄然停了下来。

“好了，到啰！我们下次再慢慢聊吧！可以的话白天比较适当，这样的话，慎介也会比较冷静吧！”江岛滔滔不绝地说着，映照在后照镜上的双眼，带着别具深意的笑意望着慎介。

慎介依然坐在椅子上没动，各种思绪在他脑中奔腾，集结成强烈的漩涡。

“你怎么了？”江岛讶异地问，“不下车吗？”

“江岛先生……”慎介盯着江岛的后脑勺说，“成美怎么了？”

从车后座看过去，江岛听到这句话后似乎毫无反应，慎介有那么一秒还以为江岛没听见自己说的话，但这是不可能的事。

江岛放在右膝上的指头动了起来，食指像是无意识地轻敲着膝盖。

突然，江岛的动作停了下来，同时将身体略微向后转，只不过慎介仍旧无法看到他的表情。

“成美……小姐，是指你的女朋友成美小姐吗？”

“是。”

“刚刚那句话是什么意思？你怎么问我她怎么了？”

“成美最近搭过这辆车吧？”

“我怎么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她为什么会搭乘这辆车呢？她这么跟你说的吗？”

“成美不在家里，她失踪很久了。”

“真的吗？我并不知道这件事。”

“江岛先生……”慎介的嗓门稍微变大了，“你想骗我也是没用的，成美跟江岛先生见过面了吧？她是来向你提出交易的，不是吗？”

“你头脑是不是有问题，为什么我要——”

江岛话讲到一半，慎介就把左手伸了出去，掌心放着刚刚捡到的那块甲片。

“这是成美的甲片吧！这个假指甲掉在椅子上上了。”

当江岛正想拿走那块甲片，慎介抢在他之前把左手缩了回去。

“这可是重要的证据，我不能给你。”

“我完全没有印象。”江岛说，“成美小姐从来没坐过这辆车。那块甲片是我老婆或女儿的东西吧！她们好像也会去美甲沙龙之类的地方。”

“这样的话，那就只好请警方调查指纹，那么一切就真相大白了。”慎介说完，拿出手帕铺在腿上，将指甲放上去，小心翼翼地包好，“明天我会尽快联络警方，我想刑警大概立刻就到江岛先生那里去，如果你还有什么想说的话，就请你到那时候再说吧！”

慎介说完便打开车门，佯装要离开的样子。

“等一下！”江岛说：“你那种说法，简直就像我对成美小姐做了什么事一样。”

“不是吗？”

“为什么我非得这么做不可呢？”

“所以我刚刚不是说过了吗？成美提出交易了吧？”

“怎样的交易？”

“当然是遮口费啊！关于之前的车祸。”

当听到慎介说出这句话的瞬间，江岛的耳根微动了一下，慎介全身戒备着，两人之间的气氛顿时变得凝重起来。

呼——江岛长吁了一口气，微微地点了点头，然后肢体动作逐渐加大。

“原来如此。”江岛停下了动作。“你想起车祸时的情形了吗？”

“就在刚才想到的。”

“全部吗？”

“是，全部。”

“这样啊，你终于想起来了啊！”江岛从上衣口袋拿出烟盒，抽出一根香烟叼着，以登喜路打火机点火，烟草燃烧的声音在此时分外清楚，车内弥漫着一片白雾。

“成美那家伙来找江岛先生了吧？”

“不知道，我不记得这件事，我没办法肯定地告诉你，还是你期待着我会在这个时候做出自白吗？”江岛一口接一口吸着香烟。

“成美向你要多少？一千万、还是二千万？那家伙从住的地方离开的时候，把之前的三千万拿走了，如果想要加起来正好五千万，她大概会向你开出二千万的天价吧！”

江岛没有回答，仍默默地抽着香烟，或许慎介没猜中。

“江岛先生，我们重新作个交易吧！事情简直就像回到起点一样，一切都重新来过了。尽管如此，你如果光是把成美拿走的三千万还给我，现在也解决不了了，你对成美做了些什么事吧！如果连这件事也要我不泄漏出去的话，封口费应该要加倍吧？不过你放心，不管怎样，我不会要求加倍的封口费，只要五千万日元就可以成交，这样如何？”

江岛仿佛没把慎介的话听进去，仍以同样的节奏吸着香烟，他的眼神盯着挡风玻璃前方。

“你不满意吗？”慎介问。“可是，我觉得这笔交易很划算啊！对你来说，五千万又不算一笔巨款，况且其中的三千万你都曾经给过了吗，如果怎样都谈不拢的话，那么很遗憾的，我明天早上就必须立刻跟警方联络……不，已经过了凌晨十二点，正确来说应该是今天早上才对。”

“如何呢？”慎介对着江岛的背影说。

江岛拉出烟灰缸，捻熄手上剩余的烟。

“好吧！”他说。“明天，不对，是今天，今天下午我会再跟你联络，这样总可以吧？”

“你的意思是，那个时候你就会把钱准备好啰？”

“就是这样。”

“我明白了，我等你电话。”慎介再次打开门，在下车前又回头问。“江岛先生，你应该不会骗我吧？”

江岛低声笑道：“我向来不会做对自己没有益处的事。”

“听你这么说我放心了。”

慎介走出车子，关上车门，宾士的引擎声随即响起，疾驰而去，慎介目送着江岛的车，直到完全看不见车尾灯。慎介一边看着，一边回想当晚车祸发生的过程。

那天晚上，由佳在“Sirius”喝酒喝到店里打烊，慎介从吧台后方暗中观察着他的状况，不过他不记得由佳到底喝干了几杯马丁尼。

由佳不久之后就整个人趴在吧台上。来“Sirius”喝酒的客人，大多都知道喝酒的方式，自己的酒量到哪里，但她有时就会像这样乱喝一通。

收拾完店里之后，大半工作人员也都回家了，她依然一动也不动，过没多久，就只剩慎介和江岛两人还在店里。

“没办法，只好送她回家了！”江岛叹着气说。

“你知道她家在哪吗？”

“嗯，知道。”

江岛要慎介去开车，慎介接过车钥匙，把车子开到大楼前面，然后回到店里。可是江岛被由



佳抱住的画面，猛然跃入他的眼帘。

由佳一边哭泣，一边重复喊着“你这个骗子！”、“不要抛弃我！”之类的话，任谁看到这场景与对白，都能立刻推测出内情，也能了解她为何会独自到“Sirius”来了。

江岛被慎介目击到他的丑态，脸上露出不悦的表情，但当下又找不到借口，只好说：“不好意思，帮我扶她坐上车。”

二人辛苦地让由佳坐上副驾驶座之后，慎介把车钥匙递给了江岛。“那么，请小心开车啰！”

可是江岛却说：“一起走吧！她家和慎介家同一个方向，我顺道送你回去。”

“这样好吗？”这个问句包含着“这样不会打扰到你们吗？”的意思。

“没问题的！”江岛板着脸点了点头。

“那我就不客气了。”

慎介坐进宾士车的后座，此时他认定会是自己先下车。

然而江岛却先前往由佳住的大楼，慎介不知所措地看着江岛驾驶的样子。由佳坐着睡着了，

头不停地摇来晃去。

抵达由佳家的时候，她已经清醒许多，只不过走起路来脚步还是踉踉跄跄的。

“我送她到房间去，马上就回来，你等我一下。”江岛对慎介说。

我知道了，慎介答。

江岛虽说马上回来，但从离开到回来，江岛却花了十五分钟以上，坐在驾驶座上的慎介有些不耐。

“让你久等了。”

“不会。”

“有一些麻烦事要处理。”

“我了解。”

江岛下车前还系得好好的领带松开了，但慎介什么都没多问。

“由佳呢，我只照顾过她一小段时间，不过后来因为发生了一些事，所以就分手了，现在应该算是好朋友吧。但是女人就是很难搞啊！本来开开心心地来喝酒，结果又忽然回想起往日的事，就像小鬼一样闹起脾气来了，真是麻烦透

顶！”

慎介总算明白为何江岛开口说要送他回家了，他是预料到如果只有他跟由佳两个人，由佳一定会死缠烂打要江岛留下来。

“这件事情别说出去哦！”江岛竖起食指放在嘴唇上。

“嗯，当然。”慎介说。

江岛咋了咋舌，从副驾驶座捡起了一个东西。

“那家伙……真是拿她没办法。”

“什么东西？”

“手机！她掉在这里了。”

“啊，要还给她吧！你快去吧！”

江岛叹了一口气。

“不好意思，可以请你拿过去吗？如果是我去的话，事情又会变得麻烦了。”

慎介按捺住为难的表情，虽然觉得很麻烦，但江岛又说得没错，他也不想待在车子里苦等。

慎介说了声我知道了以后，把手机接了过去。

慎介走进大楼前往由佳的房间，虽然觉得她说不定已经睡了，但按了门铃之后，立刻就有了回应。门锁解开后，他打开门，看见由佳穿着衬衣站在门后。

“果然如此。”她噘着嘴说。

“什么？”

“手机啊！”

“是啊！你发现不见啰！”慎介将手机递给她。

“不是这样的，我是说，我早猜到他会叫你送过来。”

这句话让慎介顿时明白，由佳是刻意把手机留在车上的。

“你去跟那个人说，一个玩具玩得很开心，却没办法把玩具收拾好的小孩，是没有资格玩玩具的。”

慎介微微一笑，道了声晚安便离开了房间。他一回到车子，江岛就对他投以担心的目光。“如何？”

“没事，我还给她了。”

慎介坐进车的后座，因为坐在江岛隔壁会让他尴尬。

“这样子啊，辛苦你了。”江岛发动引擎。

“她好像是故意的。”

“什么？”

“故意把手机留在车上。”

“……哦。”

江岛发动了引擎，开车的方式相当粗暴。

慎介坐在后座，漫不经心地望着窗外。江岛抄了捷径，那是一条几乎没什么车的道路，红绿灯的数量也很少，车速已经逼近时速表的极限，显示出驾驶心情的烦躁。前方有人骑着脚踏车。

天空飘着细雨，潮湿的路面微微反射着路灯的黄光。江岛又拿起根烟叼着，他没用车上的点烟器，拿出在店里用的登喜路打火机点火。

第一次火没有点着，第二次也没有，正当江岛打算点第三次时，他的视线离开了几秒，集中在打火机上，连后方的慎介都盯着他的手看。

就在那一瞬间，某个物体进入慎介的视线范围，对江岛来说大概也一样，他发出一声惊叫。

一阵冲击传来，不过是非常轻微的冲击，甚至让人感觉比踩到空罐时的冲击还小。江岛当然意识到自己撞上那个物体，立刻急踩刹车，轮胎摩擦路面发出了刺耳的声响。紧急刹车的反作用力让慎介从椅上滑落，不过他已经清楚地目睹了前方的景象。

糟糕了，慎介心想。如果他没看错的话，他们的宾士车撞到一个骑着脚踏车的女性。

然而却发生了更加冲击性的事情，耳边传来东西激烈碰撞的声音，慎介从车窗往外看，不由得瞪大了双眼。

一台红色车辆激烈撞上一旁的建筑物，不仅如此，有一个人被夹在墙壁与车子之间，那个人气力全失，一动也不动，慎介立刻就判断那个人已经死了。

江岛下车，靠近红色车辆，慎介此时才注意到那是一辆法拉利，不过没看到驾驶座上的人。

慎介环顾四周，周围尽是一些像仓库的建筑物，看不到任何民宅，除了他们以外，尚没有其他人知道这里发生车祸。

接下来慎介仔细观察他们宾士车的位置，车子大幅度冲入对向车道，看来那辆红色法拉利是闪避不及，在天雨路滑的情况下，紧急刹车的结果就是方向盘失控，整台车失速撞上一旁的建筑物。

江岛走了回来，但他没有坐上驾驶座，而是打开后座的门，他眉头紧揪，坐到慎介身旁。

“事情很糟啊！”他发出呻吟。

“那个人……没救了吧？”

“大概吧！”

“那台车的驾驶呢？”

“他好像没事，人还活着。”

“打电话报警比较好吧！不，应该先叫救护车吧！”慎介在口袋内翻找，掏出了手机，正当他按完一一九，准备按下通话钮时，“等一下！”江岛出声制止他。

怎么了？慎介问。

江岛没有立刻回答，陷入了沉思，过了十几秒之后，他直视慎介的眼睛。

“慎介，跟我做个交易吧？”

“什么？”这句话太出乎慎介意料，他霎时搞不清江岛的意思，“你说交易是什么意思？”

“没时间了，我就简单地说明，这台车当成是你驾驶的，你从‘Sirius’开这辆车送由佳回她住的大楼，而我则没有坐这辆车。”

“噢，可是那样我不就——”

“当然我有谢礼给你。”江岛露出完全豁出去的眼神。“我给你现金一千万。如果你有了这笔钱，开一间店就不再是梦想了吧！”

慎介神情专注地回看对方的脸。“江岛先生，你是认真的吗？”

“希望你快点决定，等会如果有人经过的话，事情就很难瞒过去了。”

“等一下，就算身上有再多的钱，被关进监狱里人生就毁了吧！”



“没问题的，车祸的状况你应该也很清楚吧！确实是我们这辆车先撞到没错，但是车祸的关键却是那一辆，你不会真的被判刑的。”

“可是导致那台车失控的原因，是我们开到对向车道去啊！”

“话这么说是没错，但也没办法百分之百说都是我们不对，你安心吧！我认识很厉害的律师，你只要忍受一些麻烦事就可以了。这样你就有一千万，条件还不赖吧！”

江岛双眼布满血丝，一副被逼到绝境的样子，慎介看到眼前的状况，反而不可思议地逐渐冷静下来。

慎介心中萌生了一个念头，这不正好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吗——

慎介看着江岛，伸出五根手指头。

“什么意思？”

“五千万，用这个价钱成交。”

江岛脸部扭曲，“你是认真的吗？”

“认真的，一千万太不划算了。”

“我付不起五千万。”

“那么，你最多可以付多少？”

“在这边浪费时间，对彼此都不好吧！”

“所以我也很急啊！请快回答，你最多可以出多少？”

江岛瞪着慎介，眼神里透露着憎恶。“三千万。”

“好吧！”慎介点了点头，“不过，如果你不肯拿出来的话，我可是会向警方全盘托出的！”

“我知道。”

“由佳小姐的部分怎么办？我如果告诉警察今晚到这里来的路线，警方应该会再去跟她确认吧！”

“我会事先跟她套好，不过警察在早上之前应该都还不会行动吧！”

“这样就好。”

就在他们交谈结束，达成了协议后，终于有一辆车接近，是一辆小货车。小货车经过慎介他们的车，在二十公尺前左右的地方停了下来，似乎注意到有车祸发生了。

“慎介，拜托你了。”

“三千万哦！”慎介说完，跨过前座椅背，移动到驾驶座上，然后打开门走出去。

一个男人从小货车上走了出来，是个穿着工作服的矮小中年男子。

“喂，你还好吧？”男人问道。

慎介举起手，表示自己没事。

“需要叫警察或是救护车吗？”

“我们自己会叫。”慎介大声回答。

“有人受伤了吧？最好快点处理。”

看来是个爱多管闲事的男人，让慎介感到很麻烦，若是想骗过警察，目击者尽可能越少越好。

“真的不要紧，伤势没有很严重。”慎介对男人说，并不想那男子接近车祸现场，一旦对方发现了尸体，像这类型的男人一定会多管闲事。

“有电话吗？”身穿工作服的男人问道，他边问边走了过来。

“嗯，有。”慎介拿出手机给他看。

此时，法拉利的门开了，走出一名看来惊魂未定的男子，身上似乎没受严重的伤。

小货车驾驶看到法拉利的驾驶后总算可以接受。“确实不太严重。”他说完便转过身，回到了小货车上。

慎介走近那辆法拉利，下车的男子年纪看起来跟他差不多，穿着深咖啡色的衬衫。男人瞥了慎介一眼，一言不发地从上衣口袋拿出手机。

“你有受伤吗？”慎介问。

男人没有回答，反过来问慎介，“你报警了吗？”

“还没。”

“那你报警吧！”男子一说完就按起了手机的号码键。

“你打电话去哪？”

“我自己有需要联络的地方。”男人粗鲁地说。

此时，被法拉利撞到的人体映入他的眼帘，那人的长发垂至前方，看不见脸，然而却可以清楚看到那人人口中不断有东西流出，黏答答的液体

弄脏了法拉利的引擎盖。

慎介抑住想呕吐的冲动，拿起自己的手机，按下1、1、0的数字键。

等待接通的同时，他一边朝宾士看去，江岛已经消失得不见人影了。

以上就是车祸的真相——

慎介回到家后，第一件事就是整个人躺到床上，然后就这样伸展四肢，做个深呼吸。

五千万吗……

还不错，他想，只要有了这些钱，想做什么事都可以。虽然接二连三发生奇怪的事情，但也多亏如此，才从三千万变成五千万。

我运气真好，实在是太走运了——这是慎介的真实感受。那起车祸是他命运的交叉点，当时要是退缩了，今天就不会这么幸运。人果然在一决胜负的时候，就应该毅然决然地出手一搏。

承办车祸案件的警官，当时对慎介的供述毫不怀疑。因为这起车祸几乎没有疑点，况且根本没人想得到，居然有人会替别人造成的死亡车祸顶罪。

关于车祸赔偿方面，江岛的朋友汤口律师全都谈好了，慎介并没有什么事好做。令他意外的是，与另一个肇事者的协商也没产生争执，协商顺利地完成了，因为慎介这方是车祸肇始的一方，他原本以为对方会趁机狮子大开口，实际上却不是如此，根据汤口律师的见解，对方似乎也希望尽快把这件事解决。

除此之外，刑事法庭的审讯也顺利地了结，如江岛当初所预料的，法官并没对慎介下徒刑判决。

慎介在车祸后立刻就从江岛那里拿到三千万日元，并且把钱藏在浴室的镜子后面。虽然他对成美说过全部的事发经过，却没说出钱藏在哪里。

“要是你现在就把钱用光的话，一定会遭到别人怀疑的哦！再等个一两年，等大家对这件事的关心转淡之后，再去用那笔钱开店吧！”她这么说。

成美并没有追问钱放在哪里，不过似乎对三千万日元这个金额不太满意。

“对方可是‘Sirius’的老板呢！别说五千万了，搞不好连一亿都拿得出来，江岛先生他一定有不能肇事的隐情，你真是错失良机了！”

她老是问慎介要不要试着再和江岛重新交涉，每次慎介总是劝她说“人的欲望太深的话，一定没好事的！”

过了一阵子，慎介知道成美的揣测是正确的。江岛过去曾发生过类似事件，如果是有前科的人，很有可能得不到缓刑，甚至会加重刑责，江岛担心的就是这个。

慎介从床上坐起，凝视着成美的梳妆台，仿佛看得见镜子映照出她的脸孔，慎介总是像这样子看她化妆。

成美真是个愚蠢的女人，他心想，老老实实地等着不就好了？时机一到，两人就能一起享用那三千万了。

结果成美这个女人，居然想把三千万据为己有，莫非她想用这笔钱和其他野男人展开新生活？所以当慎介遭到岸中玲二攻击而丧失记忆时，对她来说正好是个天大的好机会，既然慎介



已经忘记有三千万元这件事，把钱偷走也无须担心慎介会来追回那笔钱，就算哪天真的恢复记忆，想起这笔钱时，她也早消失在世界的另一端了。

慎介心想，成美趁他住院时搜遍了整个屋子，她可能确信钱就放在这间屋子的某个地方，即使是在他出院后，她一定也秘密进行搜索，然后总算找到洗手台的镜子后面。

光是把三千万元据为己有并不成问题，只要随便找个理由和慎介分手，就不会启人疑窦，然后展开新生活，可是她却贪婪地想拿到更多钱，所以才会和江岛见面，要求更多的封口费。

江岛有没有同意这笔交易，其实情况已经很清楚了。

慎介从口袋拿出手帕，他掀开手帕，望着包在里面的指甲，眼前浮现成美小心翼翼修整指甲的神态。

他发觉口水变得苦涩，于是咽下那口口水。

慎介了解江岛这个男人，他并不是个宽宏大量的男人，凭这一点绝对不可能爬到他今天这个

地位。那个男人深不见底的狡猾和冷酷，慎介老早就见识过好几次。小女孩向他要求增加封口费，他可不是那种会乖乖拿出来的简单人物。

“真是愚蠢。”慎介脱口说出。

他对成美的情感还称不上真正的爱情，不过就好像穿过的旧衬衫一样，还是对她有一丝的不舍，一旦清楚知道已经失去，胸口还是会有一股感伤。

慎介起身，打开壁橱，里面放了一只大型的旅行提袋，这是成美在夏威夷买回来的名牌包。他把提包拿出来，放在地板上。

他迅速环视室内一圈，首先走向木制衣橱，打开了橱门，挂在里面的几乎都是成美的衣服。他的衣服寥寥可数地参杂在里头，他从中选了几件看起来功能性强且比较新的放进提袋中。

他不知道江岛会不会爽快地拿出五千万，要是一个不小心，就会步上成美的后尘。要和这样老谋深算的人打交道，出奇制胜是成功的关键。

一到早上他就会离开这里，反正江岛应该会打手机联络他。只要搞不清楚慎介的栖身处，即使江岛意图不轨地无从下手，慎介非得进行这笔交易不可。若是想顺利地拿到钱，暂时隐蔽行踪是需要的。

五千万元。

想到这个金额心情就会雀跃不已，只要有这些钱，要完成一两件大事都不成问题。

慎介把日常生活用品塞进提袋，想起了自己十八岁时来到东京的情景，宛如置物柜般狭窄的1k房间，每天都以打工度日，梦想就这样一点一滴地消失无踪。

这是挽回一切的机会，就像扑克牌重新洗牌般，况且这次自己手上还拿到一排的A。

拼了，他口中念念有词。

玄关的门铃在此时响了起来，慎介正准备将盥洗用具放进提袋中，他停下手边动作。

究竟是谁，都这个时间了。

慎介站起来，不发出任何声响，缓缓靠近玄关。门铃又响了一次，对方似乎站在门前。

江岛吗？脑中浮现这个念头，但是他不可能这么快就准备好了，慎介随即否定了这个猜测，无论有什么企图，江岛独自来访绝对没有好处，如果想出手杀人，应该会出其不意。

慎介走近门扉，眼睛靠近门上的窥孔，不发出任何声音。

他透过窥孔看到外面，一看到站在外面的人，心脏随即剧烈跳动，差点就惊叫出声。

是琉璃子！那双诱人眼眸，正定睛注视着镜片，似乎早料到慎介会透过窥孔窥伺。

慎介全身僵硬无法动弹，呆立当场，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为什么？为什么这个女人会到这里来？

琉璃子再次按下门铃，门铃声剌着慎介的心，慎介的背脊感觉有如冷风吹袭，汗毛直立。

慎介心想，绝对不能开门，他全身上下警铃大作，打定主意绝对不让那个女人进来。

可是下一个瞬间，出现了令人震惊的事情，门后的女人有了动静，他才这么一想，就听见东西插进钥匙孔的声音。

就在慎介的凝视中，门锁喀一声被打开了。

慎介一脸茫然地望着开始旋转的门把，他这才想起，当自己被困在那栋摩天大楼里的时候，瑠璃子复制了一把这房子的钥匙，这女人到底为什么要把我逼到这个地步呢？——慎介一边想着，一边思考对策，霎时周遭的所有事物仿佛都与现实脱离。

他看到门打开才回过神来，被拦堵的危机感，一口气流进了胸口。

慎介向后退，在房间中央摆出戒备的姿势，虽然也不是对自己的力气特别有自信，不过他认为自己比常人更习惯暴力，只要他认真对付，即使瑠璃子身上有武器，应该也可以轻而易举把她撂倒。然而现在的他却对瑠璃子异常恐惧，心脏剧烈跳动，就快要喘不过气来。

瑠璃子进来了。

她穿着黑色针织衫，黑色裙子同样长及脚踝。

“为什么……”慎介说，“为什么你会来这里？”

瑠璃子默然无语地凝视慎介，泛着富含深意的微笑，就这样走了进来。她的身体即使走路，动作也不怎么大，脚藏在裙子内或许是主因，但她简直就像是用滑行的方式朝他逼近。

“你不要过来！”慎介瞪视着她，将双手往前伸。

瑠璃子的嘴唇略微动了一下，似乎在说些什么。“咦？”慎介问。

“……我说过了吧。”她又说了一次，声音细如蚊蝇。

“你说什么？”

“我之前说过了吧！你没办法离开我的身边，这个命运是无法违抗的。”她以那一贯低如横笛般的嗓音说道。曾经让慎介神魂颠倒的声音，如今让他浑身起鸡皮疙瘩。

“开什么玩笑！都叫你别过来了！”

他像是要将绳子丢出去般猛力挥动手臂，拼命想往后退，可是双脚却无法顺利移动，突然他一个踉跄跌坐在地。

慎介想迅速站起来，但双脚却完全无法施力，全身肌肉似乎也开始不受控制。

瑠璃子站在他的面前，慎介仰望着她，和她四目相对。

他的下半身在这个瞬间彻底麻痹，连要挺起上半身也变得困难，于是他只好狼狈地躺下。好不容易可以移动手臂，但就算他奋力按压地板，背部仍像是被粘着剂黏上去似地无法离开。

瑠璃子双脚跨在慎介大腿两侧，慢条斯理地蹲了下来，接着将他的衬衫纽扣缓缓解开，用嘴舔舐他裸露出来的胸部与腹部。

“住手！”慎介大吼，不知从哪生出的力量，他用力抓住瑠璃子双肩，试图挣脱开来。

她的唇离开慎介的身体，重新凝视着他的脸，眼神看起来像是捕捉猎物似的，她身体弯曲的样子，令人联想到猫。



瑠璃子的手放到慎介的裤子扣环上，她解开扣环，拉下拉链，然后脱下他的内裤。慎介的阳具就露了出来，完全没勃起，就这么瘫软着。

瑠璃子的眼睛绽放光芒，犹如蛇吐信般地吐出舌头，她含着慎介的阴茎，犹如猛兽贪求着猎物似的，保持这个姿势，再次抬眼见他。

她的舌头在口腔里与阴茎交缠，以最性感的动作刺激男人最敏感的部位。

她发疯了——慎介心想。他虽然有这样的想法，下半身却完全被让人窒息的快感支配。在宛如被五花大绑而无法动弹的状况下，仅给予一点快感，这种被支配的异样感觉，反而让快感更加剧烈，慎介瞬间勃起了。

瑠璃子的嘴让快感更加奔放，她的头大幅度地摆动，盖在脸上的头发甩到脑后，接着她俯视慎介，长裙下的腰部一点一点往前移动。

瑠璃子的动作停止了，她将手伸入长裙内，握住慎介的阴茎。

慎介在那之后才知道她没穿内裤，阴茎前端有种微微温热的触感，她的那里也早已湿润。

她沉下腰部，将他的阳具吞没体内，慎介的身体不断颤抖。他自己也不清楚这究竟是激情还是害怕。

瑠璃子缓缓上下摆动腰部，脸上浮现征服男人的喜悦，鲜红的舌头在她口中忽隐忽现。

“停下来！”伴随着呻吟声，慎介大喊，他想要摇晃身体，但完全无法施力。

“为什么要停呢？”女人问：“射在我身体里面，这样的话，我一定会怀孕。我要你的孩子。”

“别说蠢话了。停下来！”

“如果你想停下来的话……”瑠璃子抓住慎介的双手，举了起来，放到自己的脖子上。“那就杀了我，除此之外你无路可逃。”

“不要这样！”

“那就两个人一起下地狱吧！”

瑠璃子一说完，就狂声大笑起来，诡异的笑声，仿佛是猫从喉咙里发出的声音。

慎介身上如浪潮般的阵阵快感，不受到这种异常事态的影响，他的阴茎毫无变软的迹象，疼

痛感逐渐增强。

快不行了，慎介心想，他知道自己就快射精了。

慎介用双手抓住瑠璃子的脖子，稍微使了点劲，希望恫吓瑠璃子失序的举动，不料她脸上却浮现欢喜之色。

“是啊，杀了我，就像那时候一样。”

“那时候……”

“是你杀了我！都是因为你，我才会像黏土工艺品般被压扁而溃烂，你那时候杀了我啊！快想起来啊！”

不对，不是我……慎介正想大叫。

这是，电话铃声响起，是手机。手机在慎介的裤袋里响着。

瑠璃子吓了一跳，停下了动作，支配慎介身体的咒缚，在这个瞬间解开了，他全身肌肉的力量也苏醒了。

慎介使尽全身的力气，把跨在他身上的女人一把推开，然后迅速起身，急忙冲向玄关，开门飞奔而出，然后再把门关上，用背部压住门，

把衣服穿上。手机仍旧继续响着，可是他无暇管电话，他一离开门板，就急忙从一旁的阶梯口狂奔而下。

下到一楼后，他从大楼的后门冲到外面，瑠璃子似乎没有追过来的迹象。尽管如此，他依旧不断奔跑着，直到他距离大楼约莫三个街区远，才逐渐停下脚步。旁边有一间像是木材公司的仓库，前方停了两辆卡车，他躲到仓库里。

慎介重新调整呼吸，朝大楼的方向窥探，仍旧没见到瑠璃子。

慎介无意识地深深叹了口气，到了此时，他才感觉到肺部有疼痛感。最近他几乎没做什么运动，有好几年没这样全力奔跑了。

他把手伸向胸前的衬衫口袋，拿出香烟与抛弃式打火机，香烟只剩下一根。他叼着香烟点了火，大口吸了一口烟，这更加剧了胸口的疼痛感。

手机铃声停止了，慎介凭借路灯的光线照着荧幕，凝神细看，上面显示着来电者的号码，是陌生的电话号码，但慎介认为多半是江岛打的，

他想不到除了江岛还会有谁会在这种时间打电话过来。

他直接按下拨通键回拨，才响到第三声，电话接通了。

“喂！”传来男人的声音，但不是江岛的声音，慎介虽然觉得耳熟，却无法立即回想起究竟是谁。

“喂，我是……雨村。”慎介试探性地说。

“啊，你接了！刚刚我打过电话。”

慎介一听到这句话，便猛然想起声音的主人。

“是木内先生……吧？”

“不好意思在这种时间打电话给你，你睡了吗？”

“没有，我醒着，怎么了？你不是叫我不要再跟你扯上关系吗？”

“你自己不是也说不想再和我牵扯吗？不过，因为状况不同了，我只好改变主意。”

木内的语气有种紧迫感，慎介直觉与琉璃子的事有关。

“是她的事吗？”慎介问。

看来慎介猜中了，因为木内沉默半晌才压低声音问，“难道你发生什么事了？”

“就是发生了啊！”慎介说：“就在刚才，她到我房间来了。”

木内在电话另一端喃喃自语，然后他咋了咋舌。

“她现在也在那里吗？”

“我目前是一个人，一个人在外面。”慎介接着说：“我真是逃出来的。”

“她人在哪？”

“我不知道，搞不好还在我房间里。”

木内又陷入沉默，可能是震惊到说不出话，也有可能是正在想善后的对策。

“你现在人在哪？”木内问。“在大楼附近吗？”

“距离大楼约一百公尺左右，躲在卡车缝隙间，让她找不到我。”

“这样吗？”木内稍微思考了一下子后说：“你住的大楼是在门前仲町吧？”

“你知道的还真清楚。”

“我记得沿着葛西桥道应该有一间家庭餐厅。”

“有，我人就在那附近。”

“那么你可以在那里等我吗？我马上过去你那里。”

“你打算跟我说明实情了吗？”

“就是这个打算。”

“好，可以。你大概要花多久时间？”

“我不知道，但我会尽快赶过去。”

“我明白了，你快点过来啊！”

知道了，木内说完便挂断电话，慎介将木内的电话号码储存在手机里，然后把手机收回口袋中。

墙壁上的时钟显示清晨四点四十分，店里除了慎介之外，还有其他三个客人。其中一人坐在吧台边看报纸边喝咖啡，另外两人则是坐在最深处的桌子用餐，不知在窃窃私语什么，三个人全是男性。

慎介点了维也纳香肠、薯条和啤酒，他慢慢将这些东西填进胃里，眺望着来往于葛西桥道的车辆。

他整个脑袋被刚才琉璃子的事情占满了。

大概是她回到环球塔的住处之后，发现慎介逃了出去。然而琉璃子，不，是上原绿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慎介知道她想替岸中美菜绘报仇，不过不知道她想用什么方式报仇。如果要杀慎介的话，之前有好几次的机会，她拥有一种不可思议



的力量，也就是让对方无法动弹的力量，凭借这股力量，慎介数次陷入动弹不得的窘状。刚刚也是如此，然而她却并没有想要夺去他的性命，这是为什么呢？

话说回来，她为什么要变身成岸中美菜绘呢？为什么她要化身为男友木内春彦引发车祸致死的女人？她认为这样就能拯救男友吗？慎介立刻否定了这个想法，站在木内的立场，女友化身成被自己杀死的女人，这种情况只有地狱一词可以形容。

上原绿与岸中美菜绘，两人之间究竟有什么关联呢？

慎介尽可能抽丝剥茧地回想之前发生的所有事情，从最初开始的一点一滴，连任何琐碎的小事也不放过，全都重新检视一遍，他认为一定可以在某个细节找到线索。

与琉璃子相遇、和她做爱、岸中美菜绘的幽灵——没有真实感的事情陆陆续续在他脑中重现，他心想，自己的精神状态是不是还正常？说不定自己已经疯了，看到的一切全是幻觉，但无

庸质疑地，有好几项证据显示自己没疯。

杯子里的啤酒只剩下几公分，慎介打算一口把它喝光，但当举杯到嘴边时手停了下来，因为他突然想起一件事。

他和木内春彦初次在“Sirius”见面时的情形。

木内不经意说出的一句话，突然刺激到慎介的脑细胞，那时他无心说出的一句话，对现在的慎介来说，暗示了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

“难道说……”他喃喃自语，坐在吧台的客人稍稍转过头来。

怎么可能？这次他在心中低喃，不可能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然而在他心中萌芽的疑惑，瞬间膨胀了起来，他认为除此以外没有其他答案了。

慎介瞥了一眼手表，他迫切地想证实自己的想法，想直接冲去质问木内本人。

从木内住的日本桥滨町到这里，开车赶一点的话花不到十分钟，木内也说他会尽快过来，算算时间他老早就该出现了。

过了一会，慎介开始猜想其他的可能性，他抓起放在桌上的账单站了起来。

结账之后走出餐厅，朝着自己住的大楼急奔而去。

太大意了，慎介边走边后悔，木内打电话给他的目的，只是因为上原绿不见了。当他在找人时，想到上原绿或许会到慎介那里去。

木内叫慎介在家庭餐厅跟他会合，并不是真的有事要谈，目的只是要慎介从大楼离开。简言之就是调虎离山罢了，而他居然就这样傻傻地被木内耍弄。

慎介一抵达大楼，就看到一辆外国进口车停在门口，汽车旁有三名男子伫立，其中一个就是木内春彦。

慎介笔直地朝他走近，另外两个人先注意到他，最后木内才朝他看来，脸上的表情不知是困窘还是别扭。

慎介停下步伐，和木内保持约莫二公尺的距离。

“这是怎么一回事啊，木内先生？”慎介说，“你究竟是什么意思？”

木内背转过脸，以手掌搓揉着下巴，另外两人直盯着慎介瞧。

“请你好好说明！”慎介又说。

“我等一下就会说明！”木内粗暴地说。“现在最要紧的是要先找到她。”

“没找到吗？”

“嗯。”

“也到我房间看过了吗？”

“没锁门啊！”

这是当然的吧，反正就算门上了锁，你也会破坏掉吧！

“天亮的时候，她就会消失。”慎介稍微抬头望，天边露出鱼肚白。“她总是这样。”

“是这样吗？”木内说。

“我有点话跟你说，很重要的事。”

木内听到慎介这句话，总算和他目光相对，慎介笔直地回看着他。他认为只要自己这么做，木内就能够了解他想表达什么。

“木内先生……”其中一名男人出声了，他的呼喊似乎是在请求木内作出决定。

木内向那名男子点了点头，“你们先回社长那去吧！”

男人们对他鞠了躬后便坐进车内，低沉的引擎声响起，车子扬长而去。

目送车尾灯消失后，慎介看着木内。

“社长是指她的父亲吗？”

木内大概认为没回答的必要，直接忽略这个问题，只是说了句“拦辆计程车吧”，然后迈步走了出去。

两人来到马路上，旋即有辆空车经过。木内举起手，拦下计程车，坐进车内后，指示司机“往滨町站”。

“是要去你住的大楼吗？”

“搞不好她已经回去了。”

“所以说，她平常都待在你的住处吗？”

木内没回答，径自望着窗外。天色已经完全亮了，马路上也喧嚣起来。

计程车抵达滨町公园旁，木内告诉司机，到这里就可以了。由于道路是单行道，没办法开到大楼正前方。

慎介先行下车，木内付完车钱后也随之下车。

木内默默无语地向前走，慎介尾随在他身后。

他们渐渐接近Garden Palace，木内边走边把手伸进裤袋，然后把钥匙拿出来。

“木内先生，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在木内身后的慎介问道。

“等一下再问。”

“很简单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你只要回答是或不是就好。”慎介接着说。“你也是替人顶罪吧？”

木内停下脚步，转过身盯着慎介看，眼睛散发认真的光芒。

“你的记忆恢复了吗？”

“就在几个小时前，可是……”慎介摇了摇头。“我原本不知道你也是替人顶罪，我左思右

想之后，才想到只有这个可能了。在‘Sirius’碰面时，你不是这么跟我说，‘可是就没有什么犯了罪的感觉啊，你应该也是这么觉得吧。’我仔细推敲这句话的意思之后，觉得只剩这个答案了。”

“原来如此。”木内点点头，他合掌搓了搓脸，前后左右扭转脖子，隐约可听见他的关节喀喀作响。

“我的推理没错吧？”慎介问。

“算吧。”木内回答。“你说的没错，我也是替人顶罪。”

Garden Palace银色电梯壁反射着微弱的光茫，慎介凝视着那道光芒，和木内一齐上到五楼，木内家是五〇五号房。

木内一打开房门，先叫慎介稍等一下，独自一人走进里面。过了二、三分钟之后，门扉再度开启，木内从里面探出了脸。

“OK,进来吧！”

“她人呢？”

“不在。”

慎介踏入室内，走廊笔直地往前延伸，尽头有一扇装了玻璃的门，由于光线昏暗，看不清楚玻璃后方的情况。

木内进入玄关，打开了左方某个房间的门。



“空间有点狭窄，请你忍耐一下，能让客人进去的房间就只有这里。”

这间房间确实稍微整理过了，里面有书架与一张小书桌，角落摆着音响与电视。

“那里是？”慎介指着走廊尽头的门。

木内霎时皱起眉来，接着目不转睛地望着慎介。

“你想看吗？”

“可以的话。”慎介回答。

木内有些犹豫，但最后只是叹了口气，点了点头。“真没办法。”

他打开走廊尽头的门，走进里面，打开电灯。

“好了，进来吧！”

慎介听到他的声音，也跟着走进里面。看到室内的景象之后，慎介一时语塞。

那里简直就像是剧场的后台，挂了很多衣服的移动式衣架杂乱地摆置，桌上放了化妆品，另外墙上并排挂着好几面全身镜。

“这里是怎么回事？”过了好一阵子，慎介才终于开口。

“她变身的房间。”木内回答。“变身为岸中美菜绘的房间。”

“在里面……”

慎介伸手触摸挂着的一件洋装，他记得自己看过这件衣服，那是她第一次出现在“茗荷”时穿的衣服。

慎介看着木内。

“那个时候开法拉利的人是她吧？”

“没错。”木内拉近一张餐桌椅，坐在上面。

“我跑到车子那边时，就已经没看到她了。”

“因为她在车祸后就逃走了呀！”木内翘起脚。“虽然这么说，她也没逃多远。老实说，她就躲在旁边的仓库，一直躲在那里。”

“你之所以替她顶罪，是出于对她的爱吗？因为不希望女友留下前科纪录？”

“都有，不过还有更重要的隐情。从当时的状况考量，如果是我开的车，应该可以获得缓刑，但如果换成是她，恐怕得不到缓刑。”

“她之前曾经是重大车祸的肇事者吗？”

“不。”木内摇摇头后说。“那一天，我们从‘Seagull’回家。”

“酒驾吗？”

“算是吧！”木内搔了搔鼻侧。“我们在店里时，就说过回去的时候由我开车，所以我一滴酒也没沾。然而真的要回家的时候，她却坚持要自己开车。她说自己只不过是喝了点小酒，怎么可能醉，实际上她的酒量也很好，确实看不出来她喝醉了。我想应该没有关系，所以把车钥匙递给她，这个决定是错的，我当时根本就不该让她开车。”

然而慎介却在心里暗忖，木内应该也很难摆出强硬的态度，尽管两人是男女朋友的关系，但是上原绿却是高高在上的社长千金，想必大多都是她掌控主导权吧！

“她对自己的开车技术很有自信，似乎很讨厌被别人认为她喝了点酒开车就不行了，她总是开得很快。这种时候，要是有一个不小心，就会产生不可收拾的后果，我能做的只有踏稳双脚，默

默在旁边守护她而已。”

“可是，车祸还不是发生了？”

“我话先说在前头，怎么说都是你们应该要负责。”木内说：“那种时机点闯进对向车道，就算我们的速度没有过快，也是躲不了的。”

“车又不是我开的。”

“我知道啦！”木内说着点了点头。

二人沉默片刻，陷入各自的沉思之中。

慎介先开口问。

“是你开口说要替她顶罪的吗？”

“当然，绿当时陷入恐慌，完全没有思考能力。”

“你是出于对她的爱，才替她顶罪吗？还是有自己的盘算？”

“盘算？”

“哎呀，当然做人情嘛！对她也是，对她家也是。”

木内耸了耸肩。“老实说，我自己也不清楚，总之我想到的，就是不能这样把她交给警方，说是出自对于她的爱或许比较帅气，但我想

原因应该不只是这个而已。但我不记得在那一瞬间心里有所盘算，勉强要说的话，应该是出于自己的习性吧！”

“习性？”

“因为受雇于人啊。”

“原来如此。”慎介点了点头，他觉得自己也能体会。

“走运的地方只有一点，那就是另一方的肇事者是你们。”

慎介不懂他的意思而歪着头，木内接着说。

“发生车祸后，那个人立刻就来到我们车子这里，那个叫江岛的人。”

“我记得是这样没错。”

当时江岛前去查看红色法拉利的背影，在慎介脑海中再次浮现。

“那个人来的时候，绿还坐在驾驶座上，那人探头进来，问我们有没有事，我就那一瞬间下定决心，决定要替她顶罪。”

“你对江岛那么说了吗？”

“我对他说——拜托你把开车的人当成是我，因为我有隐情。那个人虽然感到诧异、却只说不要对他造成不利就可以了，我说的走运就是这一点。要是对方是个顽固的人，这种交易就无法成立了。”

“都是你对他说这种事，江岛先生才会想找人替他顶罪。”

“似乎是如此，这件事情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慎介现在总算了解了，尽管状况那么棘手，但是车祸相关的责任协商，却是意外地顺利，原来是因为两边都各有隐情。

“我在车祸发生后走过去时，你正在打电话。对方是谁？”慎介问。

“我是打给社长，告诉他事发经过，拜托他立刻把绿带回去。”

“她父亲应该会对你的忠诚喜极而泣吧！”

“谁知到，当时他应该认为那种小事是理所当然的！毕竟他可是要把心爱的独生女下嫁给一个平凡的上班族啊！”

“你说当时，那表示事情之后出现变化了？”

“也算是这样吧！”木内点头。“我万万也想不到她居然会被缠住。”

“缠住？”

“对……”木内凝视着慎介的眼睛，静静地说。“被岸中美菜绘附身了。”

“你在开玩笑吧？”慎介的脸颊有些抽搐。

“当然我只是打个比方啦，可是后来发生了许多怪事，也只能用这个词汇解释了，或许说正在不断发生，以现在进行式来表达比较恰当。”

“我不懂你说的话。”

“这样子啊！”木内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他面向挂在衣架上的洋装，触摸起袖子的部分。“我想问你，你对车祸经过记得多少？”

“要说多少的话，倒不如说全都记得。虽然曾经忘记过，但现在几乎全都想起来了。”

“车祸那一瞬间的情形呢？”

“记得。想说是不是撞到什么，接着就传来很大的声响。当我注意到你们的时候，车子已经撞上墙壁了。”



“如此一来，如果你仔细看过的话，你应该看见墙壁与车子之间夹着一个人啰？”

“是的。”

“我就说吧！”木内吁了一口气。“你们看到的也顶多就是这样而已。”

“你想表达什么？”

“我们……”木内重新面对慎介。“看到的景象和你们截然不同，或许该说被强迫看到的吧！毕竟最后夺走岸中美菜绘性命的，是我们的车。”

“你一直记得当时的情形吗？”

“连做梦都会梦到。”木内微微一笑，但那抹笑容一闪即逝。“我直到现在都能清楚地回想起来，当时车子辗过女性身体的感觉。明明就只是一瞬间发生的事，却觉得像是慢动作重播似的，感觉到她的身体被一点一点地辗过，一个活生生的人，逐渐变成一具尸体。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尽可能全部忘记，然而我大概这辈子都忘不了吧！”

慎介感觉自己背脊发凉，同时也觉得口干舌燥，想要喝水。

“尤其感觉好像有东西烙印在自己的网膜上，完全挥之不去，你觉得那会是什么？”

不晓得，慎介以摇头代替回答。

“是眼睛。”木内回答。

“眼睛？”

“对。就是眼睛。”木内用手指着自己的眼睛。“岸中美菜绘临死前的眼睛，直到她断气之前，她的瞳孔都绽放着执拗的光芒，那是对自己的生命执着，却又不得不走向死亡的悔恨光芒，对杀人凶手的憎恨之光，我这辈子都未曾见过这么可怕的眼睛。”

慎介听着木内说话的同时，也回想起自己其实也看过那双眼睛，他心想大概就是那双眼睛。琉璃子偶尔显露出来，那一双深不见底的眼睛。岸中玲二所制作的那些人偶，全都拥有可怕的眼睛。

“你不觉得很不公平吗？在那场车祸当中，我们和你们被定的罪几乎同样的重，可是你们却

没实际感受到致人于死的感觉，而我们呢，却是眼睁睁地看到被害者死亡。”

慎介没有回嘴，只是沉默地站着。

“可是我的情况还算好，岸中美菜绘的眼睛并没有朝着我看，她瞪视的人是绿。绿的身体感受到自己开车撞到女性的身体，又和那个女性四目相对，直到她死前的最后一刻。”

慎介用力紧紧握拳，以全身的力量紧握著，因为不这么做，他的身体会不停颤抖。他连想象绿的心境都感到惊悚无比，更别提真正经历这一切的当事者。

“那双眼睛夺走了绿的一切，也可以说把她的心完全杀死了。自从车祸发生以后，绿就等同于废人，人虽然活着，但其实是死了，或许是受到那双眼睛强烈憎恶与愤怒的力量影响吧！”

“医学也无能为力吗？”

“她的父亲一定试过所有的解决方式，只是都失败了。最后只得到一个普通到极点的答案，要她待在安静的地方疗养一阵子。尽管如此，又不能把她丢在我们照顾不到的地方，所以选择的

地方就是——”

“环球塔。”

木内对慎介的回答点了点头。

“就是这么回事，那栋摩天大楼的房子就成了她的疗养所。”

“那里成了监禁她的牢笼。”

“确实有监禁的目的在，因为她有时会出现暴力举动。不论何时何地，她都觉得岸中美菜绘盯着自己看，当她无法忍受内心的恐怖与压力时，就会开始发作。”

慎介回想起那间房子各种的构造，自动上锁系统、堵塞起来的窗户，全都是为了她才这么设计的。

“然而不管过了多久，绿的状况都完全没有好转。此时有人提出了建议，认为绿大概是因为致人于死，苦于良心的谴责，或许可以试着以某种形式悼念死者。绿的父亲接受了这个意见，命令我安排一切事宜。”

“怎么供养？”

“一开始很普通，我和岸中玲二取得联络，跟他交涉，问他是否能让我前往佛坛捻香。对他来说，我是个可恨的杀人犯，所以他的态度很强硬，一口回绝了，于是我就这么试着拜托他，我说，希望由我的未婚妻代我过去上香，难道这样也不行吗？”

“岸中的回答是？”

“当然他没有立刻同意，总之，他对与我们接触这件事很不开心，不过那也是无可厚非的。经过我数次的斡旋后，他终于愿意让绿去上一次香了。”

“所以你就让她去上香了吗？独自一个人到岸中那里？”

“我内心感到不安，一股无法言喻的不安……她会不会见到岸中美菜绘的照片就陷入恐慌？岸中玲二会不会脱口说出多余的话？然而这似乎是拯救她的唯一方法，当时如果有其他可能的解决方法，不论是什么方法，我们也都只能试试看。”

“那么，结果呢？”

“应该说超乎想象吧！”

木内走进厨房，打开冰箱，拿出看起来像是装着咖啡粉的罐子。慎介心想，这台大型冰箱应该就是为了他与绿的新婚生活而买的。

“喝咖啡吗？”木内问。

“嗯，好。”

木内把水加入咖啡机，装上滤纸，倒入咖啡粉。

“绿很喜欢喝咖啡，因此本来要买可以冲出正统咖啡的咖啡机，可是，那个事件发生之后，她就完全不喝咖啡了，所以只买这种简单的咖啡机凑合着用。”

“那个事件是指？”

“从她变身成岸中美菜绘开始。”木内把刘海拨了上去，一手揉捏着脖子后方，脸上透出疲惫之色，“岸中美菜绘好像不喜欢喝咖啡，她只喝低咖啡因的红茶之类的饮料，尤其喜欢加入大量鲜奶的肉桂茶，所以绿也变成喜欢喝那个。”

“你好像跳过了一些事没讲。”

“啊啊，对哦！刚刚说到哪了？”

“她一个人去上香。结果似乎很好？”

“几乎可以说好到过头了。当我看到从岸中住处回来的绿，开始怀疑我是不是眼花了，因为她的脸上居然露出微笑，不是那种疯狂的笑，而是看起来真的很幸福的那种笑，我已经很久没见过她那种表情了，心想究竟发生什么事了，于是试着问了她。她这么回答：‘没什么呀，能遇到美菜绘小姐真好。’我不认为她真的见到了岸中美菜绘，大概是因为她在佛坛面前拈香拜祭，才会有那种感觉，也只能这么解释了。”接着木内看着慎介问。“这么想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是很理所当然，慎介回答。

“可是，我的想法大错特错。”木内说。

“之后绿频繁地在岸中家出入，于是我也开始在意她究竟去岸中家做什么。可是如果真要阻止她又觉得很犹豫，因为在其他人的眼中，绿逐渐恢复朝气与活力。因此她的父亲命令我姑且先顺着她，我也只能服从命令了。”

木内的目光移向咖啡机，凝视着在咖啡壶内渐渐累积的黑色液体。慎介也跟着他一起盯着瞧，咖啡机冒出蒸腾的热气。

“绿在岸中家出入了二个月左右，我才知道他们之间的秘密。有一天，搬家业者突然搬来大量行李到她房间里，当然，这件事是绿委托的。后来我进她房间的时候，那些东西虽然尽可能整齐地摆放着，但是当我一看到那些东西，我有多么震惊你应该很清楚。”



慎介无法立刻理解木内的话意，不过，当他联想到那栋摩天大楼的其中一个房间时，答案霎时浮现在脑海里。

“是人偶吗……”慎介低声呢喃。

木内缓缓点头。

“正如你之前看到的，制作得与岸中美菜绘神似的人型模特儿，排成了一大排，除此之外，为了让岸中能继续制作人偶，她把各种设备与工具全运了进来。”

“她这么做是有什么理由吗……”

“我问过绿了，我问她，你打算做什么呢？她的回答是——让美菜绘小姐复活啊！我在听到这个答案的瞬间，就明白真相了。绿真的在岸中家遇见岸中美菜绘了，她看到的是岸中制作的美菜绘人偶，觉得自己的灵魂可以借此得到救赎。”

“没办法让她放弃吗？”

“我有试着让她放弃，我把所有的人偶全都收走了，结果她疯了一样乱发脾气，让我束手无策。即使明知道是我，她也毫不在意地拿刀砍过

来。”

“刀？”

木内卷起右手的袖子给慎介看。“这是被她砍到的伤痕。”

他手臂上有一条大约缝了五公分的伤疤，疤痕看起来还很新。

“她的老爸……上原社长有做出什么决定吗？”

“他并没有下定决心，还是老话一句——姑且先观察一下她的状况，社长认为绿玩人偶终究会感到厌倦的。”

“可是她却没有厌倦？”

“没有厌倦，其实对我们来说，真正的问题就从这个时候开始。”

木内由餐具柜里拿出两个马克杯，仔细把咖啡壶中的咖啡倒成两杯，他问慎介要不要牛奶或砂糖，慎介回答都不要。

“换句话说……”木内将其中一个马克杯递给慎介之后说。“她自己变身了。”

“突然化身为岸中美菜绘吗？”

“不，起初是逐渐改变，所以我才没有发觉，以为顶多改变了化妆方式而已。慢慢地，她的体型也产生明显的变化，绿的体型原本有点圆润，然而才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她的体重就掉了十公斤以上。”

“可是，光靠化妆和减肥，也没办法那么像吧？”

“你说的没错，她在某一天失踪了，完全失去联络，过了好几个星期之后，她又突然回来了，完全变了一张脸。”

“MINA-1”完成了吗？慎介在心中自言自语。

“老实说，我在那个时候就决定放弃了。”

“放弃？放弃什么？”

“放弃让绿恢复原状，我决定当成她已经死了，同时她父亲也放手不管了。上原家不可能把头脑出问题，长相也完全不同的女儿当做家人看待，不过还是必须保有对她的监护权，也要照顾她平时的生活起居。”

“于是你又继续担当这个重任啰！她父亲给了你上班族时期无法比拟的优渥条件。”

“如果你觉得羡慕的话，我随时都可以跟你交换。”木内啜了口咖啡，长吁了一口气。“要一直照料内心与外表都改变的前未婚妻，我想应该没有其他工作比这个更痛苦吧！”

“她为什么会想变身成岸中美菜绘呢？因为岸中玲二制作不出完美无缺的人偶吗？”慎介回想起岸中玲二留下的笔记内容问道。

“我起初也是这么想，可是直到最近，我才觉得应该不是这个原因。”

“那又是为什么呢？”

木内听到慎介的提问之后，先慢条斯理地啜饮了一口咖啡，看起来正在整理思绪。

过了一会，他才开口问：“当你看到她的眼睛时，你有什么感觉吗？”

“我每次看到她的眼睛都很有感觉。”慎介老实回答：“从第一次见面就一直这样，我一看到她的眼睛，就有种整个人被吸进去的感觉。”

“我也是，而且我曾经见过那双眼睛。”木内将马克杯放在厨房的水槽里。

“那是岸中美菜绘的眼睛，她临死之前的眼睛。我认为，即使绿在各方面都完美无瑕地变身成岸中美菜绘，那双眼睛都绝不可能重现。”

“你的意思是，岸中美菜绘的灵魂寄宿在上原绿的身体里？所以你才用附身这个比喻？”慎介不禁想笑，不过木内脸上严肃的神情，再加上诡异的气氛，让他只是微微抽动脸颊。

“我并不想把这件事说成灵异现象，只不过我觉得用这种说法比较恰当。虽然灵魂没有附身，但是思想却转移到绿的身上。”

“思想？”

“是催眠术。”木内说：“我在想，绿是不是中了某种催眠术了。”

“那又是谁催眠她的呢？”慎介问的同时，心里也觉得七上八下。虽然他嘴上这么问，其实早已经有了答案。

“当然是岸中美菜绘催眠她的。她在临死前眼神所散发出来的光芒，恐怕已经注入了可怕的

力量。”

怎么可能！慎介在暗自低呼，会有这种事吗？

然而回头一想，要说是催眠术也不是完全不可能。当他一被琉璃子那双眼睛盯视，身体就无法自由动弹，这种情况自己就亲身体验了好几次。遭到岸中美菜绘催眠的上原绿，或许也在无意中获得了这种能力。

“因为催眠术的关系，绿认定自己就是岸中美菜绘，或许也因为这么说服自己，她的心就能获得救赎。渐渐地连想法都变得跟岸中美菜绘一样，在行为举止上也越来越相似。”

“岸中玲二对这样子的她有什么反应呢？”慎介提出疑问。

木内叹了一口气。

“刚刚你也说过了吧！岸中试图制作出神似他老婆的完美人偶，可是却陷入了僵局，如果她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话，情况又会怎样呢？”

慎介回想起岸中玲二笔记的最后一页。上面写的内容确实如下：

“欢迎回家。”我说。

我回来了，她回答。我听到了她的声音。

“不要再离开我了”我说。

我不会离开的，她说。

木内再次拿起马克杯，啜饮了一口咖啡，嘴角泛起笑容，那是虚无的冷笑。

“人偶设计师与人偶之间，不知道会萌生怎样的爱，当然我也无法想象。可是，他们有好一段时间都处于蜜月状态，这件事我能肯定。因为我一直暗中观察着她，所以保证没错。”

“他们的蜜月为什么没有持续下去呢？”

“我虽然不清楚细节，不过大致上来说，应该是人偶师自己先清醒了。”



“清醒？”

“他发觉自己眼前的人不是妻子，也不是和妻子相似的人偶，而是杀死妻子的外人。当然，我虽然这么说，也不代表他已经知道车祸的真相，或许他依然以为杀死妻子的凶手是我，不过我也不敢多想。绿都已经这么像岸中美菜绘了，可是对岸中玲二本人来说，她依然是幻想出来的人偶‘MINA-1’。幻想终究是幻想，梦就是梦，总有一天会清醒的。”

“醒来后怎样了呢？”

“这部分你也知道，他重新体认到失去妻子的事实，发觉自己居然爱上杀死自己妻子的人，受到这个打击之后，心中的悲伤与对自己的嫌恶感袭向了他。不久之后，他就下定决心要随自己的妻子而去，但是在那之前，他有一件重要的事必须先处理。”

“报仇吗？”

“就是这样。”木内喝光咖啡，放下马克杯。

慎介忽然想起自己手上也拿着杯子，他的目光落在杯子上，望着黑色液体缓缓摇晃。他回想

起岸中玲二到店里时的灰暗表情。

“她应该是继承了岸中玲二的遗志吧！岸中杀我没杀成，于是她现在便要送我下地狱吗？”

“从整个事情的经过看来，是这样没错。”木内说着点了点头。

慎介把马克杯拿近口边，喝下有些变凉的咖啡。咖啡已经走味，只剩苦味在口中扩散。

“可是，我还是不太能接受。”慎介说。

“什么东西？”

“如果她想杀了我，应该随时都办得到呀！可是，我却仍然活得好好的，这又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她没有杀我呢？”

关于这个问题，木内思考了片刻，最后仍旧只是摇摇头。

“我不知道，或许她有自己的考量。”

“考量是指？”

“复仇的方式，或许她觉得光是了结你的性命还不够。”

听了木内的回答，慎介耸了耸肩。

“究竟有什么方法比杀了对方更好、更干脆呢？”

“我能说明的部分就只有这些，总之，现在的首要之务就是先找到她，然后把她彻底隔离。”

慎介虽然认为绿或许会进精神病院，但没对这件事继续追问，他把剩下半杯以上咖啡放到桌子上。

“你还有一件事还没有说明。”

“什么事？”

“小塚刑警，你们把那个人怎么了？”

木内像是在忍受疼痛似地紧皱眉头，搓揉起下巴。

“你问我这个问题要做什么？我想这件事应该和你无关。”

“我可以稍微推理一下吗？”

“请！如果有东西可以推理的话。”木内露出诧异的表情回答。

“当我被软禁在那栋摩天大楼里的时候，小塚刑警来救我，我立刻逃了出去，小塚刑警说他

想调查一下，所以就留在现场。之后，我拨了好几次电话给他，却无法取得联络，你觉得我认为他发生什么事了呢？”

慎介观察着木内的反应，木内背靠着厨房的流理台，环起双臂，像是要催促慎介继续说下去，抬了抬下巴。

“我在意的是，那间房子被整理得相当干净，为什么要在慌乱之中还要特地这么做呢？我对这件事耿耿于怀。”

“那你的推理呢？”木内问。

“我从那间屋子逃出来之后，她回到那里去了吧？”

“如果是这样，那又如何呢？”

“于是她撞见了小塚刑警。对她而言，那间房子是她的神圣领域。我不认为她会轻易放过破坏她神圣领域的男人。”

“你是在暗示她对那名刑警做了些什么吗？”木内张开双手。“纤细瘦弱的她，杀了身强力壮的刑警吗？”

“如果我不认识她，我也不会有这种想法。可是，我知道她拥有不可思议的力量。刚刚你也说过了吧？她随时都可以把我给杀了。”

慎介直盯着木内瞧，木内对上了这道视线，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

然而，木内却摇了摇头。

“说这是你的推理，倒不如说是你的想象吧！我已经仔细听你说完了，但关于这点，我还是无可奉告，因为我对别人的想象不予置评。”

“警方可是会行动的。”

“应该会行动吧！可是与我们无关。”

“还真是自信满满呢！搞不好会有刑警到这里来。”

“天晓得，会怎样呢？”木内歪着头说，“那也要他们找到线索指引他们过来这里。唯一称得上线索的，就只有你这个证人了。”

“你是想说，只要我消失在这世界上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吗？”慎介全身戒备着。

“怎么可能！”木内挥挥手，“我相信你，我相信你绝对不会透露我们的事情，以及绿的事

情。”

“你对我的评价还真高呢！”

“即使你说出真相，对你也没有任何好处，反倒只会失去已经得手的东西，你又没那么愚蠢。”

原来如此，慎介明白了。木内知道慎介向江岛拿了替他顶罪的报酬。不过他应该还不知道那笔钱事实上被成美拿走了，报酬还因此从三千万元变成五千万元。

“我想你应该了解整个状况了。”木内说。  
“现在你和我可说是同一条船上。这样一来，你应该很清楚应该先做什么了吧？”

“找出琉璃子。”

“正是如此。”木内点了点头。

慎介离开Garden Palace大楼之后，先是去了一间咖啡厅，接着看了场电影打发剩下的时间。但是电影情节进不去他脑子里，毕竟木内说的话让他太过震惊，他在脑中不断地思考那些事，思考了好一阵子之后，累得在电影院里打起瞌睡。

接下来该怎么办呢？——慎介离开电影院后思考着。

手表上现在的时间是早上十一点三十分，他其实想回到自己住的大楼，继续整理行李，可是数个小时前的恐惧，仍未从他脑海里消失。

琉璃子到底消失到哪里去了呢？

慎介思索她埋伏在房子内的可能性，他没有自信能从对方不可思议的力量下逃脱。尽管如

此，他也不能就这么一直不回家，到底该怎么办才好呢？

此时，手机铃声响起。

“喂。”

“慎介吗？是我。”

“啊！”他马上认出是江岛的声音。

“关于之前的交易，”江岛在电话另一端说。

“我已经把钱准备好了。”

“不愧是江岛先生。这么大的一笔钱，这么快就准备好了。”

“你别说笑了！就算是我也没办法轻易筹到，而且还是要给一笔用途不明的钱。”都这个时候了，江岛的口吻还是游刃有余。“那么，我要拿到哪里去呢？我个人觉得最好还在不引人注目的地方。”

“我也这么认为。”

“那么，就到我说的这个地方来吧。”

江岛说的地方是位在银座正中央的咖啡馆。

“不是要在不引人注目的地方吗？”



“是很不引人注意呀！还是说，你认为有人在监视我们吗？”江岛低声笑了出来。“时间由你决定。”

“那就一点吧！”

“一点，我知道了。”

慎介挂断电话后，做了个深呼吸，他心想，关键时刻终于到了。

他比预定的一点早了十五分钟左右抵达两人约好的咖啡馆，在这个能够俯瞰晴海道的咖啡馆里面，有许多貌似上班族的男人。两个男人约在这里见面的话，确实不会引人注目。

江岛在大约五分钟后出现了，他穿着朴素的夹克，手上没拿东西。

“来的真早啊！”

“因为我闲嘛！”

服务生走了过来，慎介已经在喝柠檬茶了。于是江岛点了咖啡，慎介发觉他尽量不抬起头。

“你两手空空来的吗？”慎介试探地问。

江岛嘴角微扬，把手伸进夹克内侧，掏出一个茶色的信封。

“你可以打开看看。”

慎介把信封拿在手中看，里面放着一把钥匙。

“我把东西放在新桥站的地下置物柜里。”

“我得确认一下里面的东西。”

“你之后再慢慢数就可以了。”江岛叼着烟，点上了火，他的态度依然好整以暇，没有些许动摇。

咖啡送来了，江岛加入少许的牛奶后喝了一口，接着露齿而笑。

“这种时间在银座喝咖啡，不知道是几年以前的事情了呢！之后也要好好珍惜这种时间呐！”

“江岛先生，”慎介将置物柜的钥匙塞进口袋后说：“关于之前你说过的机率一万分之一的事，那是你的真心话吗？”

“一万分之一的事？”

“就是交通事故致死的机率，你不是之前对我说过吗？”

“哦，那件事啊……”江岛把烟灰弹在烟灰缸里，“我说的话怎么了吗？”

“江岛先生说过吧！发生车祸就和掷骰子一样，被害者只是恰巧掷出不好的点数。当时你说那些话，是用来安慰自以为是肇事者的我？或者你真的那么认为？”

江岛露出感到不可思议的表情，似乎听不懂慎介问这件事情意图何在。

“我当然真的那么认为啊！不对吗？”

“你没想过被车撞死的岸中美菜绘吗？”

“想了又能怎样呢？能够拯救谁吗？”

“可是被害者会一直怨恨肇事者呀！”

即使是死后也会，慎介没把这句话说出口。

“所以才要付钱啊！”江岛的口气变得有点粗鲁，“我已经付了优渥的赔偿金给被害者家属，而且也像这样把钱拿给冒充肇事者的你。老实说，我才是被害者吧！”

“可是被害者要的不一定是钱啊！”

“那我要给对方什么才行？诚意吗？如果对方说只要诚意就可以，无论要多少我都会展现给

对方看！如果对方只要我低头认错，要我鞠躬认错几百次都可以。可是，这样被害者家属就能变得幸福吗？最后要的还不是钱？所以省去所有没什么建设性的麻烦，直接就事论事不是很好？你难道不这么认为吗？”

慎介没办法回答什么，只能保持沉默。

江岛站起身子。

“交易到这里结束，我先声明，你最好不要再软土深掘，我又不是你的摇钱树。要是再继续逼我，我可不敢保证你的人身安全喔！”

“我明白，这样就结束了。”

江岛点了点头，拿起账单迈开步伐离去。

慎介离开咖啡馆，前往新桥站，他好久没有在白天的银座行走了。他没有即将拿到五千万的真实感，反倒是听了江岛刚刚说的话后，胸口的郁闷久久不散。

完全恢复记忆的慎介，已经能够回想起自己被宣判时的情景。两年徒刑，缓刑三年——

当他聆听宣判时，有两个想法油然而生，第一个是，太好了！律师虽说绝对会获判缓刑，但

万一判决并非如律师预测的……慎介想起电影中的牢狱生活，仍不免有些胆颤心惊。

另一个想法则完全相反。

判的还真轻啊！他这么想。

慎介有个女性友人在涉谷的饰品店打工。有一次，她缺零用钱，便擅自拿走店内价值约十万元的货品，便宜转卖给朋友，然后对店长供称店里遭窃。不幸的是她的罪行最后还是被揭发了，饰品店对她提出控告，她被判徒刑一年二个月，缓刑三年。换句话说，她的判决与慎介的判决，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差别。

虽说是替江岛顶罪，但慎介却是被控告杀了一个人，而他的罪刑却与偷窃十万元饰品相同。

尽管慎介认为自己得救了，却也认为被害者遗属终究无法接受这样的判决结果。

可是对所有的交通事故来说，相同的情况只会一再重演吧！就跟江岛说的一样，肇事者只会认为“自己只是运气不好罢了！”。一年有一万人因交通事故死亡，这表示应该有接近这个数量的肇事者存在，他们或许会因为罪刑意外的轻微而

松了一口气，完全忘掉自己所引起的灾祸。结果，因为肇事者的遗忘，又导致被害者又受到二次伤害。

慎介赫然想起那天晚上岸中玲二来到“茗荷”的景象。当时的他问了一个问题，万一发生不愉快的事，要怎样才能忘了那些事？

尽量保持愉快的心情和乐观的想法——慎介如此回答。

“例如？”

“例如说……想象自己拥有一家店之类的。”

“哦，这样啊。那是你的梦想啊。”

“算是啦。”

莫非岸中玲二在那瞬间就决定要报仇了吗？或许他一开始还有点迷惘，所以才来肇事者工作的酒吧试探，然而肇事者看起来却像完全忘记原本心烦的事，还说尽量保持愉快的心情与想法——当时的他，是以怎样的心情聆听这些话呢？

岸中一定想表达出被害者一辈子都无法释怀的心情。他断断续续地说着话的模样，在慎介的脑海里重现。“其实我有一件想忘掉的事。”客人

说。

因为对方突然改以非常严肃的口吻说话，慎介不禁停下手边的工作看着他。客人也抬头注视着慎介。

“其实我有一件想忘掉的事……不！那件事我想忘也绝对忘不了，但是我想让自己能从中解脱。我思索着这件事，在街上恍惚地走着走着，就看到这家店的招牌，这家店叫‘茗荷’对吧？”

大概连“茗荷”这个店名都令他作呕吧！

慎介抵达新桥站之后，确认号码寻找江岛放钱的置物柜，最后终于在饮料自动贩卖机旁找到那个置物柜。

慎介把钥匙插进锁孔旋转，当他打开门时，心跳不由得加快。

置物柜中放着一个黑皮提包，他拿出提包四下张望，寻找最近的洗手间。

找到洗手间之后，他进入了厕所隔间，然后把门锁上，拉开提包拉链的手隐隐颤抖。

好几捆钞票散乱地塞在提包里面，散发一股纸币特有的气味。慎介拿起其中一捆大致确认了

一下，不过他打从一开始就不认为江岛会无聊到放假钞进去。

钞票一共有五十捆，慎介无意识地挥了一下右拳。

下午二点半，慎介回到自宅的大楼前面。他将装钱的提包再次寄放在置物柜中，钥匙现在则是好好地放在他的口袋里。

慎介心想，最好在天色尚未转暗之前就把行李整理好。他有一种预感，入夜之后溜璃子又会到这里来。

他搭电梯上楼，伫立在自家门前，战战兢兢地旋转门把，试着拉了拉门。大门果然跟今早一样没有上锁。

慎介把门打开，探头张望里面的情形，因为光线昏暗让他看不太清楚。

当他又向前走了一步时，感觉到背后有动静。

糟了，他这么想的时候一切已经太迟。

伴随着一阵剧烈的冲击，头上的疼痛感让他的意识急速远去。





慎介的喉咙感到烧灼般的疼痛，有液体流进气管让他呛到，但他却无法顺利把液体咳出来。不知什么东西塞在嘴里，他想要拿出来，手脚却无法移动，完全动弹不得。

慎介睁开了眼睛，他看见天花板，那是他家里的天花板。

“你果然醒了！不过这也是当然的，毕竟我都让你吃醒神的药了。”声音从旁边传来，慎介把头转过去看，后脑勺像是要爆裂般肿痛，他知道自己被袭击昏了过去。

江岛就坐在旁边，慎介发觉自己躺在地板上，而且手脚也被绑住，不是用绳子，以触感来说，应该是封箱胶带。

他无法发出声音，因为口中被塞了类似是粗管子之类的物体。“你看起来像不知道自己嘴里被塞了什么。不是什么稀奇的东西，家家户户都有，就是吸尘器的管子呀！”江岛开心地说道。

慎介扭着身体挣扎，试图用舌头把管子推出去。

“唉呀，你可以不要挣扎吗？你如果一直挣扎的话，我只好快点把事情办一办了。”江岛说完便从旁边拿起一个东西，那是龙舌兰的酒瓶，他把瓶子倚在管口，将瓶子缓缓倾斜。

龙舌兰流进慎介口中，慎介虽然不想喝进去，但只要他持续呼吸就非喝不可。因为他的鼻子也被不明物体塞住了。

“我虽不想这么对待我的爱酒，不过实在没办法，为了不让警方怀疑，就得使些手段。”江岛边说边使酒流进管子中，慎介也拼命挣扎，但胶带却完全没有松开。

慎介又一次严重呛到，他感到胸口窒闷，浓烈酒精灼伤脆弱的气管壁，鼻子与眼睛深处疼痛了起来，泪水扑簌落下。

“你越抵抗就越痛苦，最好给我老实一点，反正你都要死了！”江岛的声音激昂起来了。

慎介重新调整呼吸，死命瞪着江岛，目光充满了憎恶。

“怎样？你好像想说什么？根据我的推测，你应该不知道自己会怎么死吧？其实不是很困难，就让别人以为你喝了太多酒，在醉醺醺的时候注射了这玩意。”江岛手上拿着抛弃式的针筒，里头装着透明液体。“这是一种安眠药，只要酒精量摄取得够多，再把这玩意一口气注射进去，要不了多久，你就会休克死亡了。而且从外观上来看，又貌似酒精中毒引起的休克死亡，大家应该都会认为你是个被女人抛弃的调酒师，因为喝酒过量才会猝死，不过你还得再多喝一点。”

江岛继续让龙舌兰流进管子，慎介感觉食道和胃变得灼热，呼吸加速，心脏也剧烈跳动，酒精急速在体内作用。

“我真的完全不了解你心里在想些什么呢！为什么不能接受三千万元呢？光是那些钱，对你

来说就是一笔庞大的金额了。还是说，你认为我一下子就能拿出三千万，再拿个二千万，也不是啥大不了的事吗？我确实不是拿不出那笔钱，可是，你们两个都忘记了最关键的事，那就是所谓的买卖。你替我背负车祸的刑责，报酬是三千万，在这一点上面，双方都没有胁迫或恐吓，这就是所谓的买卖。买卖需要信赖关系，一旦以三千万成交，不论对方以任何理由要求增加酬劳，都是无法建立起信赖关系的，你懂了吗？”

龙舌兰流进气管，慎介再次严重呛到，每次呛到他的身体都会如痉挛般跃起，浑身发热，慎介感觉自己的意识开始涣散。

“噢，差不多了吧！”江岛的双眼闪闪发光。

慎介拼了命挣扎，然而身体却无法像之前一样使力，他感觉天旋地转、恶心想吐、头痛耳鸣。

“你别太激动，没事的！不会太痛苦的，做个梦就到那个世界去啰！”

正当江岛准备注射时，有物体在慎介的视野一隅动了起来。



壁橱的门开启了，有一道黑色影子爬了出来，慎介立即就知道那人影的真正身份。

瑠璃子缓缓起身，头发蓬乱，脸色苍白。

“搞什么鬼啊！这女人……刚刚是躲在什么地方？”江岛听到声音而转过身去，看见女人伫立在那里之后瞪大双眼。

“是……你吗？”瑠璃子说。

“什么？”

“是你吧！是你杀了我，是你开车从后面撞上当时骑脚踏车的我吧？”

“你在说什么？脑袋坏掉了吗？”江岛频频挥手，做出驱赶苍蝇的动作，但他的身体却一点一点地往后缩，明显流露出对瑠璃子的恐惧。

“不能饶恕。”她一边低喃，一边靠近江岛。  
“绝对不能饶恕。”

江岛捡起龙舌兰的瓶子，朝着瑠璃子扔了过去。瓶子击中瑠璃子的脸，但她的表情丝毫未变，依旧缓缓朝着江岛逼近。

“不要过来！”江岛高声怒吼。

瑠璃子的额头流出了血，刚才的瓶子打到她时，割破了她的额头，暗红色的血从她的太阳穴流到脸颊，然后又流到了下颚。

“不要接近我！”江岛竭尽全力朝瑠璃子冲撞过去，她的身体被撞飞到窗户边。

瑠璃子好一阵子没有动作，只听得到江岛紊乱的呼吸声，不久她又慢慢站了起来，然后像是想到了什么，她解开窗锁，打开窗户。

就在江岛和慎介盯着她看的时候，瑠璃子来到阳台，接着面对着房间的方向，背靠栏杆站着。

“杀了我！”瑠璃子尖叫着，“然后这一次不要再忘记你曾经杀了我，不要忘记你杀死的女人的脸，以及她的双眼。”



她的眼直勾勾地攫住江岛，用那双数次操控慎介心思的眼眸。

江岛朝着她靠近，慎介不知道江岛究竟是按照自身的意志前进，或是被瑠璃子发出的某种力量操控。

江岛来到了阳台，站在瑠璃子面前，双手放在她脖子上。

瑠璃子没有抵抗，仍旧凝视着他。

江岛忽然发出叫声，声音近似于野兽的咆哮，随着声音响起，他的双臂一鼓作气地把她举了起来。

慎介看见江岛双手大拇指嵌入瑠璃子纤细的脖子，眼前的景象只维持了数秒钟，随后瑠璃子的身体立刻消失在栏杆的另一侧，下方传来物体撞击地板的闷响。

慎介想确认瑠璃子怎么了，但是身体无法动弹，意识也逐渐远离。

江岛背对着慎介，呆立当场。尽管下面有人发出尖叫，随后传来一大群人急奔而至的声音，他却是一动也不动。

慎介在逐渐模糊的意识中，听到警笛声越来越近。

## 终章

扣、扣，手指敲桌子的声音响起，伴随着一声叹息，敲击声嘎然停止，为这狭小的室内增添滞闷。

侦讯慎介的警官是名字叫做坂卷的警部补，眉间深深刻着数条皱纹，给人一种神经质的感觉。乌黑的头发全部往后梳拢，露出的额头浮现一层薄薄的油光。

“怎么也难以置信啊！”坂卷环起双臂，看着慎介。“你的话太不合乎常理，每一个关键点都不可能现实生活里发生。”

“这个我自己也知道。”慎介回答。“那天之后也过好几天了，我只觉得自己是做了一场恶梦，可是却是事实，自从那个事件发生之后，有好几个人因而死亡，我也落到住院的地步。”

“身体状况怎样？”

“已经没问题了！只不过头痛了两天左右。”

“那就好。”坂卷的语调显然不太起劲，大概是脑子里塞满了其他的事吧！

今天是事件发生后的第四天，因为检查脑部需要一点时间，致使慎介到昨天都还躺在医院里。

江岛已经被逮捕了。根据慎介所听到的，直到警察逮捕他之前，他都站在阳台上一动也不动，警方要带走他的时候，他也完全没有抵抗，简直就像个梦游患者一样。

在医院接受侦讯的慎介，把木内春彦供了出来，他要刑警去询问木内详情。

警察照着他的话找到木内，当木内知道瑠璃子，也就是上原绿已经死亡后，大概认为隐瞒也没有意义，便把所有事全盘托出。

小塚刑警的尸体，在轻井泽的帝都建设休闲中心用地里找到。尸体被放在木箱里，灌入水泥之后密封。该公司的上原社长因为这个事件被警方传唤，社长虽然承认他委托木内春彦监视女儿，却坚称自己完全不知道尸体的事。

木内也供称弃尸是由他一人所为。他说在某天早上，绿双手沾满鲜血来到他住的大楼，因为他很担心，所以就去了环球塔一趟，因此发现因胸口被刺而身亡的小塚刑警。

慎介心想，木内又在替人脱罪了。之前是代替绿顶下死亡车祸的罪，这次又帮了绿的父亲，慎介不知道木内做这些事，究竟是单纯为了钱，或是出自他对绿的爱。

至于自己替江岛车祸肇事顶罪的部分，慎介也全都据实以告，装了五千万元的提包被警方扣押，自己到底为了什么替人顶罪呢？慎介好几次回想起来，都自嘲地笑了出来。

至于成美的尸体，慎介则是没有得到任何情报，至少没听说尸体有被发现，毕竟他无法得知江岛的供述。“我真是搞不懂……”坂卷说。“你为什么对上原绿毫无抵抗能力呢？虽然对她有戒心，却还是轻而易举地被软禁，真是让人难以相信。”

“所以，我不是说过好几次了吗？她的眼睛拥有不可思议的力量，只要一被那双眼睛盯着

看，身体就无法随心所欲行动。小塚刑警之所以被杀，我想大概也是因为那股力量吧！”

即使慎介口沫横飞地解释，坂卷仍是一副无法理解的表情，他手托着腮，歪着脖子思考。

“你说江岛杀了上原绿，也是受到那股力量的操纵？”

“就我看起来是这样。”慎介照他回想的情况陈述。

“然后，你说那双眼睛是从岸中美菜绘那里承继的？充满岸中美菜绘的怨念。”

“木内先生说过那是催眠术。”

“催眠术啊……”

“不过，那可不是普通的眼睛！算了……无论我怎么费尽唇舌，你都不会相信吧！”

然而，坂卷似乎不会随便对他的话置若罔闻，总觉得他在这一点上面有所坚持。

“怎么了吗？”慎介问。

坂卷沉默不语。他似乎感到迷惘，过了一会，他看着慎介。

“其实就在你出院的时候，江岛也被送进医院了。”

“医院？他身体哪里不舒服吗？”

坂卷向后方瞥了一眼，后面坐了一名负责记录的刑警，那名刑警看了坂卷一眼，随即低下了头。

“江岛遭到逮捕的时候，精神状态一直相当恍惚。当他突然像睡醒般回复意识之后，他整个人陷入恐惧状态，老是说有双女人的眼睛一直盯着他看。”

“女人的眼睛？”

“好像是被他杀死的女人的眼睛，只要一睁开眼，就会随时看到。他整个人沉浸在恐惧之中，完全无法接受侦讯，于是我们决定先让他到精神科就医，可是……就在昨天深夜……”坂卷咽下口水。

“发生什么事了吗？”

“那家伙还是把自己的眼睛弄瞎了，两只眼睛都是，他硬生生地用手指戳瞎了自己的双眼。当监视的人赶过去的时候，那家伙一边惨声大

叫，一边痛苦得翻来滚去。”

慎介全身冒出冷汗，心脏失序地狂跳。

“然后呢……”

“两眼都失明了……”坂卷说道。

慎介觉得全身的体温霎时消失。他四肢麻痹，身体开始颤抖，怎么也停不下来。

他的脑海里，浮现以岸中美菜绘为蓝本的人型模特儿的脸。

—完—